刘宝瑞表演单口相声选

刘宝瑞　口述

殷文硕　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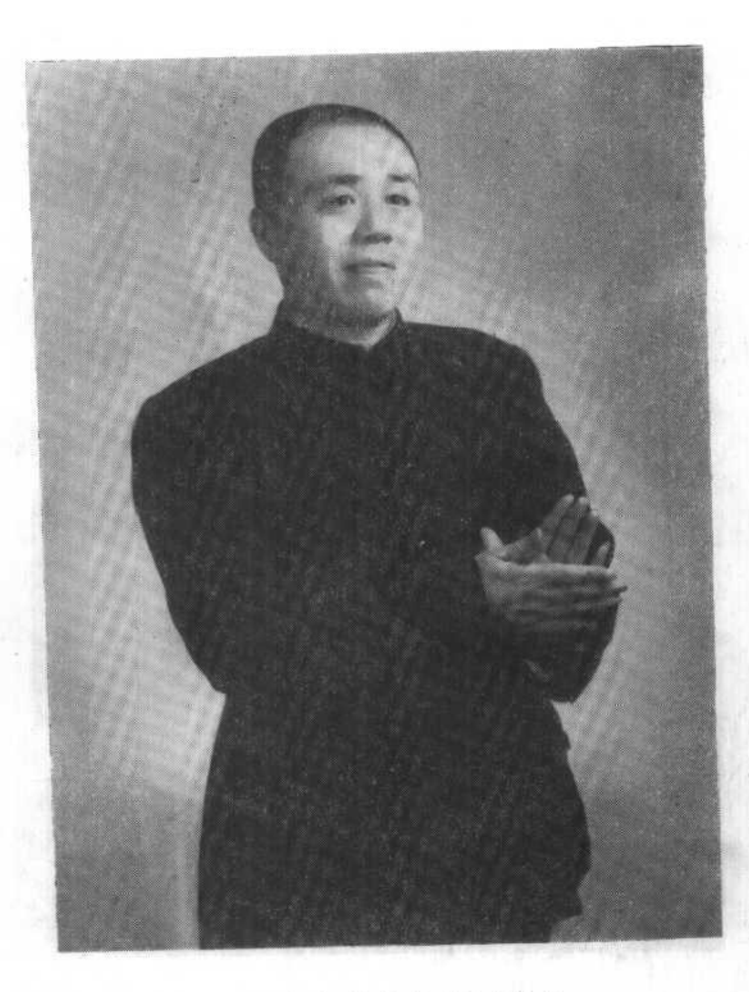
中国曲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刘宝瑞表演单口相声选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4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_{32}$ 插页 1 印张 $14^{3}/_{8}$
198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10227·035 定价 1.35 元



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

（一九六二年）



刘宝瑞师徒合影

（一九六○年，立者为弟子殷文硕）

序

在众多的曲艺艺术形式中有一个很别致的品种，这就是单口相声。单口相声有悠久的历史，是在我国民间说笑话、讲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短小精悍、轻俏活泼，在表演上比对口、群口相声更为简便，只要一个人、一张嘴就够了，是讽刺文学最好的形式之一。它的传统作品，绝大多数是讽刺、暴露旧社会黑暗及时弊的；而在解放后的新作中，除有讽刺敌人和批评人民内部缺点的作品之外，也产生了少数歌颂性的段子。

单口相声，由于它无论在旧社会，还是在新社会，都深深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因而在社会上也得到了广泛流传，并在这基础上产生了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演员。自清末以来出现过不少有名望的相声演员，象朱绍文、冯昆治、李德锡、张寿臣等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又分别地带出了一支人数可观的弟子。据我所知，仅张寿臣一个人就培养出了十数名之多；其中以说单口相声著称于世的是刘宝瑞等人。

相声艺术家刘宝瑞于一九一五年四月生于北京，家境贫寒，自十三岁便拜张寿臣为师，开始了他的卖艺生活。旧社会，他先后在北平、天津、济南、上海、南京等地献艺。其间曾与马三立、高元钧等人合作演出对口相声，颇有声誉。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与高元钧等合作演出，影响很大；以后又在说单口相声上下

了功夫，曾得到过“单口大王”的美称。在把北方相声介绍给南方观众方面，他是做出了有益贡献的。

解放后，刘宝瑞回到了北京，先后在中国曲艺团、中央广播说唱团工作。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他的思想和艺术不断提高；他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积极地深入生活，勤奋地创作，热情地演出，受到了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自己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经过他加工或整理而后演出的一些传统单口相声，如《珍珠翡翠白玉汤》、《连升三级》、《日遭三险》、《韩复榘讲演》、《贾行家》、《解学士》等，脍炙人口。《连升三级》后来还被编进了中学课本，并译成外文向国外介绍。同时，他本人，或与人合作，还创作了《神兵天降》、《大水壶》等一些深受群众欢迎的现代单口相声节目。这些节目不仅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而且也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在表演方面，他继承了老师张寿臣先生的艺术，以说为主，擅长“文哏”，台风稳健，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吸收独角戏、评话、电影、戏剧等姊妹艺术的优长，大胆革新创造，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表演艺术。这样，在长期演出的实践过程中，他逐步形成了“使活”细致、磁实，“包袱”别致、含蓄和声、容、情、神兼备的独特艺术风格，由此而得到了冷面滑稽家的称誉。

刘宝瑞好学上进，勇于探索，在艺术上不保守，而是善于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学生们。他曾经兼任中国铁路文工团艺术指导和相声培训班班主任，辛勤地培育了一批人数可观的青年相声演员，为曲艺事业的后继有人做出了贡献。

刘宝瑞以毕生的精力从事相声创作和演出活动，为我们保留下一批精彩的单口相声节目，这是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他的崇高艺德和高度艺术成就，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誉。他曾多次参加重要演出活动，并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亲切接见与鼓励。

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象刘宝瑞同志这样一位受人尊敬、有高度艺术成就的艺术家，竟屡遭迫害，不幸于一九六八年悲惨地离开了人世，时年五十四岁，盛年早殒，实在令人痛惜。

不过，使我们感到庆幸的是他终究为曲艺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并且经过他把不少的精神财富也传授给了他们。现在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的《刘宝瑞表演单口相声选》，便是他的学生殷文硕凭藉老师的口传心授，花工夫回忆和整理出来的。这部集子大体上集纳了刘宝瑞的单口相声传本中的佳作。它的问世，又为我们的曲艺艺术宝库增添了瑰宝。

藉《刘宝瑞表演单口相声选》出版的机会，说了上面一些话，既作为该集之序，也算作对刘宝瑞同志的一番纪念吧。

陶　钝

一九八三年三月

目　次

珍珠翡翠白玉汤

想当初，在元朝末年，朱元璋领着常遇春、胡大海这哥儿几个大闹武科场，后来弟兄失散，他单身独马逃出都城。一路上又冷又饿，人困马乏，好容易找到一座破庙，翻身下马，只觉得头晕眼花，昏倒在地。

过了好长时间，从那边来了俩人，这俩人的打扮太惨啦：

头发通年没梳——支楞巴杈，

脸蛋经常不洗——泥儿巴唧，

衣服缺襟短袖——补补巴巴，

腰里系着绳子——疙里疙瘩，

脚下穿双旧鞋——破露碎花，

走起道来带响——踢勒塌啦！

嘿，瞧这模样儿！

是俩要饭的。前边儿这个姓常叫先弟儿，挎着个破筐子，里边有几块干饽饽、剩饼子。后边儿这个姓郭叫郭莱，夹着半拉破砂锅，里边盛了些杂合菜，剩菜汤子。到庙门口一看，地下躺着一个人，一摸还有气儿，就给搭到庙里去了。找了点碎枝乱草，点着了暖暖屋子，驱驱寒气。然后把朱元璋扶起来，盘上腿，让他好缓过这口气儿来。工夫不大，朱元璋迷迷糊糊地被烟熏得苏醒过来了。

他还以为跟常遇春这哥儿几个在一块儿哪，就叫：

“常贤弟！”

他是叫常遇春哪，这要饭的一听：嗯？我不认识他呀，他怎

么知道我姓常叫先弟呢？朱元璋又喊：

"过来！"

那个要饭的更纳闷儿啦！咦？我叫郭莱，他也知道！

嘿！看这巧劲儿。

这时候朱元璋一指嘴：

"我饿！"

这俩要饭的一看，这人没病，就是饿。心说：这饿的滋味儿可不好受，我们哥儿俩经常跟它打交道。得啦，只当咱们哥儿俩今天要得少，匀给他点儿吃吧。当时就把砂锅搁在柴火堆儿上，热了热递给了朱元璋，朱元璋是饥不择食，端起来咚咚咚全喝下去了。没想到这半锅剩菜汤子灌下去，出了一身汗，好啦！

朱元璋缓过气儿来，睁眼一看，面前站着俩要饭的，不认识啊。赶紧过去深打一躬：

"二位贵姓啊？"

这俩要饭的一听：嗯？怎么刚吃完了就不认识我们啦！

"我不是就叫常先弟儿嘛！"

朱元璋一看，这不是常遇春哪，就换了个话题，就问：

"二位，刚才给我喝的那叫什么汤啊？"

俩要饭的心说：什么汤啊？杂合菜，剩菜汤儿！俩人一嘀咕："他要问，咱们就给它起个名儿叫'珍珠翡翠白玉汤'，怎么呢？你看这里头有白菜帮子、菠菜叶儿，不是象翡翠吗？这馊豆腐不是象白玉吗？剩锅巴碎米粒儿就是珍珠。"

"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好，谢谢你们。"

朱元璋拉马就走了。

过了几年，朱元璋真把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他做起皇上来啦，他和其他统治者没什么区别，照样的剥削老百姓。住的金銮

宝殿，穿的绫罗绸缎，吃的海味山珍，娶的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他要说煤是白的，谁也不敢说是黑的，他要说傻子好，得！打这儿傻子就连升三级！皇上说话就是金口玉言，谁敢不遵！

朱元璋当了几年皇上，吃喝玩乐老是这么一套，也腻了。有一天，心里憋得慌，老不得劲儿，浑身懒洋洋的，就跟当年在破庙里那个滋味儿似的。随即传旨：

“来呀，叫御膳房给我做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

哎，他把那个剩菜汤想起来啦！

太监一传旨，御膳房的大师傅可吓坏了，张师傅问王师傅：

“您知道这汤怎么做吗？”

“不知道。”

“李师傅呢？”

“我也没听说过。我倒知道珍珠上笼蒸，工夫大了能蒸软了。可这白玉和翡翠，怎么下刀切呀？”

这个说：

“叫做咱们就得做，要是不做，那叫抗旨不遵，活得了吗？”

结果几个厨师傅一核计，好死不如赖活着，想法子搪过去得了，挑了几颗大个儿的珍珠，上笼蒸了足有多半天儿，又找了几块儿薄薄的翡翠和白玉，兑了点儿高汤，搁了点儿香菜。央告小太监在皇上面前多给说好话。小太监把这碗汤端上去，朱元璋一看，高兴了，怎么？粉白翠绿特别的漂亮，不但漂亮，用勺儿一碰还叮叮当当乱响哪！

一喝味儿不对，当时就火儿喽：

“这是什么呀？”

“珍珠翡翠白玉汤。”

“胡说！珍珠翡翠白玉汤朕曾喝过，不是这味儿，端回去重

做！”

嗬！可把小太监吓坏了，急忙跑回御膳房：

“这下儿可漏子了！”

大伙儿赶紧问：

“怎么啦？”

“怎么啦！万岁爷说他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个汤不对。”

大伙儿一听：

“得，玩儿完！”

这回不但是抗旨不遵，还得加个欺君之罪，左右活不了。几个人一商量，干脆实话实说，不会做，请万岁另找能人。小太监把这番话回奏上去，朱元璋一想：这些人都是做山珍海味的，也难怪他们不会做，嗯，就不再降罪给他们了，可我这汤总得喝呀！不但自己喝，也得让三宫六院，文武百官都尝尝啊。于是传下圣旨，全国各州城府县、村庄镇店，到处张贴皇榜，找一个叫常先弟的，那个人不知姓什么——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

单说朱元璋当年落难的那个县城里，也贴了好几张。那两个要饭的依然在大街上沿门乞讨。看见衙门口儿对过儿影壁墙上贴了一张告示，围着好些人在那儿看。过去一打听。

“怎么着？哟！在庙里喝剩菜汤儿那家伙做了皇上啦，正找咱们哪，这可得去！”

上前就把皇榜给揭了，看榜的俩公差一看要饭的把皇榜撕了，抓住就要锁。这哥儿俩一叉腰：

“怎么着？难道说给皇上做汤还得锁着去吗？”

嗬，这下儿可把俩公差吓着了：

“哎呀，小人不知，多有得罪，二位……”

二位什么呀？怎么称呼啊？二位要饭的。这不象话呀？二位

老爷。什么老爷呀？噢，做汤的，对。

“二位汤老爷！……”

汤老爷！

“……往衙门里请吧。”

俩要饭的说：

“车哪？”

“车……车？您看……这就是县衙门，实在不行，我们哥儿俩把二位背进去得了！”

嘿！

老百姓一瞧：

“哟！怎么大天白日往衙门里背要饭的呀？”

公差把俩要饭的背到班房：

“二位老爷稍候，我们回禀县太爷去。”

这俩要饭的不爱听了：

“什么？管我们叫老爷，管他叫太爷！他是谁的太爷呀？”

“不……这……我们的，是我们的，您二位是老太爷！”

嘿！又长两辈儿！

县官一听：嗬，在我这个地面上把做汤的人找着了，这回可该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啦。赶紧换上新官衣，撩袍端带毕恭毕敬在二堂相迎，抬眼一瞧，哎？怎么给领进俩要饭的来呀？等走近了一看：这俩要饭的，满脸油泥，一身破烂，光俩大脚丫子。公差还那儿指引哪：

“回禀县太爷，二位老太爷驾到！”

县官一听：啊？谁让你给排的辈儿啊！噢，管我叫县太爷，管他们叫老太爷，合着我爸爸来啦？

就听俩要饭的问：

“咱们几时进京面圣啊？”

啊！还面圣哪！

县官这火儿大了，心说：这俩小子跟我开的玩笑可够劲儿，就冲这模样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到那儿他说不会，得！我是欺君之罪；如果不带他俩去见驾，皇上要是知道了，我是隐瞒不报，哎，也活不了。这怎么办哪？干脆这俩罪名我全不担：

"来呀！把他俩给我锁上，押解进京面圣。"

哎，给锁进南京去了！

这一天，朱元璋接到了奏本，心说：还真找来了！随即传旨召见。县官锁着这俩要饭的来到金殿，知县跪在丹墀三呼万岁，他官职太小，这地方轮不到他来，吓得他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净剩哆嗦啦。偷眼一看：这俩要饭的冲着皇上笑嘻嘻的在那儿直点头儿。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朱元璋一瞧，正是当年在破庙里救自己的那俩人。心里暗暗埋怨县官：你真糊涂啊，怎么不给他俩换件衣服再来见我呀！让文武百官一看，我当初跟要饭的在一块儿混！那多寒碜哪？于是就说：

"两位爱卿，为何装做如此打扮呢？"

问为什么装这样哪？

这俩要饭的也回答得好：

"我们什么模样啊，不是老这样吗？"

哎，老这样！

接着又说：

"不过现在多混上了一挂铁锁链子。"

朱元璋赶紧借题发挥喝骂县官：

"哇！糊涂的东西，竟敢把朕聘请来做汤的人给上了刑具，真是胆大妄为，推出去，斩了！"

俩要饭的一想：别这么便宜他呀！就跟皇上说：

"万岁开恩，饶他一死，把他留在我们哥儿俩手底下，当个做

汤买作料的小伙计得了。"

嘿！他俩把他留下啦！

朱元璋一听就答应了。拨银五百两，另设御膳房，制做珍珠翡翠白玉汤二百份，三天后要大宴群臣。

三人领旨下殿，来到新布置的御膳房。县官赶紧就跪下了：

"谢谢两位老太爷的救命之恩。"

"得了，甭谢了，拿钱买作料去吧！"

"是，请您二位吩咐，遵奉着圣上的旨意，凭借二位老太爷的神威，下官这点儿小小的才能，无论买什么东西，我都能够买到精而又精，好而又好的绝妙上品。当好了这份差事，还望能得到主子的隆恩和二位老太爷的栽培，把下官往上升这么个四级五级的就行了。"

"啊！"

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好嘛！刚顾过命来又想升官发财呀！

"别费话了，赶紧买东西去！"

"是是。"

"去，买它五百斤糙米，四百块儿豆腐，三百斤白菜帮子，二百斤烂菠菜，十斤大盐，五斤砂土，半斤锅烟子，二十挑儿刷锅水！"

"啊？这……您买这些玩意儿干吗呀？"

"少说废话，让你买什么，就买什么，少买一样皇上喝着不对口味，拿你是问。滚！"

哎，给轰下去啦！

没半天儿工夫都预备齐了，可就是白菜帮子跟刷锅水它……买不着啊！后来县官儿没办法，就挑着挑子，背着个筐子，到各个饭馆儿、菜铺儿去捡白菜帮子，倒刷锅水！

两天，都办齐了。俩要饭的一瞧："这哪儿行啊！菠菜不烂，

豆腐也不馊，皇上吃了要是不合口味，怪罪下来可唯你是问。”县官一听吓坏了，赶紧跪下磕头：

“二位老太爷，您给想个办法吧！”

俩要饭的说：

“明天皇上就要大宴群臣了，你买这材料不适用，咱们人手又少怎么办呢？”

县官说：

“不要紧，打原来的御膳房调过三个厨师傅来不就得了吗？”

这三位厨师傅一听是调去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嗬，这份儿高兴啊！

这个说：

“这回咱们得好好跟人家学一学。”

那个说：

“对，别让这个手艺失传喽！”

哎，还怕失传了哪！

俩要饭的一看人都来了，说：

“咱们一块儿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吧！来，你们俩焖饭，记住！米可别洗，一洗就走了原味了！焖得了，上头的饭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锅巴。”

这个厨师傅纳闷了：

“这干什么用啊！”

那个说：

“少说话，咱们不是学能耐来了吗！”

“哎，哎！”

又指这县官：

“你也别闲着，把这豆腐倒在刷锅水里泡，然后下手抓！……”

“抓？……”

“都抓碎了，再把它搬到太阳底下晒，晒冒了泡儿为止。”

“是。”

御膳房还有一个厨师傅呢！

“你过来帮我们哥儿俩择菠菜，把那好的全扔了，把那烂的都留下！”

嗯？这么一吩咐，大伙儿全糊涂了！

干吧，连夜的加工啊，天也快亮了，这县官跟三个厨师冲着这些个烂菠菜，煳锅巴、白菜帮子、馊豆腐——发愣！等太阳一出来晒得这儿桶刷锅水直泛味儿，三个厨师傅就问县官：

“这位大人，咱们什么时候做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啊？”

县官没好气儿地说：

“别问我，问那二位老太爷去！”

俩要饭的一听就接过碴儿来了，一指这桶：

“珍珠翡翠白玉汤不就在这儿吗，十成已经完成了七成半啦，就等着皇上吃完了咱们领赏吧！”

大伙儿一听：还领赏哪！不发配出去就是好事儿。就这烂菜煳饭臭汤还大宴群臣呢！好家伙，等着吧！碰巧了就许抄了家。

就瞧这要饭的从桶里舀了点儿汤，尝了尝：

“嗯，行，还差不离！”

那个由桶底下捞了点儿碎豆腐，搁嘴里一吧嗒：

“好！够味儿！”

够味儿？

过来一拍县官的肩膀：

“这豆腐是你的手艺，我们哥儿俩一定启奏皇上说这汤是你做的，让你升官发财！”

县官一听：

“老……老太爷您饶了我吧！”

御宴时候将到，俩要饭的叫厨师跟县官把几桶菜重新回锅，一人拿一根儿擀面杖在锅里和弄，把盐倒在锅里头，又掺上几把砂土，尝尝不够牙碜，再来点儿！

这个说：

“颜色不够深哪？”

那个说：

“锅烟子哪？”

哗！一大包锅烟子倒到锅里头了。俩人随添作料随着尝，随着搅和。等到作料添齐了，锅也烧开了，汤也搅匀了，这屋里也呆不住啦！

怎么？又酸又臭啊！就听俩要饭的说：

“好啦，赶紧盛！往上端！”

嗬！

这天，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布置得富丽堂皇。皇亲国戚、文武百官早在三更多天就来在午朝门外，净等着喝万岁爷赏赐的这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啦！

这个说：

“年兄，据小弟所知，此汤用龙肝凤髓，山珍海味，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熏九炼，方能制成，实在其妙无比呀！”

那个说：

“这珍珠翡翠白玉汤非同小可啊！想当年家父受皇恩曾尝此味，回家时连连夸赞，今日我等蒙此隆恩，真乃福分非浅，祖上有德呀！”

还有德哪！

有一个说得更有意思啦：

“各位，实不相瞒哪，为这碗儿珍珠翡翠白玉汤，从昨天早

上我就开始绝食啦！”

嗐！

御宴开始，小太监是一字长蛇阵排成一行，每人手里全捧着个描金朱盒儿，里边都是官窑定烧的盘龙小碗儿，碗里头盛的就是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

大伙儿一瞧，这小太监真规矩极了，一个个都斜着身儿，扭着脸儿(学)，不敢看这个汤。

头一碗先端到皇上面前，朱元璋一闻：嗯？怎么又酸又臭啊？

那能不酸臭吗?!

熏得他一劲儿恶心。哎。当年在破庙里喝这个汤的时候，怎么那么舒服呀！所以老惦记着再尝一次，今天怎么会觉着是这种味道呢？噢，怪不得人们常说，“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哪！当初我是饿急了，可今天这汤怎么办哪？又一琢磨：这汤可是我找人做的，对！今天我得喝！不但我喝，让文武百官也陪我一块儿喝！

嘿！

满朝文武等这汤端上来一看，啊？这是谁出的主意呀？就这臭菜汤子还大宴群臣哪，这俩做汤的非千刀万剐不可呀，看皇上如何发落吧。

朱元璋往下一看可就恼了，心说：噢，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得啦！今儿咱们一块儿尝尝吧！往起一站，说：

“众家爱卿，来！随孤家一同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

一扬脖儿，一憋气儿，咕咚咕咚他先灌下去啦！大伙儿全吓愣了。

“年兄！”

“年弟！”

“啊，皇上他喝了！”

“那咱们也喝吧！”

赶紧端起来，跟着也往下灌，有的被这股子酸臭味儿勾引得差点儿吐出来，可当着皇上又不敢吐，怕有失仪之罪。没办法，憋着气儿一口一口地往下咽。甭管怎么样，大伙儿总算把这一小碗儿汤对付下去了。全冲着皇上亮亮碗底儿，那意思是：我们可喝完啦！

朱元璋一看，哈哈大笑，

“众家爱卿，孤家找人做的这珍珠翡翠白玉汤，滋味如何？”

大伙儿都恶心得说不出话来，只好伸出双手，高挑拇指，表示赞美。

朱元璋一看，忙说：

“既然如此，来呀！每人再赐三大碗。”

啊！受得了吗?!

（刘宝瑞表演本，原整理者高炳华）

山东斗法

明朝永乐年间，北京前门大街五牌楼石柱子上头，贴着一张皇榜。前三门外人烟稠密，商贾云集，皇榜往外一贴，惊动了大街上过路的士农工商、五行八作。一百两十行嘛，也有做官的、为宦的、背弓的、挂箭的、推车的、挑担的，卖煤的、卖炭的、卖针的、卖线的，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烧饼油条的、卖茶叶鸡蛋的……这些人不知道国家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贴皇榜，都争先恐后围着看。

就在这个时候由北边儿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孙叫孙德龙，他是东四牌楼猪市大街卖肉的，也会捆猪宰猪，山东登州府的人，四十多岁儿，好喝酒。这天刚打肉市上回来，胳肢窝夹着个搭猪的钩杆子——这是白腊杆子，有核桃粗细，五尺多长，头里有两个铜钩子，猪要是跑了，离着它五尺，一搭就搭回来——这手提溜个钱口袋，这边胳肢窝还夹着账本，腰里系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把锡镴的酒壶，擦得是锃光瓦亮，穿着个布棉袍，可已经变成缎子的了。怎么回事哪？因为他切完肉也往上抹，切完油也往上抹，日子一长，就跟现在理发馆那钢(gàng)刀布一模样了。

这天他下了市，刚打酒铺喝完酒出来，喝得酩酊大醉，走道脚底下直拌蒜，嘴里说话也不利落了(山东口音，下同)："这个酒哇是高粱水儿，醉人先醉腿儿，睁眼看不见道儿，简直是活见鬼儿！"走到皇榜前头一看，围着一圈子人。"咱借借光！"他挤进去了，到里边一瞧是榜，他不认识字，他要问问，拨拉那位。"哎！这是怎么回事？"这位说："你慢着点，欠点岔了气！这是皇榜。""什

么叫皇榜啊？""皇上家贴的！""你念念我听听好吗？""可以，你听着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琉球国前来进贡，明为进贡，实为派老道了义真人前来斗法……'""行了！行了！你别往下念了，你念了半天我一句都不懂啊！""我白念了。""我先问问你头一句是什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怎么叫'皇帝诏曰'？""皇帝说话就叫'皇帝诏曰'。""噢，皇上说话就叫'皇帝诏曰'，那我要是说话呢？""……那，不知道什么曰了。""好！你往下念吧。"这位想：我别念了，念完了再讲受不了，干脆我告诉他这意思得了。"琉球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今年派了个老道来，他会打三十六手哑谜，会念七十多本《金刚经》，找咱们中国人斗法。如果赢了他，他们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赢不了，或者没人跟他斗法，那就得他们琉球为上邦，我们大明为属国。现在皇上贴皇榜选能人，如果有人会打哑谜会念经，跟老道斗法赢了的话，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多大官封多大官。你问这个也没用啊，你又不会打哑谜，你又不会念《金刚经》。"

这句话行了，孙德龙外号叫"万事通"，不论什么事，你要是说他不行，当时就急："你别说了！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打哑谜，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念《金刚经》？""噢！您会啊？""我不会我能长个脑袋吗？""哎呀！您会那更好了，您赶快撕皇榜找老道斗法去。"孙德龙刚要过去撕，那位想：先别忙，我得给他念清楚喽："皇榜上写着老道会打三十六手哑谜，您会那么些个吗？""他会多少？""三十六手。""咱会七十二手。""嚄！比他会的加一番！老道会念七十多本《金刚经》。""我那个《金刚经》念起来没完。""那您就撕皇榜吧。""我够不着。""您手里拿的是什么呀？""搭猪的钩杆子。""您不会拿它钩吗？""对！"嘶！他把榜给钩了。看榜兵丁一瞅醉汉撕皇榜，抹肩头拢双臂给绑上啦，推着他去见榜官。

榜官是解学士解缙解大人，孙德龙到这儿立而不跪，冲解大

人一撇嘴，一抬下巴颏："我说你姓什么？"解大人一听：要过我一堂怎么着？"我姓解。""解大人，你讲理不讲理？""怎么回事？""找老道斗法去，难道说就捆着去吗？""哎哟！您是法官哪。"赶紧就埋怨看榜的兵丁："你们这些东西真可恶，怎么把法官给捆来了！"赶紧过去，亲自松绑。屋里就一个座儿，解大人道："法官请坐吧。"应该是帅不离位呀，孙德龙也不懂，一屁股就坐下啦；坐下不算，他这话可气。"哎！你坐哪儿呀？"解大人说："那我就站着吧。""我说大人啊！这老道咱上哪儿找他去？""他住在江米巷金台馆驿。走吧，你先跟我见驾去吧。""见哪个驾呀？""见皇上去呀。""那太好了，我们哥儿俩有日子没见了。"跟皇上哥儿俩！"法官，咱们进宫您是骑马呀，是坐轿啊？""全不用。""全不用？用什么法术？""骑驴。""骑驴哪给您找去呀？！""没驴我不去了。"解大人没法子，打广安门雇了匹赶脚的小驴儿。到了宫里头，让孙德龙到东朝房候旨。

解大人去见驾，皇上十分喜悦，吩咐即刻召见。解大人一想：不能让他见驾——还没到礼部演礼，嘴里头不定说出什么来，回头见了皇上一作揖，"咱哥们老没见了"！我这纱帽也就丢了。赶紧就说："万岁！法官是外省人，初到京城，未在礼部演礼，恐有失仪。依臣之见，找来老道先斗法，斗法之后再见驾也不为晚。要是赢了老道，见驾时倘有失仪，我皇万岁也能谅情一二。"

当时就派人从金台馆驿把老道找来，告诉他，我国有人跟你斗法。老道出主意，就在太和殿前高搭两座法台，都要三丈多高，上头预备八仙桌子一张，太师椅一把，香炉、五供、蜡扦、黄毛边纸、朱砂笔、香菜、五谷杂粮，还有一碗无根水。"你家法官需用何物你去问他。"解大人一琢磨，干脆也给他预备这么一份得了。人多好做活，当时法台搭好，东西也预备齐了。老道一抖

袍袖，有一股黑旋风就把他托上了法台了，文武百官目瞪口呆。

皇上传旨："叫解大人去请咱们的法官跟老道斗法，也让咱们法官驾风或者驾云上法台。"解大人赶紧跑到东朝房去找法官，进屋里--瞧哇，法官躺在地上睡着了。解大人赶紧过去叫："法官，起来！""别闹！""谁跟你闹了！把他搀起来。"孙掌柜揉了揉眼睛往四外一看，这是皇宫里头，金碧交辉，富丽堂皇。"哎，老大人！这是哪个场儿？""皇宫内院。""我上这个地方干什么来了？""啊！你忘了，你不是找老道斗法来了吗？现在老道在法台上等着你呢。皇上宝座升到殿外，要看你二人如何斗法。"孙掌柜--听可吓坏了："怎么回事啊？"刚才他撕皇榜的时候酒喝得十成醉，在地上睡了半天觉，酒气儿冰下去了，把刚才撕皇榜那碴儿全忘了。现在听解大人这么一说，自己一想：我喝酒喝得太多了，酒后闹事撕了皇榜，我是买卖人，卖猪肉的，哪儿会跟老道斗法呀！再说这老道是打外国来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这不是捅漏子吗？想到这儿，左右开弓，啪啪啪啪！自己打了四个嘴巴："我胡涂，我胡涂！"往后一退步，咕咚跪下了："老大人哪，我喝多了，我撕皇榜是耍酒疯儿，我是个买卖人，就懂得卖猪肉。斗法这个事儿干脆你找别人吧！这个事儿，我是办不了啊。你若不出气的话，你给我俩嘴巴，你拿我当个风筝——把我放了吧！"啊！？解大人一听连生气带害怕，浑身直抖，帽翅乱动。赶紧就说："哦，你喝多了，你这个酒喝得太凶了，你摸摸你还有脑袋没有？我给你俩嘴巴把你放了就完啦？你跟我这么说行了，我在万岁驾前要是这么说呀，是欺君误国，欺君事小，误国事大。现在老道已经来了，皇上拿什么话来回答他呀？这么大国家因为你失了信用，咱俩人全活不了，你是酗酒闹事撕皇榜，戏耍看榜钦差大臣；我是办事不力，错引平民入宫，欺君误国。咱两个人的死，罪有应得，祸由自取，皇上跟着丢人！偌大中国失去天威，琉球为上邦，我大

明为属国，咱们就全成了亡国奴了。"孙德龙跪着这么一听，他可急了："哎，这不是没有的事吗？我这点酒怎么惹这么大祸呀？哼，不单皇上丢人，连全国老百姓也跟着丢人。啃！"啪！他一拍胸口，刚才喝的那点酒又都撞上来了，跪着好好的，蹭楞他蹦起来了："老大人呀！不要紧！照你这一说咱俩不就没了命了吗？没命就好办了，我不找老道斗法不是也活不了吗？这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脑袋掉了不是才碗大的疤瘌吗？别看跟老道斗法不行，打架他还不准是个儿哪！咱找他去。走！"解大人一听："你到底会不会呀？""嗐，你就走吧！"

解大人也没办法了，只好把他领到法台下边，用手一指东边的这座法台："你看！老道已经在上边打上坐了。"孙德龙一瞧："老大人，他上那边，我就上这边儿了，我们俩要是上一边儿，那为争地盘儿不就打起来了吗！""快上吧！""这法台有多高？""三丈三！""三丈三哪？九丈九也不要紧哪。来人！""干吗呀？""搬梯子。""搬梯子可不行，皇上已经传过旨了，或是驾风或是驾云，因为老道是驾风上去的。"其实呀，老道也不是驾风。那末你刚才说，不是一抖袍袖有股黑旋风裹着老道上去的吗？那是个戏法儿。在他袖口儿里边有个铁筒儿，铁筒里头装的是狼粪、大青、炭饼，把它点着了。用的时候，他一抖袍袖，就把那盖儿打开了，你想他穿的是道袍，大领儿，这些个黑烟，顺脖子、大襟、底襟全冒出来了，狼粪点着了不散，大青这味药点着了净冒黑烟，好象黑旋风裹着他一样。手上脚上都有小铁钩，他是顺着法台的杉篙爬上去的！孙德一听说驾风驾云，就问解大人："老大人，我驾什么风呀？""趁脚风呗。""我会抽羊角疯。""那没用。""嗐，干脆，没梯子我不去了。""哎，别价呀。"孙德龙着急了，就要往法台前边转。"别往前边去，皇上在前边哪。""我瞜瞜。"解大人一听，有瞜皇上的吗？"坐那儿那个人儿是谁呀？""那就是皇上啊。"

"旁边那站着八个大个儿，是干什么的?" "那是保驾的，金瓜武士。""他手里举着的那是什么?""那就是金瓜。" "你把那头一个顶高个儿的叫过来我有事儿。"解大人过去一瞧，这位是太和殿头等侍卫白文元白老爷。"白老爷，过来我给您引见个朋友。这位是来斗法的孙法官。这位就是太和殿头等侍卫白文元白老爷。""哦，白大人，你好啊，请你帮忙吧。""什么事哪?""我上法台。" "与我有什么关系呀?""没你我上不去呀。""怎么哪?""你想啊，这法台三丈三，你多高身量?""我呀? 皇上选最高个儿的，身高九尺。""你手里举的这个金瓜多长?""一丈四的瓜把儿，一尺的瓜头，一共一丈五。" "啊，对呀! 一丈五，身高九尺，就是两丈四，胳膊伸长了二尺，两丈六、三丈三——差不离儿了。"白大人一听：他这儿算什么哪? "啊，你把这瓜放平喽，你两手攥住瓜把儿，我坐在瓜头上你不能把我扔上去呀?""这……没听说过。""你要是不扔我可走啦!"解大人赶紧跑过来说："白大人，您受累试试看吧。"白文元气得直抖手，这叫什么事啊! 也没办法，只好试试看，就把金瓜放平喽，两手抓住瓜把儿，说："来吧!"孙德龙坐到瓜头上，白老爷说："您提着点气可别往下坠。"白老爷运足了气力："我可要扔了啊! 啊嘿!"这一下子真不含糊，法台三丈三，扔上有四丈四去。过了法台还一丈多哪。就由这一丈多高掉下来呀，法台都是二寸多厚的板子，摔不死也得摔个半死。该着这个老道倒霉，孙德龙没摔着，不但没摔着，并且还站到法台上去了。那位说，你说的这个不合理，他扔上去往下落，怎么也得腰朝下，那就是躺到那儿了，怎么能站着呢? 这里头有个原因：他胳肢窝夹着一个搭猪的钩竿子，有五尺多长，您想啊，他过了法台一丈一，从这一丈一往台上落的时候，落下五尺多，钩竿子把儿就戳到台板上了。胳肢窝夹着钩竿子往下一出溜，脚就踩着台板了。手一拧钩竿子，嗨! 他站住了。

这个老道啊，就在对面法台上闭目合睛打坐养神，孙德龙怎么来的，怎么坐着金瓜往上扔，他全不知道。他睁眼的工夫，正是孙德龙由一丈一往下落的时候，老道一看就害怕了：哎呀，了不得，中国真有高人。贫道驾着风上法台，怎么中国的法官会从天而降哪！——扔上来的他没瞧见。老道再一看孙掌柜，他更害怕了：这位法官是足踏祥云，金光护体呀！——足踏祥云那是孙掌柜没站稳，把香炉拨拉到台上了，香灰这么一扑，跟云彩一样；那金光护体呢？是孙掌柜那件油棉袍，太阳一照猪油放光！您说这老道不是倒霉催的吗?！打仗是怯敌必败，他吓得直哆嗦，肝儿都颤了。老道一想：这可得多加留神。越留神越坏。老道单手打稽首，口念："无量佛！"别看他身量矮，声如铜钟。老道一念佛，孙掌柜一想我也得说一句呀："啊，好家伙！"人家念无量佛，他念好家伙。老道又念了一句："无量……寿佛。"孙掌柜一听：噢，加字儿啦？我也加字儿："一大堆破烂家伙！"

老道一听：他这家伙还真不少，我没那么多家伙，干脆跟他打哑谜得了。冲孙掌柜伸出一个手指头去，这就是哑谜。老道是说：你别瞧不起我，我有"一佛顶礼"。孙掌柜不懂啊，他撕皇榜的时候不是说会打哑谜吗？可是他打那哑谜跟老道这个不一样啊，他是肉市上卖猪肉的，这个猪多大分量、多少钱、多少整、多少零，两人拉拉手儿，是这个哑谜。他一看老道伸了一个大拇指：这是干什么？伸一个手指头……噢，要跟我喝酒划拳哪！没关系，来，你看这个！——他伸出俩手指头来，他是什么意思哪：你"独占一"呀？我"哥俩好"——嘿，他划上拳啦！这下老道可害了怕啦！哎呀！我伸一个手指是"一佛顶礼"，他伸俩，是"二圣护身"哪——让他给蒙上来啦。老道又伸了三个手指头，那意思是说"三皇治世"。孙德龙这儿又琢磨了：什么？"三大元"？好，"五魁首"！——他伸了五个手指头！老道一看：嗯，对！"三皇治世"正

对"五帝为君"哪。——全弄到两下去啦！老道一拍心口，他是说："佛在心头坐"。孙掌柜一瞧：好小子，你拍胸口，怎么，你还不服气？（手拍脑袋一下）啊嘿！他那意思是说，我也不怕你！老道一看：哟，我"佛在心头坐"，他"头上有青天"哪。——满弄拧了！

老道一看，打哑谜我赢不了他了。拿过一张黄毛边纸来，嗤楞一下，把宝剑拉出来了。孙德龙一看："干什么？要抹脖子呀？"老道把纸裁了三条儿，用朱砂笔刷刷刷画了三道符，火绒火石打着了，把蜡点着，用宝剑尖儿扎起一道符来，在蜡火上一点，口中念念有词，一晃这宝剑，这团火越晃越大，他要火烧孙德龙。孙掌柜还开玩笑哪："嘍嘍嘍嘍嘍，老道，那么大个子别玩火呀，玩火睡觉尿炕，妈妈打屁股。"老道这个气呀！这团火光有茶杯粗细，晃来晃去就有冰盘大小了。按理说，这道符就那么一个纸条儿，沾火就完了。为什么这火越晃越大呢？其实并不是念咒念的，画符的朱砂里头有药材，所以火越烧越大。到了冰盘大小，这团火就甩过去了，直奔孙掌柜面门，孙掌柜往旁边一斜身儿，一歪脑袋："好小子，烧人哪！"明朝人是拢发包巾，这团火擦着孙掌柜的耳根台子过去的，嗞啦一下，烧去了半边发髻。孙掌柜用手一胡噜，把手也烫了。桌上有一碗无根水，这碗凉水救了命啦！往脑袋上一浇，哗！火灭了。老道一看头道灵符没成功，再来一张，把第二道符点着了，孙掌柜一瞧："好小子，得理不让人啊，烧完这半拉再烧那半拉，一根头发没有了。你当老道，让我当和尚，咱俩一块儿化缘去。我不想出家呀！别等他再烧我了，我先给小子一钩竿子吧。"顺手抄起钩竿子来，冲着老道面门瞄准。老道装模作样，闭着眼睛，摇晃脑袋，嘴里嘟嘟囔囔装着在那儿念咒，他这一闭眼睛，孙掌柜得搂了。怎么？他好瞄准呀！拿着钩竿子来回悠达，悠达欢了，这叫杆儿朝前，钩在后，觑着目，往对

过儿瞅，对准了前拳撒后手儿。他说："着家伙！"他要是不喊这句呀，正打到老道的面门上；他这一喊，老道睁眼一看，直戳戳一物直奔面门而来。"无量佛！"往旁边一斜身儿，还算好，没打着。您可听明白喽，杆是没打着，后头这俩钩儿可不饶人哪，噗哧一下正钩到腮帮子上。往下一拨钩竿子，带下两条子肉来，疼得老道捂着腮帮子直念："无量受不了的佛！"孙掌柜还跟着起哄哪："不留神，挨家伙！"老道这个气呀！再一看钩竿子，他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心里更害怕了："哎呀，我太不识时务了。刚才那位法官来的时候，足踏祥云，金光护体，从天而降，这一定是十八罗汉大罗金仙。现在一看果然是大罗金仙，若不然怎么能把西天如来佛的八宝如意紫金钩拿来？！"其实，那是搭猪用的！

孙掌柜可乐了："小子，你把我头发烧了还能长啊，你这腮帮子破了，锔碗的不会补啊！"他这心里一痛快，可高兴了。老道更害怕了：头道符我烧了他半边发髻，二道符未曾发用，他就打了我一八宝如意紫金钩。再一瞧孙掌柜那儿提溜着一个钱口袋，老道更嘀咕了：他还带着百宝囊哪！再一看，孙掌柜腰里头拴着把酒壶。好家伙！还挂着翻天印哪！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他瞧什么都有用啦！越琢磨越害怕，干脆，三十六着——走！"无量佛，贫道我要回国交旨。""哎！你要是走我可祭法宝！""别价！我先去见你家万岁爷。"说完这话一抖袍袖，冒出黑烟，变了个戏法就下台了。老道走到太和殿前往那儿一跪，磕头如同捣蒜："天邦大国万岁开恩，小国使臣前来请罪。"皇上那儿看得明白呀！可是他俩打的哑谜念的什么"无量佛"、"好家伙"这全不懂；又瞧老道拿火烧人，孙掌柜拿水把火烧灭了，皇上高兴了："好！水能克火。"再看老道又点起火来了，心想：讨厌的东西，你已经赢了何必赶尽杀绝。皇上净顾瞧这火了，没看见钩竿子怎么过去的，一瞧老道腮帮子流血了，皇上拍着巴掌直乐："我国法官得胜了。好法宝！好法宝！"

现在一看老道下来了，皇上明白，这是他输了，说："了义真人，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讲？""啊呀！天邦大国万岁开恩。敝国认输，情愿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嗯！我得问问你，你们俩见面说'无量佛'这是怎么句话？""这是我们出家人的见面礼儿。""那么他说那'好家伙'哪？""那我实在不懂，不知道什么叫好家伙。""那么你说那'无量寿佛'哪？""这是问候。""那我国法官说那句'一大堆破烂家伙'哪？""那想必是贵国法官家伙太多了。"一指腮帮子，"我这不挨了一家伙吗！""后来你不说话，伸出一个手指头是怎么回事？""是打哑谜，我说的是'一佛顶礼'。""我国法官伸俩呢？""他说他有'二圣护身'。""你伸仨呢？""'三皇治世'。你家法官又伸五个，他说有'五帝为君'；我一拍胸口说'佛在心头坐'，他一拍脑袋，说他'头上有青天'。"——嘿！全蒙对了！皇上说："那么你那火是怎么回事情？""万岁开恩，我是想把贵国法官烧下法台。""哼！出家人不讲慈悲，脸上是被什么伤的？""八宝如意紫金钩。"他就不知道是搭猪用的，跪在一旁听候发落。

皇上往法台上一看，忙跟解大人说："咱们的法官怎么还不下来呀？"他得下得来呀！孙掌柜在台上转磨："哎！这是怎么回事？倒是输了赢了？"他还不知道哪！皇上一瞧，说："想必我家法官被魔火烧伤，赶快派人把法官接下法台。"皇上这句话积大德了。刚才扔上去的，这要是往下一跳非摔死不可。皇上一说把他接下来，有人立好了云梯，孙掌柜顺梯子就下来了。解大人过来说："走，跟我见皇上去，要多磕头少说话。"怎么哪？怕他见皇上再来个"咱哥俩老没见了"！孙德龙到了太和殿前，冲皇上作了个大揖："喃！"皇上一瞧：你要咬我是怎么着？"咱给老皇上磕头了。"他这一赢，皇上高兴："法官抬起头来。"别人都得说"有罪不敢抬头"，等皇上说"恕你无罪"，这才抬头，孙掌柜满不懂，一抬头直眉瞪眼瞧着皇上："干什么？"上人见喜，皇上乐了："法官你斗法是输了

是赢了？”孙掌柜就怕问这句，输赢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低下头去，装没听见。他这一低头，皇上又问：“你输了你赢了？”他往旁边一看，正瞧见老道。正赶上这时候皇上问第三句：“法官！你跟老道斗法是输了是赢了？”“我说皇上，你老人家问我输了赢了，这个话我不好说呀！怎么呢？我要是说我赢了那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可我要是说我输了吧，我干什么来了？没有金钢钻就不敢揽瓷器！”解大人一听：你哪儿那么多俏皮话呀！“你老人家问我输了赢了，你别问我。”一指老道，“你问他！他说我输了就算我输了，他说我赢了就算我赢了。老道！你要是说我输了，咱俩上台再来来！”老道一捂腮帮子：“别来了！他赢了。”“皇上听见了吧？我赢了！我赢了！”皇上问：“法官，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孙，叫孙德龙。肉市德龙馆那个小买卖是我开的，咱是准斤十六两绝不少给分量。”——谁问你这个了！“你们俩一见面，他说‘无量佛’是怎么回事？”“这‘无量佛’是怎么句话？皇上，这个老道我认得。”老道一听吓了一跳：他认得我，我怎么不认得他呀？你哪儿认得去，他是卖猪肉的！“这个老道是化缘的。”“化缘干吗说‘无量佛’呢？”“我开肉馆子，他们化缘，和尚念‘弥陀佛’，老道念‘无量佛’，就是跟我要钱哪。”“那么你说那‘好家伙’哪？”“我说‘好家伙’，是心里想，怎么刚走俩化缘的又来一个？”老道听着这通窝心哪！“那么你们俩人打哑谜，他伸一个手指头是怎么回事情？”孙掌柜一听：这回可糟了，怎么说呀？老道伸一个手指头，是“独占一”，我“哥俩好”，“三大元”、“五魁首”？合着我们俩没斗法，在哪儿划拳哪！这不象话呀。得啦，干脆我瞎编个词儿吧。这一编词把老道给送下来了。“皇上，他没跟我打哑谜！”皇上说：“怎么？他伸一个你伸俩，他伸仨你伸五个，他一拍心口你一拍脑袋，这不是打哑谜吗？”“不！我俩是讲买卖呢！”“讲什么买卖呀？”“老道知道我是肉市上卖猪肉的，他庙里头办喜事，他想买我一口猪。”

老道心说：我多咱想买他一口猪哇！皇上问："那么你伸俩手指头呢？""我说别说你买一口猪，买俩我也有啊！他说要个三十来斤的，我想，我那儿顶少也有五十多斤呀；他说可得带下水——心肝肺，我一拍脑袋，那意思是说：甭说心肝肺，（手拍脑袋一下）连猪头都是你的呀！"

得，满拧！

豆腐侍郎

今天我说的这段儿，是清朝咸丰九年的事儿。

在封建时代，每年冬至，皇上得到天坛去祭天，举行祭天大典。为什么呢？我琢磨着：大概是因为皇上自称“天子”，天子嘛，就是“天”的儿子；所以，每年都得去给他爸爸上供。

这祭天大典里有个读祝官，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司仪。一般由礼部侍郎来担任。嗬，这可是个肥缺！怎么哪？俗话儿说："心到神知，上供人吃。"这祭天大典是件大事儿，完了以后，所用的祭品全归他处理，每回都能赚几万两银子哪。

咸丰九年的读祝官是新上任的礼部侍郎，名叫黄桐。他是捐班出身，什么叫捐班呢？就是花钱买的官。黄桐家里趁俩糟钱儿，想买个官做，一琢磨：嗯……还是礼部侍郎合算，光当读祝官的赚儿，下半辈儿就够啦。

哎，他花三万两银子弄了个礼部侍郎。果然，这年的读祝官归他当，黄桐这份儿高兴啊。心说：该我捞本儿啦！可是到冬至的前一天，着急了。为什么呢？他嗓子不好啊。

有人说了：嗓子好坏，跟当官儿有什么关系呀？

哎，关系大了。因为祭天的时候读祝官得喊。那年月，又没扩音器，全凭肉嗓子，所以，必须嗓筒豁亮，一嗓子喊出去，整个儿祭坛都能听见才行。

可是，黄桐天生的破锣嗓子，又不打远儿，还齁儿难听，一说话这味儿：

（学断哑声）祭天大典！

哎，这不麻烦嘛！

他在屋里正转腰子没辙哪……哎，就听外头一声：

(学叫卖声)"豆腐——"

嗬！这声"豆腐"，喊得那个脆。常言说："侯门深似海"，隔几层院子全穿透啦，这嗓子太好了。当时他灵机一动：嗯……有了！

"来人哪！把门外头那卖豆腐的叫进来。"

"嗻！"

工夫不大，卖豆腐的进来了。

"给老爷请安。"

"你叫什么呀？"

"回老爷话，我叫黄津。"

黄桐心说：嘿，冲这名儿就值钱哪。我叫黄桐(铜)，他叫黄津(金)。嗯，怪不得嗓子比我好哪！

哎，他还找着根据啦！

"黄津哪，我打算照顾照顾你。"

"噢，您想办素席吧？可以！要多少？炸豆腐、干豆腐、冻豆腐、鲜豆腐我全会做。"

黄桐一听：

"嗐！我要那么些豆腐干吗？你呀，也别卖豆腐啦。"

"不卖豆腐，吃什么呀？"

"吃'大典'！"

"大点？老爷，点大了发苦，没法儿吃！"

"噢，点豆腐啊！不是点豆腐，是让你到祭天大典上当差！"

"干什么呀？"

"替我喊话。"

"怎么喊哪？"

"很简单，你站前边儿，我蹲后边儿，我说一句，你喊一句，跟我学话，会吧？"

"跟你学话？"

"对，这事儿办好了，可比你卖豆腐强多了。"

"行，试试吧。"

"好，我先说一句，你学学：仪程开始——"

（学嘶哑声）"仪程开始——"

"嗐！别学我这味儿啊！你平时是怎么喊的？"

"平时啊，（想起卖豆腐，大声地）豆腐——"

"哎，就照这味儿喊，再来：仪程开始——"

（大声地）"仪程开始——"

"迎帝神——"

"迎帝神——"

"奠玉帛——"

"奠玉帛——"

"奉福胙——"

"奉福胙——"

您见过演"双簧"吧？哎，可能就是从他俩这儿留下来的！

仪程共有九项，其中最使人发怵的是吃祭肉。怎么哪？不好吃啊，这祭肉按规定得用白水来煮，还不能煮熟了。您想啊，半生不熟，一点儿咸淡味儿没有，吃到嘴里边儿就跟嚼蜡一样啊，咽不下去呀！

（似听观众插话）您说什么？噢，搁上精盐、酱油，配点儿花椒、大料、葱、姜、蒜，再炖熟喽；那……就不是祭天了，改成会餐了！

祭肉难吃，怎么办呢？后来呀，想了个主意。每人哪，自己都预备张纸托着肉，这纸啊，是用酱肉汤泡过的，舔舔纸，就有

滋味儿啦。到吃"祭肉"的时候，您看吧：上至皇上，下至亲王、郡王、贝子、贝勒、尚书、侍郎……都是一边儿吃，一边儿舔。(学边吃边舔状)全都这相儿。

您瞧他们这份出息！

到了冬至这天，天坛里头热闹啦。日出前七刻，虽说才凌晨五点多钟，天还黑古隆咚哪，但吉时已到——大典开始！

香烟缭绕，鼓乐齐鸣。皇上主祭，百官陪祭，都站在圜丘台底下。台上边儿就站着黄津，黄桐呢，蹲在他身后面儿，小声说：

"仪程开始——"

黄津真不含糊，收小腹，抖丹田，喊了一嗓子：

"仪程开始——"

嗬！这嗓子，声音洪亮，那个脆呀！天坛不是有回声壁吗，这一声围着墙嗡、嗡、嗡，转了仨圈儿，绕回来还震耳朵呢！

皇上心想：嗯，黄桐的嗓子不错呀！

合着台上是俩人儿，皇上愣没看出来！

那位问了：怎么没看出来呢？

据我分析有三大原因：是天色不亮，离台太远，皇上又是近视眼！

哎，全赶一块儿啦！

黄桐一看，头一句拿下来了，跟着说第二句：

"迎帝神——"

黄津一提嗓门儿：

"迎帝神——"

皇上一听，嘿，又长一个调儿！

这么说吧，前边儿几项，都挺顺当。可到吃祭肉这儿，出错儿啦。怎么哪？黄津是头回吃祭肉啊，又没预备酱肉汤泡过的

纸，一嚼，白不呲咧。嗬，这份儿难吃啊，噗！他给吐了。
黄桐抬眼一瞧：哟，怎么给吐啦？赶紧说：
“哎……别吐啊！”
黄津一挺胸脯：
（大声地）“哎——别吐啊！”
皇上纳闷儿啦：嗯？怎么冒出这么一句来呀？
黄桐也急啦：
“没这句。”
“没这句——”
皇上心说：没这句；你喊什么呀？
“不对！”
“不对——”
“照在家教你的词儿说！”
“照在家教你的词儿说——”
气得黄桐往起一站：
“嗐！你原来是怎么喊的？”
黄津一捂耳朵：
（学叫卖声）“豆腐——”
哎，他又卖上啦！

曰遭三险

在清代，北京城附近有这么一个县，新来了一位县官。在过去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叫“新官上任三把火”。一般的县官上任，总要催逼三班衙役替他抓差办案，好显示他的官威。可是这个县官奇怪，他没叫抓差办案，而是叫三班衙役给找三个人来。什么样的人呢？要一个急性子，一个慢性子，另外再找一个爱小便宜的。三天期限，找着有赏，找不着每人打四十板子。

衙门的两个班头，一个姓张，一个姓李，两个人一下堂，张头儿就跟李头儿说：

“李大哥，这位老爷可不错，也不让咱们抓差办案，就找这么仨人，好办。”

李头儿一听就急了：“你别胡涂了，这不好办，还不如叫咱们抓差办案呢！有在街上骂人的，逮着他，咱们就说他是小偷儿；半夜里走黑道儿的，咱们给捆上就说是土匪，这好办。急性子、慢性子、爱小便宜的，你上哪儿找去？你随便给抓一个来，告诉老爷说他是急性子，到堂上一回话，他是慢性子，你瞧这漏子！再说这也没法问哪，走在街上：‘先生，您是急性子吗？’那位说：‘你怎么知道我是急性子？’‘要么您是慢性子？’‘你才是慢性子哪！’‘噢，我知道您是爱小便宜的。’‘你才爱占小便宜哪！’得，打起来啦。”

“那怎么办？”

“干脆找不着。”

“那咱们就开开心，听戏去吧！”

二位班头出了衙门，就进了戏园子，找了两个座位，往那儿一坐，一看哪，正演《玉堂春》。在他们前边坐着一个人，这个听戏的有点儿特别：台上大声唱，他小声唱，并且摇头晃脑，手里还拍着板，高兴之处还要带点儿身段。

就在这工夫，从外边跑进一个小孩来，东找西找，就找着这个人了，到了跟前：

“爸爸，咱们家着火啦！”

听见的人都吓了一跳。就看那人不慌不忙，摇头晃脑地念着戏韵（学京剧道白）：“唔，着火了，着火了——”大伙一瞧，心想：这人是什么毛病？小孩说：“我妈叫您赶快回去！”

“哎——是——刚着的，还是早着的呀？”

“着半天啦，您快回家去吧！”

“哼，那么——火着得大不大呢？”

“大！”小孩说，“我妈叫您赶快回去！”

“行。我知道了。回去告诉你妈，就说我正在这儿听戏哪，反正也没多大工夫，现在是《起解》，等《会审》完了，我去洗个澡，马上就准备回去了。”

在他旁边坐着个黑大个儿，没等那人把话说完，抡圆了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叭！“象话吗？！”挨了这一巴掌，他才慢悠悠地站起来：

“哎，你怎么打人？！”

“我打你还多呀？你看你刚才说的话多可气。孩子叫你回家救火去你不走，还问刚着早着，火大不大，听完戏还要洗个澡再回家。那我还不揍你？！”

“按理说你管不着，我是天生的慢性子人。”

二位头儿一听：噢，你在这儿哪！一抖锁链子，哗楞，嘎本儿！给锁上啦。

"二位，为什么锁我呀？"

"甭问了，你犯了罪啦。"

"没关系，犯了罪我吃官司，可是他凭什么打我呀？"

二位头儿一听：对呀。就埋怨那个人：

"你为什么打人？"

"方才你们二位头儿没听见？他们家着火了，他还在这儿穷磨蹭。那我还不揍他！"

"那你也不能打人家，你不会跟他说理吗？"

"没什么可说的，您不知道，我是生就的急性子！"

二位头儿一听：噢，敢情急性子在这儿哪！一抖锁链子，哗楞，嘎本儿也给锁上啦。二位班头把这俩人带回县衙门，押在班房，心里这份儿乐呀！张头儿说："急性子、慢性子都有了，就差一个爱小便宜的了。今天天也晚啦，我是又渴又饿，干脆，咱们到对过茶楼叫点儿点心，喝点儿茶，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二位头儿出了县衙门，就奔对过儿茶楼。刚一上楼，掌柜的过来了："二位头儿受累，您给管管吧，那边儿打起来啦。"二位头儿过去一瞧，有两个人，一个端着一屉包子，一个端着一笸箩烧饼。有个喝茶的坐在那儿低着头。那两个人这个直冲他嚷嚷："你不吃也得给钱，我这包子馅儿哪儿去啦?!"那个说："我这烧饼上的芝麻也全没啦！"

二位头儿过来一问，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人来喝茶，人家卖包子的过来了，他说，我来一碟，卖包子的给搁桌上一碟。他等人家卖包子的走了，拿指甲把包子底划开了，把馅儿倒出来吃了，一碟五个包子，他吃了仨馅儿，然后把皮吹鼓了，又摆在碟子里啦。等卖包子的走过来，他说："这都是回屉的，我不要了，拿走吧。"卖包子的拿回去往笼屉里一搁："哟！怎么有仨没馅的？"也不好再来问他。再说，问他他也不会承认。

一会儿来了个卖烧饼的。卖包子的告诉他："别上那儿卖去，刚才他把我包子馅儿吃了又不要啦。"这卖烧饼的外号叫二愣子："啊？我非去不可！"走到那人跟前(学叫卖声)："哎！吃烧饼吗？""撂下两碟，一会儿拿钱。""吃您的，我在这儿待会儿。"那人一看卖烧饼的不走，拿起烧饼来就掂量：

"这——烧饼多重？"

"二两。"

"够吗？"他还掂，"不够吧？"又掂了一下，芝麻掉下来了。他又换一个："这个更不够分量了。"连搓带掂又狠摇了两下。

他掂完一个又一个，桌上的芝麻全满了。卖烧饼的冲他直运气，心说：你吃我一颗芝麻粒儿也得给钱！我看着你。桌上这芝麻，我看你怎么吃！

这家伙也真有主意，跟他一张桌上坐着一个人，他跟人家并不认识，硬跟人家说话：

"大哥，我现在要买所房子，这所房子太便宜啦。"

那位能不问吗？"一共几间哪？"

他说："我跟您说也不明白，干脆，画个图得啦。"说着，手指头往舌头上一蘸，往桌上一划："您看，正房三间。"芝麻全沾起来了，再往舌头上一放，芝麻全到嘴里啦，"这是东厢房，这是西厢房。"他把桌上的芝麻吃了一个净！

卖烧饼的气大了："这烧饼还要不要？"

"拿走吧，不要了。"

"不要啦？给钱吧！"

"我没吃啊！"

"是啊，吃一颗芝麻算一个烧饼钱！"

"你这不是讹人吗？！"

"讹人？你还得给包子钱呢！卖包子的，把那仨皮儿拿来。今

儿不给钱，你就别想走！"

俩人一嚷嚷，茶座儿都围过来了，这时候二位头儿也过来了。大伙儿说："二位头儿给了了吧。"二位头儿说："别吵，怎么回事？"卖烧饼的说："您二位给评评理。人家卖包子的过来，他要一碟包子，顺手挖仨包子馅儿吃了，把包子皮儿吹鼓了，摆在碟里，然后说不要了。我端着烧饼过来，他说来两碟，拿起烧饼硬说不够分量，一个一个地掂，芝麻掉了这么一桌子，他把芝麻吃完了，又告诉我不要了。我不找他要钱怎么着哇？"

二位头儿说："你这人太不对了，怎么吃人家的包子馅儿呢？不要人家的烧饼，干吗吃人家的芝麻呢？"这人说："这也不能怨我……嘿嘿……我这个人生来就好占小便宜儿。"二位头儿一听："哈哈，你在这儿哪！"掏出锁链来，哗楞，嘎本儿！也给锁上啦。"哎，二位，怎么锁人哪？""你是爱小便宜吗？""有那么一点儿。""那就对了。走吧！"把他也带走了。二位心里这份儿高兴就别提了。

把他带到了县衙门，仨人都找到了，知县立刻升堂。一问，这个急性子听戏的时候给人家一个大嘴巴；又问，这慢性子家里着了火，还打算听完《玉堂春》再回家；问到爱小便宜的，他就说怎么抠包子馅，怎么掂烧饼，说到往嘴里沾芝麻的时候，连县官都乐了。他说：

"你们仨人认打认罚吧？"

"老爷，我们认打怎么样？"

"认打是每人打八十板子，充军发配。"

"哎哟，那受不了！老爷，我们认罚行吗？"

"认罚好办：罚你们仨人在我这儿白当三年差。是认打认罚？"

"老爷，我们认罚。"（对观众）您想这仨人能不认罚吗？

二位班头听着心里纳闷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就算不花钱，

也不用这样人哪！他们哪知道县官的想法，知县把这仨人留下都有用处。县官让急性子给他当跟班儿的，他说派急性子点办事，马上去马上来，一点儿不会误事。那么他要个慢性子干吗呀？他让慢性子给他看孩子——这县官有俩孩子，大儿子七岁，小儿子三岁。他说慢性子脾气好，孩子怎么磨他，他也不着急。那么他让这个爱小便宜的干什么呢？知县留他在衙门里当个采买。他说这个爱小便宜的，买东西准能赚点儿——敢情这县官也爱小便宜儿！知县想得还真好，谁知道他倒霉就倒在仨人的身上啦！

到了第三天，省里头派来一个大官到这县里视察。在那个时候，县官得出城几十里地去迎接上司。知县就叫急性子："急性子，外厢鞴马顺轿，跟我去迎接上差大人，越快越好。"急性子答应一声撒腿就跑，知县在里边换官衣，衣服还没穿好，急性子推门就进来了："跟老爷回："外头都准备好了。"县官一听："喝！太好了，到底是急性子呀！"

县官出来上了轿，急性子上了马，头前引路，轰散闲人，一会儿的工夫就出了城了。一出城，糟啦！城外有条护城河，河上有桥，那天正赶上是集，出进城的车马挺多，桥上卡着车了，得半天才能疏散开。知县从轿子里往外一看："哎呀，怎么卡车了？这得多半天哪，讨厌！"急性子一听，老爷在轿子里发脾气了，一声没言语，翻身下马，靴子脱下来，袜子扒了，长袍往起一掖：

"老爷，您下轿！"

"干吗呀？"

"咱们别等了，干脆我背您蹚河过去。"

"行吗？"

"老爷您来吧，没错儿！"

县官也怕误了公事，蹚就蹚吧！急性子把县官往起一背，嘴里还说句吉祥话："请老爷高升！"稀哩哗啦下河了。越往当中走水

越深，急性子还怕老爷这两只靴子沾上水："请老爷再高升。"他使劲一颠，再往前走。"请老爷还得高升。" 又用力一颠，县官骑他脖子上了。急性子倒高兴了："老爷，您瞧这多好啊，不但靴子湿不了，而且更稳当了，这不扶着也能走啊。"走来走去到当中水最深的地方了，县官拍着急性子的脑袋说："急性子真有用，回头迎接完上差，一点儿事不误，回衙我赏你二两银子。" "谢谢老爷！" 咕咚把县官给扔河里了。县官爬起来，浑身上下都湿透了，顺着脑袋往下流水，差点儿淹死。

"急性子，你这是怎么回事？"

"我好谢赏啊。"

"嗐！谢赏你忙什么呀！"

"您不知道我是急性子吗！？"

"就是急性子，也没有这么急的呀！你等过了河再谢嘛！"

"是啊，您不会过河再赏吗！？"——嘿！

"得啦，别费话啦！你瞧这身上成水耗子啦，这还怎么迎接上差呀？赶紧回衙门换去吧！"

"老爷，我再把您背过去。"

"全湿啦，还背什么劲儿啊！干脆，咱俩一块儿蹚吧！" 唏哩哗啦，县官自己蹚回去啦！

知县回到衙门里，一进二门吓了一跳，只见慢性子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发愣。赶紧过去问：

"慢性子，你在这儿干吗哪？"

"哎——没干吗，我在这儿想事哪。"

"你想什么事呢？怎么不哄着少爷玩啊？少爷呢？"

"少爷啊？看您问哪个啦。"

"问哪个干吗，大少爷呢？"

"大少爷呀，上学去啦。"

“二少爷呢？”

“二少爷呀，别提啦。”

“怎么啦？”

“掉井里头啦。”

“啊！掉井里你怎么不赶快去捞啊？”

“还捞什么劲儿啊！已经半天啦。”

“嗬！快捞，快捞！”

等把孩子捞上来一瞧，成大肚子蝈蝈啦！县官急得直跺脚：“真倒霉！我怎么单用这号人呢？用了个急性子，为谢赏把我扔河里头啦；用了慢性子，少爷掉井里半天啦，他还跟我闷着哩！别愣着啦，账房来人哪！拿五两银子快给二少爷买棺材去。”买棺材谁去呀？也就剩下那个爱小便宜的了。爱小便宜的过来说：“老爷，这个差使该我去了，我买东西准便宜。”“甭费话！人都死了，还讲什么便宜！快去！”

爱小便宜的拿着五两银子奔了棺材铺，一进门：“掌柜的，你们这棺材怎么卖呀？”

掌柜的走过来：“您要多大尺寸的？”

“小的。”

“小的您瞧这个，三尺六的卖三两五，这二尺九的三两。”

爱小便宜的一瞧：

“掌柜的：三尺六的三两五，二尺九的怎么卖三两？卖得太贵了，应当二两九。”

“棺材铺让大不让小。”

“给二两行吗？”

“棺材铺不还价儿。”

“不还价儿，谁花钱买小的呀？小的没有大的上算。”买棺材还想着上算呢！

掌柜的说："图上算您就买大的。"

"当然买大的。多花五钱银子，还多着好些木料哪！给你五两银子，找钱。"

掌柜的接过银子来去找钱。那年头儿找钱麻烦：掌柜的得上柜房开银柜，用戥子称，才能找钱。掌柜的一进柜房，爱小便宜的一看四下无人，把那个三尺六的盖打开了，拿过一个二尺九的来放在里边了——大棺材套小棺材——然后把盖儿盖上，站在一边，没事人似的等着找钱。

掌柜的把钱找回来："我打发人给您送去吧？""不用，不用！我自己拿吧。"他怎么不用人送呢？里边有个小的，他怕露了馅儿，自己夹起棺材走啦。

回到县衙，把棺材往地上一放：

"老爷，您看这个怎么样？才三两五，您说便宜不便宜？"

县官这份儿气呀，心说：人都死了，还在乎便宜不便宜！一瞧这口棺材就一皱眉："唉！你真废物，买这么大个儿的棺材干吗呀！"

"老爷，您说这口个儿大呀？不要紧，这里边还有口小个儿的哪。"他把小的拿出来了！

老爷更火儿啦："你干吗买两口棺材？"

"老爷，这不是买的，是我饶来的。"

"混账！你饶这个来那个干什么用？"

"老爷，这叫做'闲了置，忙了用'，您别看现在没用，等大少爷死了，咱们就省得再买啦！"

贾 行 家

今天我给您说这么个笑话。在我小的时候，北京鼓楼后头有个馒头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他的名字好听，他叫——不懂，大伙儿都叫他满不懂。别的事儿他不懂，吃呀，喝呀，花钱哪，他可都懂，仗着祖上留下的几个糟钱儿。父母都去世了，家里就剩三口人了：他，满大奶奶，还有一个儿子才六岁，名子叫继承．爸爸满不懂，儿子满继承，一个不懂，一个继承，总算没失门风儿。满大爷整天游手好闲，出茶馆，进饭馆，家里那俩钱儿越花越少，想要干点嘛儿又不行，怎么哪？他不懂啊！可巧那天在茶馆里有人给他介绍一个朋友，这位能说会道，先说天，后说山，说完大塔说旗杆，什么大他说什么。满大爷是满不懂，这位是什么全懂。他家住在贾家胡同，姓贾叫贾行家。一个满不懂，一个贾行家，俩人凑合到一块儿了。俩人一见如故，贾行家也能神聊，俩人呼兄唤弟。满大爷说：

“兄弟，咱们别净待着，帮我想个买卖干。”

贾行家说：

“没错儿，您回家想想，我也回家想想，明儿个咱们还这儿见。”

转天，俩人到茶馆一见面，贾行家就说了：

“大哥，该着的事儿，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就想让您开个买卖好，到天亮我才想出主意来。我琢磨着，什么买卖也没开药铺合适。”

“怎么哪？”

"您想呀，药铺是大秤买，小秤卖，收货的时候，一麻包二百斤，回头用戥子一钱一钱往外戥，这得赚多少钱啊？再说给多给少还没有争嘴的。"

贾行家这句话说得倒对，您看这药铺还真没争嘴的。过去老太太买东西最麻烦了。(学老太太说话)"掌柜的，来半斤韭菜，这哪儿够半斤哪，再添点儿。"卖菜的又给抓一把，老太太还说哪："还不够，再给点儿！"她又拿了四根儿。

您看上药铺抓药的没这事儿。

"您给来一钱泻叶。"泻叶是什么呢？是打肚子的泻药，药店掌柜的给约好了，买主一瞧："这哪儿够一钱哪，再添点儿。"又抓了两把，这回倒不少了，喝下去受不了。

贾行家这一提醒，满大爷一听：

"嘿！对！药铺真是个赚钱的玩意儿，兄弟咱们采个地方去。"

俩人走到西安门大街，可巧，路北有个小药铺，两间门脸儿，字号是"济仁堂"，就是济世活人的意思，门口儿贴着一个小条儿，写着"此铺出倒"。贾行家用手一指：

"大哥，怎么样？"

满大爷说：

"正好。"

俩人就进药铺了。

"掌柜的，您这买卖出倒啊？"

掌柜的赶紧往柜房里让：

"您二位里边请。跟二位说，我这买卖不是不赚钱，我是祁州人，我家里有要紧的事儿，叫我回去，所以我才想把这买卖倒出去。"

贾行家说：

“打算倒多少钱哪?”

“两千块钱。”

“太贵啦! 给二百吧!”

您听这象话吗? 见十出一，掌柜的说:

“您别开玩笑了，两间门脸儿，后头还有两间东房，三间北房，货架上虽然品种不全，可是还存着不少货哪! 您倒过去，马上开门儿就赚钱。”

贾行家还要磨叨，满不懂沉不住气了说:

“那什么，我先给您十块钱定钱，剩下的三天交齐。”

药铺的掌柜说:

“您贵姓?”

“我姓满，我叫满不懂。”

“满大爷，我还得跟您商量点事儿。我们柜上有个小徒弟，是我外甥，因为他家里没人了，我这买卖一倒出去，我一回家，不能把他带走，我想您这儿也得用个小徒弟，您看能不能把他留下，管吃管喝就得。”

贾行家说:

“他今年多大了?”

“他今年十六岁。”

“他叫什么名字啊?”

“姓窝叫窝囊肺。”

满大爷说:

“留下! 留下!”冲这个名字就得把他留下，东家满不懂，掌柜的贾行家，就短这块窝囊肺啦!

俩人出了药铺，贾行家就说:

“大哥，三天之内您把钱交齐了，第四天咱们可就开张了。”

满大爷说:

“后头也有房子，我把家也搬来得啦。你每天愿意回家就回家，想柜上睡，就柜上睡。”

贾行家说：

“您弟妹明天就住娘家去了，我暂时就在前边搭铺得啦。”

说完话俩人就分手了。到了第三天，钱也交齐了，字号也换了，由“济仁堂”改为“盟仁堂”（蒙人堂）啦！满大爷家也搬来了，人口也很简单，满大奶奶，还有一个六岁的儿子满继承，一共就三口人儿。贾行家也暂住在柜上了。

第四天药铺就开张了。天也就四点来钟，还没亮哪，贾行家就叫徒弟窝囊肺下板儿，还烧了股香，放了挂鞭炮就算开市大吉啦。只顾他开张了，把街坊邻居都吵醒了。您想呀，四点多钟天还没亮哪，弄挂鞭这么一通儿放，噼啪……噼啪……把街坊都吵醒了。

贾行家说：

“大哥，咱们这买卖一定能赚钱，您看这股香，这香火多旺呀。”

“兄弟，这买卖全仗着你啦。药铺的买卖我没干过，我是满不懂。”

“嗐！大哥放心吧，我行家呀。”

他可不想他是假行家！跟小徒弟仨人瞪着六只眼睛，净等抓药的啦，一直等到大天亮，也没有开张。贾行家直打呵欠，窝囊肺坐那儿直打盹儿，满大爷也睡着啦。太阳出来啦，这时候，外头进来一个人：

“辛苦您哪，辛苦掌柜！开市大吉，万事亨通，给您道喜来啦！”

说着就送上一副对子来，贾行家赶紧站起来，满大爷也醒啦，虽然不认识，一看人家送了一副对子，赶紧道谢，心想：甭

问一定是街坊。满大爷赶紧就说：

“您是东隔壁德兴永油盐店的吗？”

“不，不是。”

“噢，您是西边海泉居饺子馆儿的？”

“也不是。”

“那贵宝号在……？”

“就在您这门口儿。”

“啊？”

“告诉您，我就在您这门口儿摆了个皮匠摊儿，我姓陈，在这门口儿摆摊四、五年啦，房前左右您一打听皮匠老陈没有不知道的。前两天听这儿掌柜说这买卖倒出去啦，倒给满大爷满不懂了。今天开张，我给您道喜来啦，哪位是满大爷啊？”

满大爷说：

“我就是满不懂。”

“没别的，求您多帮忙，我还得在您这门口儿摆摊，您放心，准不给您添麻烦，早晨来了之后把门口打扫干净了，晚上收了摊还是给您打扫干净了。您看怎么样？”

满大爷一看，人家给送了副对子来，说话还这么客气，就说了：

“没关系，没关系，您尽管摆您的，还告诉您，渴了您到屋里来喝茶，千万别客气，陈师傅，有个阴天下雨的，您就搬到屋里来做活。”

“谢谢您，您忙吧，我摆摊儿去了。”

皮匠出去了。进来一个买药的：

“掌柜的，您给我来俩子儿的银朱。”

满大爷当然不能拿了——他满不懂啊。这就得瞧贾行家的啦，贾行家拉抽屉找药，东找没有，西找没有。不是没有，有他

也不认识，这银朱就是朱砂。找了半天没找着，他还很着急：

"哎呀！柜上就剩货底了，货不全啦。大哥，掏两块钱，咱们得添货去。"

满大爷拿了两块钱，贾行家接过去，交给小徒弟窝囊肺，小声说：

"到对过首饰楼打个银珠子来，越快越好。"

小徒弟出去了，等了有小俩钟头，买药的这位真急啦：

"掌柜的，怎么这么慢哪？"

贾行家说：

"那什么，柜上没货了，上堆房给您取货去了。"

还没听说过首饰楼是药铺货栈的哪！又等了一会儿，小徒弟回来了，手里托着俩银珠子，递给贾行家了：

"掌柜的给您，这是一个五钱的，一个四钱的，加上手工钱整两块钱。"

贾行家赶紧拿来一张药仿单，是牛黄清心丸。贾行家不管这些，拿起来就把两个银珠子包上递给抓药的了。那位接过来，挺沉，不敢拿走哇，就说：

"掌柜的，我要的是银朱！"

"没错儿，就是银珠，错了管换，不信您回去拿夹剪夹开来瞧，管保是银子的，要是锡镴的、白铜的，您回来把招牌给我们砸了。"

这位一想：这药铺是什么毛病，俩铜子儿给俩大银珠子。站在那儿直发愣。

贾行家直说：

"别麻烦啦！快拿走吧！保证货真价实！"

这位一想：俩铜子儿来俩大银珠子，拿走拿走吧！这位是走啦，满大爷可急啦：

“掌柜的，咱们这买卖没法干了，怎么俩铜子你就给他那么俩大银珠子？两块钱换俩铜子儿，这买卖还不由姥姥家赔到舅舅家去！”

贾行家脸往下一沉说：

“东家，您这叫什么话呀？买卖是先赔后赚哪，咱们这儿刚开张，不得先把名誉卖出来吗？同仁堂、达仁堂，哪儿不是这么开起来的！”

其实哪个也不是这样开起来的。

满大爷一听还觉着有理哪，就赶紧说：

“兄弟，别着急，我不是满不懂嘛！”

“不懂？你听行家的呀！”

“对！对！我就听这贾行家的。”

正说着话儿，外边又进来一位：

“掌柜的，您给我来仨子儿的白芨。”

满不懂还是不能拿呀，他不懂啊。贾行家赶紧拉抽屉，找了半天还是没有，赶紧又跟满大爷说：

“大哥，掏三块钱添货！”

满大爷一听：

“还添货哪？”

“大哥，先赔后赚。”

“我这儿就快转晕了，摔跟头了！”

气哼哼地掏出三块钱来，贾行家赶紧叫小徒弟窝囊肺：

“去！赶紧到菜市上买一只白鸡来，听明白喽，要白鸡！有杂毛的可不行。”

这孩子拿着三块钱就走了，东家满不懂气得直翻白眼儿。买药的人还直催：

“掌柜的，您倒快点拿呀！”

“您候一候，今天我们柜上新开张，货不全，到堆房给您取去了，您坐这儿先歇会吧。”

说着话贾行家给那位倒了碗茶，递过一根“炮台”烟卷儿来，那位有心走，一想这么好的茶，这么好的烟卷儿，得了！等会儿就等会儿吧，等工夫大啦，他还得给我倒茶点烟。

满不懂气得直往后叫贾行家：

“掌柜的！掌柜的！”

贾行家赶紧过去了：

“什么事啊？东家。”

“您让小徒弟买小鸡子干吗呀？”

“您没听见人家买白鸡吗？”

“买多少钱的？”

“仨子儿的。”

“仨子儿的，咱们拿三块钱进货？这样咱们得赔多少钱哪？”

贾行家一掉脸儿：

“不告诉您了吗，买卖是先赔后赚哪！”

满不懂说：

“话是不错呀，刚才人家买了俩子儿的银朱，您找我要两块钱进货，现在人家买仨子儿白芨，您找我要三块钱进货，进一个子儿出一块钱。回头再来两位抓药的，一服药一百四十子儿，俩人抓药，您让我掏二百八十块钱，我受得了吗？”

贾行家也火了：

“大哥！您要这么不信任我，老是三心二意的，干脆您找别人干吧！”

转脸儿就要走，满不懂赶紧给拦住了：

“兄弟，别着急呀！我是说咱们该赔的还得赔，不过咱们顾着点儿本钱就是了。”

正说着话儿，窝囊肺回来啦：

“掌柜的，买来了，三斤四两，整三块钱。”

贾行家接过这只鸡一瞧，倒是一只白鸡，可是脖子上有两根黑翎儿，贾行家给小徒弟一个嘴巴：

“学徒你一点儿都不用心哪！嗯？让你买一只白鸡，这两根黑翎儿是怎么回事儿？”

“您别着急，市上没有哇。”

“象话吗？人家买白鸡给带黑翎的，嚷嚷出去说咱们这柜上货不真，往后咱们这买卖还干不干啦？”这都是哪儿的事啊！

贾行家抱着白鸡一转脸儿，本儿，本儿！把两根黑翎给拽下来了，赶紧递给那位买药的：

“给您。”

那位不敢接呀，仨子儿弄这么个大白鸡。

“掌柜的，您拿错了吧？我要白芨！”

“是白鸡呀！您没瞧见吗？有两根黑翎都给拽下去了。没错儿，您快拿走吧！”

一个劲儿往这位手里头送。这位一想：拿走拿走吧！仨子儿来只大白鸡，药也甭买了，干脆我回家炖鸡吃去吧！这位刚走，又进来一位：

“掌柜的，您给我来五个子儿的附子。”

人家买“附子、肉桂、甘姜”那个附子，这都是热药，贾行家哪儿懂呀，一听人家买附子，接过五个子儿站在那儿直发愣。那位说：

“掌柜的，您倒是给我拿呀！”

贾行家没办法啦，回过头来就跟满大爷说：

“大哥，跟您商量点事儿。当然是您拿的钱开的买卖了，您是东家，我是掌柜的，有什么为难的事儿，我得跑到头里才行。人

家这位来买'父子'，我有俩儿子，当然应该先尽着我的卖，不过您知道，您弟妹带着俩儿子回山东住娘家去了，人家又等着抓药这么急，没别的，那就先把你们爷儿俩卖了得了！您快领孩子去吧！卖了！"

满不懂一听：

"怎么着？我这买卖干得倒不错，连人一块儿都卖了！"

贾行家说：

"没办法，谁让人家抓这付药哪！"

满不懂心说：我真倒霉，我哪儿知道哇，闹了半天敢情我们爷儿俩全是药材呀！没法子，垂头丧气就往后头走。到了后院儿进了北屋，一看大奶奶正在炕上做活，六岁的小儿子正在地下玩着哪。满大爷过来一拍这孩子肩膀就哭了：

(哭腔)"小子，爸爸对不起你，我把你给卖了！"

领着孩子就往外走，大奶奶一听就急了：

"什么事你把孩子就卖了？"

"那有什么办法，谁让他是药材哪！"

大奶奶说：

"你个倒霉老鬼，今儿想干买卖，明儿想干买卖，干别的也好哇，干吗偏开药铺，把我孩子都给卖了，今儿我非跟你拚了不可！"

说着话哭哭啼啼地下地就追，满大爷回过头来带着哭音说：

"别吵了，孩子卖了。再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吧，连我一块儿全卖了！"

"啊？"

到了前边。孩子也哭，满大爷也哭。贾行家一瞧：

"别哭了，赶紧跟人家走吧！"就冲着这位买药的说："那什么，您把这俩都领走吧！"

那位敢领吗？

“掌柜的，我要附子。”

“是父子，没错儿。这是亲父子，领走吧！您到外头打听去，如果这孩子是干的，是抱的，您拿回来管换。”

这位一听，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正在这个时候，外头又进来一位买药的，买砂仁儿；砂仁儿、豆蔻都是开胃的，那位是天津人，管砂仁儿叫“仨人儿”。

（学天津话）“掌柜的，来一毛钱‘仨人儿’。”

贾行家一听：

“哎呀！仨人儿可没有啦。我们已经全卖了，就剩下我跟小徒弟俩人啦！看起来这买卖要干不成啦。”

正在这时候满大奶奶从后头追出来了，指着贾行家说：

“这都是你做的好事儿，让我们做这样的买卖，把他们爷儿俩都卖了，我跟你没完！”

贾行家一瞧：

“哎！您买仨人儿，现在够了。甭闹啦，连你也卖啦。得了，咱们全跟人家走吧！”

孩子也哭，大奶奶也哭，满大爷直跺脚。抓药的二位也愣住了。铺子里一吵一闹，外头皮匠老陈进来了：

“啊，掌柜的，怎么了？新张之喜，怎么大吵大闹哇？有什么话待会儿再说，这样一来不让街坊、邻居笑话吗？”

这时候满不懂才把牢骚发出来：

“告诉您陈师傅，我算倒了霉了，花了两千多块钱，干了这么个买卖，请了这么一位好掌柜的。一开门儿，来了一位买俩子儿的银朱，他让我花两块钱到首饰楼给人家打了俩大银珠子；又来了一位买仨子儿的白芨，他让小徒弟花三块钱买一只白鸡来。赔俩钱儿倒没什么关系呀，这不是嘛，这位来买附子，他把我们

爷儿俩给卖了。这还不算，这位来买'仨人儿'，连他带这小徒弟和我老婆又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干哪？我们全得跟人家走，干脆我这买卖归您得了！"

皮匠一听，抹头往外就跑。满大爷说：

"陈师傅，你跑什么呀？"

皮匠说：

"我还不跑哇？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啦！"

酒　　迷

酒是穿肠毒药，

烟是伤身火炮，

赌是损人利己苗，

要戒除这些嗜好！

这首诗说的是旧社会的几种习气，您看现在抽大烟的、赌钱的，都没有了，撒酒疯的也少见了。常言说，"酒不过量，便是神仙"，就是说喝酒的时候别喝过了量。本来二两的酒量，非得喝一斤，那就过了量啦！结果喝得丑态百出，倚疯撒邪，走在大街上，天不怕，地不怕，横打鼻梁儿。

"谁敢惹我，我是谁？"

谁敢惹他？他是谁？大街上人很多呀，有的人一看，哎，这是醉鬼，不理他。可也有火气壮的年青人，过来就一拳：

"谁敢惹你？我就敢惹你！"

您再看他，当时就改口了：

"你……你敢惹我，那……谁敢惹咱俩！"

又咱俩啦？把这位也算上啦，要再来一个哪，就咱仨啦！

所以说，喝酒的时候不能过量。您看这个"酒"字，是三点水儿，加个子午卯酉的"酉"，哎，就能说明这问题，怎么呢？在古代呀，一天分十二个时辰，一个时辰合俩钟头儿，酉时是下午五点到七点；三点水儿哪？代表三两，这"两"是按过去十六两制说，合今天十两制才一两多点儿。"酒"字的含义，就是说，下午

五点到七点，工作之余可以喝上一两多！

您要是多喝，过了量，就该醉了。谁要是整天的“醉摸咕咚”，那就成了“酒迷”啦。

过去我们家有家儿街坊就是酒迷。这家儿生活挺富裕，亲哥俩，都有些文化，也都娶了媳妇了。这老大是滴酒不沾，老二就是个酒迷。迷到什么程度呢？跟您这么说吧，他是整天酒瓶子不离手，逮哪儿哪儿喝，一天三醉！嗬，老大着急了，心说：我这兄弟怎么好哪？老这么喝，把人都喝废了，什么事也干不了啦。这得劝劝他。怎么劝哪？老大一琢磨：干脆，我给他留首诗吧，就提笔在迎门儿的影壁墙上写了一首诗：

“劝弟莫饮瓮头春……”

那位同志问了：什么叫“瓮头春”哪？就是“酒”。在古代给酒起名儿都爱带个“春”字。像什么“剑南春”、“梨花春”、“罗浮春”……，“瓮头春”，一般说就是酒的代称。

“劝弟莫饮瓮头春，
多置绫罗穿在身；
不信你往世上看，
只认衣衫不认人！”

这四句诗在当时还真是实话，那年月就是以衣帽取人。诗写完了，后边又缀上四个小字儿：

“少饮！少饮！”

劝他兄弟少喝点儿。老大刚走，酒迷回来了，一进门儿，就瞧见影壁墙上的诗了。

“什么……劝弟莫饮瓮头春，多置绫罗穿在身，不信你往世上看，只认衣衫不认人。少饮，少饮。甭问哪，这准是我哥哥写的。怎么着，不让我喝酒？哼，没门儿！我给对四句。”

酒迷找笔在旁边写了一首，写完了又喝酒去了。老大回家进

门一看，墙上又多了一首诗，过去一念，差点儿没把鼻子气歪喽。是这么写的：

“小弟爱饮瓮头春，
不置衣衫穿在身；
有朝一日我死去，
不死衣衫光死人！”

底下也缀四个小字儿：

“偏喝！偏喝！”

嘿！这可逗气儿啊？老大当时就火儿了：好，你不是偏喝嘛，这回我让你喝足喽！正好他们家后院有口大缸，老大把缸刷干净了，弄了三大篓酒往里一倒，满满一缸。然后把酒迷找到缸跟前，就说了：

“看见没有？这是一缸酒，只要你把酒戒了，以后凡事你当家！你拿块石头，把缸一砸，酒往外一流，咱们是破缸为记，怎么样？”

您再看酒迷，冲他哥哥一翻白眼珠：

“什么？破缸为记，让酒往外一流……那得糟践多少好东西呀？”

“我让你把酒戒了！”

“戒酒？那是老和尚看嫁妆——下辈子再说了！”

“嗬，气人哪！好，我让你喝个够……”

一指酒缸：

“下去！”

要是换成别人，非吓坏了不可；酒迷满不在乎，把衣服一脱，咚！他跳下去啦！

老大一看，可真急了，旁边正好有一扇磨，一个猛劲儿，端起来给盖上啦，大小还正合适。完事儿，老大找酒迷媳妇去了：

“弟妹，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别着急，刚才我劝老二戒酒，他还跟我斗话，让我给扔酒缸里了。他要是死了，我给抵命。还有什么话？随你说……”

酒迷媳妇一想：甭管怎么说，我先看看去吧。来到后院一瞅，酒缸上压着一扇磨，心说：完了！这回不淹死也得闷死啊。过去搬了搬磨盘又搬不动，眼泪就下来了。酒迷的媳妇也粗通文墨，随口说了一首诗：

“哥哥言语你不听，
把你扔在酒缸中。
若得夫妻重相见，
除非做梦在三更！”

她以为酒迷准活不了啦，要想见面，等半夜三更梦中相会吧。其实啊，酒迷没死，怎么回事呢？他哥哥盖的可巧是磨的上扇，上扇磨有个磨眼儿啊，哎，就能透气儿，闷不死啦。再有他往下一跳，酒往外一溢，缸里的酒正好到他下巴颏儿，倒更得劲儿啦，一低头，吱喽！来一口。

“嗯，不错，就是少点儿酒菜，嗯，可以，真是老白干！”

哎，他还品味儿啊！

酒迷正喝着哪，听见上面有人哭，仔细再一听，是自己媳妇，说什么：哥哥言语你不听，把你扔在酒缸中，若得夫妻重相见，除非作梦在三更。噢，以为我死了，得告诉她。酒迷冲着磨眼儿喊上啦：

“哎——”

他媳妇一听，乐啦：

“哟，你还活着哪，有什么事啊？”

酒迷在缸里又说了四句诗：

“贤妻不必恸悲哀，

我跟缸里挺自在，
你若念咱夫妻义，
赶紧送点儿酒菜来！”
哎，他还喝哪！

傻子学乖

一个人说呀，就为单口相声，今天我说的这段儿是傻子的故事。我说的这种傻子是专门培养出来的，这傻子还有培养的？哎，有！在旧社会，象什么官僚买办、地主豪绅，这种家庭就容易培养出傻子来。小时候就娇生惯养。奶妈儿、老妈儿、看妈儿、哄妈儿四个人管着这一个孩子。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几岁啦还系着屁股帘儿呢，十五岁啦睡觉还得有人哄着。十七、八的大小伙子啦，吃饭还得别人喂哪！老妈子不说这句话他不吃饭，非得说："少爷，该吃饭啦！"（学傻子腔调）"嗯走。"这才去。老妈子要是不叫他，他能一天不吃饭，饿得趴在炕上捂着肚子，就是不敢吃饭，怎么？老妈儿没说话呀——那还不傻呀！

有这么个故事。有一家大财主，跟前三个姑娘，长大了都出嫁了。大姑娘嫁了个秀才，二姑娘给了个举人，就数三姑娘长得漂亮，寻了个傻子。为什么单找了个傻子呢？过去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傻子他们家那财主比丈人家还趁。姐妹间一天出阁，大姑娘二姑娘咱先不提，单说三姑娘。她听丫环说三姑老爷是个傻子，心里这份儿别扭啊。等到下了花轿这么一瞧哇，嗬，傻子家里那个气势那个派头，比她们家大多啦，她也不说什么啦。

到拜天地的时候，傻子直往床铺底下钻，好容易把他拽出来，拽到天地桌那儿，刚一松手，吱溜，又跑厨房去了。再拽他，说什么也不出来了。老妈子就说："少爷，快去拜天地吧，不要误了吉刻吉时啊！""是是是！跟一个大姑娘在一块儿多不好意思啊！"厨房大师傅搭碴儿了："少爷，没关系，那姑娘是你媳妇儿。"

傻子一听就急了："那是你媳妇儿！不许你胡说！"也不知道是谁胡说哪！老妈子说："少爷，你就过去跟她一块儿磕个头就行了。""是是是，磕头干吗找我呀?!到年下给老佛爷磕头，不都是我爸爸先磕吗?""嗐，你怎么那么糊涂啊，那是过年，这是拜天地！""甭管干什么啦，还是让我爸爸先磕吧。"您说这象话吗？

折腾了一天，到晚上该睡觉了，还是老妈子先哄着他，把他哄着了，老妈子才能走。这一宿傻子醒好几回，醒了就哭。三姑娘没办法呀，还得现哄他，哄了半天怎么着他也不睡。三姑娘急了，说："哄你半天怎么还不睡呀?""是是是，这么哄哪儿成啊，你不拍我怎么睡呀?"

嘁！敢情睡觉还得用人拍着。

第二天，三姑娘心里堵着一个大疙瘩，琢磨着明天就到了"三天"该"回门"啦，我们俩得一块儿回娘家呀，就他这个傻德行，让众亲友一看多笑话呀！三姑娘愁得坐在屋里掉眼泪。傻子一看新媳妇儿哭了，就跑过来了："是是是，你哭什么哪?"三姑娘真急了："哭什么呀？跟你在一块儿我算倒了霉啦！""是是是，怎么呢?""你是个傻子。""是是是，你怎么知道我是傻子呢?""你不会说话，明儿'三天回门'你跟我一块儿回娘家，我爹妈一看你这傻德行，大姐二姐一听你不会说话，她们一笑，我多难看哪！""是是是，我不会说话，你不会教给我吗?"三姑娘一想：哎，对呀。"我教给你记得住吗?""是是是，记得住。""明儿到了我们家，我爸爸要是出来迎接你，你怎么样啊?""是是是，我就进去。""没那么省事的。我爸爸必然说：'三门婿你来啦？往里请吧。'你先别走，这就该你说话了。""唔……那我说什么呀?""你说，'岳父大人您头里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哎，是。岳父大人您头里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三姑娘一听挺高兴，他真说上来

了。“到里边儿，你瞧我的。我磕头，你跟我一块磕头。到吃饭的时候，咱们坐在一桌上，我爸爸必然给你夹菜，你就说，‘岳父您停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我够着了。’你把我刚才教给你的话说一遍。”“岳父大人您头里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岳父您停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我够着了。”三姑娘说：“对，别忘了啊！”这一说“别忘了”，傻子逮住理了，这一天没别的了，老说这几句：“岳父大人您头里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岳父您停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我够着了。”没结没完，把三姑娘说烦了。“待着吧！”那意思就是让他别说了。他以为这句也是教给他的呢：“岳父大人您头里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岳父您停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我够着了。待着吧！”嘿！他把这句也加上啦！三姑娘火了：“别穷嘚嘚啦！”傻子以为这句也是教给他说的哪，又把这句学会了：“别穷嘚嘚啦！”三姑娘这个气呀：“再说我给你个大嘴巴！”傻子一听害怕了，不敢说了，虽然嘴里没说，可心里头记住了。

等到第三天，两口子一块儿坐车回门。三姑娘她爸爸出门迎接，果然老岳父真说了这句话：“三门婿你来了，往里请吧。”傻子一听赶紧说：“岳父大人您头里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老岳父一听：都说我这三门婿傻，他不傻呀！到屋里一磕头，傻子小心谨慎，看三姑娘怎么磕他就怎么磕，还真没露出马脚来。赶到吃饭的时候，老岳父老岳母上座，三对夫妻下首相陪。落座以后，岳父疼姑爷，果然布过菜来了：“哎，三门婿，你吃这个！”“岳父您停手吧，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我够着了。您把那丸子往这边挪挪。”三姑娘一听：怎么又添了这么一句啊？老岳母一听三姑爷喜欢吃丸子，赶紧拿勺舀了俩丸子：“哎，三姑老爷给你这丸子。”傻子把那句想起来了：“待着

吧!”“哟,怎么啦?好心好意给你布菜,怎么让我‘待着’?”大姐一看老太太生气了,赶紧替傻子解释说:“妈您甭生气,三妹夫没把话说明白,他是好意,说让您歇着吧。他让您歇着您就歇着,我来给他布菜。三妹夫,你吃这个吧!”“别穷嘚嘚啦!”“啊?!我这是穷嘚嘚呀?!”二姐在旁边搭碴儿啦:“大姐,我明白了。小时候你们姐俩就反对,净打架。甭问,准是三妹妹把这事儿告诉三妹夫啦。我和三妹妹最要好,你瞧我的,保险不会对我错了。那什么……三妹夫,我说的对吧?”傻子把那句也想起来了:“再说,我给你个大嘴巴!”

给谁一个大嘴巴呀?!

赎　驴

从前有个财主姓孙，外号儿叫孙千顷，他家有一千多顷地，光长工就雇了几十口子。

孙千顷夫妻俩就一个儿子，这孩子从小娇生惯养，要星星不能给月亮，整天胡吃海塞，三天两头得病，病了就吃药。牛黄啊，冰片哪，什么好药全吃。哎，结果吃凉药吃多了，都十好几啦还尿坑哪。说他傻吧，又什么全知道；说他机灵，又缺心眼儿。干脆说吧，是个半憨子！

有一天，他非要到城里头玩去。他不认得道儿哇，认得道儿家里也不放心哪。孙千顷让长工拉过一头驴来让傻子骑着，又叫个长工跟着他，好在离城十几里地，一会儿就到了。

一进城，傻子这俩眼可不够用的了。进城就是集市呀，嗬，推车的，担担的，卖米的，卖面的，卖煤的，卖炭的，卖针的，卖线的，卖葱的，卖蒜的，卖酒的，卖饭的，锔锅的，相面的，卖鱼卖肉卖鸡蛋的……干什么的都有。

傻子眼都花啦："哎哟！真热闹哇！比咱家热闹多啦！"这不是废话嘛！

玩儿了半天儿，傻子饿啦。他跟长工说：（倒口，下同）"哎，咱回家吃饭去吧！我都走不动啦！"长工一想：你饿啦，我还饿了呢！你走不动骑驴，我呢？还后头跟着，算了吧。"少东家，你带钱了吗？""什么？钱哪，有哇。""有钱干吗回家吃饭哪，我领你上饭馆儿吃去。""饭馆儿？饭馆儿有饭哪。"哎，什么全不懂。

长工把他领到饭馆门口，拴好了驴。俩人进去了，找张桌子一

坐。长工心说啦：往常在他们家，累一天就吃点儿高粱面饽饽老咸菜，今儿个我也犒劳犒劳吧。“少东家，你是吃好的？还是吃不好的？”“那什么……还是好的好吃呀。”这事儿上他一点儿不傻。“那好，跑堂儿的！”

“来啦！”摆上筷子，碟儿。“二位吃点儿什么？”

“好，来一壶酒，先炒四个菜，干炸里脊、炒肉丝儿、烹大虾、溜鱼片儿，每人一碗米饭。吃饭的时候再上个扒海参，外加三鲜汤。”

跑堂的转身：“好嘞！”不大的工夫酒菜全端上来啦，傻子吃得这个美呀，一边吃一边说：“明儿咱还来啊！”他还吃上瘾来啦！

吃完了。一算账，两吊钱，长工让傻子掏钱。傻子一掏：“钱全在这儿哪！”长工一数才一吊二，不够哇！长工有主意：“掌柜的，我们东家是孙千顷。刚才吃饭，少东家的钱不够啦，怎么办，把驴押到这儿，明天我送钱拉驴怎么样？”

掌柜的一听：“哎呀，孙少东家来吃饭，有钱没钱都不要紧，客气什么呀。不才差八百钱嘛，这么办，伙计！把门口那驴拉后边儿去！”说得挺热闹，还是把驴扣下啦！

长工心想：正好，咱俩一块溜达着吧！长工跟傻子到了家。第二天拿钱又进城到饭馆儿把驴赎回来了。

打这天起，傻子三天两头儿让这位长工领他进城，进城就上饭馆儿，什么好吃吃什么，钱不够不要紧，押驴！

有一天哪，傻子没找这位长工，自己骑驴进城了。遛了半天儿，饿啦，又进这家饭馆啦。把驴拴在门口儿，进去一坐。跑堂儿的认识：这不是那位赎驴的吗！怎么一个人哪？问问他。“来了您哪！那位呢？”“哪位呀？”“跟着您那位。”“噢，他在家里哪。”“噢，今儿您吃点儿什么？”“你上我们家问问那位去！”跑堂的一听：“我呀，没那功夫，你吃什么要什么吧！”傻子也得说得上来呀！别说，他还有个傻心眼儿，说啦：“你去吧，我先想想。”

想什么？不是想菜，他想听听别人要什么，旁边的人一要菜，他也跟着。

傻子一看，对面儿坐着俩老头儿，这个老头儿问那个老头儿，"贵庚啦？"那个老头说："七十三啦！您高寿啦？""我八十四啦！快吃，都凉啦！"傻子一听全记住啦。

一会儿跑堂的过来问："你想好了吗？""嗯，我要一个贵庚，再来一碗高寿。"跑堂的一听：嘿，我干了十几年啦，还没听说贵庚、高寿这俩菜哪！"我们这儿没有贵庚、高寿这俩菜。"傻子一听火儿啦："什么？看我岁数小蒙我！卖给人家不卖给我，我吃不起是怎么着？要多少钱，给钱；钱不够，有驴！"全说出来了！"你说没有，你问那俩老头儿去！"

跑堂的一想：是得问问。连忙过去："二位老先生，刚才您二位说什么来着？"其中一位说："噢，我问他贵庚，他说七十三，他又问我高寿，我说八十四……"刚说到这儿，跑堂的明白啦：敢情这个赎驴的什么也不懂，行啦我治治他。到厨房端来一碗鸡蛋羹——就是贵庚；高寿怎么办？一想：对，寿桃寿面嘛，端碗面。傻子一看乐啦："我说有，有了吧，你还当我没吃过呢，蒙我！"傻子鸡蛋羹就面条吃完了："哎！算账！多少钱？"跑堂的过来了："账好算，刚才你听见了，贵庚七十三，高寿八十四，一共是一吊五零七文，七文免啦，你给一吊五吧！"

傻子一摸腰里，呦！出来得忙，一文没带。东摸西摸，跑堂的乐啦："别摸啦，把驴押这儿就行啦！"又把驴当押账啦！

傻子回到家，要了两吊钱又进城了，到城里一慌神儿，走错门儿啦，没进饭馆儿，进了命相馆儿啦！

"哎！这么会儿怎么改样啦！"屋里就有一个算命先生，戴个眼镜，一见傻子，他说啦："你给自己算，还是给别人算哪？""刚才算过了。"好，把算饭账跟算卦掺一块儿啦！先生不能把买卖推出去呀：

“噢，算过了也不要紧，再算算也可以，你贵庚啦？”算卦的规矩是先问多大岁数。傻子一听，心说：我刚吃完贵庚他怎么知道？当时回答了：“七十三。”算卦的一听吓一跳：这位还流清鼻涕哪，七十三啦？噢，没听明白。又问：“你高寿哇？”“八十四。”算卦的接着还得问，他不问，这卦没法儿算哪。“这么说吧，干脆，你属什么的？”算卦的是问十二属相中属什么的？傻子一听把两吊钱掏出来啦：“先生，我是赎驴的！”

全错啦！

（刘宝瑞表演本，原改编者马敬伯）

穷不怕巧斗贾仁义

这个节目是相声。相声产生在民间，发源于北京。在清朝末年，相声界有位前辈艺人叫"穷不怕"，经常在庙会上卖艺，先用白沙子在地上写个四六句儿的诗，然后借题发挥，揭露当时社会的弊端，深受百姓欢迎。这位穷不怕不但相声说得好，而且还很有文才，能吟诗答对，出口成章。

有一回呀，穷不怕到京南良乡去赶庙会，走到半道儿遇上大雨啦，他就躲进一个门洞里避雨。可巧这家儿的主人是个秀才，有点儿学问，在村儿里还管点儿事。平时横行乡里，可表面儿上还装着知书达理，大仁大义。他姓什么呢？姓贾，叫仁义，搁在一块就是：贾（假）仁义！

哎，您听这名儿！

天一下雨呀，贾仁义出来关街门，一看门洞里站着个人，这气儿就来啦。心说：你也不打听打听这院里住的是谁，敢在我这门洞里避雨？刚想轰，又一琢磨：嗯，不行，我要是硬轰，显着我不仁义。这么办，我出个上联考考他，要是能对得上，就把他让进来，坐一块儿聊聊；要是对不上来呀，没别的说的，俩山摞一起——请出，踝子骨上弦——走人！

哎，他还净是俏皮话儿。

贾仁义冲着穷不怕一抱拳，（摇头晃脑）说：

"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

穷不怕一愣：嗯，这是什么毛病？噢，明白了，这是让我给对下联呀！穷不怕对贾仁义的为人早有耳闻。心说：行，借这机

会，我奚落奚落你，也给村儿里的百姓出口气。一听这上联，什么？“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噢，说天下雨啦，把过往的客人留下啦，谁是过客的主人？行，我给你对。穷不怕张嘴儿就来：

“雨阻行人你即行人东！”

那意思是：雨呀，把行人挡住，走不了啦。你不是问：谁是过客主吗？你即行人东，你就是东家，下雨走不了啦，哎，就找你！

嗬！

贾仁义一听：噢，归我招待呀？

再一看穷不怕这身打扮不像个念书的呀，可下联对得挺好，让进来吧。穷不怕跟着就进来了。照理说，应该让到上房里去呀，没有。把他领到西厢房去啦。穷不怕一看，这是瞧不起我呀，行，既然进来啦，咱们好戏在后头哪！

落座以后，贾仁义端过一碗茶来，往他眼前一搁，顺口说了个上联：

“且施清茶半盏。”

穷不怕气儿大啦，弄碗儿茶还出个上联？好，给你对个下联：

“更请便饭一餐！”

哎，要吃他一顿儿！

贾仁义一琢磨：弄碗茶还不行，还得管顿饭，谁让他下联对得恰当哪。吃吧。一会儿工夫，饭菜往桌子上一摆，又说了个上联：

“无佳肴只备园中青菜。”

意思是：我也没什么好吃的，全是自己园子里种的青菜。其实这都是假客套。穷不怕一看，真都是青菜，一点儿荤腥儿都没有。四处一踅摸，哎，门外鸡笼里有只肥母鸡。下联脱口而出：

"劳盛情可烹笼内黄鸡。"

嘿，他看上那只鸡啦！

贾仁义心想：哎呀，这人可够厉害的，没办法，宰吧。等鸡炖熟了，端上来，贾仁义用手一指，想问问这回菜可以了吧？刚说：

"桌上菜……"

一琢磨，不行！又把后半句儿咽回去了，怎么？他怕又勾出别的来呀。

穷不怕一听，什么？"桌上菜"，好，我也给你对个三个字儿的下联：

"壶中酒！"

贾仁义一听：得，还没躲过去！咬着后槽牙说：

"嗯，上酒！"

没想到这点儿酒上坏啦。怎么？穷不怕喝上没完啦，天没黑就坐那儿喝，都半夜啦，他还喝哪！把贾仁义喝烦了，就说了：

"君试听谯楼上丁丁当当几更几点？"

你听打更的声音，都什么时候啦，怎么还喝呀？

穷不怕心说：你着急啦，我可不急。乐呵呵地又对了个下联：

"我只愿华堂前说说笑笑一口一盅！"

哎，还得喝！

贾仁义一琢磨：得，我先睡去吧！贾仁义一走，他也不喝了，找地方睡啦。等到天快亮的时候，他起来了，到厨房拿出一把菜刀来，往门坎上一坐，嗤——嗤——，磨开刀啦。愣把贾仁义给磨醒了，掀开窗帘儿一看，吓一跳啊：哎，怎么磨上刀啦？又说了个上联：

"君为何持刀而磨？"

"我情愿杀身以报!"

那意思是：感谢你的盛情款待，我没什么可报答你的，干脆我死在你这儿吧！

啊？

贾仁义一听，差点儿没闭过气去。心说：我怎么让进这么一位来呀？

"若君死岂不一场官司事？"

"要我活还得十两盘缠钱！"

又要上路费啦！

贾仁义赶紧开箱子拿出十两银子。这时候天也亮了，穷不怕揣着银子走了。到了大门口，贾仁义是越琢磨越窝心，白吃白喝，临走还得送十两银子。自言自语的就说了：

"嗐！这等恶客，去去去，快去快去！"

穷不怕一笑，又给对了个下联，差点儿没把贾仁义吓趴下。

"好，如此佳东，来来来，再来再来！"①

啊，还来哪？

---

① 本事亦见梁章钜《浪迹丛谈》。

皮匠招亲

在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南边儿大兴县有个皮匠。这天，他在集上听人说，北京城里“钱厚”！其实人家那意思是说，北京城内商贾云集，好挣钱——钱厚。他以为钱厚就是遍地是钱，哈腰就捡哪！嗬，鞋也不修了，皮匠挑儿一扔，就奔北京捡钱来啦。

他刚到永定门脸儿，哎，也不知怎么那么寸，正好地上扔着半串铜钱。这是人家拴钱的绳儿断了丢的。嗬，皮匠一瞧，高兴了，哈腰捡起来，嘴里自言自语就说了：

“啊，你看这北京就是钱厚，这不刚到城边儿上就捡了半串，往里蹚吧，越往城里钱越厚啊！”

刚走了两步儿，一琢磨：不对！嗯，这是钱苗儿啊，这钱不能捡，要是把这钱捡了就等于把苗儿拔啦，里边儿就没了。哎，他又给搁回去啦！

往里走吧，进了永定门，来到前门大街。买卖铺户是一家儿挨一家儿啊，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少。可地上别说半串铜钱，连一个铜子儿也没有！皮匠还纳闷儿哪，嗯？怎么没钱了？刚才我没拔钱苗儿啊，噢，我不应该捡起来，往起一捡，再往回一放，嗯，伤了根啦！

这都是哪儿的事啊！

皮匠正满处瞎转悠哪，哎，看见前边儿有一个大宅门儿，门口儿围着很多人。他挤进去一打听：原来是朝中大臣吴尚书家招门纳婿。这吴尚书啊，有三个姑娘。老大、老二，早已出嫁了，就剩下这三姑娘了。这三姑娘，不但容貌秀丽，文才也好。在尚

书府门前贴出一张告示：不论富贵贫贱，士农工商，只要能对上小姐的下半首诗，即可成婚。

这诗啊是这么四句：

绣阁成对卧口口，

院植梧桐引口口；

天伦之乐无口口，

千里姻缘招口口。

这四句呀，是既不合辙，又不压韵。这怎么对呀？正这时候，就听有人叹气：

“唉，可惜那半篇……”

皮匠回头一看，是个老学究，须发皆白，一边儿捋着胡子，一边儿摇头晃脑地念：

“绣阁成对卧，院植梧桐引，天伦之乐无，千里姻缘招，唉，可惜那半篇……”

说完了人家走啦。皮匠一听：怎么着？可惜那半篇！甭问哪，这老头儿一定会对呀。嗯，我得跟着。等到没人的地方，让他把那半首诗告诉我，我去对上，娶个媳妇。哎，要能当了尚书的女婿，那可比满市街捡钱去强多啦！

就跟上人家了。这老学究是看见什么，都要转转文。正走着哪，路过一家儿饭馆儿，赶上厨师傅宰鸡。老学究就说了：

“唉，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看见这鸡活着的时候，不忍心看着它死，听见它临死前叫唤的声音，就不忍心吃它的肉。要想吃，怎么办哪？你……离厨房远点儿！”

皮匠一听：哎，这几句不错。就给记下来了。忽然来了条狗，围着厨房门口儿转悠，厨师傅轰狗：

“去！”

老学究又说了：

“易牙调羹与人食，岂喂犬乎！”

“易牙”，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御厨。据说是他发明的甜、酸、苦、辣、咸五味。老学究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易牙调和五味，制作食品，是给人吃的，不是喂狗的。皮匠又把这句记住了。又往前走，看见一个大人管孩子，是父子爷儿俩。他爸爸说：

“你给我回来！”

小孩儿说：

“我不回去，我还玩儿哪。”

爸爸叫儿子回来，儿子不回。老学究一看，又说上了：

“父叫子归，子不归，真乃逆子也！”

你爸爸叫你，你都不回来，真是个不听话的孩子呀！皮匠也记下来了。再往前走，老学究就到家了。刚要进门，皮匠上前跪下了。老学究吓一跳啊：

“哎……这是为何？请起，请起！”

皮匠说了：

“实不相瞒，我跟着您一道儿啦。刚才您在尚书府门前看完告示，说了一句‘可惜那半篇’。您一定会对那后半首诗，我求您把那后半首诗传授给我，不然，我就跪这儿不起来了……”

老学究一想：自己这么大岁数了，会对诗也没用啊，不如成全了这个年轻人吧！

“好，你起来。第一句呀，你这么对；二一句，这么对；三句这么对；四句这么对……”

有人问了：到底怎么对呀？那个……一会儿您就知道了。

皮匠学会了以后，又来到尚书府，上前一伸手就把告示给撕了。旁边儿的家丁一瞧：哎，有人来对诗了。赶紧把皮匠请进府

肉。

吴尚书在客厅相见。一瞅这皮匠穿着一身儿青布裤褂儿，脸上黑不溜秋。嗯？不像个有学问的样儿啊。又一想：人不可貌相，既然他敢撕榜，想必胸有文才。这样吧，老夫摆上一桌酒席，请二位姑爷作陪，一块儿盘桓盘桓，试试他的文才如何？

吴尚书的大姑爷是个秀才，二姑爷是个举人，都颇有学问。二位姑爷来了以后，分宾主落座，随即开席。七个碟子八个碗儿，摆了一桌呀。可巧，皮匠眼头里摆着一碗儿清蒸鸡。他一看清蒸鸡，把老学究说厨师傅宰鸡那句话想起来了。一指这鸡就说了：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大姑爷一听：哟嗬，有两下子呀！刚看见一个菜，就转这么一大套；这一桌子菜，他得说到什么时候去？正好他夹着一个四喜丸子，心里一害怕，手一哆嗦，叭叽！掉地下啦。这算席前失礼呀，当时闹个大红脸。二姑爷想给大姑爷解解窘态。就说：

“无妨，无妨，捡出去喂狗吧。”

皮匠一听说“喂狗”，又把厨师傅轰狗那碴儿想起来了：

“易牙调羹与人食，岂喂犬乎！”

二姑爷一琢磨：行啊！合着提什么他说什么。嗯，这人才学不浅。这席呀，不能陪。弄不好要当众出丑，得赶紧走。二姑爷冲大姑爷一使眼色，俩人当场告辞，站起来往外就走。

吴尚书急了，直劲儿往回叫：

“哎，二位贤婿留步，等终席再走嘛！”

“不不，小婿告辞，告辞！”

吴尚书叫他俩回来，他俩不回来。皮匠把大人管孩子那句搁这儿啦：

“父叫子归，子不归，真乃逆子也！”

俩人儿一听：噢，骂上啦！撒腿就跑啊。

酒足饭饱以后。吴尚书让两个小丫环搀着皮匠上楼跟小姐对诗。一上楼梯呀，可巧楼梯上有个钉子，哧儿的一下把他鞋剐了一个口子。小丫环就说了：

"姑老爷，您的鞋剐啦！"

他迷迷糊糊的回答了一句，差点儿没现了原形。

"啊，不要紧，我会拾掇！"

啊？小丫环一听：这位姑老爷怎么会拾掇鞋呀？又一想：可能是姑老爷开玩笑，也没在意，就扶着皮匠上楼了。

来到小姐绣房门口儿站住了。门那儿挂着一个帘子，小姐在帘子里边儿，皮匠在帘子外边儿，这叶"隔帘对诗"。对上来了，打开帘子，让进绣房，便是夫妻；对不上，轰下楼去！

小姐在里边儿说了：

"绣阁成对卧……"

皮匠卯足了劲：

"鸳鸯！"

哎，对上啦！怎么？绣阁里成对儿卧着的好比是鸳鸯啊，鸳鸯成对，比翼成双嘛。

"院植梧桐引……"

"凤凰！"

家有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嘛。

"天伦之乐无……"

"佳婿！"

天伦之乐，满堂儿女，缺少个好门婿，这也是招赘的词儿。

"千里姻缘招……"

"夫郎！"

常言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嘛。

这回再念这四句诗就通顺了：

“绣阁成对卧鸳鸯，
院植梧桐引凤凰；
天伦之乐无佳婿，
千里姻缘招夫郎。”

嘿，全对上啦！

帘子一打，把皮匠让进绣房。皮匠进屋以后，一屁股就坐小姐绣床上了，两眼还不闲着，满处胡踅摸。小姐一瞧：这位不像有学问的样儿啊。绣房墙上挂着一幅画儿——《丹凤朝阳》。皮匠不认识凤凰，一瞅跟鸡差不多，哎，就把宰鸡那句说出来了：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小姐一听：嗯？纳闷儿啦，怎么刚见面儿就惦记着把我给吃了呀？

屋里养了一只猫，小姐心烦，顺手一推：

“去！”

皮匠一看小姐轰猫。心想：这来句什么呢？一琢磨：猫、狗都差不多。哎，就把轰狗那句搁这儿了：

“易牙调羹与人食，岂喂犬乎！”

小姐心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看来呀，他对的那几句诗一定是别人教他的。这不行！得告诉我爸爸去。小姐转身就往外走，皮匠一看着急了：

“哎哎，小姐请回，请回！”

他让小姐回来，小姐不回。他又把管孩子那碴儿想起来了：

“父叫子归，子不归，真乃逆子也！”

小姐一听就火了：

“嗬，你敢骂我?!”

一低头，把自己绣鞋脱下一只来：

"去你的吧！"

就打过来了。皮匠手急眼快，一闪身，一抬手，噗！给接着了。手里攥着绣鞋，他说了一句话，愣把小姐给气乐了。

"您是打包头儿哪，还是钉后掌啊？"

哎，他又拾掇上鞋啦！

四子科考

今天我说的这段儿是清朝的事儿，出在山东济宁。有这么一个大财主，家里有四个儿子。虽是一母所生，可是这哥儿四个脾气不一样。老大敦厚，老二朴实，唯独老三，要多奸有多奸，要多滑有多滑，一点儿亏都不吃。交朋友人家都不交他，真是磁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一根毛都不拔！这个老四呢，不但忠厚老实，而且还不爱说话。他瞧不惯老三这种行为。别人跟他说话，他还能回答两句，老三问他什么，他不是哼，就是哈，从不多说。

日子长了，俩人就更成了对头，老三管老四叫傻子。小时候一块儿念书，就是水火不同炉，长大了就更弄不到一块啦。

这年正赶上大比之年，要上京赶考。老财主择了个好日子，就叫四个儿子动身。

头天晚上，老三一宿没睡。他心里想：不能带傻子去，他这份儿气人劲儿，什么事一问三不知，说什么也不能叫他去！到第二天就跟两个哥哥商量。

"大哥二哥，进京赶考啊，咱们甭带老四去啦！"

老大一听：

"为什么？"

老三说：

"他没学问，到那儿也中不了哇！"

"你甭管他。中不了再回来，也没花你的钱，四个人要去都去，要不去都不去！"

老大老二一个心气儿，老三是一个人儿，他的主意没有人赞成，胳膊拧不过大腿呀，怎么办呢？再憋坏主意。

他又想了一个法子。临离开家的时候，两位老人送出门外，兄弟四人上马刚要走，老三给拦住了：

“哎，大哥，二哥，咱们就这么走哇？”

老大说：

“还有什么事呀？”

“咱们进京干什么去？”

“赶考啊。”

“到考场干什么呀？”

“作文章啊。”

“还是的。没学问怎么作文章啊！”

“那么依你说怎么办呢？”

“我说呀，咱们马上就作一首诗，也叫父母双亲听听。四个人每人一句，谁能说得上来，一道进京；作不出诗来呀，那就甭去啦！”

老三的心思认为老四是个傻子，准说不上来，那就不带他去了。老财主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忙说：

“对，对！你们作一首诗，就以进京赶考为题。”

老头儿一说话，老大没办法啦，作就作吧。我说：

“出门跨雕鞍。”

老二说：

“上马手扬鞭。”

老三说：

“此去谁得中？”

老四说：

“咱！”

老三一听："说呀！"

"完啦。"

"你怎么说一个字儿啊？"

老大说：

"一个字，能管我们十五个字。"

老三说：

"那管得上吗？"

"管得上！'出门跨雕鞍，上马手扬鞭'。你问，'此去谁得中'？他说，'咱'。没错儿就是他。走吧！"

一催马，走啦。老三出师不利，碰了一鼻子灰。

哥儿四个正往前走，看见一家出殡的。老三一瞧行啦，紧勒缰绳："吁！"站住了。

"大哥，二哥，前边有一家出殡的，抬着棺材过来了，咱们以此为题，每人一句，作诗一首。怎么样？"

老大说：

"行。听我的：出庄碰见一口材。"

老二说：

"众人合力把它抬。"

老三说：

"单等送到坟墓地。"

老四说：

"埋。"

"说呀？"

"完啦。"

"大哥，他怎么又说一个字儿啊？"

"对呀，棺材都进了坟地了，可不是埋嘛！依你呢？摆着，不埋？"

老三说：

“对！埋。”

老大说：

“埋了还不走？”

“对！走。”

一出庄，又碰见一家娶媳妇的，前有旗锣伞扇，后边是一顶花轿。老三一勒马：“吁！”

“哈哈，大哥，二哥，您们看这娶媳妇的……”

老大说：

“以此为题，每人一句，吟诗一首。”

老三说：

“好。就依您的主意。”

老大说：

“废话！我不说你也得说。好，我说：举目望见一乘轿。”

老二说：

“前边铜锣来开道。”

老三说：

“亲戚朋友都贺喜。”

老四说：

“笑。”

“又完啦？”

“啊。”

“嘿！又是一个字儿？”

老大说：

“对呀，娶媳妇不笑还哭啊？甭费话，走！”

“哎，走——”

老三这个气呀！又往前走，远远地看见一座古庙。老三一勒

马：

“吁！大哥，二哥，您们看这座庙……”

“少罗嗦。每人一句，我先说：望见古庙内有僧。”

老二一指钟楼说：

“楼上倒挂一口钟。”

老三说：

“连打一百零八下。”

老四说：

“嗡——”

老三说：

“又是一个字儿！”

老大说：

“对呀，钟响不是‘嗡’吗？甭说打一百零八下，就是二百一十六下也是‘嗡’啊！”

老三说：

“噢！他还嗡出理来啦。走吧！”

鸟雀归巢，太阳西斜啦。前面来到一座县城，走到护城河边儿，有一座桥，这是一个独木桥。有一位失目先生想从桥上过去，拿马杆儿一试，桥太窄，不敢过去。老三说：

“失目先生过桥，咱们再吟一首。”

老大说：

“河上有座独木桥。”

老二说：

“这边摆来那边摇。”

老三说：

“失目先生不敢过。”

“绕！”

老三说：

"哎，咱们也绕！"

进了城，十字街路南有一家客店，大门这边白墙上写着："安寓客商"，那边写着："仕宦行台"。老三说：

"别走啦，咱们住店吧。"

店家把他们安顿到上房。还没吃饭哪，随便要了一点儿。饭后，老大说：

"咱们早点儿睡，明儿一早还得赶路呢！"

那老三一宿没睡，他睡不着哇！心想：这傻子老说一个字儿，大哥还硬说他对。这多气人哪，这要是到了北京，我这肚子还不气成两半儿呀！干脆想个主意，把傻子打发回去吧。他想来想去想出个办法来。

第二天早晨一瞧天气呀，嘿！人不留人天留人——下雨啦。老三这份儿高兴！赶紧叫店里的伙计：

"你去给我买点儿东西，买二斤半羊肉，三斤面，买俩西葫芦，买葱买蒜买油买盐，买柴火，倒水，这是二两银子，剩下的钱都归你。"

"是。"

一会儿的工夫就买回来了。叫伙计帮忙把肉剁好，把馅拌好，面也和得了，就叫那哥儿仨：

"大哥，二哥，老四，天不早了，起吧！"

老大一揉眼皮：

"好，好，咱们快打行李。"

老三说：

"走不了啦，外头下雨哪！大哥，二哥，咱们今天过阴天，吃饺子。"

老大说：

"那多麻烦哪!"

老三说:

"不麻烦,馅拌好了,面也和得了,买东西的二两银子我给了,也不找你们要了!"

老大一想:他平时没这么厚道哇,今儿是怎么啦?!老大哪儿知道他憋着饿老四哪!

哥儿仨洗完脸,漱完口,老三说:

"大哥,二哥,老四,咱们在家里是少爷,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如今在赶考途中,要吃饭自己干。我这个主意是下米的吃饭,添水的喝汤。现在就剩下揪剂儿、擀皮儿、包、煮、捞、烧火,咱们四个人分着干。大哥,您想干什么?"

老大说:

"我来揪剂儿。

老二说:

"我擀,我包。"

老三说:

"我煮,我捞——老四哪?"

"吃。"

"吃?!又是一个字儿啊!"

老三心说:我让你吃得上才怪呢!俗话说,"人多好干活儿",一会儿饺子得了,捞出这么两大盆子,筷子碟子都摆好了,桌子四面儿一人占一边儿。

老大说:"哎呀,真饿啦,我可先吃啦。"

说完就下筷子。

老三说:"等一会儿。我这饺子不能白吃!"

老大心说:我就知道你没这么好心眼嘛!

"不就二两银子吗,我给啦!"

老三说：

“不是。您想错了。钱我不但不要了，打今儿起，一直到北京，每天咱都吃包饺子。还告诉您，每天都是我掏钱。可是有一节，我可有个条件。”

老大问：

“什么条件？”

“从今天起，咱们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都得作诗。老四，你可听明白喽，咱们作的是打油诗，格律不限，字数随便，只要合辙押韵就行。”

老大说：

“四个字也算？”

老二说：

“五个字也行，只要押韵，我说六个字，你说两个字，能合上辙就行。”

“对，就那么个意思。”

老大说：

“我先说啦。”

老三说：

“别忙。我还没说完呢。你们听清楚：作诗不限几言，我这饺子可有限制。咱们是一个字管一个饺子。比方说，大哥说七个字，吃七个饺子，二哥说五个字，吃五个饺子，明白了吗？说吧！”

老大真明白了：这是成心饿老四啊！一道儿上他净说一个字啦，现在是一个字儿一个饺子，那还不把他饿坏了哇！老大拿出当哥哥的派头：

“我说咱们是吃饭呢？还是捣乱哪?!作哪门子诗呀，不作，吃！”

老三急了：

"要不作诗，谁也甭吃，我可掴桌！"

老二说：

"大哥，您就说吧。"

老大说：

"我说什么?! 老四那么大个子，一个饺子能饱得了吗?"

老二说：

"大哥别着急，咱们不会多说吗？咱俩剩下也够他吃的了。"

老大说：

"那以什么为题呢?"

老三说：

"随便儿。"

老大抬头一看，房梁上有一个燕子窝，对，就以这个为题吧，说：

"梁头燕窝大燕垒——七个字，我拨七个饺子吃。"

老三说：

"别动！我来！"

顺手抄起一个小碟儿，拿筷子往外夹："梁、头、燕、窝、大、燕、垒，哎，您吃这七个。"

老二一瞧：按字抠哇！我说：

"雏燕未羽不会飞。小燕未长羽毛，不会飞，对不对？七个字，我自己拨！"

拨到碗里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夹碎了："我吃！我吃！！我吃！！！"

老三说：

"二哥，捣碎了您怎么吃啊?"

老二说：

"你甭管！"拿勺儿舀了一点儿汤，"我这是片汤汆丸子，你管得

着吗？少罗嗦，该你的啦！”

老三心想：大哥说梁头燕窝大燕垒，二哥说雏燕未羽不会飞，我要是说：大燕打食回窝转，老四准保一个字“喂”。哎，就让他吃一个饺子，对！

“大燕打食回窝转。老四，你说，快说呀！”

老四这个“喂”字都到嘴边儿上啦，让老大把嘴给捂上啦！

“真说喂呀？”

老四说：

“大燕打食都回来了，可不就喂吗！”

老大说：

“嗨：怎么就是喂呢？你说‘进窝再喂’，还吃四个哪；‘等会喂’吃仨；‘先喂’，‘后喂’还吃俩哪！”

老三说：

“大哥，您干吗着那么大急呀?!”

老四说：

“大哥，说多少吃多少哇？”

老大说：

“嗬！你怎么没听明白呀，一个字管一个饺子，越多越好。”

老四说：

“三哥，您给我数着点儿啊！”

老三说：

“好，你说吧。”

老四说：

“小燕盼着大燕回。”

老三一听，差点儿没把小辫儿气支楞起来。打家里出来，一路之上他净说一个字啦，这回是一个字管一个饺子，他一个字也没少说！

"好，你也来七个！"
老四一翻白眼珠儿：
"我凭什么只吃七个呀？"
"你说了七个字，可不吃七个饺子吗！"
"这是开头儿，还多着哪！"
"还有？"
"三哥，您慢慢数，可数准喽，我可说了：小燕盼着大燕回。清晨大燕出窝去，展翅摇翎往前飞。飞过山前苏武庙，又过岭后李陵碑。苏武庙内香火盛，李陵碑前朔风吹。忠奸贤愚无暇看，为儿打食似箭归。大燕刚把窝门进，小燕一见笑微微。开口便把妈妈叫，您老为儿多受累。有朝一日妈年老，孩儿返哺报恩惠。大燕闻听心欢喜，赶紧叼食将儿喂。这个喂完那个喂，那个喂完这个喂……"
老三说：
"别喂啦，饺子全是你的啦！"

赶　考

明朝嘉靖年间，在安徽合肥有两个念书的，一个姓吴叫吴情；一个姓黄叫黄统。吴情家境贫寒，有学问，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才子。黄统家里有钱，是个阔少，不学无术，因为他笨得出奇。笨到什么程度哪？您算，他念了三年的书，连一个字儿也没认下来！后来连他爸爸都急了，找先生去了。

"哎呀，先生，这孩子太笨啦，我看您别费这份儿劲啦。"

先生还不死心，就说：

"哎……老员外，您别着急呀，慢慢来嘛。"

他爸爸一听：噢，还慢慢来哪？就说：

"这么办吧，您再教一个月，我也不求多，能让他认识一个字，我就知足，奉送您五十两银子，怎么样？"

"行，您瞧好儿吧。"

老员外走了。先生一琢磨：一个月的期限，教他一个什么字呢？嗯……教个笔画少的……哎，姓丁的丁字，一共才两笔，一横，一竖钩儿，对！就教他这个"丁"字。

"黄统，过来，过来，教你认个字，你看这个字啊，念丁！"

"哎，念丁。"

"丁！"

"丁！"

"丁，丁！"

"丁，丁！"

"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当，丁当丁！"

先生一听：噢，书房改铁铺啦？

"行了，行了，单个念吧，丁！"

"丁！"

"对了，那边念去吧。"

跟您这么说吧，黄统是每天吃饱了就念这个"丁"，溜溜儿念了二十九天。

到了三十号这天早晨，先生心想：今天够一个月了，他要是能认识这个字，五十两银子就是我的了，嗯，我先考考他。

"黄统，过来，我考你个字。"

先生随手写了个丁字："这念什么呀？"

黄统一看："哎，先生，这字我认识。"

先生一听他说认识，这份儿高兴啊。心说：行了！"认识，它念什么呀？"

"我瞧着它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它不是……大概……反正您一说我就知道了！"

这不是废话吗？

先生这个气呀："唉，你怎么这么笨哪，这不是念丁吗?!"

"对，对，念丁。怎么样，您一说，我就知道吧！"

嗬！

先生一琢磨，要麻烦。他想了个办法，从墙上拔下个小钉子来，就搁黄统手心里了。

"你呀攥着这个钉子，待会儿你爸爸来考你一个字，就是这个字儿。我问你念什么？你就说念丁！要是实在想不起来的话，我让你张手，你一看手里这钉子不就认识了嘛！"

工夫不大，老员外来了，进门儿就问："先生，这孩子怎么样啊？"

"哎，还行，行！您看，过来，我考你一个字，你看这字念什么？"(学写丁字手势)

黄统过来一看："哎，先生，这字我认识。"

"好，认识，说吧，念什么？"

"我瞧它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先生一听：得，又是那套！赶紧提醒他：

"你手里是什么呀？"

黄统张手一看："手里……噢，铁！"

嘈！

先生一听：得，我走吧！赌气也不教了。这下儿黄统更得意(yì)啦，吃喝玩乐，整天价胡混……

过了几年哪，正赶上科考，天下的举子都要进京会试。吴情家里穷啊，当了点东西，凑了点儿钱，背着行李进京赶考去了。黄统一看吴情去了，他也要去！您别看他没学问，他可有钱哪，带俩家丁挑着银子，骑着高头大马，也进京赶考去了。

那时候考场设在什么地方呢？就在现在崇文门里泡子河那儿。门口有三座汉白玉的石头牌坊，左边写着："明君取士"，右边写着："为国求贤"，当中是："榜求俊逸"。考场上有三道门——龙门、内龙门、三龙门。

哎，全带"龙"字！

考场前面有条胡同，叫"鲤鱼胡同"。为什么呢？借话头儿找吉利——鲤鱼跳龙门嘛！在龙门这儿有一副对联。上联："铁砚磨穿五百白丁争羞耻"；下联："寒袍刺破三千浪里占鳌头"。横披："天开文运"。到了内龙门又有一副对联，上联："禹门三级浪"；下联："平地一声雷"。再往里走就是"致公堂"、"魁星阁"、"明渊楼"，两旁边是考棚，又叫号筒子。是按《千字文》里"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往下编号的，一间接一间，一间挨一间……老远一看

就跟马蜂窝似的。

黄统刚到龙门这儿，过来四个人，两个“搜检”，两个“巡街”，把他拦住了。这是干吗呀？检查。怕考生夹带书卷，暗打小抄。刚一检查，黄统就把十两银子递过去了。您别瞧他认字不行，干这手儿可机灵着哪！银子一递过去，搜检也不检查了，冲里边喊上啦，

“搜过，什么也没有，入场！”

哎，这就进去啦！

后边吴情来了，身上衣衫褴褛，又没递银子，检查得就特别仔细，搜了半天没什么，就有一张当票。他又喊上了，

“不准入场——搜出当票一张！”

“啊？”吴情一想：千里迢迢进京赶考，就为这张当票吹啦，太不值了。唉，一狠心，把仅有的五两银子递过去了，您再瞧这“搜检”马上就改口气了：

“……搜出当票一张……当票上没字儿，白纸……什么也没有，入场！”

嘿，也进去啦！

到了考棚里边儿，吴情进的是“天”字号，黄统进的是“地”字号。等试卷发下来，吴情一看是以《四书》拟的题，内带成文《四书》三篇，《五经》四篇。这搁在吴情手里不算回事啊，略加思索，提笔就写。唰唰唰，风舞龙飞，行似游云，速如闪电，挥毫而就，交上去了。人家真有学问哪。您再瞧黄统，他那儿不是提笔就写，是吃饱了就睡！

他连题纸上的字都认不下来，不睡等什么呀？可他心里有谱，因为主考官是他舅舅。就算一个字儿不写，交上白卷，他也能得中，为什么呢？他舅舅替他写啦！

果然，三场以后，吴情中了头名，黄统来了个第二名。这是

他舅舅留了个心眼儿，一琢磨：这头名状元树大招风，回头皇上还要在金殿上御试，就黄统这学问非出漏子不可！得了，马马虎虎凑合个第二名，咱避点儿委屈吧。

哎，他还落个避委屈！

得中以后，果然皇上在金殿亲自出题考试，这就是“殿试”。到了这天，应中的举子，聚集朝房。就听奏事处太监传旨：

“圣上有旨，宣天字号举子进殿见驾！”

吴情一听，赶紧来到金殿，三拜九叩已毕，跪在丹墀。

皇上说：“天字号举子，朕出个上联，你来对个下联如何？”

吴情跪奏：“微臣才疏学浅，恐出言不周，冒渎天颜，祈万岁恕罪。”

皇上说：“听题：雪地鸦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这怎么讲啊？就是在雪地上头有几只乌鸦在那儿飞，如同一张白纸上滴了几个墨点子似的，这就叫“雪地鸦飞白纸乱涂几点墨”。吴情有真才实学呀，张嘴就来，对的是：“霞天雁过锦笺斜写数行书”。那意思是说呀，天空出彩霞的时候，飞过几排宾鸿大雁，就好像在美丽的信笺上写了几行字一样。这就叫“霞天雁过锦笺斜写数行书”。

皇上高兴了：“哎呀，真乃奇才！……哦，爱卿，你叫什么名字？”

“臣名吴情。”

皇上一听：什么？吴情！无情者必然无义呀，象这等无情无义之人，岂能忠君报国？

“来呀，锦衣卫，将他赶出殿外，终身不得再入考场，出去！”

给轰出去了！

接着奏事处太监又喊上啦：

“宣地字号举子上殿！”

谁呀？就是这位黄统。他进来磕完头，跪在那儿往两边儿直

逗摸，干吗呀？找他舅舅哪！

皇上说："地字号举子听题：一行征雁向南飞。"

黄统说："我对：两只烤鸭往北走。"

啊？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皇上一想：噢，你没听明白吧。"朕说一行征雁。"

黄统那儿还对付哪："是啊，我对两只烤鸭。"

"唉！朕说征雁乃出征的征。"

"啊，我对烤鸭是火烤之烤。您那蒸雁是熟的，我这烤鸭也是熟的，来瓶二锅头，咱们是又吃又喝！"

嘿！皇上这个气呀！

"住口，胡说！金殿之上，信口开河，分明是欺君犯上，哼！锦衣卫，推出午门，开刀问斩！"

嘀，这下可把黄统他舅舅吓坏了，他是主考官哪。皇上要是追究起来，他有失职之罪呀。赶紧跪下了。

"臣启万岁，念其黄统年幼无知，一时失口，冒渎天颜，还望看在老臣面上饶他一死吧！"

皇上一听："嗯……爱卿，他叫何名？"

"姓黄名统，黄——统！"

皇上高兴了："哎呀，老爱卿，你怎么不早说呀！黄统这个名字太好了，这是朕的内侍呀。险些错斩了有用之臣，锦衣卫，快快松绑！就冲这个名子，朕要御笔亲点：黄统为头名状元并赐琼林宴！"

嘿！

文武百姓全愣住了，一齐拱手：

"臣启万岁，黄统有什么用啊？"

皇上用手一指黄统，说：

"黄统，黄统，皇宫里正缺一个马桶！"

嗐！

化 蜡 扦 儿

现在我来说一段单口相声，这是我们街坊的一档子事情。那位说，你们街坊？哎！我们街坊。你们在哪儿住啊？那你就甭问了。怎么不能说准地方呢？说准了就麻烦了。我就这么一说，您就这么一听，反正是这种特别的事情都在我们街坊哪儿。你要问我在哪儿住呢？那我也不用说，不是现在的事情，五十年前的一档子事儿；虽然说不是现在的事情，现在也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过类似这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

有这么一家子，是个大财主，家里富裕，嗬！站着房，躺着地，银行里存着多少多少钱，人旺财旺。这家姓什么呢？姓狠。这狠……《百家姓》上没有这姓啊？哎，对，没这个姓顶好；有这姓呢，回头同姓的人听着别扭，所以没有更好。其实啊，跟他也不是一家，也不是一事，啊，听着就别扭。人都是这样，拿我来说吧，走到哪儿，一看有几位说闲话哪，一听，说三国的刘备，我就凑过去了；哪儿提刘邦，哎，我就听见了，过去听听。我姓刘，我叫刘宝瑞嘛！那边儿要是提《法门寺》的刘媒婆，我就躲开了，那刘媒婆和我有什么关系呀？听着就别扭了。

这狠家有这些个钱还不算，人口也不少，老俩口子跟仨儿子，一个姑娘。合着是狠大、狠二、狠三、狠老头、狠老太太和狠家的老姑娘，一家子全狠到一块儿了！仨儿子都娶了媳妇了，老姑娘也出阁了。嗬，在姑娘出阁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家日月兴旺，办喜事很像个样儿。老姑娘出阁光嫁妆赔送了六十四抬。八只樟木箱子，单、夹、皮、棉、纱，顶盖儿肥，随手的家伙赔送

两堂，一堂瓷器，一堂锡器。瓷器是什么呢？没别的，您琢磨，五十多年前也就是赔送什么茶叶罐哪，撢瓶呵，帽筒啊，果盘啊，茶壶、茶碗啊，以及使的这个饭碗哪，这是瓷器。锡器都有什么呢？锡器有茶叶缸儿，茶壶，还有那个锡灯，就是入洞房时点那个碗油灯，里头有点儿蜜，取吉祥话叫"蜜里调油"。还有一对锡镦的蜡扦儿，另外还有锡壶。干脆说吧，光这锡器赔送了就有四十多斤，还是完完全全都是真正的道口锡。什么叫道口锡啊？哎，到现在也如是，您买了锡器，翻过来看底上有这么一个红戳记，上头两个字："点铜"，您拿手指头这么一弹，当当的，这就是道口锡。据说这种锡最好。老姑娘出阁的时候日子很好过，可是没有二、三年的功夫，家里头不行了，怎么？狠老头死了。老头死了家里还有很多钱呢，当然得搭棚办事，这棚白事办得也很漂亮。办完了白事以后，这老太太就受罪了！怎么受罪的？这个当家主事过日子的人哪，你得拿得起来，拿不起来不行。这老太太觉得这仨儿子、儿媳妇都是亲的，得了，自己不用当家主事吃碗松心饭就完了，把这钥匙就交出来了。

这里边就出了问题了。交你得交一个准人儿啊，也没提让谁当家过日子。坏了！这下子仨儿子、仨儿媳妇全当家了！乱了！

先说这个吃饭，没有一天吃到一块儿的。厨房那个大灶啊，一年四季昼夜不停，老升着火，干吗呀？做饭！他们吃饭不统一啊！老大早晨起来，想吃炸酱面；二爷哪，吃烙饼；三爷想吃米饭汆丸子；大奶奶吃花卷；二奶奶吃馒头；三奶奶想吃包馄饨。那怎么做呀?!一个大灶，一天到晚忙。这妯娌仨又不和美，吃饱了，喝足了，老实待着吧，不价！妯娌仨坐在屋里甩闲话，骂着玩，有孩子骂孩子，没孩子的骂猫。您说猫招谁惹谁了？天天就这样儿。先前街坊邻居还过去劝，后来呀，司空见惯，人家就不劝了。老太太给劝，后来老太太也劝不了啦。得啦，过不到一块

了，干脆，分家单过。过去那个时候分家，要吃一顿饭，叫“散伙饭”！亲友们来了，老姑娘也来了，都在这儿哪，哥儿仨分吧！分房子。老大分的就是这个老宅子，老二、老三呢，家里有的是房子啊！每人分了一处，房子有小的呀，小的也没关系，找人估价，估价以后，从银行取回钱来，往上补。分完房子分地，每人一份。家俱，木器每人一份。分来分去，剩下两筐煤球，怎么着？分！老二说：“得了，这个煤球别分了，怪麻烦的，拿个小筐这么量得了。”老大说：“别价，量哪儿有准啊？多了少了的，干脆，数个儿吧！”数着个儿分！

甭说煤球了，直顶到最后剩一根筷子，把它剁三截，每人一截，还剩一个大铜子儿，归谁？就没有一个说这么句话：得了，这个你们哥儿俩一人一小子儿，我不要了！

没这句话。愣了半天，没法儿分哪，这工夫亲戚朋友也不敢搭碴儿，后来还是老三出了个主意：

“干脆，买一个大铜子儿的铁蚕豆得了！”买来铁蚕豆数着分，分来分去，剩下两个，老二出了个主意：

“干脆，这铁蚕豆谁也别要，扔出去给有造化的捡着吃去！”

捡俩蚕豆还有“造化”哪！

分完东西，“散伙饭”也吃了，老二老三站起来了：

“各位高亲贵友，多受累，多受累，老妹妹你也多受累了。我们这是新安家，有什么对不对的，大家多担待。大爷呢，就住这个老宅子是没说的啦，我们呢，得回家里安置安置去，我们哥儿俩走了！不陪大家了！”

站起来就要走。

这个老姑娘呢，打进门来是一句话都没说，和颜悦色，瞧他们分煤球儿，剁筷子啊，就在旁边笑，一声没言语，听到现在。这哥儿俩要走，老姑娘站起来了：

"啊，二哥，三哥，你们这就走吗？"

"啊，老妹妹，都分完了，我们还得那边安置一下，新安家不容易，对不对？那个……什么，过两天再接你上我们那儿住几天去！"

"不是！你们都分完了吗？"

"都分完了！"

"不对吧？你们想想，还有一样儿没分吧？"

"还有没分的是吗？"

哥儿仨一听全愣住了：

"嗬，还是老妹妹心眼多，我们都忘了，你提个醒儿吧！"

"还有什么？哼！这妈怎么办哪？还是活着剁三截儿呀怎么着？要不就勒死剁三截儿！"

那谁敢呀！

说完这句话，绷着脸就坐下了。亲友们一听：罢了！老姑娘说话有劲。嗨，老太太这姑娘没白养活！亲友们也都站起来了：

"对，这妈怎么办哪？你们都分完了，老太太吃哪方啊！"

哥儿仨全闷了，都没词儿啦。闷了半天，老大先说了：

"大家坐下，大家坐下。我想到这儿啦，我不过是没把这意思说明白。当然这个分家应当分四份，为什么呢？有妈一份养老金，我想到这儿了。可是我想呢，妈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有个百年之后，剩下的东西也得我们哥儿仨分，我这个意思是省得再分它第二回了，这一下子就都把它分下来得了。都分下来妈吃哪方呢？我有这么个主意：反正我们哥儿仨单住，每月啊，让妈在我们三家一家住十天，你看怎么样？……哎，今天正是初一，前十天妈就住我这儿，到十一哪，到老二家，二十一到老三家，都是她的儿子，儿媳妇，孙男弟女，全是亲的，她到哪儿咱能不孝顺她吗？能不疼她吗！能让她心里不痛快吗？这么办了，一家住十

天！哎，咱们哥儿仨今儿可是商量好了，十一到老二家，二十一到老三家，咱们三家是谁家该接，到时候可得去接老太太，要送，到时候就送，怎么样？前有车，后有辙，老爷子这硼事，这个谱儿，大家可全看见了，倘若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到时候我们照这样一发送。各位高亲贵友，怎么样？”

大伙一听：哎，这也不错。老太太也点头，没说什么。亲友们当然也不会说别的了，老姑娘也不言语了。

“好好好，就这样了，啊！”

亲戚朋友全走了。当天没的说，早晨起来吃的是分家“散伙饭”，晚上吃剩下的“折罗”。到了第二天了，应该老太太吃老大的饭了。一早起来，老太太漱完口，洗完脸，往太师椅上一坐，儿媳妇过来装烟倒茶，老大，嗬，就这位大爷，笔管条直在老太太旁边一站。

老太太一瞧：怎么啦，每天没这举动，今儿干吗呀？

“孩子，坐下！”

“妈，有妈在这儿，我们哪儿能坐呀，”

“哎，家无常礼啊，老这儿天天站着，怎么算哪，坐下吧！”

“不，妈，还是妈疼我，我知道，不过，我也不敢坐，妈您想，我坐在这儿，您也坐在这儿，倘若进来个亲戚朋友看见，知道的是老太太疼儿子，不知道的呢，说我们没教养，您没家规。我们做小的面子上也不好看。站着吧。”

老太太说：

“嗨，这是没有的事情，亲戚朋友谁来呀？来了你再站起来。”

“坐着站着倒没什么。哎，妈，我有两句话想跟您说说，不知道您今儿高兴不高兴？您要是高兴呢，我就说，您要是不高兴呢，过几天说也成。”

老太太说：

"我有什么不高兴的？你老说半截话，这玩意儿让人听着别扭啊，我挺高兴的，有话你说吧！"

"哎，妈让我说，我就说，您可别生气呀，妈，您是愿意您的儿子露脸呢，还是愿意您的儿子要饭呢？"

老太太一听：

"这是什么话呀，做妈的没有盼着儿子要饭的，当然是盼着你露脸啊！"

"对，妈疼我，我知道，妈您愿意让您儿子露脸。我们呢，也愿意露脸。不过，这个脸可不好露啊！"

老太太说：

"怎么啊？"

"怎么？您想啊，没分家的时候，大伙在一块儿，众人捧柴火焰高，不洒汤，不漏水，日子维持得这么好。可是这一分家，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谁有能耐谁露脸，谁没能耐谁要饭。老二，老三，您是知道的，现在他们哥儿俩都有事由儿，我没事做，不错，是分了点儿房子分了点儿地，有俩钱儿，可这是一股死水呀，和弄完了就完了，完了不得要饭啊？那么怎么办呢？谁让小子我没能耐呢，我们就得口挪肚攒，顺牙齿上往下刮，吃点儿不好的吧！可是妈您放心，您想吃什么尽管说，别管我们，哎，您吃，您想吃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跟您说明白了，做可是做，就做够您一个人吃的，您的孙子，孙女进屋去，一点儿别给，您往外轰，往外打，给了，您没得吃可别怪我们，对不对？哎，就您一人吃，孩子吃没吃您别理他。我们两口子呢，吃半顿挨半顿您也甭管，我们……我们是怕要饭！哎，妈今天您想吃什么您就吩咐吧！"

老太太一听，愣了半天：

“这叫什么话呀！我想吃什么给我一个人做。我这么大岁数啦，让孙子瞧着吃，还让往外轰，往外打，那象话吗？再说，明儿你们的日子过得不好了，噢，让妈吃的！我老婆子不落这个。你们做什么我吃什么，随便做去吧！”

“不，妈，那一定拣您喜欢吃的做，您喜欢吃哪样儿，我们做哪样儿，您不吩咐，我们不做去，您倒底想吃什么？”

老太太说：

“我呀，爱吃棒子面！”

“噢，爱吃棒子面。是啊是啊，行了，您爱吃嘛！您爱吃那样儿我们就给您做哪样儿。哎，大奶奶听见了吗？老太太爱吃棒子面，去，做饭去！”

做去了，棒子面。棒子面也没关系呀，和得暄腾腾的，细着点儿，蒸点儿窝头，沙楞楞甜丝丝的，也好吃啊？不价，面和得挺硬，不蒸窝头，贴饼子。大柴锅，多烧火，把这饼子嘎渣儿烧得有半寸厚，上头只有这么薄薄的一层软的，连点儿萝卜头腌咸菜也没有，白嘴儿吃。让老太太怎么吃呀？牙口不好啊，把嘎渣儿揭下去，吃上边的一层，干巴呲咧，也没菜，吃了两口，实在吃不下去了。这可不是老太太馋，《四书》上有这么两句话，“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人哪，一过五十五岁，就有这种现象，甭管怎么着，得有一点肉吃，不然，他不饱。老太太哪，咬着饼子，又没咸菜，啃又啃不动，只吃了饼子上头那四分之一，晚上再说吧！心想：晚上怎么着也来碗面汤吧，片儿汤，汆几个丸子，或是有点儿羊肉，啊，一泡这贴饼子也行啊。心里这么想，想错了！

晚上做什么吃呀？甭做饭啦，还有贴饼子哪，接茬儿吃，还是这个。老太太吃着凉，没关系，搁火上烤烤。老太太说了：

“别烤了，再烤更咬不动了，就这样吧！”

他们呢？他们也吃这个呀。也吃这个！孩子大人一人拿一块贴饼子在老太太跟前晃悠，咬两口扔到篮子里不吃了，回头大爷领着孩子出去绕了个弯儿，听戏去了。晚上在饭馆吃饱了回来了。大奶奶呢？大奶奶领着姑娘，抱着小子串门去了，哪儿串门去了？街坊家斗牌去了！斗饿了，掏出钱让孩子买了大饼、酱肉一卷，吃饱了，她们也回来了。合着这贴饼子就是给老太太预备的，明儿也不用做饭了，贴了那么一大锅，大半篮子呢，老太太哪儿吃得了啊！

简断截说，老太太吃了四天这样的贴饼子，实在受不了，饿得直咳嗽，一咳嗽眼泪都下来了。到了第五天，老太太一想：这样受不了，在这儿待十天，看意思有这篮子贴饼子，再有六天也甭做饭了，没别的吃啊。干脆，走！上老二那儿去得了，好在离得不远。老太太出门的时候，儿子和儿媳妇都没问一句"妈，您上哪儿去"？装着没看见。

到了老二家。一进屋，您瞧这二爷，一看老太太来了，规矩倒挺大，当时站起来了：

"妈，您来了，今儿个几儿啦？十一了吗？"

二奶奶说了，

"你糊涂了，怎么会十一哪，今儿不是初五吗？"

"噢，初五啊，您干吗来啦？怎么意思？噢，打算在我这儿住半个月，吃半个月？吃半个月也没关系呀，分家的时候，您怎么不说明白了呢？当着亲戚朋友说出来多好哪！您这为什么许的，这不是挤对人吗？我们分出来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嘛。怎么着？非得挤对得我们要了饭！啊？十一才到日子哪，早啦！"

老太太一听，眼泪下来了。

"哎，孩子，我不是那个意思！"

"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呀，我在你大哥那儿，他给我吃了四天贴饼子，贴的那饼子，挺厚的嘎渣儿我咬不动啊，连点儿咸菜都没有，我饿得实在难受，我找你来了！”

“贴饼子都不爱吃了，我们这儿想吃贴饼子还没有呢，别瞅我们分俩钱儿，还人家账了，我们短人家账，您知道吗？这是怎么说的！甭管我们怎么短帐，妈来了，我们能不养活着？妈妈嘛，谁让您占着辈数哪。妈，贴饼子不行，太干！太干……有办法，熬稀的，二奶奶，买一斤棒子面，熬粥！”嗬，一斤棒子面熬了一大锅粥。一个老太太哪儿喝得了哇？第二天哪，还是这锅粥，接茬儿喝，天天热粥。这倒不错，那儿吃完贴饼子，这儿溜缝儿来啦！

喝了两天，老太太一瞧，还剩下多半锅哪！一琢磨：干脆，找三儿子去，别在这儿受罪了！

到老三那儿，一进门，嘿！就见这三儿更厉害：

“哎哟，嘿，还没死哪？你死了不就完了吗?!这不吃累人吗？你死了，我们弄个白大褂子穿穿就得了。这不是挤对人吗？这是让人死还是让人活呀，啊？今儿才几儿你就来了，二十一才到我的日子哪？”

“三儿，不是那么回事。嗐！我告诉你啊，你大哥家里头给我贴了一锅饼子，我吃了四天，那么厚的嘎渣儿，我嚼不动啊，连点儿咸菜都没有；我到你二哥家了，你二哥呀，嗐，更难了，给我熬了一锅棒子面粥，我喝了两天。实在饿得受不了啦，才找你来了！”

“就这么着嘛！他们都有房子，有地，有产业，有钱，有钱不养活妈妈，多有良心哪？您找我来了，您知道我在外边短多少债吗？哎，瞅这房子没有，典三卖四，典出去了，这就要搬家了，我们家都两天没揭锅了，什么都没吃。甭难过，甭难过，装

模作样干吗？虽然我们不吃，也得给您吃，谁让您是妈哪！三奶奶，身上有钱吗？"

"我哪儿有啊？"

"你没有钱，我也没有。孩子们，哪个孩子身上有钱？"

问来问去，有一个孩子说了：

"我这儿有！"

拿出一个大铜子儿来，一个子儿买什么呀？他也会出主意：

"一个子儿，行行，别让奶奶饿着，奶奶来了，去买一包铁蚕豆去！"

买回一包铁蚕豆来，叫老太太过来吃。嘿，这倒不错，那儿吃贴饼子，那儿溜缝儿，这儿来一包铁蚕豆磨牙。白天吃了仨，晚上睡觉多含一个，差点儿给噎死。到了第二天，老太太一想：只有一条路——上老姑娘那儿去！那儿要是再待不下去，干脆，跳河！甭磨烦！

拄着拐棍走了。哪儿走得动啊？雇了辆车，什么什么胡同，门牌多少号，到那儿一下车，赶紧让拉车的去叫门，把孩子叫出来，告诉说姥姥来了。拉车的叫了门，小孩进去一说，老姑娘出来了一看，妈来了，怎么都这模样了？吓了一跳。好嘛！腮帮子也陷了，太阳穴也瘪了，眼角也耷拉下来了，鼻翅儿也搧了，耳朵也干了，要死，下巴颏儿都抖上了！过去一搀老太太就哭了：

"哎哎哎……"

老姑娘明白了：

"别哭别哭，让街坊多笑话！"

一手搀老太太，一手掏钱，干吗？把车钱给了。"妈妈，您别哭别哭，走，里头说话去！"

到了屋里头，老太太往那儿一坐，又哭，还要说话，让姑娘拦了，把嘴捂上了。

“妈，您别说了，您心里的话我全知道了，是您那仨儿子对不起您，我知道了！”

赶紧给老太太冲点藕粉，来点儿热汤面。

“为什么给您做这个吃呢？我知道，您没病，就是饿的，现在要给您大鱼大肉，肠子都饿细了，一下儿撑死那还了得，我这仨哥哥算讹上我了，我受不了！您放心，我慢慢将养您老，您别说话，别着急。”

头天给老太太吃藕粉、热汤面；第二天牛奶里卧上俩鸡蛋，第三天包点儿小馄饨，第四天哪，挂面里头煮了几个小饺子，对付着老太太。过了一个星期呢，给老太太熬了点儿鱼，盛了多半碗饭；过两个星期，就给炖点儿肉。这么说吧，一个来月，老太太恢复元气啦！天天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娘儿俩说话儿，叼着烟袋一抽。这工夫，老太太铁了心了，哪儿也不去，就住老姑娘这儿啦！过了些日子，姑老爷到外面办事情，走了，就剩下娘儿俩，晌午天，孩子们睡了，老姑娘就说了：

“妈，您姑爷也没在家，我有两句话要跟您说，可您听了心里别难过。”

老太太一想：姑娘对我这么好……

“哎，姑娘你说吧！我不难过，什么事儿呀？”

“妈，我跟您说个道理啊。当然了，养儿得济，养女也得济。妈妈吃姑娘，应当的；吃姑爷，也是应当的。应当可是应当，不过，有这么一节，您要是没有儿子，吃姑娘吃姑爷可以的，要是儿子没辙，家里没饭吃，您吃姑娘、姑爷也是可以的；妈，您可不是，仨儿子都有产业，站着房子躺着地，银行里都存着多少钱，他们都不养活您，说不下去。再有一节，当然了，我们两口子感情好得很，您在这儿住一辈子，他也说不出来别的；不过，居家大小过日子没有盆碗不碰的，万一我们两口子有个抬杠拌嘴，

您姑爷通通通说一套‘儿子不养活住我这儿’，打这儿他卡我一辈子，您说我怎么办？我翻不过嘴来！”

老太太听到这儿要哭。

“啊，妈，您先别哭，不是我不管您，我还管您，我呀，有个主意。”

“你有什么主意？你说！别让我饿着就行！”

“我告诉您，他们这哥儿仨太难了，有钱不养活妈妈，这不能怪我狠，我给您出个主意，我这儿有个戏法儿，这戏法儿得我变，您呢，得帮忙，好比拿着挖单给我蒙着，”变戏法的那块布叫挖单，“只要您这挖单不打开，变不漏，告诉您，他们哥儿仨您随便到谁家，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想玩就玩儿，要斗牌他们拿钱，要看戏，他们去买票，孙男弟女围着您转悠，您有个百年之后，还得好好发送您老。”

“有这主意？”

“哎，可这戏法儿千万别变漏了，如果漏了底，得，儿子拿您不当人，儿媳妇骂大街，孙男弟女躲着您，到那时候，您病在街上，要了饭，您可别怨我，谁让您这戏法儿没变好，挖单您给揭了呢！”

老太太说：

“你说的我不明白。有这办法？到底怎么办呢？”

“就这么这么办，我告诉您！”

那位说了：到底怎么办呢？您慢慢听，因为我现在别把这戏法儿变漏了，到时候您一听就明白了，就把这挖单打开了。

“是吗？行吗？”

“没错儿，行！”

娘儿俩商量好了，白天买了五十斤劈柴，就把厨房那个大灶点上了，到了晚上，姑爷不在家，孩子也全睡了。

"妈，咱们往过拿吧！"

往厨房拿。拿什么呀？娘家赔送的那些锡器，茶瓶、茶叶罐、锡灯、蜡扦、锡壶，都弄到厨房去了，灶也捅旺了，就把这些个锡器扔到锅里了，烧火。烧来烧去，那锡都化成水儿了。老姑娘就在地上刨一个坑，什么样呢？刨这么宽，这么长，一个坑一个坑的，刨了好多这样的坑，也有圆的，也有方的，然后呢，就用勺舀着锡汁往里倒。到天快亮了，这四十多斤锡器全化完了，变了样儿，有条子，有方的，有圆的，饼子的，起出来，都晾到簸箕里头，拿回屋往炕上一倒，嗯，娘儿俩就把它全纳在板带子里头了，纳好了，给老太太往腰里一围，系好了，还不放心，恐怕老太太弄掉了，再弄两根儿带子，十字披红。这干吗呀？老太太在腰里围着沉哪，这样一来肩膀上搭点分量，哎，就好一点儿了！把带子拴好了还不放心，又拿布给缠上了，拿针线缝结实了，这回，解都解不开了。过了一宿，一清早儿老姑娘就说：

"妈，您就听我的，戏法儿不漏，您吃什么喝什么全有了。啊，漏了，您到时候要了饭，可别怪闺女。"

给老太太热了点儿牛奶，拿两块蛋糕，让老太太吃饱了，喝足了，拿了十块钱——那时候花银元——十块现洋还不算，又拿了一块钱毛票，一块钱的铜子儿，给老太太拿手绢儿一包。

"妈，您就先上老大那儿去吧，到那儿您就这么这么办啊，车钱给您，到时候您就这么这么这么办！"

"没错儿啊？"

"没错儿！您去您的吧！"

老太太雇了辆人力车，到老大家去了。

到那儿一下车呀，大奶奶正在门口买鱼哪，看见婆婆来了，看了一眼，又这儿挑鱼，连理都没理。老太太一下车：

"哎，给你车钱！"

一拿这手绢包啊，用大拇哥一顶，当当！顶出两块钱来，掉在地上了。洋钱掉在地上，当当这么一响，谁都得瞧瞧，洋钱响嘛！这玩意儿谁都得看，大奶奶当然也得看了。一看掉地下两块大洋，拉车的赶紧给捡起来了：

“老太太，老太太您掉钱啦！”

老太太接过来：

“啊，谢谢，谢谢。哎呀，你看看哪儿都有好人哪，你要是不言语，我没看见，也没听见，不就没了吗？亏得你告诉我了，哪行都有好人。那什么，车子多少钱雇的？”

“老太太您忘了，不是二十个子儿吗？”

“二十个子儿啊，得了，谁让你是好人哪，给你两毛，甭找了！”

那会儿一毛钱换四十六个子儿。这一多给，加三倍还多哪，拉车的当然高兴。

“啊，谢谢您啊，谢谢您啊！老太太，来，我搀着您！”

拉车的刚要搀，大奶奶把鱼扔下了，过来一把拽住拉车的：

“躲开，我搀着！”

哎，她搀了！

她干吗搀哪？她想：哟，这老婆儿哪儿发了洋财了？啊，二十个子儿给两毛，一拿车钱，丁当丁当掉洋钱？这就多心了，过来搀，过来拿手一搀，可就摸着老太太的腰了。

嘿，那位说了：你这话没道理，她就知道老太太腰里有东西吗？当然她不知道，那他干吗往那儿摸哪？是啊，老姑奶奶的主意：老太太下车之后，直往上颠，直推。夏景天穿着单衣服那还瞅不出来这儿鼓鼓囊囊的。大奶奶过来一搀，一摸，嗬！硬梆梆一条一条，有圆的，有方的，好家伙！

“哟，妈呀，您看您这是上哪儿去啦，把我们都急坏啦，您也

不说一声，我们这就要接您去哪！”

往院里搀。一进院里就嚷嚷上啦：

“大爷，大爷，妈回来了，咱们不是要接她去吗！”

递话儿哪！

老大一听：

“怎么着？妈回来了！”心想：打我爹死了，她还没说过这句话哪，今儿干吗妈长妈短的？准是有事！

大爷正在炕上躺着哪，蹭蹦一下就跳到地上了，光着袜底儿就跑出来了。

“哟，妈您回来啦，您上哪儿去了。我们正着急……”

“别费话了，老太太怪累得慌的，搀着！”

冲大爷一努嘴，大爷过来就搀。

“啊，老太太，我搀着您。哎呀，妈您快坐下，快坐下，走了您倒是说一声啊，这不是让我们着急吗？我们正想接您去哪！”

“接我？接我干吗呀？你不接我也得来呀！我的家嘛，凭什么不来呀？告诉你，老大，人哪，就得有心，知道吗？没心，就得受罪，我呀，留了个心眼儿。”稍微一撩这小褂儿，“要不是你爸爸活着的时候我留了这么个心眼儿，我就完了！你这儿嘛贴饼子，连点儿咸菜都没有，哎，我不怨。为什么呢，你没能耐嘛！到老二那儿给我熬粥喝，一锅粥喝了一天半，哎，好赖这棒子面糊还是粮食呀；到三儿那儿，给我买铁蚕豆吃，哎，一天吃仨，晚上多含一个，差点把我噎死，这叫什么事呀！我老婆子要是不留这么点儿后手，我就完啦！总归说，我还先找你来了，谁对我好，我找谁。那个给粥喝，那个给铁蚕豆，你呢，给我贴饼子。谁对我好呢？当然你对我好，我就找你来啦。也不白吃你，我也不瞒着掖着，我这点儿东西，在别处存着来着，今儿我拿来了，你把这间北房，哎，甭管哪间了，给我腾出来，我住着，别害

怕，妈我给房钱，不白住，一个月该多少给多少。你呢，给我雇一个老妈子来，让她伺候我，听见没有？我想吃什么，给我做什么。我这么大岁数了，这点儿东西要了命我也吃不完哪！怎么折腾也折腾不完，反正住在你家里，临死一闭眼我就不管了。现在可得属我管，听见没有？你去把老妈子找来，我给钱，做得了饭，孩子们上我这儿吃，随便吃，我不往外轰，不来，我也绝不叫，明白吗？腾房、雇老妈子去！”

嗬！

老太太说完这些话，这老大，左右开弓，抡圆了给自己四个大嘴巴！啪啪啪啪！打完了：

“妈妈妈，您别说了，您千万别说了，让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听见了，人家还拿我当人吗？我不是人啦，您怎么说这样的话呢？怎么住房让您给钱哪，这不是胡来吗？房子是您的，祖产嘛！甭说房子，连我们也是妈您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您要雇老妈子伺候您？老妈子有儿媳妇近吗？这儿有您儿媳妇，您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老太太，您，您……我呀，我招您生气了，我不好，啊，算我浑蛋。我跪在这儿，您打我吧！您不打，我还打！”啪！又给自己一大嘴巴！“您千万别这么说了，爱吃棒子面是您说的呀！我们不知道您说的是反话，不爱吃棒子面您说话呀，还愣着干吗？去，给老太太炖肉去！”

这就炖肉去了！吃饱了，喝足了，领着老太太听戏去了。大爷总搀着，走到哪儿搀到哪儿，听完戏，晚上不回家吃饭，陪老太太下馆子去啦。老太太一天过得挺痛快，回到家里，大爷赶紧倒茶，让老太太喝。

“妈，您喝吧，您快喝呀！”

让老太太快喝，老太太说：

“这茶热呀！”

"我给您折折。"

拿茶碗折了折，老太太把茶喝了。

"妈，您歇着吧！"

"嗯，铺床！"

"哎，好。"

大奶奶这就把被卧铺好了。

"妈，您睡吧！"

"哎，这么早我睡觉干吗呀？"

"早睡早起，您得休息！"

大奶奶这就要过来给老太太解扣子，老太太一瞅，没拄拐棍儿，蹭蹦就坐起来了。

"等会儿，给我脱衣服？儿媳妇孝，好心，我感激，可有一节，现在不能脱。非脱不可，我就叫警察，可别说我翻脸，不脱！"

大爷一瞧：

"嗨，老太太想错了，您不脱更好，省得受夜寒，您睡您的，您睡您的！"

老太太躺下睡了，把被子盖上。大爷、大奶奶这一宿可没睡，干吗？给老太太盖被子，一宿给盖了七回，明着是盖，其实是掀，一会儿掖掖被，这是掖吗？当间儿可给掏开了！干吗？往腰里摸，这还不放心，拿手电往里照，一摸长的，一条一条的，摸完了回到屋里两口子就嘀咕上了：

"我摸出来了，长的五十两一条，没错儿，黄的。白的？白的不能论条啊！方的，圆的，这是锭子和锞子。看这意思黄的多，白的少。可是这么着哇，大奶奶，老太太交给你啦，想吃什么，喝什么，你可得顺着她，如果你要是把老太太气跑了，我可跟你玩儿命！"

“看你说的，我能那么傻吗？”

“哎，不傻更好，咱们懂，可这几个孩子不行啊，孩子不知道大人心烦心喜啊？以后要是这几个孩子把奶奶气走了，这怎么办呀？把他们叫醒了嘱咐嘱咐，两个小的别叫了，说也不懂，叫大个的。”

“快起来，快起来！”

十五岁的大小子玩儿了一天了，沾枕头就着，叫不醒啊！那也得叫！叫不醒抓脚心，把孩子抓醒了。

“起来，起来。”

孩子起来也不行啊，他困哪，坐着还冲盹儿。

“嘿，这不是要命嘛。哎哟，怎么还不醒呀！”

到外头水缸里舀了口凉水，过来，噗！往孩子脸上一喷，这孩子一机灵。

“醒不醒？再不醒外边过过风！”

黑更半夜的，孩子受得了吗？总算醒了。

“告诉你，现在你奶奶身上带着金子，带着钱来在咱们这儿住着，你管着他们两个点儿，奶奶高兴的时候，你们就在奶奶跟前玩儿，如果奶奶一-装，一不愿意，赶紧把他们俩领走，听见没有？如果你要是把奶奶得罪走了，我把你们几个猴崽子撕巴撕巴喂鹰吃，知道吗？”

孩子睡昏了：

“哎。什么？”

“什么，还没听明白？奶奶身上有金子，别把她得罪走了！”

“我们躲着点儿就是了！”

“睡睡，睡觉吧！”

第二天怎么样？还是那样儿，老太太想吃什么，甭说话，熬鱼、炖肉，反正让老太太吃美了，孙男弟女围着老太太转，老太

太一绷脸，大伙赶紧躲开。嗬，这下可行了。老太太在这儿住了没有几天，老二知道信儿了。怎么知道的？大孙子跑那儿说去了：

“嘿，我奶奶走了一个多月，身上围了好些个金子回来啦。我爸爸说了，让我们好好孝顺她，别招奶奶生气！”

转天，老二来了，一进门儿：

“妈！”叫完一句，坐在老太太对面了，“哼，妈，您好啊，妈，哼，……”

老太太一瞧：

“哎，怎么啦？什么毛病啊？你和谁怄气了？”

“我跟谁怄气呀？我跟我怄气啊！我不欺负人家，人家也不欺负我。我是恨我自己呀！”

“恨自己什么呀？”

“恨什么呀？恨我落了个骂名呀。街坊、邻居、亲戚、朋友谁不骂我呀？同是您的儿女，您怎么就在他家住着，不上我家住啊？”

老太太一听：

“我不去呀？孩子，你那儿连贴饼子都没有哇。嗯，你们还给我熬粥？”

“那是那些日子，现在缓起来啦，走吧您。”

把老太太抢了去啦。抢去才两天，大爷这边又雇车把老太太往回抢，到了二爷家里头一瞧，老太太没了。怎么，让三爷又抢走了！嗬，简断截说，你也抢，我也抢，他也抢，今儿这儿住两天，明儿那儿抢走了，好吃好喝好待承，孙男弟女团团转。就这么抢来抢去，溜溜抢了两年半。

这一天，老大找老二、老三商量：

“咱们别这么抢了，让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笑话呀！抢

什么呀，咱不就为老太太腰里那点儿东西吗？干脆，开门见山，咱们这样吧，老太太愿意在谁家住就在谁家住，谁家对老太太好，老太太当然明白，即便现在不提，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快死的时候老太太准提，说谁不孝，那些东西就不分给他；谁对老太太孝，不招出话来，老太太一句话不说，那就是咱们仨都好，这东西咱们是三一三剩一，分三股。这主意怎么样？”

“对对对，就这样吧，看谁对老太太不孝吧！”

打这儿起，老太太更得劲了，谁敢不孝啊？嗬，这儿吃这个，那儿吃那个，一会儿买蜜桔，一会儿买萝卜，老太太不能吃就给砸汁拧水，特别周到，尽孝，大伙都尽孝。可就有一样，哥儿仨妯娌仨虽然这么孝，他们这六个人心气儿一致，盼着老太太——死，还是希望老太太早死。死了一分了事。可是老太太呀，不死，不但不死，身体倒结实了。怎么结实了？这里头有三大原因。头一样儿，七十来岁的人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想吃的东西就能到口，这是结实的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儿子，儿媳妇，孙男弟女，围着老太太团团转，说什么是什么，老太太高兴；第三呢？第三更好了，您想想，身上带着四十多斤锡饼子，日子长了也是功夫啊！更结实了！倒不死了。

不死可是不死啊，究竟是老怕春寒秋后暖，过七十岁的人了，处处得注意。老太太那天多吃了点儿肉，吃完了，就觉得心里堵得慌，又喝了两口温吞水，糟了，夜里上了三趟茅房，老太太心里明白：七十多岁的人了，搁不住啦。一会儿我一趴下，照顾不过来，他们把这东西解下来，拆开一看，得，我死在街上都没人管！

第二天一早起来，强扎挣着拄着棍子出去了，干吗？找着街坊的一个小孩儿，给了他一块钱。

“你到什么什么胡同，门牌多少号，叫开了门就说找谁谁

谁……"

干吗呀？接老姑娘去了，好让老姑娘想主意啊！

老姑娘不到十点钟就来啦。进来一瞧，好嘛，大爷正往外送医生呢，二爷这儿又接进来两位。大爷请中医，二爷请中、西医，老三呢，老三更甭提了，他请了仨人：中医，西医，额外还有一个"瞧香"的。

这不是倒霉催的吗？

个个都瞧完了。二爷说了：

"嗬，老妹妹也来啦，正好正好。那什么，老妹妹，大爷，老三你们哥儿仨研究研究吧，给老太太按中医方子抓药，还是按西医方子取药？我马上就去！"

"别别别，先别去，我有几句话要说，哎老妹妹你来得正好。"大爷说，"你不来我正要派人接你去哪。今儿个我说几句话，别看我们哥儿仨已经分家另过！可有一节，咱们是亲哥儿们，一父之子，一母所生，一奶同胞，脚蹬肩膀下来的，连老妹妹你也不例外，你们哥儿仨可得帮我点儿忙，别让我落个骂名，我怕落这个。为什么呢？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是长门儿子，住家那是老宅子，祖产，住了好几辈儿了。哎，当然老太太在谁家住也没关系，不过有一节，如果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要是落不在我家，我这个长门儿子的骂名担不起呀！没别的，我雇辆汽车去，把妈背到汽车上拉到我家去，听见没有，你们哥儿仨一定得帮我这个忙，你们呢，愿意一块儿去，就去，她们妯娌姐儿仨愿意去呢，也去。我先雇车去了。"

说完，大爷就往外走。嗬，这位二爷稳当，坐在那儿，捋着小胡子，咂着滋味听大爷这些话。大爷说完了刚要走，二爷站起来了：

"嗬，大哥，好！哈哈哈……这话太光明了，太磊落了，好。

哈……不行！告诉你，变戏法可别瞒打锣的，甭来这套！接回去？好东西吃进去好消化，再往外吐可就不容易啦！干吗呀？老太太病在我这儿了，这是我小子走运！想弄走哇？休想！就住这儿了！”

老三也急了：

“二哥，那不行啊！我，我们怎么着哇？”

哥儿仨这么一嚷，老妹妹说话了：

“哎，别嚷，听我说，听我说呀！”

“对对对，听听老妹妹的！”

“我说呀，你们不怕人家街坊、邻居笑话吗？你们这么嚷嚷，不就为老太太腰里那点东西吗？”

“不能！”

“那……不能！”

“不能什么呀？瞒得了我吗？实话告诉你们，老太太那点儿东西在哪儿存着来的，怎么弄过去的，我都知道。跟你们说实话吧，那是跟着我的嫁妆一块儿过去的！”

这句话倒不错，四十多斤的锡器可不是跟嫁妆一块儿过去的嘛？

“老太太留着一手儿，跟着我的嫁妆过去的。这回，老太太非要拿走，我不能留呀，显得我爱财是怎么的？老太太她就给围回来了。你们不就为这个吗？干脆，我出个主意。当然了，儿分家，女有份，是不是啊？应当每人一份儿，我这闺女也得赡受一份儿。哎，甭瞪眼。可是我呢，不要，分厘毫丝我也不要。听明白了，怎么分？我可是要主这个权，我出个主意。你们现在要把老太太接走啊，她病得这样，又这么大岁数，一折腾就完啦。你们是孝啊还是不孝？这么办吧，老太太就在二哥这儿养病。二哥，你去找个箱子，看看四外有毛病没有，如果没毛病，就把老

太太的东西解下来搁到箱子里，锁好了，钥匙我拿着，你们哥儿仨贴上封条，就在老太太屋里摆着。老太太要是过几天好了呢？愿意围再给围上……”

干吗说这话呢？还留着活口儿哪，恐怕回头不让围了。那不行，好了还得围上，反正戏法儿就得这么变。

“好了她愿意围再围上。如果她有个百年之后，死了的话，这东西我给分。我怎么分呢？你们谁对老太太多尽孝，谁对老太太好，我是公平交易，应当分大家多少就分多少。我是不要。你们看怎么样？”

大爷一听：

“哎，既是老妹妹不要，这个主意就好。那么找箱子吧！”

二爷说：

“好啦，我这儿有个保险箱子。”

铁的，保险柜，打开。钥匙呢，老姑娘当时就拿过来了，装在腰里衣服贴肉的地方，缝上了。

“行了，行了，就这样吧。哎，你们动手可不行，我给老太太解。”

解不开呀！又怕戏法漏了。

“哎，拿剪子来，铰！”

拿剪子嘎噔嘎噔铰开了。

“来来，帮我搭！”

搭着不要紧，搭着漏不了。老大、老二谁不想抓一把呀，好掂掂多沉呀。四个人搭起来，光！往箱子里一扔，好几十斤重。喀嚓一下，锁了。

“哎，老二老三，不是要写封条吗？”

“你们哥儿仨都得写！”

“好好，全写！”

一只箱子，仨封条，一人写一个。写好了，叭！一贴。

“哎，就是这话了，谁给老太太尽孝多，尽孝大，谁就多分，我来主这个权！”

这么一句话不要紧，这哥儿仨接着给老太太治病，看了中医看西医，什么贵重药都用。哎，糟了，怎么？她胡吃啊，不该吃的也吃啊！牛黄清心丸，牛黄安宫丸，全吃，本来就受寒了，再往下一打，干脆说吧，四十多天，老太太死了！这才开始办理后事。

先说老大。大爷怎么样？给老太太置办了一口棺材，什么棺材？金丝楠挂茵陈里子，盖的是它罗经被，底下是铺金盖银，光是身子底下就压着这么大七个大金钱，还有这么大七颗珠子。凭他那点儿家当，弄不起了，怎么？这几年花得够瞧的了。这回，他把房子典出去了，典房子发送妈，能说不孝吗？孝！

老二呢，老二也不含乎。当然他不能也买口棺材跟着比了，没这个道理呀！在老二家里办事，搭棚啊。老二家里搭起脊大棚，过街牌坊，钟、鼓二楼，门口立了三根白杉篙，过街牌坊上写仨大字，“当大事”，要搁七七四十九天，隔一天念一棚经，僧道番尼全有，烧的楼库都是纸人穿真衣服，绮霞缎，怎么？老妹妹在这儿瞧着呢！回头怕落个不孝，东西怎么分哪！纸人穿真衣服，孝！没那么多钱，把房子也卖了，卖房子发送老太太！

三爷也可以，三爷讲的是六十四人的杠，换三班，一律剃头穿靴子，对尺穿孝，头里有三丈六的明镜幡，还有骖马、鹰、狗，鸟枪、骆驼，松狮子，松亭子，松鹤、松鹿，松八仙人儿，四堂雪柳，二十四对儿檀香炉，后头有家庙，嗬，阔！老三的房子早卖了，这回怎么办的？借了两千块钱，加一的利，一个月得给二百利钱。您想想，使这么大利的钱发送妈妈，那能说不孝吗？可真够孝的了！

哎，孝可是孝，可就一样，白事办得叫街坊、邻居看着纳闷儿。不是孝吗？哥儿仨，妯娌仨——小孩子甭提了，小孩子不懂——不知道哭！妯娌是外姓人，不哭也没关系；可是这哥儿仨也没有一个哭的，这么大一棚白事没哭的人。哎，除了烧纸上供的时候，那老姑娘哭两声，剩下，没哭的了。这哥儿仨不但不哭啊，反倒是走路腆胸叠肚，和言悦色，嘴里哼哼叽叽，街坊过去一听，好嘛，《马寡妇开店》，唱上了，谁也不哭。街坊、邻居有多事的：

"咱们问问，也别全问，问一个就是问哥儿仨的了。"一问二爷，"嘀，二爷，这棚事办得露脸啊！"

二爷捋着小胡子：

"哎呀，谈不到露脸，妈妈死了是我们小辈的罪孽深重。"

说着话还若有所思，捋着胡子。

"二爷，听说您钱不富裕，把房子卖了，发送妈妈了？"

"房子卖了算什么呀？那是祖产呀，发送妈妈，应该的，尽孝啊！"

"嗯，好好，象您这样尽孝的还真少。有句话我要是说了，您可别不爱听。您，您怎么不哭呀？"

得！这句话一问，二爷当时就掉脸了：

"嗯？哭？什么叫哭哇？我哭什么呀？"

"不是，妈死了……？"

"妈死了，我能哭得活吗？如果我哭死了，老太太哭活了，我就哭。哭不活，哭也没用啊。"

"那也不对呀，您不哭，您怎么每天还这么乐呀？"

"废话，乐？妈死了我……我当然要乐呀，你得说老太太多大岁数了，七十几岁，这叫老喜丧你懂不懂啊？人都奔八十了，死了，这叫喜丧。这是没这规矩，如果有这规矩，我还搭台唱戏

呢！这是怎么话说的，跑这儿挑眼来了！明儿你妈死了，也照这样发送算你露脸，算你对！哪儿的事呀！”

得，把街坊给顶回去了，不敢问了。问谁也是这套，都说老喜丧就不哭。要问真不哭吗！没哭。倒头的时候没哭，入殓时候没哭，到出殡那天，请丧盆子了，盆子一摔，无论怎么着也得哈哈两声，哎，都没人“哈哈”，根本没哭。盆儿也摔了，棺材也出去了，直到了坟地，下葬以后，入土为安，还没哭！埋好以后，哥儿仨摘下帽子脱孝袍子，连妯娌仨也脱了。大爷这就过来了。老姑娘哪，还挨着坟头坐着呢。

“老妹妹，老妹妹，走了走了，快上车快上车，回家回家！”

老姑娘稳当，坐在那儿说：

“嗯？回家，回我们家了！我这几个月身体也够瞧的了，我得回家休息休息，回我们家了！”

“哎，老妹妹，那哪儿行啊？不能不能，无论如何，也得跟我们回去一趟，有点事儿，办完了你再走，过两天，我们给你道乏。”

“甭说了甭说了，你们不就为那点儿事情吗？去，派个人瞧瞧去，那封条动没动？”

“没动，来的时候我看了，那封条没动！”

“没动啊，封条没动，那就没我的责任了，钥匙在这儿呢，我给你们钥匙，你们分。我有话得说明白了啊。我说过你们谁对妈妈孝尽得大，那东西谁多分。现在我这么一看，你们仨都孝啊。你琢磨琢磨，卖房子发送妈妈，能说不孝吗？借加一钱发送妈妈，能说不孝吗？我能向着谁？谁也不向着，你们哥儿仨都孝，你们哥儿仨三一三十一，一人一份。虽说是‘儿分家，女有份儿’，但我绝对不要。只要那封条没动，没我事了。钥匙给你们，你们哥儿仨全有份，我一个子儿不要，你们好好分，别打起来！”

大爷一听：

“嗬，老妹妹，女英雄，好人哪好人，高人高人。哎，得得，我们什么话也不说了，我们上车，走了，过两天给您道谢。”

一直回家了，到家，哥儿仨，妯娌仨，眼都直了，到这儿一看这箱子：

“没动，没动！”

封条撕开，拿钥匙开锁，打箱子里往外搭，咕咚往炕上一扔，拆多麻烦呀？哥儿仨，妯娌仨，有拿剪子的，有拿刀子的，喊哩喀嚓！往外一倒。大爷一瞧就傻了：哟，一点儿黄的也没有，全是白的。哎，得了，白的也能打点饥荒。

“哟，这是银子吗？”

这一说“是银子吗”？三爷机灵：“银子，银子！没错儿，银子拿牙咬不动。”

一说“拿牙咬不动”啊，六个人一人抓起一块搁嘴里就是一口，拿出来一瞧：

“哟，四个牙印儿。哎，锡饼子呀?!妈呀妈，缺了德喽。妈，您损透喽！是谁出的这缺德主意嗽？要了命喽，活不了喽！”

哥儿仨，妯娌仨哭上没完了。

街坊、邻居一听，这家子什么毛病啊？倒头不哭，入殓不哭，摔盆也没哭，入了土了，回家来倒哭了！这是怎么回事呀？过来劝劝吧！

“哎，你们现在哭什么呀？妈已经死了！”

“哎哟，知道嗽，活不了喽，活不了喽！”

“什么活不了啦？您不是说‘老喜丧’吗？”

“是呀，老喜丧啊，我们这账怎么还哪？”

噢，哭账哪！

火　龙　衫

今天我给您说的这件事儿，出在哪一朝，什么年代，可记不清啦，反正不是现在的事情。

在山西太原北边儿有个小村儿，村里有个土财主，姓娄，叫朴构，娄朴构。可村儿里的人哪，都管他叫搂不够！

好嘛，搂起来没够！村儿里呀，地也不算多，干脆这么说吧，全是他的。吃地租啊，放高利贷呀，什么全干。

有一天他要账回来，骑着小毛驴儿路过村后的小山儿，哎，山窝里怎么冒上烟啦？嗯，看看去。一拍驴屁股奔冒烟的地方去啦。到跟前一看哪，搂不够纳闷儿啦：嗯？怎么冒烟冒出个人家来呀！

哎，那是烟冒出来的吗？

这家儿是小两口，男的二十五、六岁，身板儿挺结实；女的呀，也就二十刚出头，模样儿长得还不难看。搂不够一琢磨：嗯，这准是逃荒的穷人，有钱有势的财主，谁往山旮旯儿跑啊！

搂不够喊上啦：

"哎，你们是哪儿来的？"

那女的搭碴儿了：

"啊，我们是从河北逃荒来的，那个呀……"

一指在山坡上开地的，

"是我男人，人家都叫他傻三儿，缺心眼儿。"

您看，这缺心眼儿的人，不一定是傻子。有的人哪，贼精，也是缺心眼儿——缺好心眼儿。傻三儿呢？也是缺心眼儿——缺

坏心眼儿!

搂不够儿又冲傻三儿喊上啦:

"傻三儿，过来!"

傻三儿过来了。

"干什么?"

"你不知道我姓什么吧?我自己可知道!"

哎，多新鲜哪!

"告诉你，我姓娄，往后见着我，叫娄老爷。你开的地，知道是谁的吗?"

"知道，这地是天底下的。"

"废话，天底下的地多啦，这块地是我的!"

"你的?哪儿写着哪?"

嗬!搂不够一听，这傻三儿不傻呀!

"我跟你说，我的地太多了，反正这方圆左右的地都是我的，你开地种庄稼，我也不轰你走，不过呀，这地你不能白种。"

"噢。那么，种一年你给我多少钱哪?"

"啊?给你钱?你得给我交地租!种的庄稼得咱俩分。"

"怎么分哪?"

搂不够眼珠一转，想了个主意:

"这么办吧，地上头的归我，地下头的归你，怎么样?"

傻三儿一琢磨:

"好吧，秋天你套车来拉吧。"

当时写好了字据，搂不够乐颠颠儿的骑上毛驴儿回去啦。

转眼之间到了秋天啦，搂不够套上车就来了。

"傻三儿!地上头的归我，我拿车拉来啦。"

"嗯，一车许拉不完，您装车吧。"

搂不够一看，这个气呀!

“噢，让我拉白薯秧子啊？”

傻三儿还说哪：

“你看，地皮上头的全给您了，我一点儿也没敢要。”

“废话，我也不要！这不行……明年哪，我要地下头的，你留地上头的！”

“好吧。”

寒来暑往，又一年啦，搂不够又来了，隔老远就看见傻三儿弯着腰正刨哪。心说：嗯，行了，地下头的全归我啦！走近了一瞧啊……

“噢，你种的不是白薯啊？”

“啊，老吃白薯多噎人哪，今年种的麦子。上边儿的我收了，谁知道地下长什么呀？”

“地底下长根儿！”

“啊，我这不正给您刨哪嘛！”

“哎，别……别刨啦！过年哪，地上头的地下头的，我全要！什么话都不用说啦，走！”

哎，把搂不够气走啦！

简断截说，秋天又到了。这回呀，搂不够特意换的新衣服，新鞋，套辆车，带俩底下人兴冲冲地来了。傻三儿就说了：

“地上边儿的，地下边儿的，我全没动，这不，您也带人来了嘛，就自己砍吧！”

搂不够乐了，心说：哼，你还能鬼得过我去！等到了地里一瞧啊，嘿，气得鼻子全朝天啦？怎么？傻三儿今年种的老玉米，上，下倒是没动，可把当中间儿长的玉米棒子全掰走啦！

嗬？搂不够可火儿啦：

“傻三儿！有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再四的，你也不打听打听，谁白种过我的地？我限你腊月十五以前，给我送去五十

两银子，要不然，拿你媳妇顶账也行，要是过了腊月十五可别怪我翻脸无情！哼，（跺脚）走！……哎哟，坏啦！”

怎么啦？新鞋开绽啦！

搂不够带着人走啦，傻三儿媳妇哭啦：

“傻三儿啊，咱们上哪儿弄五十两银子去呀，这可怎么好哇，呜……”

傻三儿直劝他媳妇：

“你也别太着急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慢慢想主意吧。”

说话之间腊月可就到了。这天哪，傻三儿在院儿里干活出了一身汗，把棉袄脱了，光穿一个小褂儿。傻三儿他媳妇一瞧：

“哎哟，今儿天这么冷你还出汗哪？这小褂儿真成了宝贝衣裳啦！”

傻三儿一听：怎么着？这小褂儿是宝贝衣裳！哎，有了。就跟他媳妇说：

“家里的，我呀，想出个主意来，不但你不用去顶账，这块地也得归咱。后天是腊八，我到搂不够那儿去一趟，进门儿我就这么这么这么办……”

那位说了，到底是怎么办哪？这……您一会儿就明白了！

腊月初八这天哪，嗬，干冷干冷的。常言说，“腊七、腊八儿，冻死寒鸦儿”嘛！搂不够正在家里跟他老婆烤着火喝酒哪，傻三儿来了。搂不够一看哪，傻三儿穿着一条夹裤，两只片儿鞋，上身儿穿了一件小单褂儿，脑袋上戴着个捂耳朵的毡帽头儿，那个汗哪，顺脖子往下直流。

傻三怎么这模样啊？对啦，就要这个劲儿！傻三儿啊，打家里出来的时候是出门就跑，干吗跑哇？不跑他冷啊！等快到搂不够门口啦站住闭了闭气，把那个喘劲儿歇下去，一瞧道边儿有没化完的雪，拿手攥了个雪疙瘩，一摘帽子，顶脑袋上啦，然后再

把帽子戴上，这才叫门进去。屋里多暖和呀，当时热气这么一飚，毡帽头儿里的雪疙瘩可就化啦、顺着脖子往下流啊。傻三儿还说哪：

“哎呀，这天儿太热啦，您看热得我顺脖子流汗！”

哎，那是流汗吗？

搂不够纳闷儿啦，心说：腊八儿的天儿，外头冷得跟刀拉的似的，我在屋里还穿着皮袄哪，他穿个小褂儿愣喊热?!

“哎，傻三儿！你就穿个小褂儿，怎么还热呢？”

“什么，小褂儿？你猛看是小褂儿，你细看看……”

“哦，我细看，……细看也是小褂儿呀！”

傻三儿一乐：

“不瞒您说呀，我这件小褂儿叫“火龙衫”，听老人说呀，当初织布的时候，里边掺了八根儿火龙须。把这件火龙衫往身上一穿哪，甭说腊八儿这样的冷天儿，就是钻到冰窟窿里，都不觉得冷！”

“啊……”

“就是我这岁数太年轻，火力壮，穿上它烧得慌啊，所以平时我不敢穿，除非过了五十岁……哎，象您这岁数穿上正好！”

嗬！傻三儿这么一说呀，搂不够当时就动了心啦，嗯，这我得给搂过来！哎，他又想给搂过来，要不怎么叫搂不够哪！

“哎，我说傻三儿呀，你这件火龙衫哪，可是个宝贝。你住的地方太偏僻，要是让贼知道了可就麻烦了。常言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嘛！”

哎，贼到没惦记，他惦记上啦！

“我看这么办吧，你这件火龙衫哪，干脆卖给我吧，你欠那五十两银子也就算了，咱们当时清账，你看怎么样？”

傻三儿一听，心说：行了，这老小子上钩儿啦，嗯，还得缓

绷劲儿：

“哎呀，卖给你可不行，我爹临死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什么东西没了都不碍事，这火龙衫可不能没了，这是我们家的传家之宝哇？”

搂不够一看傻三儿不卖，还紧对付：

“要不这么着吧，不算你卖，你算借给我穿，你看哪，我冬天常出门儿要帐，穿这火龙衫再合适不过了，再说我这年纪也够了，你看今年我五十一，明年五十二，后年可就五十三啦！”

傻三儿心说：废话，再过一年，你还五十四了哪！

俩人正在这儿磨烦哪，搂不够的老婆一拽搂不够的袖子，把他叫到里间屋去了。

“老头子，傻三儿那件破褂子，是不是火龙衫哪？怎么没见谁穿过呀！”

“你呀，妇道人家，见识太浅！他要不是穿着火龙衫，这么冷的天儿怎么能出汗哪？是火龙衫，没错儿！”

哎，还没错儿哪！

“老头子，我觉着不放心，要不，咱们试验他一下吧！”

“怎么试啊？”

“咱们后院儿不是有间磨房吗？今儿晚上就让他在里边待一宿，明天早上咱们再看，他要还是热汗直流啊，嗯，那他穿的就是火龙衫，要是冻死了……哼！冻死活该！”

搂不够一琢磨：

“嗯，对，就这么办，把傻三儿关在磨房里冻一宿，哎，你这主意太高啦！”

还高哪？这主意出得多损哪！

两口子嘀咕好了，从里间屋出来啦。

“傻三儿啊，今儿天太晚了，你也别走了，我后院有间空房，

你先住一宿。哎，就是冷一点儿呀，反正你也穿着火龙衫哪，明天咱们再商量，怎么样!”

傻三儿一听：这是试验我呀！嗬，这主意可真够损的，但是嘴上不能含糊啊。听完了一乐：

“哈哈，好啊。空房子算什么，就是住冰窟窿也没关系呀。别说呆一宿，只要您管饭，住到明年开春儿我都受得了!”

搂不够心说：哎，我可受不了哪!

说完话，就把傻三儿锁到后院儿磨房里了。傻三儿啊，仗着身子骨儿结实，岁数年轻火力壮，开头儿还挺得住，工夫不大，就这模样啦(学哆嗦)！傻三儿一琢磨：在这屋里，甭说一宿啊，再待一会儿我就冻挺啦！怎么办呢？他四下里一踅摸呀，影影绰绰地看见墙根儿那儿立着个东西，过去一摸，噢。是扇废磨，嗯，有二百多斤。心说：行了。把磨立上，他在屋里就推上磨啦。你想，虽然是三九天，可人要是老跟二百多斤的石头玩儿命，也就不冷啦!

傻三儿啊，推一会儿，歇一会儿，直顶到天亮，一听前头院儿门响，赶紧把磨扇搁到原来的地方，一回手，蹭！蹭！把窗户纸给撕啦。

搂不够两口子开门一看，嗬，全愣住啦！怎么？傻三儿红头胀脸的，脑袋上直冒热气，汗顺脖子上往下流。傻三儿拿帽子还直搧哪，一边儿搧着，一边儿可就说了：

“哎呀，这一宿可把我热坏啦，你看我把窗户纸都撕了还透不过气儿来哪。唉，我岁数太年轻，穿这玩意儿它烧得慌啊!”

搂不够赶紧搭碴儿啦：

“就是嘛，要是我这岁数穿上就合适啦。哎呀，咱们这么着吧，昨天晚上不是说那五十两银子我不要了吗？你种的那块儿地也归你啦……再给你拿五十两银子，算你‘借’给我穿！怎么样?”

傻三儿说：

"我这可是无价宝哇！"

"哎呀，咱们老东老伙啦，也都不是外人嘛，你就答应了吧，我说傻三儿啊，不，傻兄弟……傻大哥，哎……傻大爷……傻……"

他都不知道叫什么好啦？

傻三儿一看：行了。就说：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我这件火龙衫就借给你穿几天吧！可有一节，我这火龙衫千万别跟其它衣服穿在一块儿，要是穿在一块儿可就烤煳啦！再有，天儿不冷，您最好别穿，怎么？穿上，您烧得慌啊！"

搂不够忙说：

"对，对，我一定不跟其他衣服在一块穿，你放心吧，天儿不冷，我绝不穿，非得哪天天儿最冷，我才穿哪！"

哎，这不是倒霉催的吗？

傻三儿说：

"火龙衫借给你穿，我穿什么走哇？"

"不要紧的，你穿这个，穿我这新做的皮袄！"

嘿，拿小褂儿换个皮袄！

傻三儿穿着皮袄，揣着银子，回家去了。傻三儿是走啦，搂不够可折腾上啦，怎么？他老盼着天儿冷，好试试火龙衫哪。这天儿啊，也别扭，不但不冷，还有点儿回暖。嗬，可把搂不够急坏了，整天在院内直转磨。

"哎，我说老婆子，这天儿老不冷……要不，这么办吧，今儿晚上我穿上火龙衫，到后院磨房里待一宿吧！"

哎，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盼来盼去呀，到了腊月二十三这天，行啦。阴天，下着小雪儿，刮着西北风，嗬，别提多冷啦。

搂不够一看这天儿高兴了：

“哎，老婆子，把火龙衫给我拿出来，我穿它上趟西湾。”

老婆儿一听：

“上西湾？西湾离这儿有五十来里地哪，你光穿这么个小褂儿哪儿成啊？再多穿点儿衣服吧。”

搂不够火儿了：

“什么，小褂儿？这叫火龙衫！你没听傻三儿说嘛，跟别的衣服穿到一块儿就烤煳了。你呀，怎么这么糊涂啊！”

哎，他还说人家糊涂哪！

搂不够出门上了驴，随口说了四句话：

“骑着毛驴去西湾，
身上只穿火龙衫，
别看刮风又下雪，
待会儿我准冒热汗！”

哎，他还美哪！

开始啊，还不觉冷。怎么？他刚从热屋子里出来，又搭上喝了半斤多酒，他心里发躁，火烧膛啊！一打这小驴儿，颠儿颠儿颠儿颠儿，跑得还挺快。跑着跑着，搂不够觉着不对劲儿啦。

“哎，嗬！这天儿是够冷的，多亏我穿着火龙衫哪，要不然更得冷。这火龙衫哪，就是宝贝！”

还宝贝哪！

小驴儿又跑了一阵儿，搂不够可顶不住啦，手脚全冻木啦，叭叽！打驴身上摔下来啦。这驴呀，也对得起他，一尥蹶子，撒着欢儿地奔家跑啦。怎么？驴也怕冷啊！心说：大冷的天儿，你一人儿遛吧，我呀，失陪啦，回见吧您哪！

嘿，把搂不够给扔那儿啦！

搂不够四下里一看哪，前不着村儿，后不着店儿，一个人家

也没有。踅摸了半天，见前面儿有棵半截儿的枯树，因为雷击起火，把上边儿全烧了，就剩下半截儿空树筒子啦，里边也烧煳了，搂不够一想：哎，我到那里边避避风吧。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才算爬进去。往里一蹲哪，更要命，怎么？底下有半尺多深的雪呀。嗬！赶紧出来吧。坏啦，两条腿说什么也不听使唤啦。再一看，树根儿底下有不少干树叶子，搂点儿干树叶子也搪寒哪。搂不够赶紧用手搂，越搂越冷，越冷越哆嗦，最后，干树叶儿搂够了，他也冻挺啦。搂不够，搂不够，临死这回搂够啦！

搂不够的老婆在家正吃饭哪，就听大门光当一响，出来瞧：

“哟！驴回来啦，人哪？哎，老头子哪儿去啦？”

搂不够的老婆急了。赶紧顺着驴蹄子印儿就找，找来找去找到枯树这儿啦，一看哪，树筒子里边儿也煳了，老头子也死啦！

搂不够的老婆这份儿难过呀！心里暗暗埋怨搂不够：老头子，火龙衫烧得慌，你往树里边钻干吗呀？当时她放声大哭啊，一边哭啊一边说了四句话：

“老头子呀，你太没福，
火龙衫的火力就是足，
把人烧死还不算，
连树筒子里边儿全烤煳！”

哎，那是烤煳的吗？

大 脑 袋

刚才就该我表演，为什么没演呢？是这么回事，我刚要上场啊，在后台有位小伙子把我拦住了，非要看看我这脑袋！

他说我们相声演员都聪明，对事物反应快，脑袋一定个儿大！他还有一套理论，说人哪，这儿（指太阳穴）有块“灵觉骨”，忘了什么事儿，一拍就想起来了。您看戏台上，（京剧道白）“适才他与我讲得明明白白，如今为何想他不起？这这这这，想起来了！”（学拍太阳穴状）是不是都拍这儿？如果拍别处就别扭了，“适才他与我讲得明明白白，如今为何想他不起？哇哇哇哇……”（学拍嘴打哇哇状）

哎，这成傻小子啦！

所以说，这儿（指太阳穴）两边儿鼓，脑袋个儿大，就一定聪明。

嘿，他还找到根据啦！

我跟他讲：人只要爱学习，遇事多思考，慢慢锻炼就聪明了，不在脑袋个儿大小。脑袋个儿大管什么用啊？过去有这么一家子，脑袋倒是个儿大，可比谁都糊涂，他是这……我说：你干脆上前台听去吧！不然我连这场也误了。

今天我说段儿《大脑袋》。过去在我们老家有个土财主，夫妻俩带个孩子，还有个老太太，一家四口，老少三辈，全是大脑袋！可办了好多糊涂事，闹了好些笑话。

有一次，土财主领着孩子到镇子上赶集去了。那时候的买卖铺户，门口儿都有一口防火水缸。他这个孩子趴在水缸沿上往里

一瞅：哎，里边儿有个小孩儿。这口缸啊，盛着半缸水，这个孩子往缸沿一趴，正照个人影儿——其实就是他自己呀。这孩子他不懂啊，冲缸里这人影说上话啦：

“哎！小孩儿咱俩玩儿啊？你出来呀，你快出来呀！”

哎，他出得来吗？

“你不出来，我打你啦！（作打人动作）什么？你打我！啊……”（作哭状）

哎，他倒哭了！

土财主正在铺子里买东西哪，一听他儿子哭，赶紧跑出来了：

“怎么回事？”

（哭腔）“那边儿有个小孩要打我……”

他一听就火儿了：“走！带我看看去！”

他儿子把他带到水缸边上往里一指：“就在这里头！”

“好，我看看，谁家的孩子，凭什么打人？”（作探头往缸里看状）“哎，不对呀，小孩儿打架，你大人出来干什么?!什么，你还敢跟我指手画脚怎么着？你不服？不服我揍你！你还想打我？我……”

他低头捡起一块石头来，往缸里一扔，就听咚——哗啦！缸碎了。水往外一流，就剩个缸底儿啦，有几块破缸碴儿还存着点儿水，太阳光一照，他的影子脑袋剩半拉了，他一看吓坏了。“呀！我把人脑袋打剩半拉了！”

那是打剩半拉呀？

在旧社会呀，大事化小，一跑就了。哎，他跑了。一出去就是三年，始终不敢回来。家里人惦记着他呀，尤其是他媳妇最不放心，总怕他在外边儿再娶一个。就托人带信儿，让他给家里捎张相片来。他不懂什么是相片儿啊，就问人家：

“哎，大哥，什么是相片啊？”

“嗐，相片儿你都不知道，就是拿起来一看跟你一样，那就是相片儿！”

他应该到照相馆去呀，哎，他去了镜子铺了。拿起一面镜子对面一看：“嗯，这跟我一样，噢，这就是相片儿。”

那是相片儿吗？

他买了一面镜子，托人捎家去了。他媳妇接过来一看，就哭上了：

（学妇女哭腔）“娘！他变心了，在外边又娶了一个媳妇。我好命苦啊！”

老太太七十多岁了，白发苍苍，在炕上喊上了：“是吗？拿过来我瞅瞅。”把镜子拿过来一照，就埋怨上儿媳妇了。”

“嗐，你胡说些什么呀！他要是再娶，也得娶个年轻的，哪儿能娶个白毛儿老太太呀！”

嗐！

赞 马 诗

今天我说的这段儿是清朝的事儿。

在清朝咸丰年间，湖南长沙有一家土财主，姓孟，跟前有个儿子，起名儿叫世衡，孟世衡。可大伙都管他叫蒙事行！

为什么呢？这蒙事行啊，从小娇生惯养，一天儿书没念过；长大了，父母也去世了，他自己什么也干不了。就会赌钱，赌钱也赌不好，怎么？从赌钱那天起，一回没赢过！有点儿家产也踢蹬光了。他是文不通，武不会，整天价靠蒙混度日。您别瞧他这样，哎，还走邪运，愣当上官儿啦！什么官儿啊？长沙总兵。

有人问了：蒙事行什么都不懂，怎么当上的官儿呢？

其实真没别的原因，就是俩字儿——巧劲儿！

是这么回事儿。有一天晚上啊，蒙事行又赌输了，心里烦，就来到城墙顶上过过风儿。正巧，他坐在一尊火炮旁边儿抽烟，掏出火石、火镰、火绒；迎风一打，火绒着啦，点完烟一撒手，火绒正掉炮捻儿上，风一吹，哎，把火炮点着啦，就听轰的一声，炮响啦。这么一响，他官运就来啦！

怎么哪？当时啊，正赶上太平天国起义，这天晚上，寸劲儿，太平军要夜袭长沙城。蒙事行这炮一响，太平军还以为城里的清兵早有防范哪，于是就撤退了。哎，您说这炮打得……多巧！

长沙知府听说了：怎么着？有人一炮退敌军，哎呀，这是奇才呀——要不怎么说清朝腐败呢，连蒙事行都成奇才啦——赶紧上报朝廷吧。咸丰皇上接到奏折一看，龙颜大悦，高兴啦。心想：自"长毛"造反以来，清兵屡遭败北，从来没打过胜仗；今日出此

奇才，一炮退敌兵，定要予以重用。立即传旨——敕封蒙事行为长沙总兵！

哎，这就当上官儿啦！

还特赐蒙事行御马一匹！嗬，这匹马，头至尾一丈二，蹄至背高八尺，细蹄寸儿，大蹄碗儿，竹签儿耳朵，浑身一堂紫，一根儿杂毛没有，就脑瓜儿顶上有块白。这马上"谱"哇，叫"玉顶紫骅骝"。这么一匹马愣给蒙事行啦，这马也倒了八辈儿霉啦！

蒙事行当总兵，他哪儿会领兵打仗啊，赌钱推牌九……他还配不好点儿哪！他想指着手底下的三位副将，可这三位跟他也差不多，是一对儿半——蒙事行！怎么哪？这仨人也不是凭武艺当上副将的。靠什么呀？靠拍马屁！仨人儿，一个姓艾，一个姓冯，一个姓程。凑到一块儿是：艾、冯、程（爱奉承）！

嘿，您瞧这寸劲儿！

三位副将一看蒙事行这匹马，都争着夸好。

"大人得此宝马，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大人得此良驹，定能出奇制胜，凯旋而归！"

"大人得此坐骥，定能青云直上，驾返瑶池！"

哎，给"夸"死啦！蒙事行愣没听出来，还问哪：

"哎你们说说，这马怎么个好法？"

姓艾的副将抢前半步，高拱双手：

"大人，此马圣上所赐，乃千里良驹，标下有诗赞之曰……"

蒙事行一听：

"什么？有'诗'，好，你'曰'吧！"

"标下献丑了。诗曰：

大人上马身，

水碗扔银针；

马跑四百里，

银针尚未沉！”

您瞧，这匹马脚力多好，水碗儿里扔一根儿银针，马跑了四百里地啦，这银针还没沉底哪。这马多快！

姓艾的刚说完，姓冯的急啦，在拍马屁上不能示弱呀，赶紧说：

“大人，标下不才，也有诗一首。”

“嗯，你也有诗？好，你也‘曰’一‘曰’！”

“嗻！

大人上鞍轿，

炉火燎鹅毛；

马跑八百地，

茸毛还没焦！

嗬，更快啦！

俗话说：“燎毛之易”嘛。把鹅毛放火上，嗞啦一声就完啦。这马跑了八百地啦，连茸毛还没烧焦哪！嘿，听着都玄啦！

蒙事行乐坏啦，连说：

“好，好，你们俩下边儿领赏。”

姓程的副将在旁边儿一看，那二位领赏啦，更着急啦。刚要说话，正好吹过一阵凉风，他打了喷嚏。

“啊——嚏！”

坏啦，这叫有失官体呀。蒙事行火儿啦：

“哇！真乃大胆，拉下去，打！”

姓程的副将赶紧跪下说：

“大人息怒，标下也有一首赞马诗，刚要吟诵，不想凉风袭来，望乞大人恕罪……”

“怎么？你也有诗，好，起来，你也‘曰’，‘曰’出来比他俩好，我不但恕你无罪，还要重赏。”

程副将连忙说：
“谢大人！诗曰：

大人上坐囔，
卑职打喷嚏；
马跑一千五，
刚出半截气！”

哎，这也太快啦！

灶王爷

在旧社会呀，人们都迷信，家家户户起码都供灶王爷。

那时候，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麻醉人民。净宣扬这些个。愣说：天底下的人哪，都归玉皇大帝管着。灶王爷哪，是玉皇大帝从天上派下来的，到谁家就是谁家的"一家之主"！这不是胡说吗？灶王爷算一家之主，可哪家儿的户口本儿上也没他！

要真给他往上写，还麻烦，怎么？他没准姓啊！

那位同志说了，我知道：灶王爷姓"张"，常言说"灶王爷本姓张，一碗清茶三炷香"嘛。

哎，您说的是"武王伐纣"的故事，张奎把守渑池县，姜太公斩将封神封他为炉王爷，灶王奶奶叫高兰英。这是按《封神演义》的说法，灶王爷叫张奎，姓张。

可《礼记》上说，灶王爷不姓张，也不叫张奎；灶王爷叫祝融。再瞅《五经异义》——灶王爷姓苏，叫吉利。

哎，出来仨灶王爷啦。究竟哪个是真的，这让高兰英也为难哪，仨灶王爷一个灶王奶奶，您说他到底嫁谁呀?!

其实要按南方的习惯哪，她谁也没嫁。怎么呢？在黄河南边儿是"独龛"。没有灶王奶奶，就灶王爷一个人儿。合着是光棍儿灶王爷！

到了黄河北岸变双座儿啦，有灶王奶奶啦。从哪儿分界呢？以济南洛口桥为界。我细这么一琢磨，敢情灶王爷是过了黄河才结的婚！

到了黄河北边儿，灶王龛儿上人多啦。不但有灶王奶奶，两

边儿还有俩小童儿，一人儿捧着一个小罐儿，罐儿上写着字儿，一个写“善”，一个写“恶”，这叫善恶罐儿。前边儿还有些零碎儿，这边儿画条狗，那边儿画只鸡。这是什么意思呢？“犬守夜，鸡司晨”嘛。就是说，灶王爷有休息的时候，一早一晚儿让鸡跟狗替他值会儿班儿！

嘿！

这家儿，每天干了些什么，灶王爷全都记下来。办好事儿，写一条儿，放善罐儿里头；办了坏事儿，写一条儿，放恶罐儿里头，要是坏事儿干得太多了，恶罐儿就装满啦。您听有这么句话“恶贯满盈”，哎，八成儿就是从这儿留下的！

这灶王爷专门记录人间善、恶，到时候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什么时候上天汇报呢？旧历腊月二十三，老百姓管这天叫小年。小年，小年，就是“小”结这一“年”！

这天家家都祭灶，欢送灶王爷。还贴副对联：“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那意思是，让灶王爷上天多多美言，拣好事儿汇报，下地就能保平安；如果上天净说坏话，那下地就……非摔死不可！

还得上供，买些糖瓜儿，草节儿，料豆儿，往那儿一摆，这是干吗呀？有用。灶王爷上天怎么去呀？又不趁汽车！得骑马。草节儿、料豆儿，是喂马的。您想天地之间那么远，马不吃饱了行吗？不然回头马一卧槽，灶王爷就趴半道上啦！

干吗买糖瓜儿呢？糖瓜儿甜哪，让灶王爷嘴一甜，就净说好话了。常言说：吃了人家的嘴短嘛！

还有的人哪，不放心，死乞白赖往王爷嘴上抹糖稀。他那意思是：我把你嘴糊上啦，到天上你就说不了我的坏话啦。其实这人也糊涂，糖把嘴糊住了，坏话是说不了啦，可好话也说不成啦！

哎，这不是瞎掰嘛！

孟姜女

在过去封建时代呀，重男轻女。妇女受的压迫最深啦！不用说别的，就连行动坐卧都有限制。讲究什么“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规矩大啦。

什么叫“行不摇头”哪？就是说妇女在走道的时候，不能左顾右盼，摇头晃脑，必须两眼平视。您瞧那年月妇女都带着耳坠儿，好好的耳朵，愣一边儿扎一个窟窿，为戴耳坠儿嘛。耳坠儿是上边儿一个钩儿，下边一寸多长的坠儿。这在当时不光是种装饰品，最主要的作用是限制妇女摇头的。怎么？一摇头，那耳坠儿打脸蛋儿啊！（学摇头）

嘡！这成拨浪鼓儿啦！

“笑不露齿”呢？就是妇女在笑的时候不许把牙齿露出来。那妇女要笑怎么办呢？得抿着嘴儿笑，上牙咬着点儿下唇儿（学上牙咬下嘴唇）。您看是不是这样？要是下牙咬上嘴唇就难看了。您多咱见过大姑娘有这么笑的？（学下牙咬上嘴唇）

嗬！

“站不倚门”，就是说不准站在门那儿倚靠着门框。

“坐不露膝”，过去妇女都穿长裙子，坐下的时候，不能露出膝盖来。

您看多大规矩！

还有什么“行如风，站如松，卧如弓，坐如钟”，讲究多啦。

“行如风”，走起道儿来得脚步轻盈，跟一阵风似的。“站如松”，站在那儿得像松树一样，那么挺拔直立。“卧如弓”，躺着

的时候必须侧着身子，仿佛一张“弓”似的。“坐如钟”，坐在那儿就跟庙里悬着的大钟一样，那么沉稳。

“二姑娘，坐吧。”

“哎。”(学妇女坐)

您看多稳当！

“坐如钟”啊，是如同庙里的钟，可不是钟表的钟。为什么哪？钟表的钟，有摆呀，坐下跟钟表一样，带摆，那就难看啦。

“二姑娘，坐吧。”

“哎。”(学钟摆)

哎，成木偶啦！

那年月呀，姑娘讲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能随便见生人，特别是不能见年轻的小伙子。为什么哪？主要是当时的封建礼节太多啦。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叫“男女授受不亲”。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男的要给女的一样东西，不管是什么，女的都不能直接用手去拿。那怎么办哪？男的得先把东西放在那儿，女的再过去拿。反正男女双方的手不能挨上。哎，这就叫“男女授受不亲”。

那位同志说了，俩人的手为什么不能挨上呢？那可能是……怕“电”着！

不但是手不能挨上，就连衣裳袖子都不能挨上。如果大姑娘的衣裳袖子让小伙子碰上了，这叫“沾衣捞袖便为失节”，这就算失去贞节啦！那怎么办哪？要是大姑娘的衣袖让小伙碰上了，这块儿衣袖儿算脏啦，不能要啦，得拿剪子把这块铰下去。短一块，不是失掉一截儿吗？所以叫失节，失节——就是衣裳袖子失去一截儿！

姑娘的手腕子要不留神，让小伙瞧见啦，更麻烦啦，失了大节啦！那怎么办哪？剁下一截胳膊来，残废啦。后来一琢磨，不

是看见手腕子了吗，干脆，不但手腕子不要了，连人全归这小伙子啦！得嫁给他。有这事儿吗？真有。在秦始皇年间有个孟姜女，孟姜女的丈夫叫范喜良。您知道孟姜女怎么嫁给范喜良的吗？哎，就因为这个。

孟姜女呀，家住陕西潼关，是个大家闺秀，晓"三从"，懂"四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有一天哪，孟姜女带着小丫环在后花园扑蝴蝶玩儿。可巧啊，荷花池边上落着一只蝴蝶，孟姜女拿扇子往前一够，啪！坏啦，怎么啦？蝴蝶没逮着，扇子掉水里啦！赶紧往上捞吧。那年月的衣服袖子是又肥又长。他得把袖子挽上去才能捞扇子哪，往上一挽袖子，露出胳膊来了。这下可坏了，怎么？正让范喜良看见。这范喜良啊，是个书生，皆因官兵要抓他去修万里长城，为躲避徭役误入孟家的后花园，藏在荷花池旁边儿的一座假山石后边儿啦。孟姜女捞上扇子来，一回头，哎，正跟范喜良碰个对脸儿。当时刷的一下子脸就红了。心说：哟！我家花园儿里怎么出来一位公子呀？刚才我的胳膊让他看见了，这算失节。嗯，我得嫁给他！哎，后来孟姜女真跟范喜良结婚了。

您说那时候的人多封建，就因为有人看见她的胳膊就嫁他啦，这要是把孟姜女送到游泳池去，（问观众）您说她嫁谁呀？！

白 蛇 传

《白蛇传》是一段儿描写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神话故事，内容非常动人。

在杭州啊，有个书生叫许仙，有一天逛西湖去可巧下雨了。正这时候来俩大姑娘——就是白娘子和小青——找他借伞。哎，从这儿起就交上朋友了，一来二去，俩人有了感情啦，后来就结婚——成夫妻啦。您看多好。

要不现在有的小伙子一到下雨天儿，就夹把雨伞在公园湖边儿上溜达呢。那是干什么呢？那……那是憋着等白娘子哪！

其实啊，白娘子和许仙的媒人并不是雨伞，是小青！怎么见得是小青给作的媒哪？我有证据。您看现在市场上卖的酒当中有一种酒，叫"青梅酒"，哎，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怎么？"青梅酒"嘛，青梅酒，青梅酒——小青为媒能长久！

那位同志说了：要是"红娘"给作的媒呢？那您就喝"红玫瑰"吧！为什么哪？红玫瑰，红玫瑰——红娘为媒才可贵哪！

嘿！

本来呀，许仙和白娘子夫妻俩感情挺好，生活得很幸福。可是这里边有人给破坏。谁呀？法海！法海是金山寺的和尚，许仙去金山寺烧香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说许仙面带妖气，家中有妖精。许仙不信哪，他让许仙在五月初五过端阳节的时候，给白娘子喝点儿雄黄酒。结果白娘子现露原形，变成一条大白蟒，把许仙吓死啦。

白娘子酒醒以后，一看：坏啦！赶紧去昆仑山盗来灵芝草，

把许仙又给救活了。可是从打这儿起夫妻俩的感情就冷淡了，许仙老躲着白娘子，总疑心她是妖精。

这怎么办呢？后来呀，白娘子想了个主意。有一天，白娘子陪着许仙到后花园去游逛，来在一片草地，白娘子就说了：

"许郎，五月端阳，你瞅见一条大白蟒，就疑惑为妻我是妖精，好，你来看。"

说着话，由袖筒儿里掏出一条白手绢儿来，往草地上一扔，说了声：

"变！"

嗬！当时在草地上就盘起一条大白蟒，八丈多长，水桶粗细，眼如铜铃，血盆大口，三尺多长的芯子，突突乱窜！可把许仙吓坏了。白娘子笑了，说：

"许郎，别怕！"

用手一招，说：

"走！"

您再瞧，草地上这条大白蟒顿时踪影皆无。只见半空中飘落下一条手绢儿来，白娘子用手一接，塞到袖筒儿里了。

"许郎，这回你清楚了吧，那天为妻是跟你逗着玩哪。"

许仙看完以后，疑心病去掉了。当时说了一句话，把白娘子都给逗笑了。

"嗯，这回我明白了，你不是妖精，你是变戏法的！"

嗐！

芜湖关帝庙

在封建时代呀，大部分人都迷信。全国不论州、城、府、县，都修庙。还什么庙全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烧香求神也搞“专业对口”！

作买卖盼着赚钱哪，上“财神庙”；家里有病人，得求药，上“药王庙”；青年男女想找个好对象，上“菩萨庙”；结婚以后没小孩，上“娘娘庙”！合着神仙全有分工，各负其责，各管各的事儿。其实啊，他什么事儿也管不了！

大地方庙多呀，好办，能搞“专业对口”，小地方庙少，就一个庙，比方说，就一个菩萨庙。怎么办哪？那也有主意，甭管求什么都上这儿来。求财呀，求药呀，求子呀，全在这一个庙里求。那意思是说，反正“香”给你烧了，“供”也给你上啦，这事儿要是不归你管哪，等神仙凑一块儿的时候，你给“转达”得啦！

嘿！

总而言之，这都是迷信。

可在那时候就信这套。拿清朝乾隆年间来说吧，修建最多的是“关帝庙”。全国到处都修，修的塑像还全一个模样，这边儿捧着印的关平是白脸儿，那边儿托着刀的周仓是黑脸儿，当间儿坐着的是关羽，左手捋着五绺长髯，微闪凤目，看右手里的这本《春秋》，红脸儿。这爷儿仨倒好，配色合适——红、白、黑！

庙门口儿还有一副对联儿：

上联：赤面秉赤心，赤兔追风，一片忠心照赤胆；

下联：青灯观青史，青龙偃月，千秋义气对青天。

横披：亘古一人！

那位同志问了：什么叫"亘古一人"哪？

就是说关羽这个人哪，从古至今就属他啦。论能耐，横扫千军，威震华夏，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走麦城……那就甭提啦！

曹操上马赠金，下马赠银，封"汉寿亭侯"，结果关羽挂印封金，不要官，不贪财。美女十名一个不收，不好色。重义气，讲信用……哎呀，再找一个跟他一样都找不着，亘古一人，就他一人儿，连个配对儿的全没有。——合着关羽打一辈子光棍儿！

所有的关帝庙，不管规模大小，塑像全一样。唯独安徽芜湖的江边儿上修了一座关帝庙，就特殊。怎么？您要是进庙里头瞅啊，这边儿关平捧着印，那边儿周仓托着刀，当间儿……任什么没有！关羽哪儿去啦？您得上庙外头找，关羽一个人儿在庙门口儿的江边儿上戳着哪！

塑的还是立像。身着金甲绿袍，足蹬虎头战靴，左手捋髯，右手前指，面对江水，圆睁二目。这相儿（学状）。

关羽干吗不在庙里头待着呀？（似听观众插话）什么？交不起房钱给轰出来啦？

哎，哪儿有那事啊？！

那为什么塑在江边儿上呢？这里边儿有段儿传说。

当初哇，三国的时候，孙、刘联盟，共同抗曹。两国很友好。孙权有个妹妹叫孙尚香，嫁给刘备啦。您听过京剧《甘露寺》吧？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后来哪，孙、刘两家儿为荆州闹蹭啦。"火烧连营七百里"，刘备死在白帝城啦。孙夫人听说刘备死了，就到芜湖江边儿上隔岸遥祭。哎，这段儿在京剧里叫《祭江》。孙夫人一边儿祭，一边儿哭，越哭越伤心，越哭越难过……她一琢

磨：得了，我找他去吧。咚！跳江里啦！

后来每年一到秋景天儿，这儿就发大水。本来，江水泛滥得找原因哪。是河床淤塞？山洪暴发？堤岸不固？找出原因才能治理啊！不，那年月迷信。愣说：江水泛滥，发大水啊，是孙夫人在江里游泳，把水给扑腾上来啦！

哎，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您现在听着是胡说八道，可在当时还真有人信。怎么办呢？就有人出主意啦：在江边儿上修一座关帝庙，把神像别塑在庙里头，让关羽站在江边儿上，就不发水啦！

这是怎么回事呢？关羽跟刘备是把兄弟，论起来，孙夫人是嫂子，关羽是小叔子。小叔子往江边儿一站，俩眼盯着；您想这嫂子还好意思游泳吗?!孙夫人一不游泳，不扑腾了，它……不就不发水了吗？

嘿！

庙修成啦，像也塑好啦。可这水呀，还照发不误！敢情不灵。那能灵吗？

不灵怎么办哪？又有人出主意啦：哎，干脆塑个刘备吧，刘备往江边儿上一站就好了。

大伙一听，什么？塑个刘备？行啦！光孙夫人一个人儿游泳，这水发得就够瞧的啦；再塑个刘备，两口子一高兴，来个男女混合游泳赛，那……水就更大啦！

泰山石敢当

一而十，

十而百，

百而千，

千而万。

这是说，数目都是十进位。十个一是十，十个十是一百，十个一百是一千，十个一千是一万。

那位说了，这事儿我们都明白。话是不错，可是您没有我清楚。不信，我提个问题您准答不上来。您说为什么这数目都十进位呢？（稍停）怎么样？不知道了吧！

听我告诉您。其实道理很简单，您看咱们每人都长十个手指头，一支手五个……（似听观众插话）什么！您说有长六个的，哎，那是六指儿！畸形不能算，咱们按正常人说。一支手五个，一共十个手指头，当初人类就是靠数手指头算账。您看现在幼儿园的小孩儿，还是数手指头算数儿哪。

“两个加上三个是几个呀？”

（学数手指状）“一个，两个，加上一个，两个，三个，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阿姨，五个！”

算出来啦。

后来数目大啦，十个手指头不够用啦，算不开啦。怎么办呢？一个手指头代表十个吧，数再大……代表一百吧。不管数目多大，可都没离开这十个手指头。所以都是十进位。怎么样？这些事儿我不说，您不知道吧？别看我知道，咱并不因此而骄傲！

您要是不信，我再提个问题您还不知道。

您说这计量单位象丈、尺、寸，是怎么来的呢？怎么样？还是不知道吧？我还知道！

想当初在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了，丈量长短得有个说法呀！大禹一琢磨：我是一国之君，得了，就拿我做标准吧！用根儿绳子由头量到脚，这就叫一丈吧！哎，“丈”就是这么定下来的。（似听观众插话）什么？您问我有根据吗？当然有啦！

大禹的身高定为一丈，当时就认为一丈的男人是标准高度。有学问的男人被尊称为夫子。所以一丈高的夫子就是最标准，最理想的男人啦。要不怎么后来女人都管自己爷们叫“丈夫”哪，哎，就是打这儿留下的！

下边儿我再说个根据，您就更信服我了。男人管自己老婆的父亲叫什么呢？叫老丈人。“老丈人”这词儿，也是打这儿来的。

和大禹一样，身高一丈的，是标准的男子汉，所以老年间的姑娘都想嫁个一丈高的男人。甭说那时候啦，您看现在姑娘搞对象，还爱找大高个儿哪！

那会儿的人也封建，姑娘不能出头露面，没法丈量男方的个头儿啊，怎么办呢？就由姑娘她爹去丈量，这一丈高的男人，究竟不多呀，来个人丈量一下不合适，来个人丈量一下不合适……他得老丈量人，哎，后来就叫他“老丈人”啦！

管自己老婆的父亲叫老丈人，这词儿比较粗俗。文雅一点儿叫岳父，再文雅一点儿叫泰山。其实这泰山在山东泰安，是座名山，称为五岳之首。古时候对泰山很迷信，历代帝王都尊崇泰山之神。那时候，甭说泰山，就是弄块儿泰山的石头全当宝贝。愣说它能避邪。您看过去有人在房基那儿戳块石头，上边儿刻着“泰山石敢当”。这是怎么回事啊？“泰山石敢当”的意思是：我是

泰山石，什么都不怕，什么全敢当！“泰山石敢当”。其实，什么事儿它也当不了！

为什么管老丈人叫泰山呢？哎，您还得听我说，这里边儿有个典故。唐朝的时候，唐明皇要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就任命了一个叫张说的来当封禅使。按照当时的规矩，封禅之后，满朝文武都要晋级加俸。换现在的话说，就是调级长工资！张说大权在握，给别的官儿都长一级，唯独给他女婿——郑镒长了四级。唐明皇一看纳闷儿了：

“郑爱卿，你因何腾迁四级乎？”

郑镒这个人能言善辩，当时回答了一句双关语儿：

“启奏万岁，此乃泰山之力也！”①

表面儿上听着好象是说：托泰山山神的保佑，暗地里是说：我老丈人不是泰山封禅使吗？哎，我连长四级呀，是老丈人的力量！

从打这儿起，管老丈人又叫泰山啦。管老丈人叫泰山，管丈母娘叫什么呢？按照习惯，山水相依，阴阳相对，管丈母娘叫泰水。

（似听观众插话）什么？管小舅子叫什么？这不明摆着哪嘛——老丈人叫泰山，丈母娘叫泰水，小舅子叫泰山石敢当啊！

① 事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及晁说之《晁氏客语》，这句双关语是伶人黄幡绰说的。

三 吃 鱼

远看忽忽悠悠，
近瞧飘飘摇摇，
也不是葫芦，也不是瓢，
在水里一冲一冒。
这个说像足球，
那个说像尿泡，
二人打赌到江边瞧，
原来是和尚洗澡！

这是跟和尚开玩笑的一首“西江月”。那位说啦，谁跟和尚开玩笑哇！还真有，不是现在的事，什么时候的事呀？九百多年前的宋朝。

在宋朝的时候，有两位名人。一位是苏轼，苏东坡；一位是个和尚，法名了元，号佛印，人称了元禅师。

这二位可有学问，不但是文学家，而且都是诗人。这个佛印和尚原来是书生，天文地理，诸子百家，无一不知，无所不晓。论文才，他跟苏东坡不相上下。两个人经常来往，谈古论今，吟诗答对，以文会友嘛。有时候二位也用文字开个小玩笑。

这天，苏东坡到庙里找佛印闲谈，临走的时候，佛印说了：

“苏兄，明日敬请光临敝寺，我有‘半鲁’相敬。”

“好，告辞。”

佛印把苏东坡送出山门。苏东坡一边儿走一边儿琢磨：这和尚真有意思。明天这是请我吃饭哪，又不告诉吃什么，说有“半

鲁"相敬。"半鲁"是什么意思呢？"半鲁"，吃面条儿，拌卤？那叫"打卤面"哪！一半儿打卤，半卤；那一半儿哪？炸酱！也不对。他……没那么吃的呀。嗬，挺大的学问，愣琢磨不出来。要不怎么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哪。多聪明的人也有蒙住的时候。

第二天，苏东坡公事完毕，就奔庙里来了。心说：我倒看看这个"半鲁相敬"是什么。来到禅堂跟佛印寒暄了几句，献茶之后，把菜端上来了。苏东坡一看，特别高兴。这是他最喜欢吃的呀，什么哪？鱼！

据说，苏东坡最爱吃鱼。而且自己还研究出一种烹调方法。他做的鱼，清淡适口，风味特殊。这种做法一直流传到现在，您到江南的饭馆里，菜谱上有"东坡鱼"，哎，这菜就是从苏东坡那儿传下来的。

苏东坡看见鱼，心里明白啦。"半鲁"在这儿哪，"鲁"字儿上边儿一个"鱼"字儿，下边儿一个"日"字儿。"半鲁"，"鲁"字儿的一半儿是"鱼"。嗯，可惜我这么大学问，愣叫"半鲁"折腾得半宿没睡着觉！

两人谈笑风生，连吃带喝。吃完饭以后，苏东坡就说了：

"法师，明天请到寒舍，我亦有'半鲁'相敬。"

佛印一听：噢，刚趸来就卖呀！

"好好，明日一定造府叨扰！"

第二天，佛印身穿大领长袍，准时来到学士府。刚要进门儿，里边儿出来一个书童。

"法师，我家老爷正在书房会客，请暂屈法驾，庭院稍候。"

让在院里等着。佛印一想：谁也备不住有事儿，院里等会儿也没什么。一瞧，花圃之中有石桌儿、石凳儿。好，先在石凳儿上坐会儿吧。就坐那儿啦。

那天哪，正是七月初八，"三伏"头一天，晌晴白日，万里无

云，连点儿风儿也没有，这份儿热就别提啦。按现在的钟点儿说吧，由上午十点多，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半，愣没人理他。把佛印晒得秃脑瓜儿上冒油啊，身上，甭说小褂儿啦，连大袍全湿透了。心说：这顿饭！早知道这样儿，甭说“半鲁”，“全鲁”我也不来呀！

一琢磨：得了，别这儿干耗着啦，我到书房看看去吧，这客人也该走了。才到书房门口，隔着窗户往里一看哪，佛印差点儿没把鼻子气歪了。怎么？一瞧，苏东坡桌子上摆着盘儿鱼。心里这个气呀：噢，请我来“半鲁相敬”，鱼在屋里摆着，让我在外面儿挨晒?!不行，这鱼我得吃？刚要推门，一想：直接闯入书房不合适。嗯，先打个招呼吧。

“苏兄，‘半鲁’备妥否？”

苏东坡一听：哟，他怎么找到书房来了。一抬手，就把这盘儿鱼搁到书架子上边儿了。这可不是苏东坡小气，就为开玩笑。

佛印在进门儿的工夫一眼就看见了。心说：哎？不是请我吃“半鲁”吗？怎么把鱼藏到书架儿上边儿了？嗯，我看你怎么说。

“苏兄，天已过午，我腹中空空，快把‘半鲁’端出来吧。”

苏东坡说：

“‘半鲁’您已尝过，怎么还要‘半鲁’啊？”

佛印一愣：

“暧，我进府以来，未曾吃鱼，只是晒了半天太阳！”

苏东坡乐了：

“对呀，“半鲁相敬”嘛。昨天您请我乃上半鲁——吃鱼；今天我请您是下半鲁……”

佛印一琢磨：下半鲁？“鲁”字儿下边儿是个“日”字儿。噢，请我挨晒呀！嘿！苏东坡真有你的啊。好，这晒我不能白挨，鱼我得吃上！可是直接让他端下来，那太俗气，灵机一动，嗯，有了。

“苏学士，您确实才识过人，贫僧望尘莫及啊。”

苏东坡忙说：

“嗳，那里那里，您太过谦啦。”

佛印说：

“我的文才就是不如您。别的不说，经常提笔忘字。就说您这‘苏’字儿吧，我就写不上来”

苏东坡一听：不象话呀，你那么大学问，连我这“苏”字儿全不会写？好，我告诉你。

“噢，蘇字儿啊，是一个草字头儿，左边一个鱼字儿，右边儿一个禾字儿，合在一起就念蘇。”

这是过去繁体字的“蘇”，草字头儿，一个鱼字儿，一个禾字儿。

佛印说：

“噢，草字头儿，左边儿一个鱼字儿，右边一个禾字儿，这念蘇。”

“对！”

“可我看有的人写成‘蘓’字儿，是草字头儿，左边儿一个‘禾’字儿，右边儿一个‘鱼’字儿，这是怎么回事呀？”

“这蘇字儿有两种写法。鱼字儿搁左边儿，搁右边儿，全行。”

“噢，把鱼搁左边儿，搁右边儿，全行？”

“对了。”

“要是把鱼搁上边儿呢？”

“唉，把鱼搁上边儿可不行。”

“噢，鱼搁上边儿不行？”

“不行！”

“那你拿下边儿来吧！”

噢，在这儿等着我哪！得，端下来吧。

佛印吃上了。吃完以后，说：

"苏兄，明天请到敝寺，我还有'半鲁相敬'。"

苏东坡一听：怎么着？明天要晒我呀！又一想：不能，他一定有别的主意。嗯，我得去领教领教。忙说：

"好，明日到宝刹亲领法师厚赐！"

佛印心说：厚赐啊，明儿给你剩点儿鱼刺吧。

第二天，佛印把鱼做好了，正这儿琢磨着今儿这玩笑怎么跟苏东坡开哪？隔着帘子一瞧，坏了，苏东坡来了！这怎么办呢？鱼搁这儿摆着，他瞧见准吃。嗯，我呀，先藏起来再说。藏哪儿呢？一看旁边儿有个磬，就是和尚念经敲的那个磬，跟个小盆儿似的，佛印把鱼就放到磬里边儿了。心说：今儿我也逗逗你吧。

苏东坡在外边儿一瞧：哎，这和尚什么毛病啊？干吗把鱼搁磬里边儿啦？噢……，他还记着昨天那碴儿哪？我呀，非让你端出来不可。

苏东坡假装不知道，进屋刚坐下，就故意叹气：

"唉！"

佛印纳闷儿啦：

"苏兄，为何愁眉不展呢？"

苏东坡说：

"别提啦，今儿早上想了个上联，可怎么也对不出下联来了。"

佛印一琢磨：这对子一定错不了，绝对儿。嗯，我得听听。

"苏兄，您能不能给我念念这个上联啊？"

"可以，可以，这上联是：向阳门第春长在。"

佛印一听，差点儿没闭过气去！心说：我以为什么绝对儿呢，就这个呀！这副对子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啊。

"啊，苏兄，我是不是给您对个下联呀？"

苏东坡说：
“好啊，我这上联是：向阳门第春长在。”
“我这下联对：积善人家庆有余。”
苏东坡听完一撇嘴：
“唉，你这下联对不上啊！”
这下儿佛印可有点儿挂不住了：
“怎么会对不上哪？对得上。”
“我是‘向阳门第’。”
“我对‘积善人家’。”
“我这儿‘春长在’。”
“我这儿‘庆有余’。”
“我这儿‘春长在’！”
“我这儿‘庆有余’！”
“噢，磬里有鱼，端出来吧！”
哎，他又吃上啦！

兄 妹 联 句

常言说呀，干什么你得研究什么。您看，我们相声演员凑到一块儿没别的事儿，就是研究怎么说才能让您听着可乐，研究表演技巧，一共四个字儿——说、学、逗、唱。

文学家要到了一块儿，就该研究诗、词、歌、赋啦。古时候就这样。宋朝有位大诗人叫苏东坡，他有个妹妹叫苏小妹。这兄妹俩全都有学问，这俩人儿见面儿就研究诗。就连日常生活中哥儿俩开个玩笑，哎，全作诗。

这苏东坡长得这模样儿是大连鬓胡子，大长脸。苏小妹呀，长得并不难看，就是眼窝儿略深，有点儿往里眍。眼窝儿往里一眍，就显着前额骨突出啦。前额骨突出可就有名称啦，说句现在的通用语吧，叫什么呢？叫——奔儿头！

嗐！

有一天哪，兄妹俩坐在一块儿谈诗论文。苏小妹说啦：

“有这么两句，‘轻风细柳’，‘淡月梅花’，您看中间嵌入何字作‘腰’为好呢？”

古代诗人对诗句特别讲究，精心锤炼，反复推敲，要求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苏东坡一听挺高兴：苏小妹素常倚仗才学好，性情高傲，想不到也低声下气求教来了。稍加思索，就说：

“‘轻风细柳’中间可以加个摇动的摇字；‘淡月梅花’中间可以加个映照的映字。那么这两句可以成为：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

苏小妹把头一晃，说：

“再思！”

让再想想。苏东坡一听：

“噢，这俩字儿不好。那改为：轻风‘舞’细柳，淡月‘稳’梅花。怎么样？”

苏小妹把手一摆，说：

“欠妥！”

又不行?!

“轻风‘吹’细柳，淡月‘看’梅花。如何？”

苏小妹把眉一扬，说：

“太俗！”

嗬！

苏东坡心想：怎么这么费劲哪？就说：

“依小妹之见呢？”

苏小妹说：

“最好改成：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兄长您看如何？”

苏东坡仔细一琢磨：轻风跟人一样，小心地“扶”着那细细的柳条儿；淡月失梅花，月色淡淡，照得梅花似有若无，这是月色朦胧之美。好！赶紧站起来给苏小妹作了一个揖，说：

“贤妹才思敏捷，愚兄不及也。”

那意思是你填上这俩字儿作腰，来得真快呀，佩服佩服。哪儿知道苏小妹噗哧儿乐啦：

“此乃宿构，聊以相试耳。”

就是说，昨天晚上我就编好啦，今儿特地来憋憋你！

嘿！

苏东坡心说：你早就想好词儿啦成心来考我！抬头一看他妹妹这深眼窝儿……一琢磨：嗯，跟她开个玩笑，就说：

“小妹，我想作一首七言绝句，刚有两句，你给续上两句如何？”

苏小妹说：

“兄长请讲。”

苏东坡说：

“数次拭脸深难到，留却汪汪两道泉。”

苏小妹一听：怎么着？说上我这深眼窝儿啦！我没招你呀，咱们不是在一块儿研究诗句的腰字儿吗？你作哥哥的填不出好字来，就讽刺我这深眼窝呀?!你怎么不说说你那大连鬓胡子呀！好，我给你也来两句。就说：

“口角儿回无觅处，忽闻须内有声传。”

那意思是：看看你自己吧，那大胡子长得都找不着嘴啦！

嘿，她倒不吃亏儿！

苏东坡又说了两句：

“迈出房门将半步，额头已然至庭前。”

说苏小妹刚迈出房门半步，那奔儿头已经到了前院啦！这奔儿头是够大的啦！

苏小妹一听：嗬，又冲我这奔儿头来劲啦。行，我再回你两句。

“去年一滴相思泪，今朝方流到腮边。”

就是说苏东坡呀，去年从眼睛里流出一滴眼泪，整流了一年才到腮帮子上！

哎，这脸也太长啦！

君臣斗智

十冬腊月大雪降，
老两口子争热炕，
老头儿要在炕头睡，
老婆儿就不让，不让，偏不让。
老头儿说："是我拾的柴。"
老婆儿说："是我烧的炕。"
老头儿拿起来掏灰耙，
老婆儿抄起擀面杖，
老两口子乒当乓当打到大天亮，
结果谁也没有捞着睡热炕。

《争热炕》诗一首。

在清代乾隆年间有个刘墉刘石庵，这个人当过左都御史，右都御史，汉中堂文华殿大学士，您瞧他就有学问。那位说："你甭说了，我知道。刘墉不就是刘罗锅儿吗？"您这一说可就错了，这刘墉并非是罗锅儿。因为清朝的制度是六根不全的人不能当官，他那么大的官儿，哪能是罗锅儿呀！

那么，为什么都管他叫刘罗锅儿呢？因为皇上封他为罗锅儿。封官有封罗锅儿的吗？也不是真正封的，是他跟皇上讨的。你说了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刘墉念书念得有点水蛇腰，有一天他上殿见皇上，在品级台上一跪，皇上一瞧，顺嘴说了一句："刘墉，你这么一跪着，不就成了罗锅儿了吗？"刘墉磕头："谢主隆恩。""你谢什么恩哪？""谢万岁封我为罗锅儿。"皇上

说：“封你罗锅儿有什么用？”“有用，臣我每年多关两万两银子的俸禄。”这是怎么回事呢？清代有规矩，皇上亲口封谁一个字，谁每年多关一万两银子。刘墉那时候没人能赶上；光绪年间西太后那时候，上年岁的人赶上了。听说西太后每年要拿十六万两胭粉银。那么多银子的粉，还不把人埋起来？没办法，这是清代的制度，已经封她十六个字了，就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一个字一万，十六个字，十六万两银子。

刘墉有“罗锅儿”这两个字，每年也能多得两万两银子。皇上一听是这么回事情啊，心说：我有钱也犯不上这么花呀！皇上要跟他争辩：“刘墉，朕并非封你罗锅儿，我就这么一比方，说着玩儿。”刘墉说：“万岁，君无戏言，您说的话不能不算，如果这句不算，以后您说的话全不算。”皇上说：“算！”你想皇上说了话不算，那不就反了吗！算是算了，皇上每年得多花两万两银子，心里挺别扭。可巧这时候是个热天，下午皇上要到北海纳凉——就是现在供人游览的北海公园，那时候是皇家的禁地——皇上上哪儿去都带着刘墉，因为他有学问，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到了北海，皇上就在漪澜堂长廊子底下凉快，望着太液池澄清的碧水，又回头一看刘墉，想起早晨这两万两银子的事来了。心说：无论如何也得想个办法，把罗锅儿这俩字取消，不然，一年两万，十年二十万，他要活百八十岁，我得花多少钱哪！回头就叫刘墉：“刘墉。”“臣在。”“君叫臣死，臣要是不死是为什么？”刘墉说：“那为不忠。”“父要子亡，子要不亡呢？”“那为不孝。”“既然如此，我是君，你是臣，我叫你死，你死去吧！”

你说这怎么办？那时候叫你死你要是不死，那归抗旨不遵，是死罪；你要遵旨，也活不了。刘墉真有两下子，眼珠一转说：“臣，候旨。”皇上说：“你候什么旨？我叫你死，你就死去得啦！”刘墉说：“万岁，您说让我死了，您还没说让我怎么死呢！”——他

让皇上给出主意。

皇上一想：既然叫你死了，出主意就出主意，说："前面就是太液池，一丈多深的水哪，跳下去就死了，你跳下去吧！""臣领旨！"刘墉说完这句话，就奔太液池去了。皇上瞧着，心说：你要真跳下去，我赶紧派人打捞上来，我就说：朕传旨叫你死，你没死了，这就是抗旨，得了，现在你也甭死了，干脆把"罗锅儿"俩字取消吧！刘墉心里明白皇上的心眼儿：得，两万银子没了。慢慢地朝太液池那边磨蹭，干吗呀？他这儿想主意哪。

刘墉到了太液池边没有跳，直眉瞪眼地冲池水鞠了三躬，他又回来了。来到皇上跟前说："臣刘墉交旨。"皇上差点儿把鼻子气歪了。"你交什么旨啊？我让你死，死了才算交旨哪，没往水里跳，你又回来了，这怎么算交旨呢？""万岁！"刘墉说，"臣我刚要跳，水里有一个人把我给拦住了，跟我说了两句话，让我来问问您，问完了我再跳去。"

皇上直奇怪，说："水里会有一个人？是谁呀？"刘墉说："是屈原。"——这屈原是列国时候的人，他是楚国大夫，让无道昏君逼迫得跳汨罗江死了。乾隆当然知道这件事情。他说："屈原跟你说什么来着？""他跟臣说了这么两句话：'我遇昏君该当死；尔逢明主应当回。'屈原遇见无道昏君，逼得他跳水死了，说我刘墉遇到您是位明主，我不应当死，我还是应当回来。我主万岁，臣我还死不死啦？"

皇上说："……那你就别死了！"我叫你死了，我成昏君啦！好，你活着气我吧！皇上心里想：嘿！为了罗锅儿两个字，每年花两万两银子，我还差点落个昏君。一定得想个办法，把这两万两银子取消。

皇上从漪澜堂上龙舟渡到了对面五龙亭，看过了小西天，然后到万佛楼上进御膳。一进门，看见院子里摆着两桶马兰，皇上

心里一动，想拿这个找刘墉的毛病，用手一指："刘爱卿，这两桶是什么花草？"刘墉要是顺口搭音--说是"马兰"，皇上就找上碴儿了：什么叫马兰哪？做这么大的官，说话这么俗气，降级罚俸，先把罗锅儿俩字取消，两万两银子又吹了。刘墉也机灵，用手指着一桶马兰说："万岁若问，此乃一桶万年青，冬夏老是那颜色。""卿家，何为一桶万年青？"刘墉说："我主大清江山一统，这就叫一桶(统)万年青。"

皇上一听这句话就高兴，这马屁把他拍舒服了。皇上说："好！"一伸大拇指——皇上的大拇指上戴着一个扳指，这是西洋进贡来的，价值连城。这个扳指是真绿，比如说，桌子上铺着一块红毡子，把扳指摘下来放在上面，这毡子能变成绿的！这么说吧，皇上戴着这个扳指站在北京前门楼子上，一挑大拇指，能绿到上海去。也没那么绿！反正是够绿的就是了。

皇上说："好个一统万年青！刘墉，朕当赏你一个扳指戴。"皇上说着，把扳指摘下来就给刘墉。其实皇上哪儿那么好心眼儿，他是拿这扳指找碴儿。刘墉要是接过来顺手一戴，就有欺君之罪——我是君，你是臣，我的东西刚摘下来，你就戴上？欺君之罪！虽然不杀，罗锅儿俩字也得取消——刘墉也明白呀，他说："臣谢主隆恩。""甭谢恩了，你戴上吧！"

刘墉说："臣我不敢戴。"皇上说："不戴！你是不要啊？"君臣斗智嘛，你要是说不要，打你个抗旨不遵，两万两银子还得没了。刘墉也说得好："万岁既赏给为臣，为臣焉敢不要。""要，你不戴上？""戴上，我为欺君之罪；可是不要又为抗旨不遵。"皇上心说：他比我还明白！"那你怎么着好哪？""万岁赐与为臣的扳指，臣我不敢戴，我交给我手下的从人，捧回原籍山东省青州府诸城县，供在我们祖先堂内。"

皇上一听：得！这扳指完啦！没法子，往里走吧！一进佛

殿，上面供着一尊佛像，就是那个大肚子弥陀佛。皇上心里头一动，用手一指这佛像："刘爱卿，上面供着这尊是什么佛？"刘墉要是顺嘴说是大肚子弥陀佛，皇上就算找着碴儿啦！佛爷就佛爷得了，干吗还大肚子？做这么大的官，说话这么俗气，降级罚俸，"罗锅儿"俩字取消，两万两银子不给了，干脆扳指也拿回来吧！得！这下子全完了。

刘墉心里有数，赶紧回答："万岁若问，此乃一尊喜佛像。"这话说得对，弥陀佛那个像老是那么笑眯眯的。皇上一听他说的这词儿好，又问了一句："为何他见朕笑？""此乃佛见佛笑。"这马屁一拍就把皇上拍喜欢了。怎么呢？在清代时候，皇上都称佛爷，康熙佛爷、乾隆佛爷，一直到光绪年间，西太后还称西佛爷哪！这是他说乾隆也是佛爷，供着的佛像也是佛爷，佛爷见佛爷笑，他那儿接驾欢迎你哪。那皇上还不高兴嘛！"好！好一个佛见佛笑，好！"皇上一挑大拇指："哟！扳指没啦！那什么……刘爱卿，朕当赏你一个马褂穿。"八团龙的马褂现打身上脱下来，就递给刘墉了，刘墉还是"捧回山东供在祖先堂以内"。

刘墉刚把马褂收下，皇上真够损的，往旁边一斜身，让刘墉跟那个佛像对了面啦，皇上用手一指："刘爱卿，为何他见你也笑？"

这回可麻烦了。刘墉随口再一答"佛见佛笑"，啊！你也成皇上啦？欺君之罪，东西都收回来，推出午门开刀问斩，连"罗锅儿"俩字都甭取消了，人都死了，当然也就不给钱了。刘墉眼珠一转，赶紧回答："万岁，他笑为臣不修道。他见您笑，是佛爷见佛爷笑，接驾哪；他见我笑，他说人家是皇上，你在旁边算干吗的！难道说你不害羞吗？他笑为臣不修道，就是他在那儿嘲笑我哪。"

皇上一听：好哇！只顾他嘲笑你了，我这扳指没回来，马褂

又进去了。往里走吧！

皇上要到万佛楼上进御膳，刚一迈步上楼梯，刘墉说："万岁上楼，臣念句吉祥话儿：念您步步登高。"皇上一听，你还绕惑我哪！"好！好一个步步登高，刘墉，朕当赏你个夹袍穿。"当时把夹袍脱下来递给刘墉了。刘墉还是"捧回山东原籍，供在祖先堂内"——把夹袍也收下了。

皇上到楼上没吃饭，绕了个弯儿又下来了，来到楼梯这儿不往下走，回头问刘墉："刘爱卿，现在朕下楼，你再给我念句吉祥话儿。"

这回可麻烦了，上楼你念"步步登高"，下楼你怎么说啊？"步步登矮"、"步步落空"、"步步下溜"，"一步不如一步"，说哪句也活不了。刘墉脑筋也真快。"是，念您'后背倒比前背高'。"皇上高兴了："哎呀！现在我就是皇上，我的后辈儿孙比我还要高！"其实皇上想错了，刘墉没说皇上的后辈儿孙比他高，是说皇上下楼的时候，他的后背比前背高。那意思就是这"罗锅儿"呀，你也有那么点啦！皇上没明白这意思，还高兴哪。"好！好一个后辈倒比前辈高！刘爱卿，朕当赏你一个小褂儿穿。"把小褂儿脱下来给他了。等给完这小褂儿，乾隆也后悔了，怎么？皇上光着膀子啦！

纪 晓 岚

说笑话离不开唐、宋、元、明、清，在清朝乾隆年间有个进士纪昀，字晓岚，官拜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当过《四库全书》的"总纂"，就是主编。

《四库全书》汇集了我国三千年的典籍，分经、史、子、集，四部分。用四色彩绢作书皮儿，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象征着春、夏、秋、冬四季。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共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抄成三万六千三百册，分装在六千一百四十四个楠木匣内。有九百九十七万多字，一律用毛笔蝇头小楷抄写。什么叫蝇头小楷呢？就是把毛笔字儿写得跟苍蝇脑袋那么大。这套书抄了多少日子呢？要说也不算多，才十年！

啊？还不多哪！

纪晓岚这个人哪，有才学，好诙谐，博古通今，能言善辩。他呀，最怕天儿热，怎么？因为他长得特别胖，一般瘦人怕冷，胖人都怕热。

有一天，各位学士都在"修书馆"抄书哪。时至三伏，又闷又热，人人汗流浃背。汗还不能滴在纸上，纸上掉一个汗珠儿，那叫"黯卷"，脏啦！别人还好办，弄块手巾勤擦着点儿就行了。纪晓岚可不行，他太胖啊，汗出得连擦都来不及。干脆把衣服一脱，小辫儿一盘，来个光板儿脊梁。哎，这回他可凉快啦。凉快倒是凉快了，凉快大发啦！怎么？他正低着头趴案子上抄书哪，乾隆来了。现穿衣服来不及了，这下儿可抓瞎啦。光着脊梁见皇上，赤膊接驾有失仪之罪，按律当斩，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纪晓岚

急中生智，嗞溜！钻案子底下啦。

乾隆来，怎么不事先传旨接驾哪？乾隆这个人哪，好文，还爱作个诗。一辈子作了九千多首诗，可一首也没流传开，您就知道他这诗作得怎么样了！还特别爱写字，走到哪儿写到哪儿。您逛故宫、北海留神看，挂的匾差不多都是乾隆写的。皇上写的字，谁敢不说好哇，大伙这么一夸他，哎，他写上没完啦！

这天散朝之后，没传旨摆驾修书馆，怕一传旨，兴师动众，耽误抄书，嗯，溜达着就来啦。进门儿一看纪晓岚钻案子底下去了。乾隆一想：噢，你这儿跟我藏蒙儿玩哪?！随即一摆手，让各位学士不必离座接驾，继续伏案抄书。乾隆哪，来到纪晓岚的书案前头，一屁股就坐在那儿啦。

纪晓岚在外头坐着还热呢，往案子底下一趴，哈着腰，窝着脖子，连气儿都喘不上来呀。乾隆再往案子前面一坐，得！连风儿全挡住了。嗬，这份儿罪孽！

纪晓岚心想：谁这么缺德呀，挡得连点儿风儿都不透哇。噢……这是成心挡着我，怕皇上瞧见。怎么半天也听不见动静啊？皇上没走啊？走了，倒告诉我一声啊，照这么着再闷一会儿，用不着午门斩首示众，就案子底下憋死活人啦！

纪晓岚实在绷不住啦，小声儿问了一句：

(小声)"哎，老头子走了吗？"

众人都没敢说话，乾隆搭碴儿啦：

"朕躬在此。"

纪晓岚一听：得！还是没躲过去！

赶紧由案子底下钻出来，跪在近前，口称：

"臣接驾来迟，罪该万死。"

乾隆一看纪晓岚这模样儿，愣气乐啦。怎么？他光着脊梁满头大汗，脑袋憋得跟紫茄子似的！

要换别人哪，二话甭说，推出去砍啦。对纪晓岚不能这样，乾隆也爱才呀，《四库全书》还指着他编哪。

旁边儿的人一看，全吓傻啦。心都呼的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啦！

乾隆说：

“纪昀。”

“臣在。”

“你叫我‘老头子’是何道理？讲出来则生，讲不出来则死！”

别人替纪晓岚捏着一把汗哪，“老头子”怎么讲啊？

纪晓岚说：

“启奏万岁，‘老’，乃长寿之意，万年长寿为老也；‘头’，为万物之首，天下万物的首领即头矣；“子”，是圣贤之称，孔子、孟子，均称子焉。连在一起——老头子！”

嗯，他楞给讲上来啦！

乾隆一听都是好词儿，气儿也消了。人称纪昀能言善辩，果不虚传。

“好，恕你无罪。”

嘿，没事儿啦！

“臣谢主隆恩”

叩头谢恩，穿上衣服。乾隆又说了：

“纪爱卿，朕有御扇一把，你给题唐诗一首如何？”

“臣领旨。”

立刻展开扇子，拿笔在上边儿写了一首唐诗。哪首啊？王之涣的《凉州词》，原诗是这样：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纪晓岚刚才躲过杀头之罪，心里还没塌实哪。本来他对这首唐诗挺熟，心里一慌，少写了一个字儿。把“黄河远上白云间”的“间”字儿给落下啦。

乾隆等他写完，拿过来一看：嗬，这写字得笔走龙蛇，太好啦。再一念：

“黄河远上白云……嗯？”

乾隆对唐诗也不生啊。噢，成心落一个字儿，想考考我，这是欺君之罪呀！当时一绷脸儿：

“纪昀，你为何少写一字，欺瞒寡人？”

旁边儿的人刚把心放下，听皇上这么一问，呼！又都把心提起来了。心说：纪晓岚哪，今天你是倒霉催的。少写个字儿，看你怎么说。

纪晓岚一看，说了：

“启奏万岁，臣没少写，这不是诗，是词。题目就是《凉州词》嘛。”

嘿，乾隆一听差点儿没把鼻子气歪喽。噢，到你这儿连唐诗都给改啦。

“好，既然是词，词乃长短句，你能念出来，寡人恕你无罪。”

“臣领旨。”

还领旨哪！怎么念哪？只见纪晓岚手捧御扇，高声朗诵：

“黄河远上，

白云一片，

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

杨柳春风，

不度玉门关。”

嗯，他给念上来啦！反正那年月诗、词都不点标点符号；要点标点符号啊，纪晓岚的脑袋非搬家不可。乾隆一听，心说：好小子，你真有两下子。再一看纪晓岚满头大汗，嘴唇都干了。天气这么热，又出那么多汗，嘴唇能不干吗？

“好，恕你无罪，赐茶一碗！”

“臣……”

刚要说“谢主隆恩”，还没说出来哪。乾隆说：

“且慢！”

纪晓岚一哆嗦，心说：你又出什么馊主意呀？

乾隆说：

“我说一句话，你对一句诗。对上来再喝，对不上来两罪俱罚。”

纪晓岚一听：噢，喝碗水还这么费劲哪？

乾隆说：

“昨天晚上娘娘生小孩了。”

纪晓岚张嘴就来：

“昨夜后宫降真龙。”

生太子是真龙啊，说完端碗就喝。乾隆道：

“别忙，生了个女孩。”

纪晓岚马上就改了：

“月中嫦娥下九重。”

女孩儿是位公主啊，一定有嫦娥之貌。其实准那么美吗？他也没瞧见，反正拣好听的说吧。刚又要喝，乾隆说：

“放下！”

“唉……”

“生下来就死啦！”

“哟，死啦！”

乾隆心说：看你还怎么对诗。纪晓岚略加思索，嗯，有了：

“神仙人间留不住。”

那意思——这位是神仙，在人间待不住。不是死了，是回天宫去了。纪晓岚心想：这回该让喝了吧？刚要端碗，乾隆说：

“别动！”

“啊?!”

“你知道怎么死的吗？”

“微臣不知。”

“掉尿盆里淹死的。”

嗬！这回可怎么说呢？纪晓岚眼珠儿一转，脱口而出，连乾隆都听愣啦。他说：

“翻身跳入水晶宫！”①

一端茶碗。哎，他喝啦！

---

① 此诗传为明解缙应对之作。

慈禧入宫

这段节目又叫《咸丰立后》，就是咸丰皇上立皇后——结婚，娶媳妇。在封建时代，皇上究竟娶多少媳妇呢？都说“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究竟是不是这个数字呢？我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没准儿！

怎么没准儿呢？那年月，皇上一到十六岁就该结婚啦。皇上结婚不叫结婚，叫“立后大典”。立一位皇后。这皇后就一位，皇后以下可就多了。一等的叫贵妃，二等的叫妃，三等的叫嫔，四等的叫贵人，分多少等儿。皇后是一个，其余的贵妃、妃、嫔、贵人，加起来一共有多少呢？只要皇上不死，三年娶一拨儿，所以我告诉您，没准儿！

就拿清朝来说吧，每三年，都要从满、蒙官员家里头选一批十四岁到二十岁的“秀女”，往宫里送。有才貌出众的，碰巧让皇上看中啦，就能当贵人，也许能选上嫔、妃、贵妃，甚至当上皇后。有这事儿吗？有哇。象慈禧太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么入宫选上的。

咸丰二年，皇宫里头要选一拨儿秀女。应选的一共有六十人，经过初选，留下了二十八个，从这二十八个当中挑来挑去，最后就剩俩啦。一个是后来的东太后，慈安，钮祜禄氏；一个是后来的西太后，慈禧，叶赫那拉氏。

应选那天，她俩来到“寿康宫”，往地下一跪，上边儿坐着皇太后和咸丰。

慈安长得是端庄淑雅，雍容华贵；慈禧呢？长得是容颜娇

秀，娟态横生。全够漂亮的。太后一瞧，打心眼儿里喜欢慈安。咸丰呢？看上慈禧啦！按理说，皇上喜欢谁，谁就能当上皇后啦。可慈禧倒霉就倒在她那一口牙上啦。牙怎么啦？没毛病，又白又齐，特别好看。就因为牙长得好看，她说话老想找露牙的字眼儿，结果：皇后没当上！慈安呢，长了一嘴里出外进的黄板牙。别看她牙有毛病，可挺有心眼儿，说话想法儿不张嘴，让人看不出来。哎，她倒当上皇后啦。

皇太后就问慈安了：

"你姓什么呀？"

由这儿起，您注意听，慈安全使小口型的字儿来回答。

"姓钮祜录。"

钮祜录！不用张嘴吧？黄板牙看不出来。

咸丰问慈禧：

"你姓什么呀？"

慈禧一琢磨：论模样儿我们俩不相上下，我这口牙比她强。嗯，我呀，回话的时候，得想办法把这口白牙露出来，她是这么回奏的：

"姓那拉氏。"

说"氏"字儿故意拉点儿长音儿，"氏——"，嘴唇往上下一分，把牙呲出来啦。

"那拉氏——"（学状）

咸丰一看：嗬！这口牙好似排玉一样，美！

太后又问慈安：

"你多大啦？"

"十五。"

"十五"，不用张嘴。

咸丰又问慈禧：

“你多大啦？”

慈禧刚想说，十六。一琢磨，不行，十六露不出牙来呀。灵机一动：

“明年十七——”

哎，这不是废话吗？后年还十八哪！

太后又问慈安啦：

“你家住哪儿啊？”

“迺兹府。”

咸丰问慈禧：

“你家住哪儿啊？”

慈禧住李广桥哇，李广桥，“桥”字儿露不出牙来呀。对，这么说：

“家住鼓楼西——”

嘿，变着法儿呲牙！

太后问慈安：

“你叫什么呀？”

“玉珠。”

赶寸啦，到慈安这儿全不用张嘴。

咸丰又问慈禧：

你叫什么呀？”

本来她叫“兰儿”，“兰儿”不行啊。

“我叫兰芝——”

哎，连名儿都改啦！“兰芝——”

太后问慈安：

“你家还有什么人哪？”

“父母。”

咸丰问慈禧：

"你家有什么人哪？"

慈禧一想：我爸爸死了，光剩下妈啦，可这怎么说呀，"妈——"，"母——"，全露不出牙来呀？哎，有了：

"妈和姨——"

哎，连亲戚全饶上啦！

皇太后一看问得差不多啦，决定吧。按规矩，皇上把一个碧玉如意赐给谁，谁就是皇后。咸丰为难了，自己喜欢慈禧，太后喜欢慈安，到底给谁呢？他拿着如意直犹豫，嘴里叨念：

"谁当皇后？谁当贵妃？"

慈禧正那儿琢磨着能呲牙的字儿哪，一听赶紧搭碴儿："我当贵妃——"

得，皇后归慈安啦！

知县见巡抚

旧社会的怪事多。尤其是在官场，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有，净闹笑话。那时候的官儿分两种：一种是科举出身，凭本事考中的；一种是捐班出身，花钱买来的。科举出身的从小摇头晃脑地念八股，十有八九都念成一盆糨子；捐班出身的更是什么人都有，只要有钱，大字不识也能当官。象清朝，就专门设有卖官机构，而且是按等论价，明码标售。就跟现在副食店似的，酱豆腐一个价儿，臭豆腐又一个价儿。有的刚落草的小孩，还骑着尿布，因为他老子有钱，买个七品衔儿——就是个县官！可见这官儿也实在不值钱啦。

今天，说段清朝的官场笑话。

在光绪年间，浙江杭州有个茶叶铺，字号叫“大发”。掌柜的姓钱叫钱如命，深通生财之道，十几年的工夫，就开了好几个分号，还在安徽买了座茶山，坐庄收茶，大发财源。可就是一样，钱掌柜斗大的字不认识两麻袋，是一个大文盲。钱如命的钱是越多越不嫌多，做着做着买卖，他看当官比做买卖还好，又赚钱，又威风，就花了八千银子买了个实缺知县，照价交钱，领凭接印，安排停当，走马上任。

钱如命做官也就是做买卖，别看他对官场的礼仪规矩一点不懂，可是弄钱的本事一点不比别人差。他跟一般县官没有两样，照样的贪赃卖法，鱼肉百姓。一年的工夫，地皮被刮了足有三尺，连土地爷都被他赶罗得到处“打游飞”！因为土地爷知道自己是泥做的，怕钱如命刮地皮来一锨给铲成八瓣儿！

可是钱如命对龙王爷却是另眼看待。他这县里有条河，因为

久失疏浚，河槽淤塞，年年闹灾，一下雨就淹。钱如命借着修河工拚命地派捐加税．其实一锹河泥也没挖，银子全入了他的腰包啦！钱如命为了感谢龙王爷的恩典，每天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祈求龙王爷多发几回大水，好保佑他发财。他这么一来，弄得土地爷直跟龙王爷闹不团结，说，同是神仙，为什么我"打游飞"，你受香火?！两种待遇，太不公道！

钱如命做了一年多知县，八千银子的本儿早已滚了几滚，官儿瘾也就越来越大，又想弄个知府做做，就带着大批银两到省城里去活动。

钱如命来到了省城，托人给巡抚送了一份厚礼，另加一张一万两银子的银票。巡抚收到之后，一看礼物确实不轻，当时就派人传唤，钱如命听说巡抚召见，心里是又高兴，又嘀咕。高兴的是巡抚这样赏脸，我这知府有希望，银子真没白花；嘀咕的是自己虽说做了一年多知县，说良心话，实在还是一窍不通，官场的规矩全都不懂。这是头一次见巡抚，心里有点打怵，可不去又不成，再说，自己干吗来啦？

钱如命拿定主意：见巡抚要客气，有问必答。他换了身新官衣，来到衙门，见了巡抚，行完礼，落了座，差人献茶——这里得先说清楚：大官招待小官的茶是样子货，绝对不能喝，什么时候大官一端茶让客，那就是告诉你该走啦。象巡抚这样的官，他要一端起茶碗，底下的差人马上就喊"送客"，你有多重要的事情没谈，也得告辞。这个官场规矩，叫"端茶送客"——钱如命是茶叶铺掌柜出身，不懂这一套哇！心想：他是巡抚，我是知县，应当客气客气。立刻双手捧起茶碗，冲巡抚说："大帅，您喝茶！"

巡抚听了一愣，心说：怎么，你跑到我这儿"端茶送客"来啦?！你打算把我轰哪儿去呀！钱如命看巡抚没言语，又奉承了一句："大帅，您这茶叶真不错，我一尝就知道是地道的西湖龙井！"

噢，你上我这儿品茶来啦！巡抚心说：这人怎么这样不懂规矩，谁问你是不是西湖龙井啦？

巡抚心里不高兴，脸上可没露出来。其实，倒不是这位巡抚大人宽宏大量，实在是看在那银票的分上，要不然早就翻啦。就因为喝茶这点事，他就能把县官撤喽。巡抚想：我别让他再说话了，他刚才就谈上“西湖龙井”啦，要是再让他说话，就该讲“雨前、毛尖、铁叶、大方”啦！他开茶叶铺，我这巡抚衙门改茶馆儿！……巡抚想到这儿，要跟钱如命说两句官场话：

“贵县，听说你那里年年河道成患，不知今年情景如何呀？”

巡抚问的是：你那个县年年因为河道淤塞闹水灾，不知今年水闹得怎么样？可是他这么一咬文嚼字，把县官弄胡涂啦。钱如命把“河道”弄拧了。听巡抚问：“贵县，听说你那里年年河道成患，不知今年情景如何呀？”

“回大帅的话。您问和道嘛——，这个和道哇……这个……小县那里的和尚倒是好和尚；就是老道非常可恶，不是吃酒赌钱，就是斗殴生事。”

啊？巡抚一听：河道就是和尚、老道哇？我要问你河泥哪，那就是和尚、尼姑啦！胡涂之至。巡抚心里这样想，嘴上没说出来。压着性儿又问：“贵县，你那里今年雨量大不大？”

“回大帅的话。卑职那里的月亮不大，也就是烧饼大小（用手比画），啊有您这儿的大呀！昨天我到这里，看您这儿的月亮真大，象个大茶盘儿。”——他又弄错啦！

巡抚说：“哎，我问的是水。”

“噢，水呀，卑职那里的水都是甜水，没有苦水，沏茶可好喝啦。”——还没离开茶叶！

巡抚听了又好气，又好笑：这人怎么这么胡涂，河道、雨量全不懂！干脆，随便问点儿别的，让他走了算啦。

"贵县，你们那儿风土如何？"巡抚问的是风土人情，钱如命又弄拧啦：

"大帅，您问风土啊，卑职到任一年多，倒是没刮过大风，尘土也少，就是经常下大雨。"他把风土人情当刮风、尘土啦！

巡抚皱了皱眉，又问一句：

"我问贵县民风如何。"

"蜜蜂啊！卑职那里蜜蜂不多，马蜂可不少，有这么粗(伸出拇指)，蜇人可厉害啦，您没挨过？"

巡抚气得胡子都撅起来啦。心里说：他这个知县是怎么当的？怎么连句官场话都不懂？我问河道，他说和尚老道；我问雨量，他说他那儿月亮象烧饼，我这儿月亮象茶盘儿——一个月亮两个尺寸；我问水，他说没有苦水，都是甜水，沏茶好喝着哪；我问风土，他弄成刮风尘土；我问民风，他说蜜蜂不多，马蜂不少，象手指粗细，蜇人可痛啦，还问我挨过没有……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要不是那张银票，他甭说想当知府，连豆腐我也让他做不成，哼，岂有此理！

巡抚本想训斥他几句，话到嘴边儿又咽回去了——还是银票厉害。心想：再随便问一问，找个台阶儿快让他走吧。

"贵县，你那里老百姓好不好？"

"老白杏？白杏不好，太酸。卑职没找着好杏，以后找着，下回给您带两筐来。"

这回巡抚可真生气啦：脑袋后边儿的小辫儿气得直晃摇，腾！就站起来啦，用手一指钱如命："我问的是你的小民！"

钱如命也慌忙站起来了，把头一低：

"回大帅的话。卑职的小名儿叫'二狗子'。"

他把小名儿也说出来啦！

（刘宝瑞表演本，原作者金铠）

假 斯 文

今天我说的这段儿叫《假斯文》。这假斯文是谁呀？是我的一个亲戚。什么亲戚呢？是我堂叔伯两姨姑舅哥哥他丈母娘内侄女的表叔！反正这亲戚够远的。算来算去，也不知道叫什么好了。后来一琢磨，干脆就叫他表叔得啦。

我这位表叔啊，斗大的字不认识半升，是个大文盲。您别看他不认识字，还爱在人多的地方装作识文断字的样子，摆出一副斯文的架子。故此，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假斯文！

比如说大街上贴张告示。哎，他总爱挤在前边儿，一边儿看，一边儿嘴里还直嘟囔，让外人一瞅，仿佛他认识字儿似的。其实他一个字儿也不认识。那他嘴里怎么嘟囔呢？他有办法，买个烧饼，一边儿吃一边儿看。知道的他是吃烧饼哪；不知道的还以为他那儿念告示哪！

可巧过来一位也不认识字，想打听打听告示上说的什么。你倒是跟别人打听啊，单跟我这位表叔假斯文打听：

"哎，先生，那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啊，他跟人家打岔：

"啊，烧饼。"

"嗐，我说那上面儿的。"

"上面儿是芝麻。"

"我说上面儿那黑的！"

"黑的是烙煳啦。"

嗬！

这位一生气，说了一句：

"什么东西？"

他把手一伸：

"烧饼！"

喏！

有一回我们俩逛厂甸儿。走到一家书店门口儿，哎，他非拉着我进去看看。我心想：你又不认识字儿，进书店干吗呀？没办法，陪他进去吧。进门一看，屋里有不少顾客，书架子上摆着各种书。

这位假斯文又把架子端起来啦，随手拿起一本儿来，摇头晃脑的还念上啦：

"学富五车读《诗经》。"

我过去一看，差点儿没乐趴下。怎么？他拿的是本儿皇历！就小声说：

"表叔，您拿的不是《诗经》，是本儿皇历。"

假斯文一听：怎么着？这是本儿皇历。马上就改口了：

"择吉上梁好动工。"

那意思是：我看这本儿皇历，想查个日子，看哪天日子好，我盖房上梁。

嘿，他转得还真快！

我仔细一看又发现问题了：他把皇历愣给拿倒了。

我说：

"那也不对呀，您怎么把书拿倒了啊？"

这位假斯文还有的说哪：

"十年寒窗练绝技。"

啊？这是绝技呀？

我实在绷不住了，大声问他

“您这叫什么绝技呀？”

假斯文回答了我一句话，把全屋的人都给逗乐了：

“倒视才能看得清！”

没听说过！

全 上 来

在旧社会，什么笑话事儿全有。有位别字儿先生，花五千两银子捐了个知县。他净念别字儿啊，批公事、看状子怎么办哪？他有主意，请了位师爷替他代办。

有一次，闹了个大笑话。是这么回事：来了三个打官司的。为什么事哪？为债务。可巧师爷这会儿肚子疼没在大堂上。他一想：不能让三班衙役看出来我不认识字呀，先自己问吧。这原告叫什么呢？叫：金止未，金银的“金”，禁止的“止”，未来的“未”。被告叫郁卞丢，“郁”字儿是“有”字儿加一个“耳刀”，“卞”是上下的“下”字上边儿多一点儿，“丢”是“去”字上面儿加一撇，丢失的“丢”。保人姓干钩儿“于”，叫于斧，斧子的“斧”，就是父亲的“父”字下边儿加个“斤”字儿。

他拿起状子来一看，原告叫金止未呀，这“金”字儿他怎么看怎么像“全”；“止”，他看着像“上”；“未”字儿，嗯，大概念“来”！被告叫郁卞丢啊，这“郁”字儿他估计着念“都”，其实“都”字是一个“者”字儿一个“耳刀”；“郁”字是一个“有”字儿一个“耳刀”；他看着全差不了多少！“卞”字儿他看着像“下”，这“卞”字儿比“下”字儿还多一点儿哪！他心里琢磨：可能那点儿没用吧？您想那能没用吗！“丢”字儿他看着像“去”。合着全没蒙对！

他装模作样地一念，乐儿大啦：

“带……”

应该先带原告金止未呀，他给念成：

“带——全上来！”

全上来？

衙役一听：噢，全上来。得了，来吧！连原告带被告加保人，唏哩呼噜都给带上来啦！

县官一看纳闷儿啦，心说：嗯？我怎么叫一个来了仨呀？我再叫被告试试，看还把谁带上来。被告叫郁下丢啊。他一念：

“都下去！”

衙役一听：怎么着，都下去？好吧。唏哩呼噜又都给带下去了。

这回县官更奇怪了：哎？怎么又都带下去啦？我再叫回原告。

“全上来！”

衙役把仨人又都带上来了。

“都下去！”

唏哩呼噜仨人又全下去了。县官这下可摸不着门儿啦。他一着急索性念上没完啦：

“全上来！”

“都下去！”

“全上来！”

“都下去！”

“全上来！”

“都下去！”

这仨打官司的可倒了霉啦，一会儿唏哩呼噜上来；一会儿唏哩呼噜下去，来回跑了二十多趟啊！

正这时候师爷来啦。怎么？他听着大堂上怎么这么乱哪！一会儿唏哩呼噜上来，一会儿唏哩呼噜下去。再说县官那点儿书底儿他清楚啊，净念错别字儿，这回指不定又闹什么笑话啦。赶紧来到堂口一看，县官那儿还念哪。

“全上来！”

“都下去！”

“全上来！”

“都下去！”

师爷绕到县官身后，一瞅这状子。嗐！敢情都念成别字儿啦！赶紧趴在县官耳朵边上小声嘀咕：

“老爷，您念错了，原告叫金止未，被告叫郁卞丢；不是全上来、都下去！”

“啊？念错啦！噢，那么保人叫什么呢？”

“叫于斧。”

“什么？”

“于斧！”

县官一听，吓得一吐舌头，说了一句话，把师爷和衙役全逗乐了：

“哎呀，多亏你早来一步，你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啊，这保人‘于斧’，我就喊他‘干爹’啦！”

嗐！

翻　跟　头

说段单口相声，单口相声的新段子很少，我们自己想编，在写作上又不行。实不瞒您说，我是解放以后才学习文化，解放以前是个半文盲。怎么叫半文盲呢？书报杂志我也看，也能看下来，反正有蒙对了的时候，蒙不对的时候多！

怎么叫蒙哪？比如说，我看书看报有几个不认得的字，看看上面的字，再瞧瞧下面的字，一琢磨这几个字，大概差不多了，也就蒙下来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瞧这个字象什么模样，我就念什么。过去，人家都管我叫别字先生。有时候念着念着自己都乐了。怎么？不能不乐呀。过去那"邮政局"，我念"垂政局"，您就知道我这学问怎么样了。"北大醫院"，我念"此大酱碗"！这就是我的学问，一念就把人念乐了。鲜货店门口贴着个红纸条子，四个字："糖炒栗子"，这"栗"字，我不认识，站在那儿我还念哪，念就念得了呗，我还念出声来：

"糖炒'票'子！"

哎，那能吃吗？您说，旁边的人能不乐吗？非把人念乐了不可！人家乐了，我也乐了。

过去我就是别字先生。过去我究竟念过书没有？也念过几天，可不是在学校里念的，也不是在私塾里念的，我是跟我一个亲戚念的。什么亲戚呢？是我叔伯二大爷。我这"此大酱碗"就是打我二大爷那儿来的。怎么哪？在清代给皇上治病的地方不是叫太医院吗，"太醫院"那仨字，他就念"大酱碗"，所以我这"此大酱碗"就是得他的真传。他念别字念得比我可乐，有过这么一个笑

话。

在旧社会，北京有个大财主，这家儿姓潘，家里死了人，要请一位读祭文的先生。这家儿也是倒霉催的，应当是请老秀才、举人、翰林老夫子啊，也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把我那位二大爷——“大酱碗”——给弄去了。这下儿漏子了，他给读祭文，那还好得了哇！往棺材前头一站，捧着这个祭文，在他眼前跪着两个人，这边儿跪着的是那个孝子，那边跪着的是孝妇。家里有钱是财主啊，两个用人搀着孝子，两个老妈子搀着孝妇，他站在那儿就念这个祭文：

“孤哀子……”

什么叫孤哀子哪？古时候，父丧为孤，母丧为哀，父母俱丧称为孤哀子，孤哀子就是那个孝子。这孝子叫什么名字呢？姓潘，名叫良顯，“云苏潘葛”的潘，良就是优良的良，顯就是顯耀的顯。潘良顯，这仨字，叫我二大爷一念好了，仨字儿没多错，错了一对儿半！

“孤哀子……翻跟頭！”

翻跟頭？这个“潘”哪，他给念成“翻”了，优良的“良”，他给念成跟头的“跟”了，顯耀的“顯”，他给念成“頭”了。

“孤哀子——翻跟頭！”

这孝子一听也纳闷儿了，心说：这叫什么规矩啊？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什么？这叫什么事啊！这是谁请的这么一位先生？孝子跪在那儿直运气。

我二大爷念到这儿还不念了，瞧着！这工夫，旁边儿这两个用人说话了，叫孝子：

“少爷，少爷，您听见了吗？先生叫您翻跟头哪！您快翻吧！”

孝子一听这话，鼻子差点儿没气歪喽：

"废话！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什么？"

"那……那不是，先生叫您翻的吗！"

"胡说八道，我翻不过去。"

"这不要紧，翻不过去我们帮您翻，来！翻哪！"

两人一掀，给翻过来啦！孝子这个气呀，翻过来又跪在那儿了。我二大爷接碴儿往下念：

"孝妇……"

这个孝妇，娘家姓"乜"，"曾母沙乜"的那个"乜"，就是之乎者也的"也"字短中间那一小竖。他这一念热闹了：

"孤哀子——翻跟头！"

用人一掀，孝子翻过去了。

"孝妇——也氏！"

孝妇一听"也是"：

"噢，我也得翻哪?！"

画　　账

新社会好哇，您瞧儿童们多幸福，从小就念书认字。旧社会就不行了，象我舅舅，家里穷得连锅都揭不开，哪儿有钱念书啊。长到三十多岁，还是个睁眼儿瞎——文盲！

后来，东摘西借凑了点儿钱，开了个小杂货铺儿，好维持生活呀！

那时候，小买卖都讲赊账，为的是拉住主顾，多卖出点儿货去。有一天，来了一位老太太赊账：

"掌柜的，你赊给我一块儿豆腐。"

"好吧您哪。"

老太太拿着豆腐走了。我舅舅为难了，怎么？"豆腐"这俩字儿他不会写呀。哎，他有办法。在账本儿上画了一个四方块儿，代表豆腐。过了几天，这位老太太又来了：

"掌柜的，你再赊给我一把儿筷子。"

我舅舅在账本儿上那个四方块儿底下，画了一长道儿，代表筷子。等到月底，老太太还账来了：

"掌柜的，你看看账，我短柜上多少钱？"

我舅舅翻开账本儿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话，吓老太太一跳。

"大娘！您不短钱，您短柜上一把铁锹！"

"啊？"

老太太不乐意啦：

"哟，赊你一块儿豆腐、一把儿筷子，你让我还把铁锹啊？这不是讹人嘛！"

老太太四外这么一宣扬，好嘛，谁也不敢上他那儿买东西去了。结果不到半年，杂货铺儿关张啦。

为生活呀，又托朋友给找事做，在学校的小伙房里当炊事员。虽然这活儿用不着写字儿；可是，买菜也得记账啊，他想了个主意：画画儿！学校里有各种颜色呀，他画——买俩茄子，画俩紫茄子；买捆儿菠菜，画捆儿绿菠菜；买仨辣椒，画仨红辣椒……天天买菜，天天画，一样儿也错不了。

这天，他又买菜去了。哎，正赶上学校里头检查卫生。老师们来到厨房一瞅：案板、锅灶，都收拾得挺干净。忽然看见墙上挂着一个白纸本儿，打开一瞧，里边儿画得乱七八糟。人家不知道这是我舅舅记的"账"啊。老师拿起红笔来，蹭！蹭！给打了两个红杠子！

工夫不大，我舅舅回来了。拿起本儿来上账，翻开账篇儿，刚要往上画，他发现老师打的红杠子，当时就急了：

"哎，这不对呀，谁买的两根儿胡萝卜，怎么写我账上啦！"

朱　夫　子

这回我说一段。象我们这一代相声演员，从小很少念书，没有多少文化，全是记问之学，仗着老前辈口传心授，凭自己脑筋灵活，记性好，到头来也就学个一知半解。

要论文化我哥哥比我强，怎么哪？他念过六年私塾哇！您别看我哥哥比我有文化，教书他可不行。他辛辛苦苦教了一年书，气得差点儿没落下病根儿；我轻轻松松地教了一年书，高高兴兴，满载而归。这事儿我要是不说，谁也不会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我们前村有一个爱财如命的土财主，姓孙叫孙仁，叫别了就是"损人"。他有两个儿子，想找个教书的先生，我哥哥就去了。一见面，老财主还装得挺斯文：

"久闻先生才学出众，若能屈就敝庄，教诲我那两个犬子学业有成，决不忘先生的(用京剧道白腔)大恩大德呀！"

哎！他要开戏！

孙仁又说：

"一年束脩大洋五十块，每日三餐，两碟两碗儿。不过，还得有几个条件：一，必须教满一年，不准中途辞馆，不准借故请假，否则，分文皆无；二，年终我摆宴送行，席间稍作问答，答上来，束脩加倍，答不上来，一个子儿也不给。"

我哥哥一听，就这条件哪，他乐了。怎么呢？他有学问哪！心说：你问不住我。当时就答应了。

当天，两个小孩行拜师礼，我哥哥勉励了孩子几句。散了午学，开上饭来。我哥哥一看：差点儿没把鼻子气歪了！怎么？两

碟两碗儿是两碟儿腌咸菜，两碗小米粥！我哥哥想：这也许是头一顿，来不及准备，晚饭就好了。晚饭好什么呀？“外甥打灯笼——照舅(旧)”！这么说吧，上顿腌萝卜小米粥，下顿小米粥腌萝卜，二十多天没换样，吃得人嗓子眼搁鲂儿！夜里睡不着觉老咳嗽，有心不干了，不行，中途辞馆，一个子儿没有。没办法，硬挺着吧！

没过两天，孙仁又来事儿了！

“先生，这么办，打今儿起，咱们加个夜课吧！”

我哥哥说：

“当初没讲夜课呀，我嗓子也受不了。”

孙仁说：

“夜课不能让您白加，钱咱们就不提了，在饭食上给您加两碟菜，保养身体。”

我哥哥一听：这还不错，什么保养不保养的，来点儿清淡菜就行啦！夜课开了，第二天一开饭，还真上来四个碟儿：一碟儿腌水萝卜，一碟儿腌变萝卜，一碟腌胡萝卜，一碟儿腌白萝卜！

掉萝卜阵里啦！还全是咸的！我哥哥这个气呀！哑着嗓子凑合到年底，结算束脩钱吧！孙仁说：

“咱们是先考字，后开饭。”

他一指柜盖：

“看见没有？上边放着大洋一百块，你认识我考你的字，全归你，酒席宴后，套车送你回去。不认识，一年白干。”

说着，他在纸上写了一个挺大的“门”字：

“这门字里加个人字念什么？”

“啊，念闪。”

“门字里搁俩人字念什么？”

我哥哥不认识，就说：

“没见过这个字。”

孙仁哈哈一乐：

“不认识吧？告诉你，这个字念‘躲’，门里头有人要出去，门外有人要进来，那个往左一闪，这个往右一躲，过去啦！这不是念‘躲’吗？”

嘿！他这字儿哪儿学来的！

“再考你：门里搁三个人字念什么？”

“不认识。”

“又不认识。告诉你，念‘挤’。三个人一块儿到门口，这个左一闪，那个右一躲，第三位中间一挤，过去啦！再考你第四个字：门里头搁四个人字念什么？”

“不认识。”

“不认识，告诉你，念‘撞’，第三位往中间一挤，又来一位，梆！跟中间这位撞上啦。故此念‘撞’。怎么样？”

我哥哥一听：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孙仁一看把我哥哥考住啦，把脸往下一沉说了：

“我考你几个眼皮底下的字，你都不认识，就这学问你还张罗教书哪？这不是误人子弟吗？纯粹蒙事呀！得了，谁让咱们有言在先哪，束脩钱全免。先生，请便！”给轰出来啦！

我哥哥白教了一年书一个子儿没挣，还落个蒙事！回家就气病了。我说：

“哥哥，您别生气，明年我去！”

我哥哥一听就急了：

“你去？我去都不行，你更不行了！”

“大哥，别看您不行，我有办法，这叫一物降一物，我能对付他！”

第二年我还真去了，一谈待遇，还那样儿。咱有办法，让俩

学生跟我一块在书房里吃，财主怕他儿子鮈着，就得换样儿，我跟着沾光！我准备了几块糖，一见面，我就说了：

“来来来，一人一块儿，你们要是跟我一块儿吃饭哪，我还有好吃的给你们。”

俩孩子一听，回上房就闹。结果，财主只好答应了。等到开饭时候一看：六碟咸菜，六碗小米粥，没几天儿，小孩儿全鮈病了，甭等我说话，他老婆就不干啦，这老小子还真怕老婆，马上换饭，白面馒头炒肉片儿，还有一大碗鸡蛋汤！

开始上课了，俩学生拿着《百家姓》过来了，让我给上书。

“这念‘赵钱孙李’，那边儿背去！背会了再教下句。”

俩学生一会儿就背下来了，我一看不行，照这样下去，我认识的这点儿字能教几天哪？有办法：

“第一句念‘赵钱孙李’，第二句念李……里里外外！”

“不对！头年那位先生教的是‘周吴郑王’呀！”

“这叫一个师傅一个传授，我怎么教，你就怎么念，听我的没错儿！”

哎，还没错儿哪！

我怎么教，学生怎么念。

“赵钱孙李，里里外外，外边有人，人格太损，损人利己，挤得胡编，编书教你，你家有钱，钱能买米，米烂成粥，周吴郑王！”

哎，才转到这儿！

我讲课，孙仁不放心，扒在窗户外头听学生背书，听着听着他乐啦：

“行。把我孙仁（损人）都编到书里去啦，这先生有学问！”

还夸我有学问哪！

过了一个月，又要开夜课了，我不但不开，还让他放假。我

知道孙仁这老东西迷信，就说：

"您知道孩子为什么闹病吗？"

"为什么呀？"

"因为你家里有佛堂，又有财神楼，就应该肃静，初一、十五，还叫小孩念书，哇啦哇啦一吵，老佛爷怪罪啦！都病了吧？初一、十五念书，是主于家室不安哪！"

他一琢磨：

"对，孩子也病了，家里直跟我吵，是家室不安。先生，您说怎么办哪？"

"那怎么办哪，放假吧！"

"好，听您的，放两天吧。"

我说：

"初一、十五放假，初二、十六也得放假，这是敬财神的日子，小孩念书，主于财运不旺。"

他是个财迷呀，一听：

"哎哎，得放，得放！"

我一看他全答应了。一琢磨：哎，接着来吧。我说：

"要是初一、十五，初二、十六放假，那么，杨公忌日得放假，四离四绝日得放假，诸事不宜日得放假，三大节得放假，另外还有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寒露、秋分、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都得放假，我的生日半拉月，孔夫子生日四十天……"哎，全让我给放了。

这么一放，到年底了。我找孙仁拿钱去了。一进门儿就见桌上有两摞洋钱，他还是考我那几个字儿，答上来，束脩加倍；答不上来，分文皆无，

门字里一个人字，俩人字，仨人字……我全答上来啦！闪、

躲、挤、撞——我全认识！怎么？我哥哥全告诉我啦！

孙仁愣了，这时我从桌上拿起两摞大洋，一百块，往怀里一揣，连我哥哥那份儿也找补回来啦！我说：

“也用不着你明天套车送我啦，我现在就走，咱们回见！”

孙仁一看可动心啦：

“哎哎哎，先生留步！摆宴相送，早已谈妥，我决不食言！”

他非要把我留下吃饭吗？能让我白吃他一顿，哪儿有那事！他是想把这一百块大洋要回去。他请来俩人，谁呀？他的两个女婿，大姑老爷是举人，二姑老爷是秀才，他想用这俩人把我问住。我心里也打好了主意：得先发制人。

第二天酒席宴上，我没等这俩人问我，我先冲大姑老爷一抱拳：

“愚下有一事不明，要在大姑老爷台前请教一二，不知可愿赐教否？”

他见我谈吐文雅，不敢怠慢，赶紧站起身来，忙说：

“先生，有话请讲当面，何言请教二字？”

“请问大姑老爷，昔有齐人卖黍鸡，追而返之，二黄争骨，陈公怒，一担而伐之。请问，此典出在秦始皇以前乎，还是出在秦始皇以后乎？”

我这一“乎”，还真把大姑老爷唬住了。大姑老爷让我给问得都不会说人话啦：

“这个……嗯……那个……敝人才疏学浅不敢贸然相告。”

他没词儿啦！

我一看，大姑老爷让我给问住了，听说二姑老爷学问还不如他呢。我又冲二姑老爷一抱拳：

“小可还有一事不明，要在二姑老爷台前请教一二。”

二姑老爷一听，舌头都不利索了：

“先生，您别问我，您的学问大，问我，我也说不上来！”

反正把他挤对得都胡涂啦。

他越害怕，我越问他：

“当年朱夫子有子九儿，五子在朝尽忠，三子堂前侍奉老母，独有一子逃亡在外，至今未归。请问二姑老爷，朱夫子那一子流落何方？”

这一下把二姑老爷也问住了。我是一个字儿：吃！吃饱了喝足了告辞！不但我把钱挣回来了，连我哥哥那份儿也得找回来！

那位说，你真有学问哪？其实这不叫学问，这叫机智！我问的这两句话，不过是我们的家务事，可是这些家务事甭说外人不知道，到家跟我哥哥一说连他都不明白。

他问我，

“兄弟，你说齐人卖黍鸡，那是怎么回事儿呀？”

“齐人哪，就是咱们街坊老齐呀，那天他赶集卖黍子去，不是顺手偷了咱们一只鸡吗？——昔有齐人卖黍鸡。”

我哥哥一听：

“噢！姓齐的卖黍子带偷鸡呀！那追而返之呢？”

“他把鸡偷走啦，不是叫您给追回来的吗？——追而返之。”

“二黄争骨？”

“正赶上两条黄狗争一块骨头。”

“噢，狗抢骨头哇！那陈公怒，一担而伐之？”

“挑水的陈老头儿，一看狗争骨头挡了道，他火啦，一扁担把狗打跑啦——一担而伐之。”

我哥哥越听越有意思，就问：

“哎，那秦始皇是怎么回事？”

我说：

“秦始皇不是我嫂子吗？”

“啊！她怎么成秦始皇啦?!”

“您怎么这么糊涂啊！我嫂子娘家不是姓秦吗？那年她得了一回黄疸病，这不是‘秦氏黄’吗？我问他陈老头儿打狗这事，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前哪还是以后？您想，他哪儿知道哇！”

我哥哥又问：

“这朱夫子也是咱们家出的事吗？”

“是呀！我说的朱夫子不是宋朝理学家朱熹朱夫子。我说的是咱家那口老母猪！不是净使麸子喂它嘛——猪麸子！”

“生子九儿呢？”

“老母猪不是生了九个小崽儿全是公的吗？如同儿子一样。这不是有子九儿吗？”

“五子在朝尽忠？”

“您不是到集上卖了五个吗？谁买回去早晚不得杀呀？——五子尽终(忠)。”

“三子堂前侍奉老母？”

“还剩下仨小猪，天天围着老母猪转，没事给老母猪啃痒痒——三子堂前侍奉老母。”

“独有一子，逃亡在外？”

“您卖猪那天，我捆猪，炸了圈了，不是跑了一个吗？逃亡在外，至今未归，直到如今也没找回来。我问二姑老爷，咱那口小猪跑哪儿去了，您想他哪儿知道哇！”

我哥哥说：

“哎，他要是知道呢？”

“那好办哪，他要是知道，让他赔咱那口猪啊！”

天 王 庙

在清代的时候，北京郊区有个"天王庙"，在庙里住着一个教书的先生。姓白，外号叫白吃先生，教着三十几个小学生。

有一天，正教着书哪，张老员外派人来请白吃先生，他要跟人家打官司，让白吃先生给写个呈子。白吃先生跟学生们说：

"你们在这儿好好念书，我去给张老员外写个呈子，马上就回来。不好好念书，回头背不下书来，我可挨着个儿打。"

白吃先生嘱咐完就走了。他刚走，这些孩子就不念啦。

（学小孩说话）"这天儿怎么这么热呀，别念了，咱们出去凉快凉快吧。"

孩子们都来到庙门外头，这个就说了：

"哎，咱们玩儿吧。"

那个说：

"咱们干吗玩儿呀？"

"咱们藏蒙哥儿吧。"

正玩儿着哪，过来一个卖凉粉儿的，这么一吆喝：

"酸辣凉粉儿哟……"

小孩们跑得也热了，口干舌燥。有一个小学生就跑过去了：

"嘿！卖凉粉儿的，给我来一文钱的。"

"一文钱不卖，四文钱一碗。"

"这……我就一文钱。嗨，你有钱没有？"

那个小学生说：

"我也有一文钱。"

“我这儿也有一文钱。”

有一个最小的学生说了：

“我也有一文钱，咱们合伙买吧。”

四个人凑了四文钱，买了一碗。这四个人当中，有一个岁数大一点儿的，已经十五啦，是个大学长，把这碗凉粉儿就端起来了：

“告诉你们，咱们是读书人，应该遵圣道，书上不是写着嘛：‘长者先，幼者后。’我比你们岁数大，我先喝，我喝三口，然后你们仨再分。”

啊？这仨孩子一听就急了：

“什么，你先喝三口？就你那大嘴，吞儿喽一口就没了。我们小，应该让我们先喝。”

那个说：

“不行，我也花钱了，我得先喝。”

这个说我先喝，那个说我先喝，四个人连吵带闹打起来了。正在这时候，白吃先生回来了。

“干什么哪？”

“嗐！老师，我们喝凉粉儿哪。”

“喝凉粉儿，为什么打架？”

“嗯……我们一人凑了一文钱，四个人买了一碗凉粉儿。我们大师哥他说，‘长者先，幼者后’，他先喝三口，然后再给我们分。您想，这凉粉儿又凉又滑，吞儿喽一口就没了，因为这个我们打起来了。”

白吃先生一听就火儿了：

“胡说！让你们好好念书，不念书，出来买东西吃；买凉粉儿嘛，还要打架！话又说回来了，小孩子家也不能喝凉粉儿啊，喝凉粉儿要闹肚子的！”

“那……我们都给了钱啦。”

“给了钱也不能喝，你们不要喝。拿来，我喝！”

吞儿喽！哎，他给喝下去啦！

“走，回屋念书去！”

您想，凉粉儿让他给喝啦，谁还念得下去书呀！

大学长正念《论语》哪。头一句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他呀，就记着“子曰学而”，往下全忘了。一背书有意思了：

“子曰：学而……子曰：学而……”

先生说：

“什么叫：子曰，学而呀？子曰：学而时习之！”

“子曰：学而时习之，买碗儿凉粉儿先生吃……”

先生一听：嗯？哪有这么一句呀？

“行了，行了，都别念了，放学啦！”

怎么放学啦？他也有点儿害臊啦！

四个孩子出来就埋怨上了：

“倒霉就倒你身上了！我先喝三口，剩下你们分多好，这下子让老师全喝啦。”

“哼，你先喝三口，我们也照样喝不着。”

“这老师也不对呀，他怎么全给喝了呀？干脆，咱们骂他解解恨！”

这个说：

“骂他？骂完了，明儿上学他还不打你？哎，咱们四个人，一个人写一句诗骂他得了。”

“写在哪儿啊？”

“就写在这影壁墙上。”

红影壁墙，里边儿是白灰。这小孩就在缺口里边抠了一块白灰。大学长说：

"谁先写呀?"

最小的那个学生才九岁，别看小，人可机灵。大家都管他叫小不点儿。这时候他说：

"谁先写，这还用问吗?'长者先，幼者后'啊!"

大学长一听：噢，在这儿等着我哪!没办法，先写吧，拿白灰在影壁上写了四个字。一般作诗应该是五言诗或是七言诗，他怎么才写四个字啊?您想，小孩儿能有多大学问哪，也无所谓诗，就是顺口溜。写的是："兄弟四人"。

"你写!"

他把白灰递给了另外一个小孩儿，那小孩儿又写了四个字："共凑四文"。

"该你写了。"

这个接过白灰来，也写了四个字，是："买碗凉粉"。

"小不点儿，该你写啦!"

小不点儿噘着嘴说：

"嗯，我没法儿写!"

"怎么没法儿写呀?"

"你想啊，咱们写四句诗骂老师，你们仨写的是："兄弟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这三句都没有老师的事情，就剩我这一句啦，我怎么写呀?"

"不管那个!一句你也得写。"

小不点儿急了，这一着急，急出词儿来了。

"我写!"

他写了四个字，是："先生独吞"。行了，四句话凑在一块儿有意思了。是：

兄弟四人，

共凑四文，

买碗凉粉，

先生独吞！

“行了，行了，咱们走吧。”

四个小孩儿走了，他们刚走，可巧又来了四位赶考的举子，这是亲哥儿四个，到这庙里瞻仰瞻仰。看完了刚要走。老三说：

“大哥，二哥，老四，先等会儿走。你们看这四大天王多大威风呀！咱们给他留个纪念吧。一人写一句诗，表示对这四大天王的尊敬，怎么样？”

老大说：

“往哪儿写呀？”

“就写在这影壁墙上吧。”

“没有笔呀？”

“给您这白灰。”

刚才小孩把这墙抠了一个窟窿，露出来很多的白灰。老大接过白灰来，在影壁墙上写了七个字。写的是：“天王庙神大法身”。老二写的是：“身穿铠甲似龙鳞”。

“老三该你啦！”

老三写的是：“脑袋倒有麦斗大”。

老二说：

“老三，这是怎么意思？”

老三说：

“哎，身量高，脑袋就得大。这样写合情理呀，你听说书的先生也是这么说的呀，‘来将身高丈二，头如麦斗’，您听多好听。要这么说就不行了，‘来将身高丈二，脑袋这么点儿’（比状），那成蒜头儿啦！”

“好，好好。老四该你写啦。”

这老四啊，小时候吃凉药吃多了，说傻不傻，说话可又有点

儿傻味儿。

“是，是，是，我写不了。”

“你怎么写不了？”

“天王庙神大法身，身量高，大哥写了；身穿铠甲似龙鳞，二哥写了；我三哥写的：脑袋倒有麦斗大，大脑袋……都写了，我还写什么呀？”

老二说：

“不管那个，反正你得写！”

“是，是，是，我写。我怎么写呢？身量高，脑袋大，古人为什么身量高，脑袋大呢？想必他是吃得多，吃得多……那就得拉得多啦！”

哎，他有词儿啦！

老四也写了七个字：“一泡大粪十五斤”。

老三一看：“嘻！你这象话吗？”

“不管那个，我就这词儿。”

老大说：

“甭管他啦，咱们走吧。”

这四个人刚走，白吃先生打屋里出来了，自言自语地说：

“哎呀，这天气太热啦，大概要下雨。”

忽然间往影壁上一看，

“讨厌！什么人在这影壁墙上画好些白道子？”

这位白吃先生眼神不好，当成白道子了。走近了一看：

“嗯，不是白道子，是字。一行、两行、三行、四行，……哎呀！还是诗呢。我数数几言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哦！十一言诗。”

那位同志问了，怎么出来十一言的诗了？其实不是十一言的诗。刚才四个赶考的举子是大人，身量高，写的是七言诗，写在

上边了。那四个小孩儿写的是四言诗，他们身量矮，就写在下边了。可巧写对了趟儿了。其实也不算对趟儿，还错偏着斜了一点儿哪；可是白吃先生这眼睛要命啊，他不近视，不远视，斜视！哎，给看对趟儿了！他还要念一念，这一念，出笑话了：

“天王庙神大法身——兄弟四人。嗯，不错，魔家四将嘛！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寿，好。”

再念第二句，他纳闷儿了！

“身穿铠甲似龙鳞——共凑四文。嗯？四大天王，凑四文钱干吗呀？”

一念第三句，更新鲜了！

“脑袋倒有麦斗大——买碗凉粉。啊？大脑袋吃凉粉儿！这是什么意思呢？噢，这儿还有一句哪：一泡大粪十五斤——先生独吞！”

嗐！

文　庙

曲艺形式丰富多彩。我说的单口相声，差不多都是有头有尾的一个故事，里头穿插着笑话儿。要是对口相声呢，比较灵活多样。有歌颂的，有抨击的，有讲戏曲的，有谈电影的，有文字游戏的，吟个诗啊，答个对儿啊。哎，我要是表演这路节目比他们强。因为我这个文化够水平，水平虽然不算最高，反正能保暖二十四小时——正品暖水瓶！这是开玩笑。我幼而失学，文化水平不高，净念错字、别字儿。今天，我讲一段清代的念别字的笑话。

有这么二位，一位姓贾叫贾斯文，一位姓甄叫甄不懂。他们没事在街上闲逛，走着走着看见前面有一道红墙，在门上挂着块匾，上写两个字"文庙"。——您注意听啊，那会儿庙字儿还写繁体，一点一横一撇儿，里面一个朝字。贾斯文说："聊着天儿走道不显工夫，咱们都到'文朝'啦。"甄不懂一听，噗嗤乐了："兄弟，不认识字就别念，念错了让人家笑话。你再仔细瞧瞧，那是'文朝'吗？这念'丈廟'，记住喽！"——还教人家记住了哪，他也念错啦！

贾斯文偏要念"文朝"，甄不懂犟着念"丈廟"，俩人就在庙外头吵起来了。正在这时候有一个小和尚由此处路过，手捧锡镴佛钵，上头有两个字是"打斋"。小和尚一看是俩人吵架，就过来啦："阿弥陀佛！哎，二位施主因何争吵？"贾斯文说："你是干吗的？""我是大佛寺的小和尚。""噢，少当家的。你来了，这事就好办了。我们就因为念这块匾，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廟'，你给

评评这个理儿：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是‘文朝’对，还是‘丈廟’对。”小和尚一听，摇了摇头：“文朝也罢，丈廟也罢，我没工夫跟你们磨牙，我还急着给我师父‘打齐’去呢！”——唉，他把“斋”念成“齐”啦！

那两人一听就急啦：“嘿，你也念错字啦！什么叫‘打齐’呀？都说‘吃斋念佛’，有‘吃齐念佛’的吗？”“‘打齐’？和尚打旗，老道打伞——象话吗?!”这回可热闹啦！刚才是俩人吵，这回小和尚也加入战团了。“文朝”啊，“丈廟”啊，“打齐”呀，“打斋”呀，正在那儿嚷嚷哪，可巧庙里头住着个教书的先生，这位老夫子打庙里出来了，因为听到仨人吵架，手里的字典都没顾得放下，赶忙过来就劝：“三位，为什么吵起来啦?。”贾斯文就问：“您是干什么的？”“我在这庙的后头院教学呢，是教书的先生。”贾斯文一听，救命星来啦：“哎呀，老夫子，您识文断字，我们正因为字儿的事吵呢。门上那块匾，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廟’，我们这儿正吵着哪，这位少当家的过来了，我问他究竟念什么，他说他不管，他急着给师父‘打齐’去。谁不知道是‘打斋’呀，有念‘打齐’的吗？得了，您是教书的老夫子，满腹才学，您说‘文朝’对，是‘丈廟’对，‘打齐’对，还是‘打斋’对？”这位老先生一边捋胡子一边摇头：“哎呀，不要忙，不要忙。你嘛念‘文朝’，他么念‘丈廟’；和尚说“打齐”，你们说“打斋”。哪是正字，哪是错字？哎呀，这……”他低头一看手里的那本字典，乐啦：“要想弄清，却也不难，来来来，咱们查查这本……字曲。”——嗨，他也念错啦！

仨人当时就都火儿啦：“好嘛，怪不得这么多人念错别字哪，闹了半天根儿在你这儿呢！教书先生净念错字，将来得造就出多少别字先生呀？这不是误人子弟嘛！干脆咱们见官去！”上去一把揪住这位老夫子的领子：“走，咱们打官司！”贾斯文拉住老夫子，甄不懂过来就抓小和尚：“得啦，咱们就一锅熬啦！”四个人奔了县

衙门啦。

凡是县衙门口儿都有面堂鼓。在道上这四个人各有各的想法。念'文朝'的一想："到那儿我先打堂鼓，我算原告，对。"半道上就捡了块砖头。念'丈庙'的这个也想当原告，到那儿先打堂鼓，就找了块石头子儿揣到怀里啦。小和尚也想当原告哇，拿什么打堂鼓呢？就拿这佛钵。到衙门口儿了，这教书的老夫子也想先打堂鼓抢个原告儿，一看墙边立着个粪叉子，顺手就抄起来了。四个人蜂涌而上，就奔这面堂鼓来了，砖头、石头子儿、锡镴佛钵、粪叉子，噔卜楞噔，噗！堂鼓破啦！

衙役往里禀报。县官一听：把堂鼓都打破了，指不定有多大的冤枉呢！吩咐更衣，即刻升堂。三班衙役站列两厢，齐声呐喊："升——堂——了！""威武！"堂威喝罢，县官升堂，一拍惊堂木："来呀，带原告儿！"把四个人都带上来了。为什么带四个？他们全打堂鼓了嘛。县官说："带被告！"班头赶紧请安："跟老爷回，这官司没有被告儿。"知县一听：那这官司跟谁打呀！"你们谁是原告？"四个人都说："我是原告儿！""我原告儿！""我原告儿！""我是真正的原告儿！""……那么，被告儿呢？""没有。""没有？你们就告我得啦！"

这位县官是捐班出身。什么叫捐班呀？就是花钱买官做。他姓苏，叫苏惠林。别看他斗大的字认不了两升，还假装文雅。当地的士绅为奉承他，给他送了一块匾，上写三个大字"赛东坡"。宋朝不是有个苏东坡嘛，县官姓苏，就说他这学问赛过苏东坡。其实他这学问赛不过苏东坡，倒能气死苏东坡！"赛东坡"这块匾就悬挂在大堂上。

县官一听说没有被告儿，把惊堂木一拍："那么你们四个人为什么打官司呀？""老爷，我们为字儿。"县官以为他们为房契、地契的字据呢："噢，什么字据呀？""不是字据。老爷，我们是为念错

别字打官司。”老爷心想：这可新鲜。“你们念什么错字来着?”“我们走到一道红墙那儿，在门口有一块匾，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廟’。这时候小和尚打这儿过，我们问他哪个对呀？他说他没工夫，还急着给师父“打齐’去哪。谁不知道是‘打斋’呀！这工夫出来个老夫子，他在这庙后院教书，我们想，问问他就明白了，谁知道一问他更胡涂了。他说，你们想明白也不难，我来给你们查查这本‘字曲’——字典他叫‘字曲’。我们就因为这个打官司。求老爷公断，您说是‘文朝’还是‘丈廟’；是‘打斋’还是‘打齐’；是‘字典’还是‘字曲’？”

县官没等说完就恼了：“啊哇！胡涂！讨厌！可恶，唉！可恶之极！本县以为你们因为房地契的字据打官司，闹了半天是因为念错了字。这值当得打官司吗？找一个明白人问一问，不就得了吗？”

“老爷，我们要不是找人问还吵不起来呢！”

“胡说！你们应该问那有学问的人，为什么单问胡涂人呢？”

“老爷，咱们这趟街上明白人太少啦。”

“放肆！既然打官司，就应该按规矩来告状，该有原告、被告。你们来了四个都是原告儿，难道老爷我是被告吗?!更可气的，把我的堂鼓也打破了，你们赔得起吗?!真是目无法纪，搅闹公堂，应该每人打四十大板！”贾斯文一听吓得直哆嗦，甄不懂也吓傻了，小和尚也哭了，老夫子眼圈儿也红了，四个人冲上磕头：“老爷，老爷！小人知罪，求您恩典！”县官苏惠林瞧这情景，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唉，按说每人该打四十大板，看看你们这可怜的样子！本县幼读诗书，深通礼义，为国执法，爱民如子。”——他自吹上啦！“念你等愚昧无知，本县也不怪罪你们，现在给你们说四句判词儿，就把你们谁是谁非、哪是正字、何为错读，统统说明白了。下堂之后，各安生理，不得寻隙滋事，如若再犯，

定要严惩！"四个人闻听，赶忙叩头："大老爷清如水，明如镜，乃是民之父母。您快宣读判词，叫我们明白明白吧！"县官说："听着！'文朝''丈廟'两相异，和尚不该说'打齐'，"冲那老夫子大声说，"哪有先生查'字曲'？气坏本县……"一指堂上这块匾，"……'赛东皮'。"

哎，他也错啦！

画 扇 面 儿

无论是作家、画家、文学家、艺术家，都得群众公认才行。自己本人也得谦虚，没有自己夸自己的。您多咱见大街上有这样的人：（高喊）“我是专家！我是教授！我是工程师！”哎，那是精神病！

您还别说，我们街坊就有这么一位，自充有能耐，不管别人对他怎么个看法，反正他自己承认是一位大画家。嗬，见人就说：

“您买纸我给您画，要什么都行。什么山水人物，花卉草虫都行，特别是我擅长画美人。”

他总跟人家这么说，就是没人找他画。怎么？人家都知道他那两下子。

有一回，瞧见人家拿着一把扇子，一面是写的字，那面什么也没有。他非得要给人家画画儿，那位说什么也不让他画。后来那位急了，给他行了一个礼说：

“您饶了我这扇面儿吧！”

这才算完。

可也有倒霉的。有一次他在饭馆里头同着朋友吃饭，又吹开啦：

“我画的山水与众不同，尤其是我画的‘明月松间照’，是按日子按时辰画月亮，画出来跟真的一样。在初十以前您瞧着就是个月牙儿，过了初十，月亮越来越大，到了十五就圆啦！”

可巧有一位新买了个扇面儿。

“老兄，您受累给我画画。”

嗬，他这份儿高兴啊：

“行，行，我给您画个美人吧，我最拿手的是画美人。不过，您不能着急，这个画画儿呀，得培养情绪，得赶上我高兴的时候才能画得好，嗯，最少也得三个月。”

好吧。人家三个月以后去了：

“怎么样？画好了吗？”

“画好啦！”

说着话一伸手，从书架上把扇面儿拿下来啦。他先自己看，看了半天老不给人家。怎么哪？他自己看着都不象。就跟人家说了：

“画是画好了，不过这几天我有点儿不高兴的事儿，我给画走了样啦！美人儿应该是长合脸儿，我给画成圆脸儿啦，看着不象美人儿啦。干脆，我给您改一下得啦，改个张飞吧！”

啊?!

“也费不了什么事，添上胡子就成啦！”

嗬！

“就这么办吧。我看就改张飞合适，干脆您过一个月来取吧。”

又过了一个月，那位去啦：

“您改得了吗？”

“改是改得了，因为这两天我跟家里头吵了几句嘴，心里有点儿烦……”

哎，他总有事儿！

“胡子添多啦，不象张飞啦，干脆，我给您改怪石得啦！”

又改怪石啦。

“这回好改，有半个月就行。就改怪石吧，您就别犹豫啦！”

嘿！还埋怨上人家啦！

那位耐着性子又等了半个月：

“怎么样？”

“实在对不起，让您等了这么多日子。改是改得了，因为我这小孩子生病，没改好。干脆这么办！我拿墨给您涂个黑扇面儿。您另找人写金字儿去得啦！”

象话吗？！

暴　发　户

在解放前哪，社会风气不好，讲究虚假，以衣帽取人，势力眼，所以即便是穷人，也得装出有钱的样子来，不然就没人理啦。

有些人爱虚面子，说大话，外表架弄着。夏景天儿走在马路上，腆着肚子，嘴里总叼着根儿牙签儿。让人一看，好象刚打饭馆儿里出来。可就怕碰见熟人，怎么？遇见熟人就得说话，不留神就露馅儿啦。人家一问他，

“二哥，您吃了吗？”

他一边儿剔牙，一边儿回答：

“刚吃完。”

“您吃的什么呀？”

“冰激凌！”

啊？您多咱见过吃冰激凌剔牙的！哎，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

过去我有家街坊就好虚假，爱面子。本来他是个暴发户财主，可他非要装成多年的老财主。谁要一说他是暴发户，嗬，当时就翻脸。只要说他是老财主，能拉到饭馆里请你吃一顿！

有一回，他把我请去了：

“宝瑞，你是说相声的，眼界宽，见的多。你看看咱这所房子和屋里的摆设，怎么样？象个老财主了吧？”

我一看哪，实在不象，就说了：

“我说这话您可别恼，您不象个老财主，一看就知道是个暴

发户！”

他一听就急了。我说：

“您先别起急，这新财主有特点，是‘树矮，房新，画儿不古’，您看门口那几棵门槐，全都这么高。”（比画矮状）

“啊，这不刚栽上嘛。”

“您这所房子也不老啊。”

“是啊，我新盖的嘛。”

“还是的。再说您这屋里头一张古画都没有，就数那副对子年代最久，才是光绪末年的状元——刘春霖的。要想让人看不出来您是暴发户啊，得在门口来四棵大树，屋里头，挂几张古画儿，什么唐伯虎的美人儿啊，米元章的山水儿啊……”

他听到这儿乐了：

“这好办，你甭管了，我拾掇拾掇，半月以后你再来，保管看不出我是暴发户来。”

“好吧。”

过了半个月，我又去了。老远一瞧：嗬，门口这四棵大树，两丈多高！走近了一看，不是槐树是松树。后来一打听，是从人家坟地里现挪过来的。好嘛，人家坟地的树，他给搁门口啦！再一看：挺新的房子，都拿煤烟子给熏黑啦，俩大铜门环子，也用烂泥给糊上啦。

哎，这不是折腾吗？

刚要叫门，正赶上他出来，嗬，见到我这份儿高兴啊：

“你瞧瞧，这回树不矮，房不新了吧？再到屋里看看，咱有几张古画儿。”

到屋里我这么一看哪，嘿，还真有几张古画儿，这边儿挂着郑板桥的《竹兰图》，那边儿挂着唐伯虎的《群芳谱》，当中间儿挂着一个挑山，是黄公望的《高山流水》，嗬，真不含糊啊！挑山的

两旁，还挂着一副对子。

他说：

“你看，这副对子古不古？哎，你先瞧瞧这下款——岳飞！”

嗖，宋朝的岳飞岳元帅，这副对子年代够可以的啦。仔细一看上下联儿的词儿，我纳闷儿啦。上联儿“革命尚未成功”；下联儿“同志仍须努力”！

啊？那是岳飞写的吗？

兑　　水

不管干什么事啊，都不能过分了，一过分就要入迷了。跳舞有舞迷，下棋有棋迷，喝酒有酒迷。

解放前，我三叔就是个酒迷。他每天早晨起来，头一件事儿就是拿酒瓶子奔酒铺打酒。怎么哪？他经常失业，借酒浇愁啊！

在我们胡同口儿外头，有家夫妻俩开的小酒铺。两间房子一明一暗，里外间儿。旧社会的苛捐杂税太多，买卖难做。有的铺户就弄虚作假。象什么往酒里兑凉水呀，往香油里掺剩茶呀，往白糖里拌馒头渣儿呀。这种风气也是当时的社会所造成的。

这酒铺的掌柜的见我三叔大清早起就来打酒，猛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昨天晚上进了几篓酒，他不知道这酒里兑了水没有。因为往酒里兑水这事归他老婆来办。可是当着我三叔的面儿又不能直接问。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回头冲里屋说了一句谜语：

"扬子江心兑如何？"

这是什么意思哪？常言说："蒙山顶上茶，扬子江心水"，这里边儿暗藏一个"水"字儿。那意思是问——凉水兑了没有？他老婆粗通文墨，明白这谜语。在里屋就搭碴儿啦，说：

"北方壬癸早调得。"

这句怎么讲哪？按"五方五行"来说，北方是壬癸水。这里边儿依然暗藏一个"水"字儿。他告诉掌柜的——水，我早兑好啦！

您别看我三叔对旁的事儿不理会，对酒是特别经心哪。他懂得这谜语呀，一听：怎么着？噢，这酒兑水啦！冲着掌柜的就喊上了：

“有钱不买金生丽！”

《千字文》上有句“金生丽水”，也暗藏一个“水”字儿。

我三叔心说：有钱不买凉水喝！我呀，我上马路对过儿那家儿酒铺打去。

转身刚要走，掌柜的急了，怕这笔买卖让对过儿给做了，赶紧说：

“对面青山绿更多！”

“青山绿水”，还是暗藏个“水”字儿。那意思是：对面儿那家儿水兑得更多。我三叔一听：

“那……什么……我还在你这儿打吧！”

韩复榘讲演

做为一个相声演员，要求知识渊博、生活丰富、精通哲学、熟读历史——也就是说历史知识知道得很多。当然也不全是这样……反正我是如此。

说真的，我这人就喜好研究点历史。就拿旧中国有多少军阀的问题来说，我也研究过。什么张宗昌、吴佩孚、齐燮元、阎锡山、韩复榘……那位说了：你都认识？我一个也不认识呀！要不你跟们他熟？哈哈……我要是熟就不在这儿站着啦！我是研究他们这些杀人的刽子手都做过什么坏事。到底那个最坏哪？反正是猪肉炖野猫，搁到锅里全都兔崽子味儿！只不过是鱼肉百姓，屠杀人民的手段不同罢了。

您就拿旧中国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来说吧，在民国二十年左右他盘踞山东，不到十年光景，死在他手里的人不计其数，他不管犯罪不犯罪，就看他问案子的时后高兴不高兴了。那位说了：问案是司法部门的事啊，韩复榘是省主席怎么还管问案子呀？哎，您别看他没文化，斗大的字不认识半升，还是军事、政治、财政、文化、司法一把抓！每天自己问案子，问案的时候要是赶上他高兴，多大的罪名也能当场释放；要是赶上他不高兴，那算倒了霉啦，他怎么看你怎么别扭，哪怕是你在小胡同里撒了泡尿，他能给判八个字：随地便溺，应该枪毙！哎，这就毙啦！

他问案子还特别，三个、五个、十个、八个他不问，非得凑够了百八十个他才问哪，这叫一堂轰！您别看一堂轰，可有区别：有放的，有毙的。至于哪个放，哪个毙，他不说话，定了个暗记

儿，什么暗记呢？捋胡子。他要是一捋左边儿的胡子，就让那些犯人站左边儿，问完了案子这些人全部释放；他要是一捋右边儿的胡子，让那些犯人站到右边儿，等问完了案子这些人全毙！你瞧，这什叫么主意？

所以说指不定谁倒霉哪。不光是犯人，就是给他做事当差的也不例外。有一回，他的参谋长沙月波打发个小勤务兵给韩复榘送一封信，正赶上韩复榘问案子。小勤务兵一喊："报告韩主席，您的信。"

（山东口音）"知道了，站那边儿等着吧！"（同时捋右边儿胡子）

等问完了案子再找那个送信的小勤务兵，没啦。韩复榘纳闷儿啦："哎，刚才给俺送信的那个人呢？"

"回韩主席话，已经给毙了。"

"毙了，为嘛毙了呢？"

"回您的话，我们看您刚才跟他说话的时候捋右边儿的胡子来着。"

嗬！韩复榘一听乐啦："哈哈，真有意思，算这小子该着死呀！其实俺刚才不是捋胡子，那是俺挠痒痒呢？"

嘿，他给挠出一个去！

这还不算新鲜，他的新鲜事儿多啦。有一回韩复榘讲演乐子大啦。那是在民国二十三年，也就是一九三四年，蒋介石掀起二次反共高潮，在江西围剿革命根据地。为了麻醉全国人民，他弄了个"新生活运动"，内容无非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宣传旧礼教的陈词滥调，表面上也要求什么走在路上帽子要戴正，领扣要扣齐等等，其中还有一条叫"左侧通行"。什么叫左侧通行呢？就是说走在路上的行人一律靠左边走。韩复榘要就这个事发表一次讲演，这笑话可闹大啦。

他到什么地方去讲演呢？是当时山东的最高学府——齐鲁大学。讲演那天，他坐着小轿车就去了，等车开到学校门口，韩复榘一看就火儿啦，怎么？是这么回事。韩复榘来这儿讲演，这地方得加强戒备，门口得设岗啊。站岗的这兵啊是早晨六点钟上的岗，都十二点半啦韩复榘还没来呢！站岗的是又困又饿，靠着墙睡着了。正赶这会儿韩复榘的汽车到了。

您瞧这倒霉劲！

韩复榘当时就火儿了，下车过去就给站岗的一个嘴巴。"叫你站岗跑这儿睡觉来了，真他妈的'玉不琢，不成器'！"

嘿，他也不知道从哪儿偷这么一句，跑这儿转(Zhuǎi)来啦！

这当兵的一听韩复榘这句话，马上跪下了："是！我永远记住韩主席的这句话！"

"你光记住不行啊，'玉不琢，不成器'，你知道怎么讲嘛？"

"他……不是我这儿睡觉，您要是遇不着就不生气了嘛！"

嘿，他给这么讲啦！

韩复榘一听乐了："好啊，你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对呀！你在这儿睡觉，俺要遇不着不就不生气了嘛；好小子，别屈了才，起来！弄个连长当当吧！"

唉，这就给升连长了。

韩复榘进了礼堂，上了讲台冲大家一点头儿，开始讲演。您听吧，这热闹就来啦。

"诸位，各位，在其位！"

也不知道哪儿来这么三位！

"今天啊……今天……是啊，是……是什么天气？今天啊，是……是讲演的天气！"

有这天气吗？

"今天，来宾来得十分茂盛，敝人……啊俺呢，也实在的感

冒！”

他是该发汗啦！

“现在看来，来的人实在是不少咧！看样子大概有五分之八啦！”

他这都是什么账啊？

“来到的就不说咧，没来的请把手举起来吧！”

您说举得起来吗？

“今天兄弟……召集大家……来……来训一训！”

好嘛，他要耍猴儿！

“兄弟俺说得对不对的，大家应当……这个……这个……互相原谅，因为兄弟和你们大家比不了哇，兄弟我是大老粗儿，你们大家都是从笔杆子里爬出来的，可俺呢，是由炮筒子里钻出来的！你们大家都是这个……各国的留学生，都会说各国的英国话！……所以今天俺不打算多讲，只讲五个纲目……这个……第一个纲目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的命令，什么‘新生活运动’，敝人俺是极表赞成……而又他妈的反对！”

这话谁听得懂啊？

“兄弟俺反对的不是别的，而是在‘新生活运动’里有这么一条叫左侧通行，就是说叫行人一律走马路左边儿，可俺就想咧，如果行人一律靠左边儿走的话……那右边儿马路上不就没人了嘛！”

纯粹是胡说八道！

“第二个纲目，就是当初孙总理孙中山孙先生说过的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大家知道这两句话怎么讲吗？好，既然不知道，那就听俺慢慢道来！”

哎，他要开戏！

“这个‘革命尚未成功’啊，就是这个孙中山孙先生说话客气，

他说，想当初啊，这个'革命'不是他发明的，那么是谁发明的呢？是个当兵的发明的'革命'！对咧，是个当兵的搞起来的革命，这个当兵的后来升了连长咧，唉，到这个时候革命才成功咧！你们不禁要问咧，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当然俺知道了，要不然，俺怎么来回扒拉你们呢?!孙中山孙先生说得明明白白：'革命尚未成功'，'上尉'就是连长啊，所以说，这个当兵的升了连长的时候，革命就成功咧！"

嗬！

"你们别乐呀，听俺说嘛，这个连长姓什么呢？姓于，叫于之力！孙中山先生的遗嘱里写着呢：'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这就是说在孙先生搞革命以前，于之力于连长就已经搞了四十年啦！"

这都是哪儿的事啊！

"虽然搞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们中国人跟外国人还是比不了，中国人比起外国人来，我们还是……还是……很软和的！"

这叫什么话呀？

"大家看一看，外国人在我们中国占有租界，并且各国在我们中国都设有大使馆，为什么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中国的大使馆！大家说，对不？"

还问大家哪！

"另外……另外（咳嗽）我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你们的卫生不好！哎，对咧，我顺便把'卫生'谈一谈。大家知道'卫生'这两个字怎么讲吗？卫生嘛……就是这个……这个……为了活着！我们应该每天早晨起来，把窗子打开，把这个空气放出去，把'卫生'放进来，这样子才叫'卫生'呢！"

这"卫生"他给这么解释啦。

正讲着哪，坏啦，有个苍蝇落在韩复榘嘴巴上了。正巧落在

右边儿胡子上，痒痒得韩复榘这过份儿难受啊，挤眉弄眼，五官挪位。这相儿。

“另外……这个（嘴动）就是……（再动）那什么（还动）……”

那位说了，他怎么不轰啊？他不敢轰啊，他要是这么一轰（学捋右边胡子状），这半边儿的人不是全毙了嘛！

家 务 事

从前，山东有个大军阀叫韩复榘，他有三个不知道。第一，他有多少钱？不知道；没数儿啦。第二，他有多少兵？不知道；怎么？旧社会军队里净吃“空额”。第三，他有多少姨太太？不知道——太多啦。

他有个第九房的姨太太。姓荀，叫荀学芳，这荀学芳有个兄弟叫……荀学仁。

哎，您听这名儿?!

有一天，荀学仁找韩复榘来了：

(倒口)“姐夫，你是督办，给俺谋个事由儿吧!”

韩复榘问他：(山东口音)“你打算干个什么差事?”

“给俺弄个市长当当吧!”

嘿，他要当市长!

韩复榘说了：“你会当市长吗?”

荀学仁把嘴一撇：“那有嘛呀？不就枪毙人玩儿嘛!”

啊？枪毙人玩儿，那谁受得了啊?!

这时候，有个随从副官，在旁边儿搭碴儿啦：“督办，我倒有个主意，您让这位舅爷先到军营里去当个班长，过些日子，您由班长把他提升为连长，再由连长升为团长、旅长、师长。这样就可以从军界进入政界，先当议员，然后参加竞选，凭督办您的面子，再请九姨太替他活动一下，顶多一年的光景，就能当上市长啦。”

韩复榘一听，这办法不错。就说：“行啊，你先到队伍上去当

个班长吧"。

于是，苟学仁当时就被委派到韩复榘直属警卫团三连二班当正班长。

那时候一个班十二个人。除了正、副班长，还有十个大头兵。因为他是韩复榘的内亲，所以三连连长特地里向副班长交待了一番，要对苟学仁多加照顾。副班长就在屋子里把十个大头兵集合起来，对正班长表示欢迎，让他给大家讲讲话。

苟学仁往队前一站，来了一句："弟兄们！"

唰！大家给他来了个立正。

"请稍息。"

哎，头一句还说得不错，往下您再听……就不说人话啦！

"俺哪，是韩督办委派来的，韩督办是俺姐夫，俺是他个小舅子！"

嗯？副班长心说：你提这个干吗呀?!

"俺来给你们当班长，咱们全班人就好比一家子！"

大伙这份儿高兴啊。怎么？好比一家子，亲如手足，亚赛兄弟，班长准待咱们错不了。往下听。

"俺哪，好比是你们的爹！"

啊？大伙一听怎么着，来个爹?!

他用手一指副班长：

"他哪，好比是你们的娘！"

嗬！副班长一听：嗐，这不是胡说吗！

"俺们老俩口子，领着你们这一群孩子过日子！"

大伙一听，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副班长这个气呀，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嗯，有了！

"张士功，李德胜！"

"有！"

"你们俩持枪在门口站岗，任凭他是谁也不准放进来！"

"是！"

副班长冲着剩下这八个兵一努嘴儿：

"来，跟我一块儿揍他！"

嗬！乒啷乓啷，打得这小子是没命地叫啊！

正在这时候韩复榘来了。怎么哪？委派苟学仁来当班长他不放心哪；随后就视察营房，想看看情况。隔老远就听见苟学仁爹一声妈一声地直叫唤，赶紧就过去了。要想进屋，让张士功、李德胜给拦住了：

"报告督办，您不能进去，这里边儿的事您管不了。"

啊？韩复榘一听就火儿了：

"浑蛋！山东的军队都归俺管，这里边儿的事俺怎么管不了呢？"

"您能管军务事，这里边儿是家务事！"

嗯？家务事！韩复榘纳闷儿啦：这营房里怎么会出来家务事了？

"怎么个家务事啊？"

"报告督办，我娘带着我兄弟打我爹！"

嗐！

善意恶语

说话也得讲求艺术。在日常生活中，有的人说话招人喜欢；有的人说话让人讨厌。还有一种人说话不讲方式，好话不得好说。

解放前，我们家街坊有夫妇俩，待人都很热心，就是说话不讲方式，净得罪人。男的姓史，叫史新远，叫别了就是“死心眼儿”！

这位史大哥在殡仪馆工作，专管埋死人。我们后院儿住着个寡妇大婶儿，跟前有两个孩子，大的十二，三岁，小的八、九岁。有一天，这二孩子突然得暴病儿死了，这位大婶非常难过，买了一口小棺材装殓起来，就到前院儿把这位死心眼儿找来了，想让他帮忙给埋了，因为他熟悉这事儿啊。死心眼儿来到后院儿：

“大婶，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嗐，别提了！我的孩子死啦。”

这位死心眼儿一张嘴就不象话：

“哟！死啦。死几个呀？”

啊？您想人家能爱听吗？

“哟，您这是怎么说话哪？我寡妇失业的，就守着这么两个孩子，死了一个就够伤心的了，还死几个？”

他还直跟人家解释：

“不是……大婶，您……您别误会。是这么回事儿，要是死一个，我费事，得用棍儿穷着；您要死俩我就凑一挑儿啦！”

嗐，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得了，您就费点儿事吧。”

他用棍子一窝，把小棺材弄走了。这位寡妇大婶连伤心带生气，越琢磨越不是滋味儿，就到前院儿找死心眼儿他媳妇想说道说道，让他媳妇给评评理，出出这口闷气。一敲屋门，他媳妇出来了：

“哟，大婶，您屋里坐。”

“不啦，我跟你说点儿事儿。要说你们家这男人可真不会说话，不怪人家都叫他死心眼儿！”

“哟，什么事儿惹您生这么大气呀？”

“什么事儿啊？我孩子死了，想求他帮忙给埋了。他张口就问死几个？还说什么死一个费事儿得窝着，要死俩就凑一挑儿啦！您听这都象话吗？”

要说他媳妇还真不错，知道丈夫把人家给得罪了，赶紧替自己男人打圆场，安抚人家。结果安抚大发了，又出毛病啦。

“哟，大婶，您可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这个人哪，就是这么好话不得好说。刚才我听您这么一学，实在让人生气。等他回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得了，您也别生气啦，全看着我了……”

按理说，话说到这儿就行了。她多找补了一句，得，又坏事儿啦。

“……噢，我跟您说，下回您那个孩子再死了，可就别找他啦！”

嗐！

讲　字

这段节目说讲字儿，
内容生动真有趣儿，
能开眼界长知识儿，
保险越听越来劲儿，
真象三伏吃冰棍儿，
又凉又甜有滋味儿。

相声是语言艺术，做为一个相声演员，不但要研究语言，而且还要研究文字。咱们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使用的人口最多的一种文字。外国人管汉字叫方块儿字。现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书、报、杂志上用的字，大部分是宋体字。还有仿宋、正楷，印出来整齐好看。这些字体都是现代用的，古代没有，古代是象形字，比方说"鸟"字儿，写出来就如同画了只小鸟，有脑袋有翅膀儿，仿佛要飞似的。月亮的"月"字儿，就象个月牙儿。这叫象形文字。后来慢慢发展到甲骨文，钟鼎文，科斗文，又演变到篆字，篆字还分大篆、小篆，是从大篆到小篆，从小篆到不转。怎么？再转就晕啦！

每个方块儿字都有讲法，常言说"字不离模"(mú)嘛！是形声字嘛，又有形又有声。您看，金字边儿一个"少"字儿念"钞"，有金，所以念钞票的"钞"。改火字边儿念"炒"，炒菜嘛得用火呀。改女字边儿念"妙"，妙龄少女。改提手儿念"抄"，抄东西没手抄不了。您看左边儿是形，右边儿是声，形声结合，这个字又好念又好讲。您研究去吧，中国这汉字里头学问大啦！

比如说，恋爱的恋字，过去繁体字的写法是：当间儿一个“言”字儿，两旁是乱绞丝儿，底下是个“心”字儿，合在一起念“戀”。“言为心声”，特别是搞对象必须得说心里话，两个乱绞丝儿呢？代表俩人哪，俩人说起心里话来是千言万语，千丝万缕，情意缠绵，摽在一起！嘿，您瞧这个“戀”字儿多好。

要把底下这个“心”字儿换成“又”字儿，坏啦，这就是繁体字变化的“變”字儿。不恋啦，变啦，“又”“言”，讲二话啦，这对象非吹不可。怎么？您想啊，“心”没啦，那还不吹呀！

幸福的“福”字儿，是一个衣部，这边儿一个“一”字儿，下边儿一个“口”字儿，底下一个“田”字儿，念“福”。衣部就是说有衣服穿，一、口代表一口人，田字儿表示一亩地。一口人有一亩地，最少也打四百斤，够吃啦，有衣穿有饭吃，吃穿不愁，丰衣足食。哎，生活幸福，故此念“福”。

副职的“副”是一口田旁边加个“立刀”。这“立刀”是怎么回事呢？过去戏曲界有句术语。管当配角叫“挎刀”。哎，就是从这儿留下的。那位说了：“立刀”为什么两竖呢？那是表示……二把手！

还有穷富的“富”字儿，一口田上边儿加个宝盖儿。富即阔也！这宝盖儿就好比一座广亮大门，往里一瞧，深宅大院，家大业大，人口很多，但是就他一口人主事，底下的“田”字，说明他有一大片田地。这位呀是大地主。

在解放前，除了地主，资本家也富啊。这怎么讲呢？这宝盖儿好像是一个人，哎，还是个大胖子，您看，挺大的肚子，两条小短腿儿，肥头大耳，贪而无厌，有钱都得归他，有什么好吃的甭管多少从来不给别人留……怎么见得呢？您想，他一口田(填)哪！

繁体字的“窮”字儿就更形象啦。上边也是一个宝盖儿，但是

底下有两点儿，这叫穴宝盖儿，穴即洞的意思，就是窟窿啊。在咱们日常生活中管欠外债、拉饥荒叫掏窟窿。您看这“窮”字儿，穴宝盖儿下边一个“身”字儿，一个“弓”字儿，就是说一个人弓着身子，哈着腰在窟窿里一蹲，忍在那儿躲账哪！

这还不穷啊？

简化字的“穷”字是穴宝盖儿下边一个力字儿。那意思是甭管这人有多大能力，费多少力气，也躲不开窟窿，账老等着他哪。

还是穷啊！

可是，也有些字儿虽然挺形象，但是带有封建色彩，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就拿男人的男字儿来说吧，一个田字儿，下边一个力字儿。这就是说，男人干活有劲，下田生产他是主要的劳动力！

过去写繁体字，妇女的婦字儿是女字旁加一个笤帚的帚字。这反映出旧社会妇女没地位，只能围着锅台转，别的活儿干不了，就会拿把笤帚扫地！现在这简化字可好了，女字旁加个扁山，就是把“山”字儿横着写。这意义太深刻了，说明妇女提高了社会地位，不愧为半边天，能移山倒海，力大无穷——把山都给搬倒啦！

嘿！

一 字 两 读

相声是汉族的一种民间艺术，相声演员必须要研究汉语、汉字。汉字是方块儿字，最难学。一个字就有几个意思，还有的字两三种读音。

比如：说相声这个“说”字，有的时候就不念“说”，念“说(shuì)”。您看《三字经》上有这么一句，“逞干戈，尚游说(shuì)”，“游说(shuì)”。“到处游说”，得念“到处游说(shuì)”。

“这场该我说啦，刚学着说，也说不好。说不好，更得踏踏实实地说。”

念说。要是念“说(shuì)”就麻烦啦：

“这场该我说(shuì)啦……”

啊?!

“刚学着说(shuì)，也说(shuì)不好。说(shuì)不好，更得踏踏实实地说(shuì)！”

这象话吗？

还有“长(cháng)”、“长(zhǎng)”，也是一个字两种读音。有这么句话：

“老李，这是你新做的衣服？哎呀，袖子长(cháng)啦，长(cháng)了有三寸！”

念长(cháng)。

“这是您的小孩？长(zhǎng)啦，长(zhǎng)多啦，长(zhǎng)了一头！”

念长(zhǎng)。

您反过来说就不好听啦：

"老李，这是你新做的衣服？哎呀，袖子长（zhǎng）啦，长(zhǎng)了有三寸！"

噢，合着人抽啦?!

"这是您的小孩？长(cháng)啦，长(cháng)多啦，长（cháng)了一头！"

嗐！

再有躲藏的"藏(cáng)"和西藏的"藏(zàng)"也是两种读音。比方说：

"哎，小王刚从西藏(zàng)回来，怎么不露面儿？藏（cáng）哪儿啦？嘿！你藏(cáng)这儿啦！"

就不能这么说：

"哎，小王刚从西藏(cáng)回来，怎么不露面儿？藏（zàng）哪儿啦？嘿！你藏(zàng)这儿啦！"

哎，给活埋啦！

"车"、"车(jū)"，也是俩读音。火车、汽车、自行车，念车；到棋盘上就念车(jū)啦。

"你飞相，我支士；你跳马，我出车(jū)。"

"你飞相，我支士；你跳马，我出车！"

出车？上哪儿?!

象什么"石(shí)"、"石（dàn）"；"区（qū)"、"区（ōu)"；"会(kuài)"、"会(huì)"；"行(xíng)"、"行(háng)"，都是一个字两种读音。

比如我找老石(shí)同志借自行车。准得这么说：

"老石(shí)，我骑你自行（xính）车，到区（qū）里人民银行(háng)，找会(kuài)计办点儿事，行(xíng)不行(xíng)？"

他回答：

“行(xíng)，行(xíng)，行(xǐng)！”

同样是这句话，您要是读错了音就别扭了。

“老石(dàn)！”

老旦？

“我骑你自行(háng)车(jū)，到区(ōu)里人民银行(xǐng)，找会(huì)计办点儿事，行(háng)不行(háng)？”

他一回答：

“行(háng)，行(háng)，行(háng)！”

这谁懂啊？

草船借箭

我这个人哪，最爱看《三国》啦。书中我最佩服的是诸葛亮。不过《三国》里把诸葛亮说得有点儿“过”啦！怎么？它把诸葛亮不但塑造成智慧的化身，还把诸葛亮给“神”化了。您看诸葛亮的打扮，穿八卦衣，戴道士巾，看起来不同凡人，有点儿仙风道骨，半仙之体。其实哪儿有半仙之体呀，我就知道有半身不遂！

还说诸葛亮能“袖褪阴阳”，会“马前课”。遇见什么事儿，总“袖占一课”，占课就是算卦呀，一算，嗯，明白啦。诸葛亮是“马前课”——未到先知；我比诸葛亮差一点儿，我老“马后课”——事后检讨！

实际上啊，诸葛亮这个人哪，善于了解情况，注意调查研究。随时记录点儿心得体会。可能这个记录本儿不大，老在袖子里装着。遇见什么事儿了，哎，从袖子里掏出小本儿来查查记录。一看：噢……知道了！其实诸葛亮的“马前课”，就是查“备忘录”哪！

所以说，要拿诸葛亮当神仙就错啦，诸葛亮也是个“人”，不过人跟人不一样，诸葛亮这个人哪，头脑聪明，广览群书，通今搏古，有学问。

那位问了：他有什么学问哪？

多啦！诸葛亮首先是个政治家，“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对当时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政治形势，分析得非常精辟。

外带着是军事家。怎么？他辅佐刘备，头一个战役“火烧博望坡”就大获全胜。后来，“六出祁山”，“七擒孟获”，不懂军事行吗？

诸葛亮又是演说家。善于讲演，舌如利剑，口若悬河，最出色的是“舌战群儒”。“群儒”是什么？东吴的“智囊团”哪，愣让诸葛亮给“说”服了。哎，您瞧多大“说”劲！

诸葛亮也是文学家。《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写得多好哇，其中那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今还引用哪。

诸葛亮还是发明家。怎么？制造“木牛流马”呀，又叫“辘车”，用来运输粮草，翻山越岭，比现在的汽车还方便哪。不过，就有一样儿差点儿，那时候的驾驶员不是在前面儿开，是在后边儿……推！

总而言之啊，诸葛亮的能耐是够大的。在魏、蜀、吴三国当中，没人比得了。就拿“草船借箭”来说吧，曹操、周瑜都让他给“蒙”了。怎么哪？因为在当时啊，虽然孙、刘联合破曹，但是东吴的水军都督——周瑜，心狭量窄，妒贤嫉能，瞧诸葛亮能耐比他大，生气，总憋着抓个碴儿把诸葛亮宰喽！

于是想了个主意：派诸葛亮监造十万支箭。诸葛亮一听就明白了。心说：这不是让我造箭哪，是变法儿要我脑袋呀！工、料都不凑手，怎么造啊？一琢磨：得了，干脆我“借”去吧！

有人说了：找谁借呀？

找曹操借呀！借可是借，有日子借可没日子还。他说“借”，其实是“骗”，不过那也得叫“草船借箭”……

（似听观众插话）什么？叫“草船骗箭”？

嗐，那多难听啊！

这“借箭”也得有方法，直接找曹操借去，不行，不好说呀。

“曹丞相，您借我十万支箭，等明儿我好揍你！”

哎，这不象话呀！

“草船借箭”，这里边儿学问大啦。包括：气象学、地理学、心理学、数学，……短一样，箭也借不来。不信，您我说呀！

诸葛亮一琢磨：这两天儿有点儿发闷，江水气温回升，到夜里，温度骤然下降，嗯……准得有漫天大雾。哎，是这气象学吧？

不熟悉地理也不行。沿江逆流而上，天还下雾，从东吴营盘到曹操水寨，怎么走，走多大时间，距离多远，都得知道。离曹营远了不行，放箭射不到哇，全掉江里啦，那不白去了吗？离近了也不行，人家有巡营了哨的船哪，发现了，一包围，得，全当俘虏啦！

那么距离多远才合适呢？以箭的射程为准。过去常说："百步穿杨"，有效射程一百步，超过一百步，箭就没劲儿啦，扎不到草人儿上啦。咱们平常走十三步，相当十米，一步不到一米，百步也就合八十多米。

二十只大船，一字排开，军卒击鼓呐喊，船的四面儿是草人儿包着，这声儿就发闷啦。实际上离曹营才八十多米，听起来，好象有四、五百米远哪。

曹操吓坏啦，一看：大雾弥江，不知来了多少敌军哪？嗯……不能贸然出兵，只能以守为攻。把水旱两寨的弓箭手全调出来，朝声音传来的方向使劲儿放箭。嘎，曹兵一通儿猛射呀，看谁射得快，看谁射得多，好嘛，射箭大比赛！诸葛亮把对方的心理状态掌握得多清楚。心理学嘛！

最重要的是数学。不懂数学，麻烦啦，不但箭借不回来，没准儿还全军覆没。怎么？首先得算一支箭多重啊？按十六两制，一支箭大约四两吧，十万支就两万五千斤哪！二十只大船，每只平均负荷一千二百五十斤。就那么巧，整十万支吗？得多借呀，除去折的，不能用的，光好的也得有十万多呀，嗯，打点儿富余。每只船要承受一千五百斤的重量。曹营放箭，也不是按船分配呀：这只船重量够啦，别射啦，那只船不够，再找补点儿。

哎，哪儿有这事儿啊！

必然有的船上多，有的船上少。因此，还得加点儿保险系数儿。每只船得能负担两千斤才行。不光重量，还有面积哪，所以说，要多大的船，扎多少草人，承受多少支箭，多大分量……这些，不算行吗，算是什么？数学嘛！

还有哪。船一字排开，得两面儿受箭才行，要是光一面儿受箭，十万支箭全射一边儿，那……船就翻啦！

这船什么时候调头呢？怎么才能掌握时间、重量呢？哎，诸葛亮准备了一个"水平仪"。那年月有水平仪吗？没有。诸葛亮这个"土"水平仪，很简单。我一说您就想起来了，上船的时候，不是把鲁肃拽来了吗，俩人在船舱里对酌饮酒。哎，关键就在这酒上，这杯酒就是"水平仪"。酒倒七成满，草人儿受箭越来越多，船也越来越偏。船一偏了，酒在杯里也偏了，船偏多少，酒偏多少，船两边儿受箭重量平衡了，杯里的酒也平稳了。这叫：坐船内知船外，了如指掌啊。诸葛亮这学问多大！要不以这杯酒当测量的标准来掌握平衡，非坏事儿不可；怎么掌握呀？亲自观察，觉着船有点儿偏，他外边儿看看去，一出去，嘣！箭射脑袋上啦，那不叫"草船借箭"啦；就成——"活人挨箭"啦！

书迷闹洞房

说相声跟说评书不一样。评书有扣子，能把你扣住，比方说，说《包公案》(学评书口吻)："话说……大爷钻天鼠卢方，二爷彻地鼠韩彰，三爷穿山鼠徐庆，四爷翻江鼠蒋平，五爷锦毛鼠白玉堂，五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楼梯一响，噔噔噔噔上来一人，只吓得五位英雄茶呆呆发愣！"这叫扣子，扣在这儿不说了，该要钱了。

有两位听主儿是一块儿来的，这位刚要走，让那位给拦住了："哎，先别走，你会听评书吗？人家先生说的这部书又叫《三侠五义》，楼上喝酒的这几位就是"五义"，上楼的这个人把"五义"都吓得茶呆呆发愣，你想想这主儿能耐小得了吗？咱们快给钱接着听。"等给完钱接着听书，这俩人差点没把鼻子给气歪了。"适才话表，五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楼梯一响，噔噔噔噔有人上楼。来者非是别人，饭馆的伙计端菜来了！"

嗬！

按说听评书能长见识，但是就怕入迷。过去我们街坊有个小伙子就是个书迷，整天泡在书馆儿里头。听什么书呢？《精忠说岳》，这一天正说到岳飞岳元帅被困牛头山，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危急万分哪！说到这儿先生扣住不说了。场子一散，听众都走了，就剩下书迷一个人儿坐在那儿发愣。书馆儿的伙计收拾屋子，扫地挪板凳，一看这儿还坐着一位没走哪，过来就说："您该回家吃饭啦。"这不是好话吗？书迷倒抡圆了给伙计一个大嘴巴："吃饭？是吃饭要紧，还是搭救岳元帅要紧？你不知道岳元帅被困牛头山了吗？"伙计心说：这人是精神病吧？岳元帅被困牛头山

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又一琢磨：嗯，这人八成儿是听书入了迷啦，书迷！这时候我要是跟他说岳元帅打仗那会儿是宋朝，不是现在，他能再踹我两脚！这事儿得顺着他说，把他对付走就完了。赶紧就说："当然是救岳元帅要紧呀，可是你也得用过战饭，有枪有马才能上阵打仗哪！"书迷一听乐了："哈哈哈哈，言之有理，既然如此，赶紧预备战饭，与爷抬枪带马！"

伙计说："我哪儿给你找去呀！书馆儿里听完了书，每人管一顿饭，再骑走一匹马，受得了吗？这儿没马，也不管饭！"

"那我上哪儿吃去？"

这伙计一想：干脆我这么说吧。冲书迷一抱拳："哦喝将军，请回府中，饱餐战饭，再救岳元帅也还不迟！"

书迷往起一蹦："得令哦！"

哎，他回家了。

书迷一进门儿，冲他爸爸一抱拳："哦喝老军，快备战饭，然后随我牛头山搭救岳元帅，不得有误啊！"

啊？老头儿当时就火儿了："你怎么啦？疯疯颠颠的！"老婆儿在旁边搭碴儿啦："哟，老头子！坏啦，咱儿子这是听书入了迷啦！"

这怎么办哪？老两口儿一商量，嗯，这么办吧。书迷小时候定下一门儿亲事，哎，赶紧给娶过来吧，小两口儿感情一好，他就顾不得整天往书馆儿里跑了，慢慢的把书迷这魔症劲儿就扳（bǎn）过来了。嗯，这主意不错。

老头儿就对书迷说了："从明天起，你别去听书啦。在家里归置归置，安安心，要给你娶媳妇啦。"

要说书迷还真听话，果然不去书馆儿听书啦，可他也没闲着，买了本儿《说岳全传》，坐家里接着看，直到结婚那天晚上他还捧着书本儿不撒手哪！您说迷到什么程度啦！

新房是西屋两间，一明一暗。到了晚上书迷他不入洞房，坐

在外间屋看书。新娘子也不能睡呀，在里屋陪着他一块儿熬吧！书迷看到两点多钟，一掀门帘进里屋来了，说出一句话来吓了新娘子一大跳。"哦喝元帅，末将何处安营扎寨呀？"新媳妇纳闷儿啦，不知道哪儿的事啊？瞅着书迷直发愣。书迷一看他媳妇没说话，扭头又出去啦，来在外屋接碴儿看书，看困了趴桌子上就睡了。书迷是睡了，新媳妇可哭了，怎么？她以为书迷有精神病哪。心说：唉，我的命太苦啦，怎么嫁了个精神病啊?!越想越难过，溜溜儿哭了一宿。

第二天早晨，新媳妇得给婆婆请安哪，老太太一看儿媳妇俩眼肿得跟桃儿似的，就问了："姑娘，大喜的日子干吗哭呀？"这一问不要紧，新媳妇的眼泪可就下来了。（哭腔）"妈，他……他昨晚上不睡觉，坐在外屋看书，半夜两点多钟，他一掀帘子进来了，管我叫元帅，还说什么……末将在何处安营扎寨，您想我刚过门儿，我哪儿知道啊！当初我公公娶您的时候，您们在哪儿安营扎寨来着？"老太太说："那什么……年头儿太多，我给忘啦！"

嘿！

"这么办吧，你也别哭啦，等你爹回来我跟他商量个主意吧。"

工夫不大，老头儿由外边儿回来了，老婆儿连忙给叫住了："老头子！你过来。看看你的宝贝儿子，晚上不睡觉，问他媳妇'何处安营扎寨'？闹得儿媳妇哭哭啼啼的。这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啊？"老头儿说："我也闹不清楚啊。等我瞧瞧去。"老头儿来到新房外屋一瞅啊，没发现什么，就见桌子上放着一部《说岳全传》，其中有一页儿还折了个角儿。一般人看书有个习惯，看到哪儿啦，折个角儿，为的是下次再接着看的时候有个记号，好找。老头儿打开折的这页儿一看，是岳元帅被困牛头山，先锋官牛皋押运粮草回来，进帐向岳飞交令。往下再瞅瞅，嗯，明白了。老头儿回屋跟老婆儿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待会儿你跟儿媳妇就这么这

么说。”

“行吗？”

“不行咱们再想办法呀！”

老婆儿把儿媳妇叫过来了：“姑娘，我找了个偏方。今天晚上他要再问你‘末将何处安营扎寨呀’，你就用手指着床说，‘将军，此地即可扎营’，他就上床睡觉了。”

儿媳妇一听：“哟，妈，敢情咱们家是这规矩呀？”

老太太赶紧说：“没有！姑娘，自从你过了门儿才新添的！”

新媳妇一想：试试吧！可是又怕忘了，白天不管干什么，嘴里总叨念着这句：擦桌子——“将军此地即可扎营”，沏茶水——“将军此地即可扎营”，缝衣服——“将军此地即可扎……扎手”！

嗐！

老太太一看：麻烦啦，儿子的精神病没治好儿媳妇又快成气迷心啦！

等到了晚上，新媳妇把床铺好了，又灌了个焐被窝儿用的瓷水壶，给书迷焐上被窝儿。要说这位书迷还真准时，又在半夜两点多钟一掀门帘进里屋了，冲他媳妇还是那句话：“哦喝元帅，末将何处安营扎寨呀？”

哎，又来啦！

新媳妇赶紧用手一指床铺：“将军，此地即可扎营！”，您再瞧书迷，双手一抱拳：“得令哦！”说完脱鞋上床钻被窝儿啦。

嘿，还真灵！

书迷往被窝里一伸腿，劲头儿猛了点儿，坏啦，把焐被窝儿的瓷水壶给踹地下去啦，嘭的一声摔碎了。这下儿可了不得了，书迷蹭的一下子就蹦起来了：“启禀元帅，适才炮响，定有埋伏，火速拔营起寨呀！”

哎，他又跑啦！

打 砂 锅

这回我说段单口相声。其实一个人儿说就算评书了嘛，干吗还叫单口相声呢？因为这两种艺术形式有区别，说评书讲究扣子，单口相声里边得有笑话。

您看，听相声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精神愉快，心情舒畅，明天您工作起来都带劲儿。评书就不行了，您老得跟着他着急。过去，有一位爱听《包公案》，刚一开书，包大人做知县，到任没几天把印丢了。做官没印，让皇上知道了活不了。您要听书就得帮着他找印。一天还找不着，起码得找十天，您就得跟着听十天。等到好容易把印找着啦，陈州放粮把金牌又丢了，又得帮着他找金牌，又得十几天。等到把金牌找着了，包大人又丢了，你还得帮着他找包大人。反正净是事情。好容易他把这部书说完了，印也找着了，金牌也没丢，包大人也回来了，上金殿交旨，封官。听书的这位高兴了，可听完了。上工去吧，到柜上一瞧，掌柜的早派人把行李卷儿给打好了。怎么回事哪？他仨月没来了。您说这玩意儿多耽误事。

说起来，这听书啊也能入迷。在清代有这么一档子事，就在光绪三年的时候，鼓楼后头住着一家儿，老两口子带着一个儿子。这孩子长到十六、七啦，什么也不干，就知道听书。这一天老婆儿跟老头儿说："咱们这孩子老听书去，什么也不干，将来不成废物了吗！"老头说："没关系。你不懂啊，听书能长见识。"这孩子一听这句话，更逮住理了，整天泡在书馆里，听着听着，听入迷啦。这天正听的是《杨家将》，说书的先生说到潘仁美暗害杨家

将，老令公被困两狼山，“欲知何人搭救？明天接演！”散了。书迷一边儿往家走着，一边儿生闷气。心里想：这潘仁美太可恶了，把杨家父子扔在两狼山不管了。这说书的也不对呀，老令公被困两狼山，到底何人搭救啊？今天不说了，还得明天见。今晚上怎么办哪？让老令公在山上待一宿？那要是遇上狼哪？嘿，这都是哪儿的事啊？嗯，我不能不管。到家一叫门，他妈给他开门。老太太就埋怨他：“你一出去就一天，连饭都忘了吃了。”书迷说：“现在我就是回家来用战饭，然后我去两狼山搭救杨老令公便了！”老太太一听：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别胡说了，赶紧吃饭吧！”书迷坐下就吃饭，吃完饭一抹嘴儿站起来往外就走。老头儿一瞪眼：“黑更半夜你上哪儿去？你要再出去，可没人给你等门，让你在外边冻一宿！”老太太直劝：“得了，得了，快睡觉吧。”书迷这一天也够累的啦，躺下就睡了。睡到半夜，书迷起来了，还是想上两狼山救杨老令公去。拿裤腰带拴个枕头当马，攥个笤帚疙瘩当马鞭儿，嘴里喊着：“杀呀！”骑着枕头满炕上一跑，把老两口子都给闹醒了。老头子一推他：“疯啦？睡觉！”书迷躺下又着了。老两口子生了半天气。“得了，咱们也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书迷又起来了：“潘仁美，好奸贼呀！”梆！一笤帚疙瘩正揍在老头儿的脑袋上，老头儿气得跑到外屋蹲了半宿。

到了第二天，老两口子起来做饭，书迷躺在炕上足睡。怎么回事？他折腾一宿了。老头儿看着这个气呀：“杀呀，杀呀，这也不杀了。闹得我们一宿没睡，现在他也不折腾了，你说要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老婆儿说：“我说不让他听书，你偏说听书长见识。”老头儿说：“我也不知道他杀呀杀呀的长这个见识啊！”晌午饭是吃包饺子。老两口子把饺子包好了，老婆儿还是心疼儿子：“快起来吧，吃饭了。”书迷起来洗脸漱口，饺子也煮得了，坐那儿就吃。老婆儿跟老头儿说：“你也吃吧。”老头儿坐那儿刚端起醋碗来，书迷

又把昨天听书那个碴儿想起来啦，一拍他爸爸肩膀："老军！快用战饭，随我一同到两狼山搭救杨老令公便了！"老头儿一听：得！我又成老军啦！昨天晚上拿我当潘仁美，笤帚疙瘩梆脑袋。老头儿越想越生气。"你看我是潘仁美吗？"老头儿一说这句糟啦。"啊！你是潘仁美，看枪！"噗！拿筷子正扎到老头儿腮帮子上，扎了个大窟窿，血也流下来了。老头儿刚夹起一个饺子来，这下儿也甭吃了。书迷害怕了："哟！这不是潘仁美，是我爸爸。跑吧！"哎，他跑了。老头儿这个气呀！手捂着腮帮子在后头就追："好小子，夜里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刚端起饭碗来，把我腮帮子扎一个大窟窿！哪儿跑？"书迷年轻跑得快，老头儿追不上啊，拐了俩弯儿书迷跑没影儿了。

老头儿越琢磨越生气，干脆我上衙门告他去，送他忤逆不孝。老头儿就奔县衙门了，进了班房儿一点头："辛苦您哪，我打官司。"二位班头一位姓张，一位姓李，一看老头儿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腮帮子上一个大窟窿滴答滴答直流血。赶紧就说："老人家别生气，跟谁打官司啊？""哎，我谁也不告，送我儿子忤逆不孝。""您为什么要送他呀？""他夜里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刚端起饭碗来，您看他把我这腮帮子扎的这个大窟窿。""嗬，这东西真可恨！是您亲儿子吗？""是！""那更可恶了！跟您说，我们这位县太爷是新升来的。他最恨这类忤逆之子！一定要给您出气，您儿子在哪儿哪？""他跑啦！""跑了我们怎么办哪？这么着吧！您把他找来，我们一定给您出气！"老头儿说："谢谢你们二位，我去找他去。"老头儿出了班房儿一想：上哪儿找他去哪？对，上书馆儿找他去。老头儿到了书馆儿一看，嘿，书迷在那儿正听《封神榜》哪，一边听一边还指手画脚的。老头儿一看书迷听《封神榜》哪，可吓坏了："好家伙，听了《杨家将》，半夜里不睡觉满炕上乱跑，笤帚疙瘩梆脑袋；现在又跑这儿听《封神榜》来了，这要是半夜里一祭法

宝，茶壶、茶碗还不全飞起来呀？"老头儿过去一拽书迷的后脖领儿："跟我走，把你送下来了！"书迷还不知道是谁哪："别闹，别闹？""别闹？谁跟你闹了？送你小子忤逆不孝！"书迷一回头："哟，老头儿来啦！"他管爸爸叫老头儿，"老头儿快松手。""不松！"你再不松手我可踹你啦。""小子！你敢？！"书迷说："我怎么不敢呀"抬腿当的就是一脚，把老头儿踹了个倒栽葱！书迷撒腿就跑，老头儿爬起来就追，书迷一边跑还回头来拿话气老头儿："你追不上，追上我还踹！"嘿！老头儿更火儿啦，要找个什么家伙打他，看见一个扫街的正拿扫帚在那儿扫哪，老头过去就把扫帚抢过来了。老头儿一边追一边嚷："你快给我站住！"老头儿追书迷呀，扫街的追老头儿："你把扫帚给我搁下！"您瞧这份儿乱！

书迷跑着跑着嗞溜一下进了小胡同了，胡同又短，他从东口进去，由西口跑出来了。老头儿跑得慢呀，进胡同一瞧，没影儿了。正站在那儿发愣哪，这工夫从胡同口外头进来一个卖砂锅的，挑着一挑子砂锅，捂着耳朵一吆喝（学山东口音，下同）："砂……锅！"这砂字他拉长声，"砂……"老头儿听着又喊杀哪："好小子，昨晚上在家里杀了一宿了，又跑这儿杀来了？"你倒是看清楚了哇，老头儿也气糊涂了，两只眼睛也蒙了，拿扫帚过去就是一下子，"啊？你还杀哪？！"噗哧！哗啦！一挑子砂锅全砸啦！卖砂锅的一瞧倒乐了：行啦，这买卖好做了，有包圆儿的啦。老头儿过来一揪卖砂锅的脖领儿："我把你小子送下来了，走！咱们县衙门去！"卖砂锅的这个气呀："你想不去县衙门也得行啊？甭费话，你赔俺锅！"把老头儿的脖领也抓住了。"好小子，你还敢跟我对揪着，说话还拿腔作调儿的。"其实人家卖砂锅的就那口音哪。俩人揪着就奔县衙门去了。这卖砂锅的也糊涂，你倒是挑着你那挑子碎砂锅呀，他把挑子扔那儿不管啦。

俩人快到县衙门了，可巧这二位班头儿正在门口站着哪，老

远就看见卖砂锅的跟老头儿揪着过来了。张头儿跟李头儿说："哎，李头儿，送儿子忤逆不孝的来了，这小子可真厉害啊，敢跟他爸爸对揪着。别客气，先给他来个下马威。"张头儿过来抡圆了给卖砂锅的俩大嘴巴！"松开你爸爸！松开你爸爸！"这俩大嘴巴把卖砂锅的全打晕了："好，俺松开俺爸爸，俺松开俺爸爸。"哎，他认可了，您想这两位班头还能对他好得了吗？拉着就往里走。李头儿跟老头儿说："老爷子，我给您搬个凳子，您坐在这儿歇会儿，喘喘气儿，把那小子锁上，让他跪在那儿等着！"卖砂锅的说："你们怎么不讲理呀？都是打官司的，为什么让他坐着？让俺跪在这里？"张头儿过去就是一脚："你小子少费话！"卖砂锅的说："哎，我不说了行了吧？"卖砂锅的心里想：大概这老头儿衙门里头有人情，看起来俺这官司还不好打。干脆，俺忍着点儿吧。"这不是倒霉嘛！

俩班头急忙回禀县太爷。这县官还最恨这忤逆之子。在清代，如果哪个县里出了忤逆不孝，县官得撤职，县城得拆一角。县官一听说出了忤逆之子了，赶紧升堂，三班衙役齐声呐喊："威……武！"知县说："来呀！带原告。"就把老头儿带上来了。老头儿往地上一跪："我送儿子忤逆不孝，求老爷给我作主。"县官往下一看，下边儿跪着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儿，腮帮子上一个大窟窿。赶紧说："哎呀，这么大年纪了，不要跪着了，快给搬个凳子来，再沏碗白糖水来给他定定神。别着急，本县一定给你出气！回头把你儿子带上来，我先打他四十大板。"您说这卖砂锅的招谁惹谁啦！老头儿听完这句话又跪下了："老爷，我求求您，千万别打他四十大板。"县官一听，就说："古语说得好啊，'虎毒不吃子'，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呀。看把你气得这样子，刚一说要打他四十大板，你就舍不得了。"老头儿说："老爷，不是呀，四十板子您打得太少了，还不够给他解痒痒的哪，我求您多打点才好哪。"县官一

听：噢，是这么回事。“好，一定是他让你太伤心了，那我就打他八十板子吧。”“老爷，一百板子他也不怕呀！”县官说：“那么依着你怎么办呢？”“老爷，要是依着我呀，我要死的不要活的！”他是把卖砂锅的豁出去了！弄得这县官倒直劝：“哎，老头儿你想开着点儿，倘若把他置之于死地，将来谁给你养老送终啊？”这老头儿说得也好：“老爷！我还指望他养老送终哪？现在他没事儿吃着我，还这么对待我哪！您瞧，我刚端起饭碗来他拿筷子把我腮帮子扎了一个大窟窿。老爷，他不让我吃饭呀！”县官一想：对呀。“你甭管了，本县一定重办他给你出气。来呀！把老头儿的儿子带上来！”带谁呀？带卖砂锅的呗！这卖砂锅的有点儿怯官，上堂头一句就砸啦：“老爷，俺下次不敢了。”你瞧这倒霉劲儿！县官说：“下次不敢了？这次就不能饶你！为什么把你爸爸腮帮子扎一个大窟窿？”“老爷，他不是俺爸爸。”县官说：“浑蛋！他不是你爸爸，还能是我爸爸？来呀，拉下去先打四十大板，打他个当堂不认父。”三班衙役不容分说，把卖砂锅的拉下去，劈哧叭嚓打了四十大板，打得皮开肉绽。打完了，卖砂锅的就蹦起来了：“老爷，你这个断案的不问明白了就打呀？这个老头儿呀，他把俺的锅全给砸了！”县官说：“浑蛋！你不让你爸爸吃饭，他还不砸你的锅呀！”

哎，全乱了！

张飞爬树

这回呀，我说的这段儿叫《张飞爬树》。

那位说啦：《三国演义》我看过八遍啦，没瞧见过“张飞爬树”这段儿啊！您要是真没瞧见哪，那……那就对啦！怎么呢？当初罗贯中写这本儿书的时候哇，把这段儿给落下啦。他不是落下了吗？哎，今天我给补上啦！

您翻开《三国演义》。第一回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桃园结义，说的是刘备、关羽、张飞这哥儿仨拜把兄弟的故事。人们都以为这哥儿仨呀，刘备岁数大，是老大；关羽，老二；张飞岁数最小，是老三。按岁数排的。其实啊，满不是这么回事儿。据我的考证啊，岁数最大的不是刘备，最小的也不是张飞。他们仨人儿岁数一般大。不单是同年，而且还是同月，同日，连时辰全一样。哎，您说赶得多寸！

过去拜把兄弟叫“永结金兰之好”。先撮土焚香，祭告天地，然后写“金兰谱”。仨人儿拜把子，写一式三份儿，上书姓名、籍贯、出生年月。按出生年月来分谁是老大，谁是老二。

这三位呀，一写“金兰谱”，全愣住啦！嘿，赶得太巧啦，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嗬！这怎么分长幼啊？

谁个儿高，谁是大哥？这……不象话呀！

后来哪，张飞愣想出个主意来。就说啦：

“依我看哪，这么办吧，咱们仨人儿比爬树，论高低，分大小，怎么样？”

关羽一听，一挑卧蚕眉，一瞪丹凤眼，把嘴一撇：

"哼，别看你身大力不亏，爬树算什么呀，行！实话告诉你吧，我小时候净上树捅老鸹窝……哎，我怎么把这说出来啦！"

刘备在旁边儿一琢磨：爬树？嗯……有了！就说：

"遵从二位高见。"

张飞说：

"那好，咱们一人爬一棵树，谁也不碍谁的事。来来来，站好。我喊：一、二、三——开始！"

要说张飞，真不愧是屠户出身，有把子力气。蹭！蹭！蹭！几下子就爬树梢儿上去啦！他稳住了神，往两边儿一看哪，嗬，心里这份儿高兴啊。关羽呀，抱着树刚爬了一半儿，再看刘备，好嘛，还抱着树根哪！

张飞乐得在树梢儿上就说啦：

"翼德是英豪，
抢先上树梢，
咱仨我为大，
比你二人高。

哎，这大哥是我的啦！"

关羽正抱着树干哪，一听：什么，你当大哥？别忙，我也说几句儿：

"云长英雄汉，
附身在树干，
中为栋梁材，
大哥应我占！"

关羽眯缝着丹凤眼，微微一笑：

"嗨嗨，我是大哥。"

再看抱着树根的刘备，神态自若，慢条斯理儿地说上了：

"树梢不为贵，

树干也不对，

事由根底起，

大哥是刘备！”

嗯，他不往上爬，还有理啦！

关羽美髯乱抖，张飞哇哇直叫。俩人跳下树来，冲着刘备就喊上啦。

张飞说：

“我爬得最高，我当大哥！”

关羽说：

“我在树干，应为长兄！”

刘备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咬文嚼字儿地问上啦：

“请问二位，谁家种树，先长枝叶，后长树根哪？如枝叶为先，树根在后，岂不本末倒置乎？”

关羽一听：嗯，“乎”得有理！就冲张飞说了：

“哎，树木都是先生根，再长干，后发枝。看来呀，你还在我关某之后矣！”

张飞心里这个气呀：

“噢，他说‘乎’，你说‘矣’；我哪，不‘乎’，不‘矣’，全没理！”

嘿！

这时候，刘备把手一拱：

“你我欲建宏图大业，不能只凭力胜，更应以智取，今后遇事要多讲谋略才是呀！二位贤弟！”

“哎！”

嗯？关羽、张飞，没防备这手儿啊，脱口而应。

“哎！——噢，这就论上啦?!”

又一想：可也是呀，刘备一下儿树没爬，倒当上大哥啦。咱

们俩哪，卖了半天傻力气，白爬啦，又后悔，又惭愧……

张飞呀，越想越窝火，一憋气，呼！——脸黑啦！

关羽哪，越琢磨越不如人家刘备，空长八尺之躯呀，一害臊，唰！——脸红啦！关羽为什么是红脸儿呢？哎，就是那回臊的！

跑　海

今天我说的这段笑话是京剧界的一件实事。民国初年，在通州有位唱老旦的，姓什么呢？姓贾！贾老旦。他有一出拿手戏《滑油山》。嗬，这出戏他不但唱得好，做工也好，红遍了附近各县哪。

贾老旦有个儿子，小名叫六儿，都管他叫贾六！这贾六是看什么都容易，干什么全不行。不学无术，还自以为是，整天游手好闲，到处胡吹乱嗙！大伙儿细这么一琢磨，贾六（假溜①）这名儿还真起对了！

有一年，贾老旦病了，一病就是仨多月，家里当卖一空啊，急得贾老旦整天的唉声叹气。

这天贾六从外边逛荡回来了，进门就说：

“前村儿来唱戏的了，我去搭个班吧？也能挣俩钱儿啊。”

贾老旦一听：“什么？就你这猴戴胡子——一出没有，还想搭班唱戏哪？你把什么事儿都看得太简单啦。得了，得了，你别出去给我现啦，老实在家忍着吧。”

贾六还不服气：“那怎么办哪？在家干饿着呀！”

贾老旦一想：哎，来戏班了，行了，有办法啦。就对贾六说：“这么办吧，你去‘跑海’吧！”

什么叫“跑海”呢？旧社会里艺人在没辙的时候，可以找同行去告帮，这叫“跑海”。

这跑海还有规矩，贾老旦就说了：

---

① 溜（liū），内行的意思。

“你呀，从下场门儿进后台，见人道辛苦，然后给祖师爷磕头……”

那时候，戏班后台都供着唐明皇。常言说，“拜过唐明皇，就算这一行”嘛！

“……给祖师爷磕完头你就数衣箱，大衣箱、二衣箱。咱家是唱老旦的，你就坐在二衣箱上，自然就会有人来问你，要是问你：‘搭班啊？’可千万别答应！你回答俩字儿‘跑海’就行啦。”

第二天贾六就去了。到那儿一看，是野台子戏。大部分人都站着看，就台前有几排座位，全是些达官贵人。

贾六直接奔后台了，由下场门儿进去，见人就道辛苦。

“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噢，祖师爷……”

跪地下，梆梆梆就磕仨响头！然后站起来数衣箱：

“大衣箱、二衣箱，往这儿一坐就行了。”

也不知道什么就行了。

贾六这么一来呀，惊动了后台管事的，怎么？俗话说：“进门儿道辛苦，必定是江湖。”赶紧就过来了：

“您贵姓啊？”

“免贵姓贾。”

“姓贾，有位贾老旦您认识吗？”

贾六一乐：“那不是外人，那是咱爸爸！”

“嗐！那是你爸爸！”

“对，那是我爸爸。”

管事的一听他是贾老旦的儿子，高兴了。怎么？这班里正缺唱老旦的哪，就问：

“您搭班吗？”

贾六把头一摇：“不，我——跑海！”

管事的一想：贾老旦打发儿子来跑海，必然有困难了。没别

的说的，大伙给凑凑吧。那会儿花银元，你五角，我一块，一凑凑了八十多块。

贾六把钱一揣，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进门儿就喊：

“爸爸！您看，这都是我挣来的！”

“啊？你挣来的？行了，我看看吧。”

一数这钱，八十多块。自己一琢磨，有这八十多块，病是治好了，可还得恢复一段时间哪，嗯，还得八十多块。自言自语地就说了：

“唉，再有这么些钱就好了。”

贾六旁边儿搭碴儿啦：

“那还不容易，明天我再跑趟海呀！”

“啊？还跑哪！你非憋着把这‘海’跑干了是怎么着？得了，得了，别去了啊。”

贾老旦是不让他再去了，谁知道第二天，贾六一声没言语，哎，他又去了！

从下场门儿进后台，见人就作揖：

“您辛苦！您辛苦！噢，祖师爷。”

梆梆梆，又磕仨！

“大衣箱，二衣箱，往这儿一坐就行了。”

他又坐那儿了。

大伙一看，都伸大拇哥(挑拇指状)：

“哎，要说贾老板，可真懂礼节，这不，昨天刚把钱拿走，今天就打发儿子道谢来啦。”

他们哪儿知道又跑海来啦！

管事的赶紧过来了：

“哎呀，贾老板太多礼啦，那点钱不算什么呀，干吗又打发您道谢来呀？贾老板身体怎么样啊？”

贾六把手一伸："什么怎么样啊？我——跑海！"

"又跑海，我说咱们别开玩笑行不行？"

正这儿说着哪，前台找管事的来了。什么事啊？本县的县长陪他妈看戏来了。老太太还点了一出戏，哪出啊？《滑油山》。

"嗬！这不是要命嘛，咱们班里没老旦，这戏谁唱啊？"

在那年月，艺人作艺难哪，这县长他妈点的戏，要是不唱，她能把戏台给封了。

大伙儿正着急哪，管事的忽然乐了：

"哎，行了，这戏呀，要搁在昨天没法唱，今天就有办法了。你们看——二衣箱上坐着那位，谁呀？就是大名鼎鼎贾老旦的儿子！昨天刚把钱拿走，今天准得给咱们帮忙，再说《滑油山》是他爸爸的拿手戏，他能不会吗？"

哎，他可真不会呢！

"你们快去刷报子，把老旦的行头预备出来，我去跟他说说。"

工夫不大，前台就把戏报贴出来了，斗大的字啊，"特约贾老旦之子——少老板，清客串演《滑油山》！"嗬！当时台下就轰动了。管事的一看戏报贴好了，就找贾六来了。

"哈哈，少老板，今天得麻烦您点儿事儿，帮忙票一出，啊，您们老爷子的拿手戏《滑油山》，怎么样？"

贾六一听一哆嗦啊，心说：我也得会呀！像你就实话实说吧，不，他还跟人家吹唬，要不怎么他叫贾六哪！

"啊……那什么……今天我还有点儿事儿，等哪天有工夫，我给你们说说。"

啊？他还给人家说说哪！

管事的着急了：

"哎，我说少老板，是这么回事，刚才县长的老太太点了一

出《滑油山》。我们这儿没老旦，这戏唱不了啊，非您不可。没别的说的，今天不管您有多大的事儿，这戏您也得帮忙唱了。救场如救火嘛！待会儿见了赏钱全归您，怎么样？”

“他……这……老没唱了……有点儿反生……”

“唉，您就别客气啦，来，给他扮上！”

不容分说，过来几个人，七手八脚愣给他扮上啦。

勒网子，系甩发，穿衣服，扎裙子，然后把锁链儿往脖子上一挂，全扮好了，您再瞧这贾六，他木在那儿啦！（学痴呆状）

怎么？这勒网子，系甩发，得有功夫才行，贾六没练过功啊，网子一勒，他觉着天旋地转，头晕眼花呀！

家伙点儿一响，开戏了。这《滑油山》哪，又叫《五鬼捉刘氏》，是宣扬封建迷信的一出戏，解放后已经禁演了。内容是说：有个老太太——刘氏，在阳间不行善，到了阴曹地府，上刀山、下油锅……嗬，受大罪了。

五鬼捉刘氏啊，是一个大鬼，四个小鬼儿，来捉刘氏。贾六哪，扮演的就是这个刘氏。按规矩大鬼先上，报家门：

“我乃六殿阎君麾下大鬼是也，今有刘氏青提，作恶多端，阎君大怒，将她打在滑油山前受罪。众鬼卒走上啊！”

这时候，刘氏有句闷帘导板，词儿是：“黑暗暗雾沉沉，天地无光……”，贾六根本不会呀，这怎么办呢？他想了个主意，是干张嘴不出声，胡琴一裹合，你也闹不清他唱了没唱。

您瞧他这主意！

县长他妈呀，坐在一排正当间儿，恨不能把耳朵都支楞起来，也没听见，那哪儿能听见哪！

老太太实在绷不住了，就问：

（学老太太口吻）“小子！他唱的我怎么听不见啊？”

县长还解释哪：“妈，您听不见，那就算对了，书情戏理嘛，

您想，到阴曹地府去受罪，能不把嗓子吓回去呀？人家这样唱，合情理呀，不愧是贾老旦的儿子，好！”

嘿，还给叫好哪！

唱完这句该出场了，贾六没动窝儿，怎么？他不敢出去呀！

大鬼在台上纳闷儿啦，嗯？怎么不出来呀？噢，跟我的戏路子不一样……嗬！你不出来，我怎么办哪？嗯，我让你出来，一抖锁链儿：

（高声道白）“拉着走！”

蹭！他把贾六给拽出来啦！

贾六一到前台，往底下一看，嗬！黑压压一片哪，可吓坏了。俩手抓着锁链儿，浑身哆嗦，这回嘴里可出声了：

（学浑身哆嗦状）“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这下儿不要紧，台底下叫上好儿了。

“好哇！贾老旦的儿子，少老板哪！真卖力气呀！”

甭说他卖力气！

县长他妈也站起来啦。

“嗯，太好了，他多会做戏呀，你看他那哆嗦，就跟真的一样！”

可不就是真的嘛！

“来呀！赏他大洋十块！”

哎，这就十块！

大鬼在旁边儿琢磨上了：嗯，人家就是有绝活，你瞧，这一哆嗦就来十块！外行管这叫哆嗦，内行明白，这叫“抖功”啊，这功夫都纯啦，连我在台上离得这么近，全看不出假来！

本来就不假嘛！

下边该唱啦：“老身今年五十整，才知道四十九作事荒唐……”

贾六啊，接碴儿还哆嗦。（学哆嗦状）“哟哟哟哟……哟哟哟

哟……”

大鬼一看：哎？怎么还哆嗦呀？刚才已经赏钱十块了，见好儿就收吧。得了，我提醒一句，让他张嘴唱吧：

“刘氏，你与我上刀山！”

贾六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大鬼吓趴下：

“上刀山哪，我——跑海！”

还跑海哪？

空 城 计

爱走东的不走西，
爱骑马的不骑驴，
爱看电影不看戏，
爱打百分不下棋，
爱吃鸭子不吃鸡，
爱喝牛奶的，不喝白油漆！

嗳，也没有喝白油漆的。这首“定场诗”的意思呀，就是说每个人各有爱好不同。

我这个人哪，从小就喜爱京剧，是爱听，爱看，爱偷！您可听明白了，不是偷东西，要是爱偷东西，早就把我逮起来啦！那偷什么呀？偷艺，偷着学艺。常言说，“学艺没有偷艺高”嘛！

我经常上戏园子听戏，可从来没买过票，哎，我会找窍门儿，我到理发馆剃半拉头，什么叫半拉头啊？就是剃前边儿，不剃后边儿，前边儿剃个大月牙儿。平常戴着帽子，谁也瞧不见。想听戏了，不走前台，进后台，到后台门口，一摘帽子，这手儿还真灵，后台把门儿的一看我这脑袋：

“哦，来了您哪！”

哎，拿我当唱花脸的啦！

有一天在家让我舅舅看见了：

“哎，宝瑞，你这脑袋是怎么回事？”

抽冷子一问哪，挤对得我没词儿了。我说：

“啊，那什么……我剃头，钱不够了，剃了半拉。”

哎，您听这象话吗？

有一年哪，“梨园公会”组织义务戏，约了很多名角儿，戏码儿也不错，“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这戏得看哪，哎，晚上我又去了，到后台门口，一摘帽子，把门的一瞧：

“哟，来了您哪，里边请！”

哎，没费事，进后台啦！我细这么一琢磨，敢情剃半拉头比买票还管用哪，怎么？买票也不能上后台呀！

咱们懂规矩，到后台找不碍事的地方一待，瞧着角儿勾脸儿呀，穿行头哇，等开了戏，往侧幕边儿上一站，是又得听又得看，给个包厢都不换！哎……可不是我不换，是人家包厢不换！

哎，这不是废话嘛！

那天哪，开始的时候我是台边儿上看戏的，看着看着，就成了台上唱戏的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么回事。

那天哪，大轴儿唱到《空城计》的时候，出事了，怎么？这出戏司马懿上场不是带四个龙套吗，其中有一个突然病了，急病。上不了，缺一个，缺一个不行啊，四个龙套代表千军万马哪。临时现找人来不及啦。急得管事的在后台直转磨，一眼瞧见我啦：

“哎！这不是还闲着一个哪嘛，来，扮上，扮上！”

我说：

“哎，这可不行，我左嗓子，唱不了……”

“唉，唱什么呀，让你来个龙套，四旗儿。”

“不是……这，龙套我也不会呀。”

“没关系，我叫人带着你，哎，三旗儿！”

一嗓子他把“三旗儿”喊过来了：

“你待会儿上场带着他点儿啊。”

我说：

“您多辛苦，我可不会呀。”

三旗儿说：

“这没什么，你跟着我就行啦！”

我一听：噢，跟着你，行，这咱们会。我赶紧扮上，穿戴好了，手里拿个旗儿，在后台就跟上三旗儿了，他上哪儿，我上哪儿，他往东，我举着旗儿：

“嘚——”

跟他往东。三旗儿一看，高兴了：

“哎，对啦，噢，还会喊‘嘚’，挺好！”

三旗儿往西，我举着旗儿：

“嘚——”

跟他往西，这回他没说话，回头瞪了我一眼。三旗儿上厕所，我在后边儿一举旗儿：

“嘚——”

又跟上了。这回他急了，

“噢，上厕所也跟着个打旗儿的，让你跟着我，是台上，懂吗？台上！下场就别跟着啦，下场散戏我回家，你也‘嘚——’，跟我家去？哪儿的事呀，回去！”

我一举旗儿：

“嘚——”

我又回来了！

那时候唱《空城计》，前边儿有个“过场”，是四个龙套先上，头旗儿、二旗儿一块儿出来，到台当间儿，左右一分，三旗儿、四旗儿出来到台当间儿，左右一分，接着司马师、司马昭上场，往台右边儿一站，最后司马懿才出来哪。出来唱一句西皮摇板，词儿是：“中途路上得一信”，然后唱两句“流水”，“张郃小儿得街亭，大队人马你们往西行”，这时候，四个龙套下场，司马师、司马昭也随着下，台上就剩司马懿了，他走大边儿，快到下场门儿

的时候，转回身来，再唱一句，“休要放走诸葛孔明”！

哎，这个“过场”就算完了。

那天前边儿演得挺好，等我一出场就乱套啦！怎么？我把位置站错了。龙套在后台一喊“嗖——”，头旗儿、二旗儿出来了，到台当间儿把旗子一点，头旗站左边儿，二旗儿站右边儿。该三旗儿、四旗儿上啦，我一举旗儿“嗖——”，跟着三旗儿出去了，到了台当间儿一点，左右一分。这工夫三旗儿他拽了我一下，他那意思是怕我愣在那儿，当时我给领会错了。我一想：噢，刚才在后台他说了，让我台上跟着他，对，跟着他，哎，我就跟过来啦！

结果一边儿站一个，一边儿站仨。三旗儿一看就急了，在台上又不能大声嚷，他用旗子挡着，拿胳膊肘儿拱我：（学拱肘）

“你过去！”

我说：“凭什么我过去？”

“应该你过去！”

“我就不过去！”

嘿！

我们俩正那儿磨烦哪，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我心说：行了，他们哥俩儿要站那边儿，就凑上一边儿仨的数儿啦，哎，这哥俩见着我：“噗！”他乐啦！

这一笑场，坏了，台底下哄上啦，站起一位天津人来：

（天津方言）“我说那打旗儿的，是哪么站的？每天是‘二板’儿，今天怎么改‘么蛾’儿啦？”

嘿，他这儿配点儿来啦！

前台这么一乱，诸葛亮在后台待不住了，扒台帘儿一看：

嗜！怎么站一顺边啦？扒开台帘，拿羽毛扇挡着脸，冲我小声嘀咕：

（小声）“嘿！四旗儿，站错啦！”

我看了他一眼，没理他。他还说：

“四旗儿，过那边儿去！”

三旗儿在旁边搭碴儿啦：

“哎，角儿让你过去，你还不动窝儿？”

我说：

“什么？他是谁呀？”

“诸葛亮啊。”

“还是的，我是司马懿的兵，能听诸葛亮的吗？”

嗐！

正这时候，司马懿上来了，一看我站这边儿了，直冲我努嘴儿（学努嘴儿）。怎么？台上不能说话呀，他那意思是让我过去。我心说：我呀，就这儿哦！

胡琴儿一响，张嘴该唱了。要说真得佩服人家，现编了几句词儿，把倒好压下去，把正好叫上来，还要把四旗儿从这边儿唱过去。原词儿是“人辰”辙，他改的“发花”。是这么改的：

“老夫上马怒气发，

大小三军听根芽，

往日出兵一边儿俩，

今日里为何一边儿一个，一边儿仨？

挤眼儿努嘴儿你全不怕，

还得老夫把你拉！”

唱到这儿，他伸手过来就拽。他原本是想把我拽过去，一着急呀，拽错了，把三旗儿拽过去了，其实这也合一边儿俩啦。我死心眼儿啊，一瞧三旗儿过去了，我一举旗儿：

“嗖——”

我又跟那边儿去啦！

兵发云南

这场是单口相声。相声分很多种形式，一个人说的叫单口相声。大家经常见是俩人说的，那叫对口相声。三、五个人的叫群口相声，十几个人的，化妆相声。二、三十人的，那大概叫相声剧，四、五百人的，那是……听相声！也没有四、五百人一块儿说相声的，那成相声大合唱啦！

相声艺术表演上必须精练。可话又说回来了，其他的艺术也得精练，您看，说书、唱戏，要是不精练，书也甭说了，戏也甭演了。有这么句话嘛，叫"说书的嘴，唱戏的腿"，怎么讲呢？就是说：评书演员嘴快，戏曲演员腿快。说书的一说，甭管这件事情多长时间，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算行了。一拍醒木，"秋去冬来"，这四个字儿半年过去了，说书的嘴快。唱戏的呢？腿就得快。您看京戏，甭管这地方离这儿几千里几万里，几个人在台上一绕弯儿，就算到了。

京戏里有一出戏叫《反云南》，一员大将带着四个打旗儿的，这员大将一传令：

"众将官，兵发云南去者！"

唢呐一吹，这个曲牌叫"三枪"，仓才仓，各龙冬仓，各龙冬依冬乙冬仓令才，仓各来才依各台——仓！四个打旗儿的围着这台绕了一个弯儿，又回到原来站的那地方，四个人不动了。这员大将装模做样的还问哪：

"我军为何不行？"

哎，这不是废话吗？再行掉台下去啦！

这儿一回禀："兵至云南！"

哎，这就到啦！您瞧快不快？可也别说，也就得这么快。不这么快，这戏就没法唱了。你说我们这演员演戏演得真实，你再演得真实，也分演到什么地方，演到这个地方，没法真实。这员大将一传令：

"众将官，兵发云南去者！"

打旗儿的一举旗儿，"嘎——"，跟台上的大将一块儿唏哩呼噜都进后台啦，把后台把行头一脱，行李卷儿一打，奔火车站买票，上云南啦！这么演倒是真实啦，可听戏的受得了吗？坐了半天，不见人出来，这位问那位：

"哎，老王，这戏还演不演了？"

"不知道哇。"

正纳着闷儿呢，剧场服务员过来了。二位一想：问问他吧：

"同志，这戏散了吗？"

"没散。"

"没散，怎么半天不见人儿啊？"

这服务员还给解释哪：

"啊，您没听明白吗？兵发云南去者——他们都上云南了！"

"啊？真去啦？"

"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演员演戏演得真实。"

"他真实了，我们怎么办呢？"

"那看你们几位想听不想听了，要是不想听，就回家睡觉去；要是想听呢？也好办，跟他们一块儿上车站买票，也上云南吧！"

嗐！

“讲” 戏

这回该我表演了。今儿晚上的节目很多，一场是一个形式，一段儿一个内容。彼此之间没什么联系，要是非得把上场节目的内容跟我这段儿串在一块儿……那就麻烦啦！

有人问了：能有这事儿吗？

哎！现在当然是没有了。因为观众同志们都有文化，会欣赏艺术。在旧社会可不行，有时候就能出这样的笑话。

有一回呀，我碰见俩老太太在一块儿听戏，她们是连批带讲。一共三出戏，我一句也没听清。怎么呢？她们俩说的比台上唱的还热闹哪！

头一出是《马寡妇开店》。台上开戏了，台下这俩老太太也开“戏”了！

“哟，他二姥姥，这戏是《马寡妇开店》，又叫《狄仁杰赶考》！”

“噢。你瞧台上看书那小伙儿多精神啊。”

“对啦，那就是狄仁杰。哎，旁边儿的那个小媳妇儿，知道是谁吗？那是马寡妇。因为她姓马，男人死啦，所以管她叫马寡妇！”

哎，这不是废话吗?!

“这马寡妇瞅上狄仁杰啦！要说寡妇失业的也真不容易，唉，俩人往一块儿凑合凑合吧！”

嘿！她倒挺热心！

工夫不大，换戏啦。什么戏呀？《三堂会审》。正座儿：王金

龙，一边儿:“蓝袍”，一边儿:“红袍”。当间儿跪着苏三，扛枷带锁，穿着一身儿红罪衣。这位老太太又讲上啦：

“哟，这是怎么话儿说的！俩人刚结婚就给抓来啦？你看她还穿着拜天地的礼服哪！”

哎，她拿罪衣当礼服啦！

那位二姥姥还跟着掺合哪：

“啊，可不是嘛！看起来这官司不轻啊，仨官儿审她一个哪。唉，要说马寡妇这命也够苦的啦……”

这都是哪儿的事啊?!

苏三在大堂上有一大段儿唱哪。青衣的唱是腔多字少。老太太听不懂啊，她越听越糊涂，听着听着……您再瞧她（睡状）：“呼……”

嘿，着啦！

她这一睡不要紧，旁边儿二姥姥着急了。怎么？没解说员啦！

“哟，您别睡呀！您看这是到哪儿啦？”

“唉，睡吧！看着马寡妇受审怪难受的。等咱睡醒了，判决书也就下来啦！”

嘿！

压轴儿是《长板坡》，这是出武戏呀。赵云出台一亮相儿，家伙点儿一响：崩，登，仓！把她给吵醒了。睁眼往台上一瞅哇，这份儿高兴啊。她喊上啦：

“哟，二姥姥！你快看哪！这回马寡妇可有救了——她娘家哥哥来啦！”

红先黑后

今天啊，谈谈“象棋”。咱们中国象棋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就有关于象棋的记载了。您说够早的吧？

象棋，是一种富于韬略的体育活动。它能锻炼思维，陶冶性格，增强毅力，培养品德。要不，怎么那么些人喜欢下棋呢？不信您瞧：逢年过节，茶余饭后，在街头巷尾，河边柳下，总有那么些爱下棋的同志，在那儿跳马，出车！

大多数同志讲究文明礼貌，具有高尚的棋风。您看：下棋的谦虚有礼，互相尊重；看棋的观棋不语，暗中学习。

但也有个别人就差劲了。像我兄弟就这毛病，站在人家身后看下棋，摇头晃脑，咂嘴跺脚，人家这步棋走错了，他能急出一身汗来！还爱多嘴，支招。其实他下得也不怎么样，站在人家身后头，拿膝盖拱人家后腰：

“拱卒！拱卒！拱卒啊！”

这儿下，把那位拱急了，回头看他一眼，心说：你也不比我强，拱什么呀？别瞎支招啦！我兄弟给领会错了，当是让他下哪，伸手就把棋子抄起来了。

“我让你拱卒，你不拱，你搁这儿不就……噢，不行，他那儿有马哪！”

您说这不是多事吗？

我兄弟看棋支招还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呀？打胜不打败。比如说一溜儿有几盘棋。他过来一看：这盘刚摆上，他走了。一看那盘还分不出胜负来，嗯，没意思。摸着下巴颏儿满处乱踅摸，

一看这盘儿，行了，黑棋再有三步就把红棋将死了。哎，他过来了，给赢的这边儿支招儿。其实他不说，人家也那么走。那还说什么呀？显着他高明嘛！

"出车，跳马，拿炮打呀！你看，死了没有？"

输棋的这位一听就火儿了。怎么哪？这位连输三盘儿啦，又碰见我兄弟这么一位支招的，能不起急吗？冲着我兄弟就嚷上啦：

"嘿嘿嘿，我跟他下呀？是跟你下呀？"

照理说，我兄弟该走了吧；不，他还拿话气人家：

"什么？跟他下，跟我下？跟他下你还不行呢，还跟我下哪！"

嘿，这话真逗气儿啊！

气得这位拿眼直瞪我兄弟，他一看：

"怎么着，你还不服？来，摆上，我杀你三盘不开张！我要红棋啊，我先走，红先黑后嘛！这是规矩——红先黑后……"

嘿，我兄弟他自己摆上啦！

这位实在忍不住啦，一扬手：

"去你的吧！"

坏啦，怎么哪？他这一扬手，正碰我兄弟鼻子上，把鼻子碰破了。我兄弟顺手这么一胡噜，弄了个满脸红。我兄弟不但爱支招，脾气还不好。一着急，冲那位当的就是一拳！那位个儿矮，他个儿高，这一拳下去，怎么那么寸，正好打那位眼框子上，当时眼窝就青了，乌黑一片哪。怎么办哪？赶紧上医院吧，到医院大夫一检查，别看我兄弟满脸红，他只是鼻子流了点儿血，一洗就行了。那位眼窝发黑，伤得重啊，得先给那位看哪。我兄弟不干了，冲着大夫直嚷嚷：

"大夫！你懂不懂规矩？你没看他那儿发黑，我这儿发红嘛，说什么也得先给我看，老规矩了——红先黑后嘛！"

哎，他还惦记着下棋哪！

猫　蝶　图

今天我给您说的这个节目哇，是个实事儿，发生在民国十四年。

北京和平门外头琉璃厂，有一家儿古玩商店，字号叫“文宝斋”，专收售历代文玩字画。掌柜的哪，姓魏叫魏国宝，江西赣州人，有五十多岁，矮胖子，圆脸膛儿，长着一对眯缝眼儿。您别看眼睛小，可眼力好，对鉴赏文玩字画，哎，特别是对字画，非常有研究。因为他自己也能写会画，所以，历代名家的画儿，在他眼底下是一目了然。这是他干这行三十多年积累的经验。敢情经验丰富不在乎眼睛大小！

古玩铺这一行啊，有这么两句话，是“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一号买卖做成了，就许赚个万儿八千的。不象油盐店，从早上一开门儿就闲不住，一个子儿油，俩子儿醋，老不断人，忙合一天，到晚上一串柜才两块六角钱！

古玩铺平常没什么人。哎，这天特别，早晨刚一开门儿，就进来一位，二十来岁，瞧穿着打扮儿象从城外头来的，胳肢窝里夹着一个油布卷儿。进门儿就问：

“掌柜的，您这儿收画儿吗？”

魏国宝一听：噢，卖画儿的。就说：

“收，打开看看吧。”

这个人把油布卷儿往柜台上一搁。打开油布卷儿一看，里边儿是个黄布卷儿，等把黄布卷儿打开，里边儿是个蓝布卷儿，再把蓝布卷儿打开，里边儿是个红布卷儿……

魏国宝心说：你是上我这儿卖画啊，还是变戏法儿来啦！怎么包这么些层啊？

等打开红布卷儿，里边儿是一层绵纸，打开绵纸，这才看见一轴儿画儿。伙计过来，解开丝条带儿，把画轴儿慢慢打开，魏国宝戴上花镜这么一看哪，当时他："呦！"哎呀！可了不得啦！

那位问了：他看见什么啦？

我不说您不知道，我一说……您可就知道啦。

历史上有记载，在北宋年间，宋徽宗——赵佶，画过一幅《猫蝶图》，原画儿是一对儿，两张，一张是"蝶飞猫扑"：一张是"蝶息猫卧"。为什么画"猫蝶"呢？这里边儿有讲究，古时候称呼老年人，八十为耄，九十为耋。"猫、蝶"是"耄、耋"的谐音，也就是长寿的意思。别看宋徽宗赵佶是皇上，可对字画很有研究，尤其是虫、鸟、花卉，画得最好。这幅画儿，画绝啦！猫蝶栩栩如生，猫能从画儿里蹦起来，蝴蝶能从画儿里飞出去，活啦！这幅画儿传到了明朝，让明成祖——朱棣给收藏起来了。怎么知道呢？画儿上盖有印章"永乐之宝"，永乐是明成祖朱棣的年号。到了清朝，乾隆皇上把这幅画儿收藏在宁寿宫西侧的"古华轩"。画儿上盖有"乾隆鉴赏"、"古华轩珍藏"的印章。后来，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这幅画儿可就下落不明啦。

事隔三十来年，哎，今天，这幅画儿又出来啦！卖画儿的拿来的正是《猫蝶图》。可惜，是其中的一张。一张，也值钱哪！值多少钱？没价儿呀！千金难买，万金难寻，您花多少钱，它……没处买去呀！

魏国宝把小眼睛瞪圆啦，推了一下花镜，仔细又看了一遍。嗯！真的，太好啦！

"请问，这张画儿怎么传到您手上的？"

卖画儿的说：

“啊，是这么着，听我娘说呀，我爹当年练过义和拳……”就是参加过义和团。“……庚子年，在京东廊房和洋鬼子打了一仗。哎，这画儿就是那回从洋鬼子手里截下来的……”

魏国宝赶紧问：

“那么，你爹还在吗？”

“我爹他还在——我就不卖画儿啦。”

好嘛，大喘气！

“就这一张吗？还是两张啊？”

“哦，我拿画儿的时候，外边儿还包着一张。”

“也是《猫蝶图》吗？”

“是张灶王爷。”

嗐！

“怎么？那张您也要哇？”

“不，不要！”

魏国宝心说：古玩铺收灶王爷干吗呀！得了，先收这张吧。

“我说这位老弟，这画儿你要多少钱呢？”

“嗯，我娘说了，这是皇宫内院的东西，准值钱！要多少钱……反正越多越好吧！”

哎，他也没谱儿。

魏国宝一琢磨：嗯，这画儿是值钱，要是两张就好了，两张一万块我全要。这是他心里想的呀，哎，他嘴里给说出来啦：

“嗯，要是两张，一万块我全要……”

卖画儿的一听：

“那，那这一张，您就给五千块吧！”

嘿，他听来个价儿！

五千块现大洋，当时这可是个数儿啊，柜上一时没有那么多钱哪。有心不收吧，一想：不行！怎么？他隔壁有家儿古玩铺，

字号叫“文兴斋”，东家是个外国人，要是让他们收了去，准得国宝外流……这画儿说什么也得收进来。想到这儿就说：

“我还个价儿，给你三千，怎么样？”

卖画儿的把画儿一卷，转身就走。

魏国宝急啦：

“四千，那么四千五……”

一咬牙，一狠心，一跺脚(学顿足状)：

“哎！五千我要啦！”

低头一看：坏啦！怎么？鞋开绽啦！他心里着急，脚底下使劲嘛。

魏国宝得凑钱哪，把柜上的一些古玩卖给同业啦，连柜上现有的钱，凑足五千块，把画儿收进来了。收进这张来，他还惦记着那张，人家临走的时候，他还嘱咐哪：

“回家你再找找那张，要有哪，赶紧给我送来，我还给五千块……那什么，那张灶王爷你就别送来啦！”

哎，这不是废话嘛！

您别看魏国宝只收进了一张《猫蝶图》，嗬！可也不得了啊，轰动了整个书画、古玩界呀。

这一轰动不要紧，麻烦啦。怎么哪？在琉璃厂南边儿——虎坊桥，有家儿外国人开的“洋发银号”，经理叫甘瓦洛夫，叫别了就是干巴罗卜！

您听这名儿！

这个干巴罗卜哇，表面上是开银号，实际上是专门盗卖我国的文物，什么珍宝玉器呀，古玩字画啊，哎，他全“贼搂”着！琉璃厂里的那个文兴斋，就是他的收购点儿。干巴罗卜一听说：怎么着？文宝斋的魏小眼儿收进一张宋代名画，才五千块钱！嗬，这个气大啦。我的文兴斋就在他旁边儿呀，文兴斋呀，文兴斋，

白"闻腥"啦，这回连点儿味儿都没闻见哪！一琢磨：嗯……对，花钱买他的，多给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嘛！

可魏国宝哪，是个爱国的古玩商人，只要收进来的珍品、外国人买呀？给多少钱，也不卖！把干巴罗卜急得整天抓耳挠腮，坐立不安，连睡觉都拿大顶啊。哎，您瞧这叫什么毛病！

干巴罗卜把黄眼珠都快急蓝啦，绞尽脑汁打这张《猫蝶图》的主意……

说话间，过了仨多月。哎，这天，正赶上魏国宝病了。什么病啊？感冒。头晕脑胀，四肢无力，胸闷口苦，两眼发花。哎，正在这时候打外头进来个人。这个人哪，长得个儿不高，鸡胸脯儿，罗圈腿儿，柿饼子脸儿，大嘴岔儿，搧风耳朵，塌鼻梁儿，两道窄眉毛，一对雌雄眼儿。什么叫雌雄眼儿啊？就是一个眼大，一个眼小。（学相儿）这相儿！您瞧这模样长的！

魏国宝一看这个人，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怎么？认识他。这个人哪，是古玩行里的投机商，专门倒腾古玩字画，不少的名画儿、古玩，都经他手盗卖给外国人啦。他姓梅，叫梅亮新，可大伙儿都管他叫没良心！您想啊，他但凡有点儿良心，能干这吃里扒外的事吗？

一说话呀，还齉鼻儿：

（学齉鼻儿）"魏掌柜，您辛苦！"

魏国宝打心眼儿里不愿意搭理他，可还得支应着：

"啊，有事吗？"

"有事儿，您猜我什么事儿吧？我呀，前几天出了趟门儿。您猜我上哪儿啦？我上京东廊房啦。您猜我在那儿买着什么啦？我呀，买了一张名画儿。您猜是什么画儿？您猜……"

魏国宝一听：好嘛，他跟我猜谜儿来啦！没良心说完，把他夹着的一个布卷儿打开啦。

“魏掌柜，您上眼，您看这是什么？”

魏国宝一看，哎呀！当时这感冒就好了一半儿。什么画儿呀？北宋徽宗的《猫蝶图》。魏国宝心说：我收的那张是“蝶飞猫扑”；这没良心拿来的这张是“蝶息猫卧”。两张搁一块儿，正好是一对儿。一看：上边儿还盖着“宣和御制”，说明是宋徽宗画的，“永乐之宝”、“乾隆鉴赏”……印章一个不少。

没良心等魏国宝看完了，把画儿一卷，说啦：

“魏掌柜，听说您也收进了一张《猫蝶图》，所以呀，我特地找您，想把我这张让给您，让您把这幅《猫蝶图》配齐了。您给一个整数儿，一万块怎么样？”

说完，他拿那对雌雄眼儿盯着魏国宝。（学相儿）“嗯？……”

魏国宝一琢磨：宋代名画儿失而复得，这是国家的无价之宝哇！这画儿在没良心手里，早晚得倒卖给洋人，这是国家的损失呀！我得买下他这张画儿来，嗯，宁可倾家荡产，也得保住这幅希世珍品。一咬牙，一横心，一……没敢跺脚。怎么？他怕鞋又开绽啦！说：

“好，我出一万块，买你这张。你先坐会儿。”

魏国宝转身儿进后屋了，跟账房先生一核计，然后把先收的那张《猫蝶图》用布裹好，夹着出门儿奔洋发银号啦。

干巴罗卜一听：怎么着？魏国宝要拿《猫蝶图》找他押一万块钱，心里这份儿高兴啊，赶紧就出来了。

“啊，魏先生，听说您需要一万块钱？啊，太不凑巧了，近来银根奇紧，我们不往外借款啦；但是魏先生嘛，可以例外，连利钱都不要，不过，只限三天！怎么样？”

魏国宝一听就愣啦：只限三天！这么说，三天要是不来赎，我这张《猫蝶图》就归他啦。好厉害呀！原想把画儿押在这儿，先倒一步，可是三天我上哪儿凑这一万块钱去呀！不把没良心那张画

儿买过来吧，这事儿就麻烦啦！又一想：我呀，先押一万块，把没良心那张《猫蝶图》买过来再说。对！硬着头皮还是把一万块钱接过来了。

钱是借够了，可没良心又变卦啦。

"哎，魏掌柜，您走了以后，我琢磨了，这画儿啊，我不卖啦……"

魏国宝一听就火儿啦：

啊？你什么毛病？属外国鸡的，一会儿一变。"

"您先别急呀，这样好不好，一万块，我把画儿押您这儿，今天，明天，后天，三天之内我拿两万块钱来赎，怎么样？"

"我不信你这鬼吹灯的事儿。"

"三天之内，我不拿两万来赎，这张画儿归您哪！行了吧？"

魏国宝一琢磨：没良心这小子玩什么鬼花活呀？他急等着用一万块钱？又投机倒腾去？不然的话，干吗三天出一万的利钱哪？又一想：弄一万块钱也不是容易的事儿哪，到时候他不来赎，画儿就归我啦，我也不吃亏，要是真来赎我白赚一万也不错。想到这儿就说：

"好吧，后天下午，你来赎画儿，咱们是过期不候！"

"行！"

立完字据，没良心拿钱走了。没良心走了，魏国宝可忙了，赶紧把账房先生叫到后屋，干吗呀？登记上账。账房先生写着账，他在旁边儿把画儿打开了，刚才呀，光想主意弄这一万块钱来着，没细看，这会儿有工夫啦，要仔细看看。这鉴赏画儿呀，就跟喝茶、饮酒一样，得讲究品味儿，魏国宝冲着这张《猫蝶图》就"品"上啦。"品"着"品"着，魏国宝猛地一拍桌子：

"哎呀！上当啦！"

账房先生吓得一哆嗦，蹭！把账全勾啦！

"您……您怎么啦？"

"唉，输了眼啦，这张画儿是假的！"

"假的？"

魏国宝说：

"《猫蝶图》一共是两张，咱们那张"蝶飞猫扑"，画的是早晨；他这张"蝶息猫卧"，画的是中午。早晨猫眼睛是'圆瞳'，犹如杏核儿；中午，猫眼睛是'立瞳'，竖成一线。你看：他这张画儿上的猫，画的是中午，可猫眼睛是'圆瞳'，这张画儿是膺品——假的！"

那位同志问了，这不是没良心有意坑他吗？哎，您还真说对啦，这事儿呀，就是干巴罗卜指使没良心干的。干巴罗卜倒腾咱们中国的字画儿也不是这一起啦，能想点儿馊主意。故意弄张假画儿，让没良心押给魏国宝，不卖，押！怎么呢？他琢磨啦，假画儿"押"在那儿，三天之内，他不敢卖，等到看出假来呀，也到日子啦。临时他上哪儿弄一万块钱还给洋发银号哇？我这儿的借款，也是三天期。到时候，两边儿一挤对，这真画儿可就归我啦！

您瞧这主意多损！

魏国宝一想：真画儿押出去了，假画儿窝在自己手里啦，这怎么办哪？急得在屋里直转磨。

账房先生在旁边搭碴儿啦：

"掌柜的，假的怕什么呀，他后天不是还来赎吗？"

"咕！你怎么这么糊涂哇，假画儿他能来赎嘛！"

"嗯……对，是不来赎啦！"

这怎么办哪？魏国宝愁得一宿没合眼哪，天快亮啦，哎，他想出个主意来。嗯，我呀，这么着，他得那么着；他那么着，我就这么着；我一这么着，他准那么着！……

到底怎么着啊？您一会儿就明白啦。

第二天哪，魏国宝请客，在哪儿啊？西四牌楼南边儿“沙锅居”，宴请古玩字画界的同业，等人都来齐啦，他拿出一张画儿来。大伙一看：呦！《猫蝶图》。就听他说：

“各位，兄弟我从业三十余年，不料押进一张假画儿，诸位请看……”

跟着他把假画儿的破绽，什么“圆瞳”啊，“立瞳”啊，讲了一遍。然后，把画儿一卷，划火点着烧啦！

烧完了一乐：

“来，各位，咱们干一杯，算我跟大家辞行，我呀，歇业不干了，回家抱孩子啦。今天为什么单在沙锅居请大家吃饭哪？咱们这叫沙锅捣蒜——就这一槌子的买卖啦！”

嘿，您瞧挑的这地方！

说完，冲大家一拱手，回店了。他走了，大伙儿议论纷纷哪，这个说：

“哎呀，魏掌柜的把画儿烧啦，明儿人家来赎可怎么办哪？”

那个说：

“哎，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假画儿赎个什么劲儿啊，花两万块钱，赎张假画儿？没那事，你放心，不会来赎啦！”

“不会来赎啦？”

“不会来赎啦！”

大伙儿都认为不会来赎了，可是到第三天下午，哎，没良心还真来赎啦！

魏国宝一见没良心，气得嘴唇儿直哆嗦，半天没说出话来！心里叫着：梅亮新哪，梅亮新，你可真是没良心哪！

没良心乐不叽儿地掏出两万块钱来：

“魏掌柜，我赎画儿来啦。两万块钱在这儿，您把画儿拿出

来吧。"

魏国宝看了看两万块钱，又瞅了瞅没良心，然后说：

"先别忙，咱们商量点儿事。你那张画儿啊……甭赎啦，卖给我吧，怎么样？"

没良心把雌雄眼儿一转：

"嗯，行啊，您给个价儿吧。"

"你那张画儿值多少钱，你心里清楚，我心里也明白，我绝不亏待你。这么办，我给你这个数儿。"（伸仨手指头）

没良心一瞧：

"给三万？"

魏国宝一摇头：

"嗯，多……"

"三十万？"

"多！"

"三百万？"

"多！"

"还值得多？"

"我说：你要得多！"

"噢，这么个'多'呀？那……那你说我那画儿值多少钱？"

魏国宝冷笑了一声：

"哼，三毛钱！"

"啊？"

"没良心，我万没想到，你骗来骗去骗到我头上啦，可你这造假画儿的功夫还差得远哪！"

没良心一见魏国宝说破了——假画，毫不慌张，反倒沉住气啦。

"魏掌柜，我那画儿真也罢，假也罢，给多少钱都不卖啦！"

啪！把两万块钱跟字据，往桌子上一拍："姓魏的，拿画儿来吧！"

正这时候，就听门外头汽车一响，干巴罗卜进来啦，手里拿着一卷儿画儿。

"啊！魏先生，我怕您太忙，没时间，特意把画儿给您送来啦。想必一万押款早预备好了吧？"

嗬！您瞧这劲头儿！

魏国宝一看这阵势，心说：两路夹攻啊。来吧！先把干巴罗卜手里的画儿接过来，打开一看：不错，正是自己那张《猫蝶图》，完好无损！就从没良心拍到桌子上这两万块钱里，给了干巴罗卜一万。剩下一万和这张《猫蝶图》，全交给账房先生收好，然后把字据拿起来，哧儿！一撕，转身进后屋拿出一卷儿画儿来，冲没良心说：

"既然不卖，把你的画儿拿走吧！"

没良心接过一瞧，纳闷儿啦：

"嗯？你……你不是给烧了吗？"

"是啊，我不烧，你还能来赎吗？烧是烧啦，可不是你这张。"

干巴罗卜在旁边沉不住气了，忙问：

"那是……哪张啊？"

"是这么回事。前天晚上，我瞅着他这张假画儿气得慌，就仿照着也画了一张，画完一看，不满意，昨天我在沙锅居给烧啦！"

干巴罗卜心说：噢，他这是烧纸引鬼呀！嘿！自己白费心机啦！可还不死心，又追问了一句：

"魏先生，画得不满意你给烧了，要是画得满意了呢？"

魏国宝一乐：

"要是画得满意呀，我就上你那儿再押一万块钱啦！"

嘿！

风雨归舟

在过去，旧社会的大财主家里边儿都有钱。他那钱来得特别容易，为什么哪？“钱赚钱不费难”嘛。嗳，您别看来得容易，去得也马虎。

有这么一档子事。民国初年，在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此人姓花，名字叫源泉，花源泉。叫别了呢，就是“花冤钱”，人称花二爷。他家里趁钱，可对穷人他是一个子儿也不花！天生的倒霉鬼，专爱花冤枉钱！

什么钱他花呀？在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两千块钱买了四个蝈蝈葫芦儿——那时候一袋面粉才一块八——当玩意儿，这钱他花。要不怎么叫花冤钱哪！穷人是一文钱也沾不着他的，谁要是画个圈儿骗他，那行；不然哪，没用。

那时候北京有个著名的骗子，叫智多星，略施小计，骗了他五万块钱。智多星在东城租了一处大宅子，屋里头的古董玩器、家俱摆设全是花钱租的；家里的太太、小姐、厨子、老妈、丫环、用人，全是花钱雇的！设好骗局，专等花冤钱抻头儿！这智多星转着弯儿托人跟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听戏，没多少日子，俩人还真交了个来往不断。

有这么一天，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里坐着哪。这智多星登门恭请，坐着汽车——其实也是租来的——接花二爷上他们家吃饭去。“二爷，请到我家吃个便饭吧！”

“吃饭？好，好，马上去。”

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屋里的摆设，墙上的字画，心说：

嘍！比我还阔，比我家讲究多啦！他哪儿知道，都是花钱租来的！谈话之间，智多星说："二爷，我们祖上多少辈都是喜好古玩字画，听说您也有这个嗜好，难得，难得。我家祖传有一张古画，今天特地请您给鉴别鉴别。"

"祖传古画，哎呀，那太好啦，今日有此眼福，我得好好瞻仰瞻仰。"——花冤钱这就上钩儿了！

智多星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呀？《风雨归舟》。背景是山，前面有河，河里有小船，有一座木桥，在桥当中间有一个小孩，这小孩打着雨伞。画上露出来狂风暴雨的意思。这个小孩哪，打着伞过桥，好象风挺大，很吃力似的。花二爷看完了画连声称"好"。智多星一瞧，有门儿，忙说："画固然是好画，就是不知道出在哪朝，何人所作？"

刚看到这儿，老妈子进来了："嗯，大爷，酒饭齐备。""好，上桌吧！"就把这轴画卷起来，随手放到条案上了。八仙桌往前搭，各自就坐。厨子、老妈，碗来盘往，撤酒上茶，这顿饭足吃了俩多钟头。等吃完饭哪，外头雨也停了。智多星又接过饭前的话碴儿："二爷，刚才这画您看着怎么样啊？""好，就是没看出哪朝的。"

"您再看看。"

顺手把画拿过来展开，又这么一看，还是看不出朝代。画是够老的，纸都黄啦。桥下草丛边上署着作者落款：何明三。嗯，再往上一看，这花二爷纳闷儿了，自己问自己："不对呀，吃饭之前我瞧那小孩是打着雨伞过桥的，怎么现在把雨伞夹起来啦？"他倒吸凉气，一个劲地挠后脑勺儿！

"要不怎么说是祖传至宝哪。开始您看的时候是打着伞，对呀，那不是外面正下雨嘛；现在外头雨住了，伞哪，也收起来了。传家至宝得有点蹊跷的地方。只要外头一下雨，您再看画，这伞

就打起来啦；雨一住，那伞就夹起来了。”(向观众)您说有这个事吗？

这花二爷一听，信啦！哎呀，这可是件宝贝。因为什么？他有这个爱好哇。花二爷心头一动，想把这张画买下来，又不便直说，回去以后托了好几位朋友，说什么也要买这张画。智多星还死活不卖。花二爷直托人情，又请客吃饭，智多星才勉强点头，要价十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嫌价码太高，中间经人再三说合，最后商定五万块钱把这张画买妥了。

买画的时候是晴天哪，没下雨，这小孩的伞当然是夹着的。回来挺高兴，看了一阵儿，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得到这张古画。他这请帖写得特别：多咱的日子没准儿！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干吗呀？就为下雨的时候好看这张画。结果，有一天下了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满面喜气：“诸位，诸位，我买了一张古画，人家的祖传至宝，他忍痛割爱让给我了。我先告诉你们啊，我买回这张画来的时候，桥上小孩的伞是夹着的，可外头一下雨，小孩这伞哪就打起来；要是天晴了哪，这伞就夹起来。诸位看看，现在外头下雨，小孩儿打着伞；雨一住，马上收伞夹起来。”他这么一说，大家都感到新奇，全围过来了。把画展开这么一瞧，花二爷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哪！有一位问他：“二爷，您不是说下雨就打伞吗？他怎么还夹着？”把他问得脸通红：“这，这雨下得还不太大，先卷起来，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吗？这不是胡来嘛！一会儿，外边那雨呀可就更大啦，哗……大伙儿说，咱们再瞧瞧吧。打开一瞧哇，那伞还是夹着的。等了会儿，雨也不下了，再瞧那伞哪，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都走了。花二爷这个气呀：“好个智多星，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去了。照例说，骗局成功，钱一到手就得跑，搬走。嗨，没走，还在那儿等

着呢。干吗呀，等着气他哪！人家有说词。花二爷找着智多星：“你不够朋友，让我花五万块钱买张废纸，你怎么骗我呀？”

“二爷，我哪点儿骗您了？”

“哪点儿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打着伞，不下雨就夹着吗？下那么大雨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

智多星一听乐啦：“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哪，我找您要十万块钱，您非给五万块钱？”

“怎么，差五万块钱就不灵啦?!”

“它不是不灵啦。您没明白，我说十万块钱哪，您是应当买一套。”

“什么叫一套哇？”

“一套。一套是两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您看这张；不下雨您再看那张啊！”

噢，两张啊！

偷斧子

常言说呀，"靠山的吃山，靠水的吃水"，拉洋车全靠两条腿，说相声全凭（指自己）这张嘴。

这单口相声就是说笑话儿。今天我说的这档子事，就是我们村儿里的事。说这话可在四十多年前啦。我们村口外头有个庙，和尚庙。是供神的一般统称都叫庙，要是细分也不一样，住和尚的叫寺，住尼姑的叫庵，住老道的叫观，住喇嘛的叫宫。和尚、尼姑、老道、喇嘛全在一块儿住……没这么个地方，僧道番尼不能往一块掺合。

我们村外的这个和尚庙哇，庙不大，早年香火还挺盛。后来越来越不行啦。老百姓也琢磨呀：合着神佛净保佑财主？不保佑穷人？财主越烧香越阔？穷人怎么烧香也穷？干脆，有烧香的钱还不如买臭豆腐吃哪！

信的人少啦，庙里没生活来源啦，老和尚一死，就剩下七个小和尚，好在庙后头有几亩地，这是庙产。七个和尚种点儿地，种点儿菜什么的，凑合着活吧。

老玉米熟了，掰下来磨点儿面，吃贴饼子。谷子熟了，碾点儿小米儿熬粥。这几个和尚还真能吃，贴的饼子全这么大个儿（比画），半斤多一个，饭量小的那个一顿能吃仨！吃完了饼子溜溜缝儿还找补两碗小米儿粥！

七个和尚一顿饭贴三锅饼子，熬两锅小米粥。庙里头就一口铁锅，贴一锅吃一锅；吃完了饼子，再等小米儿粥，熬一锅喝一锅。等五锅饭做完了，半天儿过去了，接着做下午的。合着整天

净做饭啦。

烧什么呀？烧煤？哪儿有钱买呀！烧柴火。庙前庙后搂点儿干草，树叶儿，反正贴饼子也省柴禾；熬粥不行啊，烧软柴火开不了锅呀，再去砍点荆条哇，酸枣棵子。这种柴火拿手撅不成，净是刺儿，得拿斧子砍。原来有把斧子，没留神掉井里啦，穷得连斧子全没啦。还有把切菜刀，砍柴拿切菜刀去。开始还挺快，小枝儿小杈儿一刀就砍下来，比斧子快。砍了两天，甭砍啦，锯吧，切菜刀上满是豁口，菜刀改锯啦！别说切菜，连豆腐全切不了啦！

巧劲儿，这工夫儿我们村里有家财主死人啦，死人得办丧事呀，接三、放焰口，没和尚不行啊，哎，把七个和尚请去啦。大师兄把庙门一锁，连看门儿的全不用留，好在庙里头也没什么可偷的。

为什么七个和尚都去呢？您想啊，念经嘛，中间坐着一个，正好一边儿仨。去六个？一个正座儿，一边儿仨一边儿俩，不好看哪！再说，多去一个还多挣一份儿钱哪！

正座儿应当是个老和尚。他们哪，就是大师兄坐正座上了，脑袋上还戴顶佛帽，帽子前边有五个牌儿，上头画着小佛爷，远看象五张扑克牌。

这七个和尚入座之后，大师兄拿眼一扫，嗯！院子里有一溜儿桌子，桌子上头摆的是素菜素面，从近往远数，一二三，第三张桌子底下扔着一把斧子。喝，这斧子够个儿，光把儿也有一尺五长，斧子头儿看得出来足有八成新。大师兄一瞧，差点儿乐出声来。哎呀，这把斧子不错，等一会儿要是捎回去，再砍柴不就省得拿切菜刀锯了吗！可是，怎么才能捎上哪！和尚就得在经台上坐着，不到念经的时候也不能满院里溜达，这怎么办呢？哎，对啦，告诉这六个人，谁得手，谁把斧子搂过来。又怎么告诉

呢，直接说："师弟，那儿有把斧子，临走谁得手谁捎上啊。"这么说？本家儿不就听见了吗！别人听见告诉本家儿也麻烦哪，往后丢了什么东西全找和尚！和尚庙成贼窝儿啦。

大师兄一想：有主意啦，想法儿把话说出来，就让这六个和尚懂，别人听不出来。怎么？他是用念经的调儿，说偷斧子的词儿。——他怎么琢磨来着！

大师兄还不能张嘴就念。为什么呢？那六位没准备呀。张嘴就念？念完了这六位没听清楚，再念二遍？和尚倒是听清楚啦，本家儿也全听明白啦！

大师兄得想办法先把六个人的眼神领过来。怎么领哪？有办法啦。大师兄是正座儿，正座儿眼头里有一件法器在桌上搁着。什么哪？铃铛。法名"拘魂铃"，什么时候摇这个铃铛哪？在经快念完了要往外抬棺材啦，这时候才摇这个"拘魂铃"哪。一边儿摇一边儿念："召请啊……"他一摇铃铛，其他的和尚该拿什么法器全得准备好喽。大师兄一琢磨：摇铃铛，先把六个和尚的魂儿拘过来。拿起铃铛，哨啷，哨啷一摇，别人不懂，和尚懂啊，这六位嘀咕上啦：咱们大师兄今天吃多啦！撑得难受！不到召请摇什么铃儿啊！哎，不管心里怎么嘀咕，眼睛可得全往正座那儿看。六个人同时一看，这不就把眼神领过来了嘛！

大师兄赶紧放下铃铛，用手掐诀（学手势）。其实他那手不是掐诀哪，他是指院里桌子底下那把斧子哪，一边儿指，嘴里就念上啦："叫声师弟呀，顺着我的手儿把呵……"什么叫"把呵"？"把呵"就是瞧哇，是句行话。"顺着我的手儿把呵，第三张桌子底下有把大斧子呀，拿回庙里砍柴火，菜刀可就省啦，南无阿弥陀佛。"

大师兄这么一念，靠外首坐那个敲木鱼的小和尚听明白了，再回头一看，不错，那边桌儿底下是有把大斧子。心说：噢，偷

斧子呀，这事交我啦，准偷回去！这是心里说，嘴里不能说呀！嗯，他也念着经告诉大师兄哦："尊声师兄，你听着，瞅准了机会待会儿再说。"嘿！可不是待会儿再说嘛！

小和尚念着经，眼睛净瞟那把斧子。哎，还真没人动。眼看着天黑了，这时候有人喊："诸位亲友，点香外请啦！"干什么去呀？到土地庙报庙儿去。报庙的意思大概是向土地爷汇报，某某人死了。亲友们每人手里拿着一股香，点着喽，往外一走。本家儿的人戴孝，长子扛着丧门纸，孝帘挡脸，哭上啦："啊……"男的搀男的，女的搀女的，俩搀一个儿往外走。和尚在最后，换乐器，敲木鱼的改为敲鼓，不是堂鼓，是扁鼓，左手托着右手敲，鼓环儿上有根绳儿，一庹多长，拴着鼓槌儿，干吗拴着呀？他怕天黑了打鼓槌儿绷出去，拴着哪，绷出去也没关系，一敲，嘣！鼓槌儿出去啦，不要紧，先摸鼓环儿，顺着绳儿一捋，槌儿又回来啦，不用找哇。

今天这手儿用上啦，小和尚走在院里的桌子前边儿，使劲一敲鼓，嘣！槌儿出去啦，他摸鼓环儿，顺手一捋绳儿，借这劲儿一猫腰，把那斧子捡起来就装袖口里啦。

和尚穿袍，那袖子肥呀，袖口足有二尺多宽，底下还缝着，活象俩面口袋，甭说装把斧子，装两袋儿面也掉不出来呀——这袖子多宽绰！

到村边儿上，烧纸，本家儿磕头，茶房一喊："本家儿道谢啦！"亲友们各回各家，和尚还得回来，经得念一宿哪。哎，七个和尚回来六个，带斧子的那个小和尚没敢回来，怎么？这把斧子成了负担啦。老在袖子里搁着，不成，甩着袖子走道，再把人家孩子脑袋开喽；掖腰里，不成，斧头儿冲上扎肉，斧头冲下容易掉出来；要是等经念完了，天亮啦，就算和尚袍肥，藏把斧子支支楞楞的也容易露馅呀！小和尚一琢磨：干脆趁天黑先送到庙里去。

好在也不远，把斧子拿在手里还不行，深更半夜的走道攥着把斧子，要劫道是怎么着！看来人要是办点儿亏心事，怎么也不踏实。

还得掖起来。一路小跑儿，到山门那儿一看，坏啦，门锁着，钥匙在大师兄那儿哪！把斧子拿出来打算从门缝塞进去，不成啊，斧子背儿太厚哇；搁门口台阶儿上，不放心，再叫别人捡走，我白费劲啦！对，隔墙扔进去得啦。攥着斧子把儿，往墙里扔，就听揉儿——叭嗒！怎么这声儿啊？借着月亮光从门缝儿往里一瞧："哎哟！坏啦！"斧子是扔到院里了，可把铁锅砸啦！

和尚念经不是通宵吗，走的时候有点儿阴天，怕夜里下雨，锅里存了雨水长了锈还得刷，干脆，把锅抠出来扣在院里，这么着干净。哎，这回呀，雨水没进去，斧子进去啦，正砸在锅底上，这么大的窟窿。小和尚一想：得，玩儿完！

时间不等人哪，回去吧！回到经棚一上座，大师兄看见啦，他一看人齐了，得问一声斧子谁拿去啦？得告诉我呀，别看是偷的，那……那也是"公共"财产哪，偷完了私自匿起来不成，等着卖俩钱儿算自己的，门儿也没有！得问问。问可是问，不能明问，还得念着经问："众位师弟，请听我说，桌子底下，那把斧子，谁拿去了，快对我说。别让我着急上火，南无阿弥陀佛。"还念佛哪。小和尚一听这份儿气呀：你问？好，我告诉你。他把木鱼一敲，梆梆梆梆……念上经啦，乍一听是念经，其实却是偷斧子的词儿。是这么念的："师哥师哥，你少罗嗦，桌子底下，那把斧子，拿回庙里砍柴火，山门上锁，钥匙你拿着，隔墙扔进去，砸了大铁锅，不能贴饼子，粥也没法喝，开水没处烧，明天全饿着，师哥算一算，哪个值得多？"

哎，他全想起来啦！

增　和　桥

今天我说的这段儿故事，发生在唐朝开元年间。在江西彭泽，就是现在的九江啊，庐山脚下有个山村，村前有条河，河上有座桥，叫“增和桥”。就是增加和气的意思。桥头有座凉亭，是为了给过往行人歇脚、避雨用的。

有一天哪下大雨，在亭子里有两个避雨的。一个是和尚，还有一个是个秀才。

这俩人哪，一边儿避雨，一边儿聊天儿。和尚认为自己从小背诵经文，学问满腹；秀才认为自己自幼苦读诗书，才华横溢。全觉着自己了不起。俩人聊的是：海阔天空，下雨刮风，诸子百家，拜佛念经，三皇五帝，萝卜大葱！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俩人正在这儿云山雾沼哪，哎，从那边儿跑过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背着一篓草，衣服全淋湿啦。本想进凉亭里避避雨，可是凉亭里有一个和尚，一个秀才。那年月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哪，姑娘一琢磨：既然人家先来的，得啦，在亭外檐下避一会吧，等雨小了就走。

和尚眼珠一转：我们俩在亭子里聊天儿，外边儿站着个姑娘，这多别扭啊，嗯，得想个主意把她轰走。就对秀才说了：

“施主，在这儿避雨有个规矩，你知道吗？”

“不知道哇，有何规矩，师傅请讲。”

和尚说：

“在此亭内避雨，得会作诗才行，不会作诗的，请到外边儿

淋雨！”

哎，这叫什么规矩呀？

秀才一听就明白啦，随声附合：

“对，对，凉亭本是文雅之地，容不得俗人立足。但不知这诗该是怎么个作法呢？”

“咱们以桥名为题，此桥名叫‘增和桥’，每人占上一字，作诗四句。然后，拿第四句的最末尾那个字当作字头，再作四句诗，必须关联本人，还得诗意连贯。谁能作诗，就在此避雨，要是作不上来呀……”

说到这儿，他拿眼瞟了一下姑娘：

“……那也好办，等天晴了再来避雨！”

哎，那还避个什么劲儿啊！

秀才就说了：

“那么您先来，您占那个字呢？”

“我占这个‘增’字儿。”就是增加的增。和尚说：

“有土念个增，
无土还念曾，
去掉增边土，
添人便念僧。”

秀才忙说：

“好，您这四句是‘僧’字底，您以‘僧’字当头，再来四句，关联本人，前后连贯，作得好，您就是这凉亭里的主人。”

和尚说：

“僧捧一本经，
终日苦修行，
有朝功德满，
西天取真经。”

秀才说：

“不错！真是高词儿，妙词儿，好词儿，不愧是咱们江西瓷（词）儿！”

和尚一听：噢，我成茶壶啦！

“哎，该你的啦。”

“我占这个‘和’字儿。”说：

“有口念个和，
无口还念禾，
去掉和边口，
添斗便念科。

‘科’字当头，我还有四句：

科考一才郎，
苦读在书房，
甲子进京去，
得中状元郎。”

和尚忙说：

“好！此乃佳句，警句，绝句，鲁班爷伐树——全仗这几锯（句）啦！”

嘿，还带俏皮话哪！

秀才说：

“哎，‘增和桥’三个字儿，你我已占去俩，只剩下这个‘桥’字儿啦，难道就无人敢占吗？”

姑娘一听，心说：这是瞧不起我们乡下人哪！行，今天我得教训教训你们。

“二位！剩下这个‘桥’字，我来占吧。”

和尚把嘴一撇：

“什么，你也会作诗？”

“说不上会，不过，像你们刚才那种顺口溜，连我们村儿的小孩儿都能说！”

“嗬！好，你说吧。”

“有木念个桥，
无木还念乔，
去掉桥边木，
添女便念娇。”

嗯，还真说上来啦。这俩人一对眼光，就说：

“你再用‘娇’字当头，作上四句诗，如果确实能前后连贯，我们俩情愿让出凉亭；倘若文不对题，诗意欠通，那也没别的说的，请你到雨地里凉快凉快吧！”

嘿，连亭子外边都不让待啦！

姑娘微微一笑，说了四句，愣把和尚跟秀才给挤对走了。她说：

“娇女上亭台，
遇见二蠢才，
你俩请淋雨，
天晴再进来！”

哎，把他们俩轰出去啦！

和尚开荤

今天我说的这段儿单口相声，叫《和尚开荤》。那位说了：你别说了，谁不知道出家人念佛吃斋，和尚哪儿有开荤的？您这话说得对，按理说，既然出了家，就只能吃素，没有动荤的。也没听说过老和尚一顿开二斤猪头肉的！和尚是一点儿荤也不能吃。其实和尚想吃荤不想哪？反正……那个……当然……这事儿……您得问和尚去！

今儿个我说的这个和尚开了荤，那是因为他开了眼。开荤跟开眼又有什么关系？是呀，您要是知道，我说着也就不新鲜啦。这事儿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北京东城煤渣儿胡同贤良寺有个老和尚，法名叫真心。这一年他要去五台山朝圣，带好了衣钵，戒牒，辞别了众僧就上路了。

这衣钵、戒牒是什么呀？衣钵是和尚穿的袈裟跟化缘用的钵。戒牒呢？就是和尚的"身分证"。上边儿写着法名叫什么，在哪个庙出的家，师傅是谁。有了这个戒牒，不论到哪个庙里去，都能白吃、白喝、白住。

碰见庙好办，进去一亮戒牒，白吃、白喝、白住。要是有几天碰不见庙呢，也不能饿着呀，怎么办呢？化缘！就是找户人家要点儿吃喝。这化缘得找大户人家化。因为那年月，大户人家差不多都信佛，有钱施舍，好让佛爷保佑他老走运，别倒霉！小户人家，尤其是穷人就不行啦，自已还吃上顿没下顿呢，好容易做点儿饭，再给了和尚，自已吃什么呀？所以和尚化缘得找大户人家儿。

这一天，真心和尚进入山西地界的一座县城，天快黑了，可街上行人不见稀少，到处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怎么这么热闹哇？一打听，敢情是庆贺知县高升。升什么官呀？升“道台”，好嘛，这可是连升三级呀！

这位县官姓梁，叫梁勉仁。梁勉仁是个大孝子。按清朝的制度，凡是在家里品行端正，孝顺父母的，可由当地荐举，经过考察，就能作官。这种人哪还有个名儿，叫“孝廉方正科”。梁勉仁就是“孝廉方正”出身当的县官儿。

梁勉仁早年丧父，他对母亲特别孝顺。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当着人的面儿，都是跪着和他妈说话，等他妈走远了，才站起来哪。您说这够多孝顺！要不他那裤子怎么那么费哪，用不了三天，膝盖那儿就磨破了。怎么？一天不知道跪多少回哪！梁勉仁还是个清官，衙门口没见一个送礼的。人送外号梁青天，梁明公。能气死包公，包公要是活着，嗯，也得叫梁勉仁给气死！

梁勉仁有个大女儿，十七岁订了亲，可是还没等成亲哪，男人就死了。这叫望门寡。梁勉仁这位女儿还是不再嫁人啦，守节立志！哎，就这件事儿，上报朝廷，给他女儿修了贞节牌坊一座，那年头儿讲究表彰贞节烈女。

梁勉仁这一家子“忠、孝、廉、贞”占全啦。因此圣上见喜，连升三级。

真心和尚一想：今日梁府喜事临门，正是化缘的好机会。对，上那儿化缘去！等到大门前头一看哪，进不去呀，怎么？府门前搭着台，正唱大戏哪，围得人山人海。怎么办呢？嗯，到后门儿化去，对，走后门儿！——哎，敢情那年月就有走后门儿的了！

来到梁府后门儿一敲木鱼儿，还没等说话就出来个人，朝他手里塞了俩包子。

“快走！快走！”

真心一想：也别说，人家正忙着哪，咱们化缘也得有个眼力见儿啊。得了，走吧。往前没走了几步，是片小树林儿。嗯，就坐这儿歇会儿。他拿起包子，刚要咬，一闻：

“哎呀，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怎么啦？这包子是肉馅儿的，不能吃呀！有心扔了吧，不行，暴殄天物，有罪呀；不扔吧，又不能吃。这……怎么办呢？哎，有了，我在这儿等会儿，要是有要饭的过来，把包子送给他吃，我也算积德行善哪！

都饿得这模样了，还没忘了行善哪！

就在这工夫，从后门儿出来一个老太太，进了小树林儿，坐地下就哭，声儿不大，小声抽泣……

真心和尚一瞧：哎呀，善哉，善哉！老人啼哭，必有为难之处。就走过去了。口称：

“老施主，为何事落泪呢？难道儿女不孝吗？”

老太太一看，是个老和尚，就说了：

“唉，不瞒大师傅说，我还不如有个不孝的儿子哪，我儿就是梁勉仁！”

“哟，梁大人是有名的孝子啊。”

老太太左右看了看，没人。才小声说：

“唉，你哪儿知道哇，孝子是不错，孝子，孝子——是我‘孝’顺他这个儿‘子’！”

“噢，这么个孝子啊？”

“他赚了个孝子的名，就为升官儿。当着人他孝顺我，背着人我得孝顺他！”

“啊?!”

“今天他升官儿，来了好多宾客。昨晚上他教了我几句官场话，我老啦，记性不好，给说错了。这不刚才在后院把我打了一

顿嘛，我这命啊，(学京戏老旦叫板)唉，苦啊——。”

真心和尚一听：哎，你这儿也要开戏呀！赶紧就劝：

“老夫人，外边天凉，还是回府休息吧。”

老太太一琢磨：也对。没办法，擦擦眼泪，回去了。

真心和尚刚要走，哎，瞧那边儿来个人，背个包袱，到梁府后门儿轻轻敲了几下，梁勉仁出来了。这主儿抢着上前请安，然后说：

“前日那场人命官司，多亏大人关照，特送黄金二百两，略表寸心。”

梁勉仁一乐：

“哎，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咱们后会有期。”

说完，把二百两黄金一收，进门啦！真心和尚一看：嘿，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哪，清如水明如镜的大清官，也受贿呀！人命官司算区区小事；小事儿就二百两金子，要是大事儿，还不得套车拉呀！

正这儿琢磨着哪，又来了个年轻书生，鬼鬼祟祟地围着梁府后门儿直转悠。

嗯，这人是干什么的？嘿！今晚上这事儿全让我赶上啦：梁府前门儿唱戏才一出啊，我这儿这么会儿就看三出啦！

工夫不大，就听后门儿吱喽一响，走出一个姑娘。也就二十岁左右，看见书生就说：

“郎君，天寒夜深，劳你久等了。”

“承蒙娘子钟爱，多谢真心！”

真心和尚一听：哎，这里头有我什么呀？

姑娘说：

“此次家父升迁，我以守亡夫之灵为名，留居不走。咱俩便可日日相会，犹如鱼儿得水，岂不……美哉！”

哟哟哟！她还懂害臊哪！

真心和尚是越听越有气呀。唉，我这半宿总算没白熬，倒长了点儿见识，开了眼啦！梁勉仁，梁勉仁，你真是个“两面人”哪！人前事母至孝；人后，虐待娘亲。人前清廉刚正；人后，枉法贪赃。人前为女立贞节牌坊；人后，纵女私会情郎。这种人也能连升三级？皇上啊，皇上，我不能不夸你——纯粹昏君哪！

凉风一吹，这会儿他想起饿来了。掂了掂手里的肉包子，随即吟诗一首：

“孝子背后虐娘亲，

清官私下收黄金，

贞女夜半情郎会……”

照着肉包子，吭哧一口，

和尚今天也开荤！”

哎，他吃上啦！

法　术

今天我说的这段儿，是清朝末年的事。

在东北，长白山根儿底下，住着一户姓董的猎户。就父子爷儿俩，老头儿叫董通，儿子小名儿叫顺子。这爷儿俩呀，武艺精，枪法准，每次进山，没有空手回来的时候。尤其是这位董通，自幼勤奋好学，寻师访友，走过很多地方。故此，三教九流，无所不知，江湖上的事儿，都懂都通，哎，他这名儿还真起对了——董通嘛！

有一次啊，这爷儿俩打着一只“罴”。那位说了：什么是“罴”呀？这“罴”呀，是熊的一种。这“罴皮”呀，光润柔滑赛过紫貂，是罕见之物啊。爷俩儿把皮拿到县里，当时就卖了五百两银子。嗬，这下子可轰动四乡了。

这天，董通正在屋里盘算着，怎么拿这五百两银子给顺子娶房媳妇，哎，这时候门口来了一个化缘的老道，手里拿着拂尘，盘腿儿往蒲团上一坐，说是老道，脖子上又带串佛珠儿，敲的是木鱼儿，念开经了。董通一想：唉，管他是老道还是和尚呢，出家人不容易，就让顺子给老道拿了一串钱。工夫不大，顺子回来了。

“爹！这老道说了，他有法术，给一串钱嫌少，不要！”

“什么，有法术？那么他打算要多少呢？”

“不多，五百两！”

“啊？”

董通一听：噢，就冲我这钱数来的呀？好吧，既然他自称有

法术，我倒要领教领教。

“顺子！你站门口去，看看他都干些什么。”

“哎！”

顺子出去了，这董通家里养着四条猎狗，这狗一见门外来了生人，能不咬吗？张牙舞爪就扑上去了。老道啊，一点儿也不着慌，拿拂尘这么一甩，您再瞅，这四条狗是抹头就跑啊！

顺子一瞧：嘿，老道还有点儿法术啊！

这老道在董通家门口，不吃不喝，溜溜儿坐了三天；到第四天头儿上，老道在山墙上写了三个大字：“光棍堂”！写完了背起蒲团走了。

董通出来一看：“光棍堂”，噢，这是骂我断子绝孙哪！当时就火儿了。

“顺子，把它擦了去！”

“哎！”

可是怎么擦呀，也擦不掉，直顶到用刀子刮下一层墙皮来，再一瞧，这仨字儿还在墙上边儿。嗬！除非把墙拆了才行哪。细一琢磨，这墙又不能拆。怎么？一拆墙，房就塌啦！

顺子纳闷了：嗯，这老道就是有法术，对，我得跟着他。前边儿不远有条河，就看这老道把蒲团往河里一扔，然后往上一跳，这蒲团驮着老道，唰……漂到岸那边儿去了。

哎，有点儿意思！

顺子一看，赶紧回家报信儿啊：

“爹！这老道真有法术，他过河的时候，把蒲团往河里一扔，往上一跳，就漂过去了。”

董通一听：

“嗯？你快把老道请回来，我跟他盘桓盘桓。”

顺子跑到河边儿，冲着老道的背影就喊上了：

"道长请回！请回来！"

老道心里高兴了，转身回到河岸边儿，把蒲团往河里一扔，往上一跳，唰……又漂过来了。

老道跟着顺子来到家里，落座以后，董通就说了：

"道长，恕我直言，您并非真正化缘的道人，你用的不是法术，皆是骗术，这套儿我都通晓。"

"噢，既然如此，你能给贫道破解一番吗？"

董通说：

"这有何难！"

"先说你家的猎狗为何不敢咬我呢？"

"这手儿很简单，你拿的拂尘当中有绺儿虎须，老虎乃山林之王，能避百兽，这狗鼻子最灵啦，一闻有老虎的气味，它以为老虎来了哪，那能不跑嘛！"

"贫道在你门前打坐三天，水米未进，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也不难。你带的那串佛珠儿，里边有三颗是假的，是用人参做成，吃一颗饱一天，你有仨人参丸，就坐了三天，要不怎么第四天你走了呢！"

老道心说：不走，我吃什么呀？

"墙上的字儿，为何擦不掉呢？"

"这是用龟尿研墨写的，龟尿见土必渗，所以越擦越深。"

"那么蒲团能驮贫道过河，又是怎么回事呢？"

董通听到这儿，往起一站，双手一抱拳：

"哎呀，道长，就是这手儿我不明白，故此，才把您请回，万望赐教！"

老道微微一笑：

"想学此术，也并不难，须花纹银五百两！"

董通一琢磨：噢，非把这钱要走啊！一狠心，好吧，把那五

百两银子拿出来了。

老道说了：

“五百两银子不能让你白花，你不是问蒲团为什么能驮贫道过河吗？其实很简单。我雇了四个人，藏在水底下，蒲团往河里一扔啊他们就托住了，我往上一跳，他们把我托过去，回来的时候，再把我托回来！”

嘿！

董通心说：我这五百两银子就这么花了呀！不行，眼珠一转，他想了个主意：

“道长，寒舍无甚美味，我想请您去县城便餐，不知尊意如何？”

老道一听有吃的，忙说：

“叨扰！叨扰！”

董通一看老道答应了，就把顺子叫到门外，趴他耳朵边儿上小声儿嘀咕了几句，顺子点了点头，前边奔县城走了。

董通陪着老道随后也奔县城来了，别看这个县城不大，还挺繁华。在十字街路东有家布铺，董通拉着老道进门就说：

“哎！给我扯五丈青布！”

掌柜的赶紧就扯，布扯好以后，不但不要钱，还直劲儿客气：

“五丈够了吗？好，有空您来！”

哎，白拿走了！

前边不远啊，有家大饭馆，刀勺乱响，香味扑鼻呀。伙计一见董通，赶紧上前打招呼：

“哟，来啦您哪，里边请吧！”

俩人来到楼上雅座儿，董通可就问了：

“道长，您吃荤哪，还是吃素啊？”

老道一打稽首：

“贫道修身不修口，无量佛！”

什么叫修身不修口啊？就是这老道啊，鸡鸭鱼肉全不忌，逮什么吃什么！

俩人酒足饭饱以后，董通把嘴一抹，转身下楼了。饭馆掌柜的一直送到大门外头啊：

“以后进城您只管来吃，恕不远送，请慢走！”

嘿，又没要钱！

老道纳闷了，就问：

“您这手儿是什么法术啊？”

董通说：

“要学这手儿，也很容易，花五百两银子就行了！”

老道一琢磨：噢，合着他又给找回去啦！又一想：要是能学会了这手儿法术，以后甭管到哪儿，穿衣，吃饭，就都甭花钱了。嗯，上算！就把五百两银子原封不动又递回去了。董通冲顺子一招手：

“来，把这银子拿家去吧！”

然后冲老道一乐：

“你不是想扯布，吃饭都不要钱吗？其实这手儿最简单不过了，你呀，事先把钱存到他们柜上，然后再去扯布，吃饭，就保险不找你要钱啦！”

“啊？”

当 行 论

在旧社会呀，不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就没法儿做买卖。解放后当售货员就好办啦，比方卖鞋吧，商品明码标价，您进门儿买双鞋，试好啦，穿着合适，开票儿交钱。齐啦。要是在旧社会，鞋铺的伙计必须得能说会道，只要您进了鞋铺的门儿，就得让您把鞋买走，合适买，不合适也得买，那就全仗着说啦。

要是您连挑三双不合适，真正合适的尺寸又没货，如果这么说：

“现在您穿着合适的尺寸没有，您明天来吧！”

“好！”

这位买鞋的出了门儿，明儿？后儿也不来啦，卖鞋的一家挨一家，上哪儿买不行啊！这就叫把主顾放跑啦，不会做买卖。会做买卖的呢？得会说呀。您买鞋，不怕您褒贬，常言说“褒贬的是买主”，您褒贬，也绝跑不出这八样儿来。哪八样啊？比如说：千层底的布鞋，顾客褒贬起来，卖鞋的得会说。您问：

“这鞋，底子太厚哇！”

“对，您穿鞋呀还是底儿厚点儿好，走道儿省得硌脚。”

“哎，底儿太薄哇！”

“是呀，薄底儿您穿着轻松啊！”

“哎，这鞋肥呀！”

“鞋肥点儿您脚不受屈。”

“瘦哇！”

“瘦点儿您穿上跟脚，走道儿利索。”

"鞋脸儿太长啦！"

"鞋脸儿长点儿不脏袜子。"

"鞋脸儿短了！"

"脸儿短，通风，您不长脚气呀！"

嘿！穿这鞋还带治脚气的！

"嗯，小点儿！"

"新鞋，紧点儿好，过两天一松楦儿，正合适您哪。"

"哎，大了点！"

"是呀，新鞋，穿上着了地有潮气儿，一回楦儿，正好！"

他这鞋是松紧的！

您还说什么？您刚一愣神儿，"好，给这位先生找个好鞋盒，装上，先生，两块九角五，不方便，过两天您再带过来。"

这不是废话嘛！谁买鞋不带钱去呀？临走，小徒弟一拉门儿：

"您慢走！"

瞧这态度多好！旧社会买卖人都得这样，是都这样吗？不，有一行，不讲服务态度，还专门儿气人；气了人，到时候你还得去找他。什么买卖呀，当铺。别的买卖您进门是花钱去啦，进当铺是拿东西找他要钱，他这劲儿就来啦。当铺是吃穷人，喝穷人，拿穷人不当人，说出话来气死人。

解放后，当铺这一行没啦。上岁数的知道，当铺的柜台有两米来高，这叫"压人一头"，他看你，低着头；你看他得仰着头。柜台为什么这么高哇？有道理，因为当铺说话气人哪，对方听着一上火儿，俩人吵起来啦，气急了你刚要打他，他往后一撤身儿，你够不着啦！那位问了：你怎么对当铺的事这么清楚啊？因为旧社会艺人生活没保障，我经常去当当。

有一回呀，交房钱的日子到了，我没钱哪，交晚了，轰你搬

家。没办法，把皮袄当了吧，等有了钱，再出点儿利钱赎回来。我这件皮袄，新做的，刚穿过两回，西口的筒子，瓦灰的面儿，连手工钱搁一块儿，一百多块呀。我想：少当俩钱儿，少当少赎嘛。拿到当铺里去了，往柜台上一递，他接过去把皮袄打开。我这皮袄要是偷来的，在他这儿就得犯案，甩甩皮袄，看看我，仿佛我们家不趁这么一件皮袄似的。看了半天才说话：

"当多少——？"

哎，当铺说话全拉长声儿，可能是天天吃抻条面吃的。

"当多少——？"

我一想：九成新的皮袄，少当点儿，我说：

"您给写二十吧！"

他冲我一乐：

"二十？干脆，不要！"

啊！不要还干脆干吗呀！

"别人不要，你的要，不要你的你跟我泡。"哎，这叫什么话呀？！

"您写二十吧！"

"十块。"

磨了半天，还是十块，十块我也当。当铺有个规矩，你当什么他全得褒贬，你当"金子"，他写"薰金"；你当"银器"，他写"潮银"，你当"丝棉"，他写"麻绢"；你当新衣裳，他写"油旧破补"。他一褒贬我这皮袄，气得我又拿回来啦。怎么？他褒贬得太不象话啦。

他一抖搂这皮袄：

"写……"

账房先生一听，拿起笔来给写当票儿。该听这站柜的褒贬啦：

"写，老羊皮袄一件……"

我一听：怎么着？我那是西口筒子，大麦穗呀！又一想，老羊老羊吧，反正当什么赎什么，你也不能给我换喽。

"……老羊皮袄一件，光板无毛，虫吃鼠咬，缺襟短袖，缺袢短扣，没领子，没下摆，没前身，没……"

"哎，您拿过来吧，我当的是皮袄，照你这么写，等赎出来成小孩儿的屁股帘儿啦！"

多气人哪！

当铺里站柜台收货的，必须是内行，外行干不了。得精通业务哇，您拿的是古玩，他一看就知道真假；您当瓷器，他得认识是什么年号，哪个窑烧的。

可是碰巧了也能遇见外行。解放前我在南京，新街口有个当铺，我在那儿当当，把我给逗乐啦。

外行怎么站柜台呀？敢情这位不是别人，是当铺的少东家，那天没事，站在柜台上跟伙计聊上啦。这个外行让我碰上啦，我不知道哇，把东西往上一递：

"先生，您给看看。"

他当时一愣，不好意思不看哪，恐怕露出外行来。

我的包袱包着一对儿戏台上场面用的那铙钹，就是那一对小铜镲，他打开包袱一看哪，嗯？愣啦，知道是铜的，铜的不错，可是不知道这玩意儿叫什么呀。他眼珠一转，想了个主意，心说：我问他当多少钱，他要得多，我少给他写，他一生气就走了，还看不出我是外行来。咳嗽一下：

"当多少——？"

哎，也这味儿。

"您给写十块吧！"

"十块？不要。两角！"

嘿！我卖废铜也卖三块两块的呀。

他想啊：你要十块！我给两角，你准不当。我一听：怎么着？给写两毛钱！这不是开玩笑吗？太欺负穷人啦，也许他不认识这叫什么吧？我呀，当啦！

"嗯？当啦？两角！"

"对，两角我也当啦！"

我一说当啦，他可抓瞎了。怎么？他不知道这玩意儿叫什么，没法儿写呀，喊不出名子来，账房先生怎么写票呀！他憋了半天愣给起出个名儿来。

"写……缺箍短袢，小铜草帽儿一对！"

啊！写账先生一听也乐了，外边儿下刀子了吧？要不干吗出来了铜草帽儿哇！"多少钱？"

"当洋两角。"

"哟，才两角钱哪！"

写完当票儿，连两角钱递到我手里，我想着碴儿乐：噢，不认识铙钹，愣起名叫铜草帽儿。看起来呀，这位是外行，干脆，我拿他开开心，离家挺近的，赶紧回去又抱一样东西出来。什么呀？也是场面上用的，打鼓佬用的那个"单皮"，也有叫"板鼓"的，打出来，本儿！本儿！倍儿脆！这种鼓，苏州出的，买一件至少四十多块。到了当铺一看，这位还在柜上哪。

"先生，您给看看这个？"

这位心说：你算认准了我啦。拿起来分量挺重，再一端详，还是不认识叫什么？硬着头皮，还得问：

"当多少——？"

我一想，刚才要十块，你给写两角，这回多要点儿，看你写多少。

"您哪，给写五百块吧！"

"五百，不要。"

"写多少钱？"

"两角！"

他认准了两角啦，两角哇，五分也当，我这回看你给起个什么名儿。

"两角就两角，当啦！"

"当啦！"

好嘛，他这回更着急了，拿起来仔细看着，嗯，外头蒙的是皮子，四周围净铜钉，还是碎木头拼的，这可叫什么呢？他一翻个儿，哎，又给起出个名儿来。

"写……"

账房先生一听：噢，你还没走哪？刚才收了一对铜草帽儿了，这回又不定是什么。

"写，乱钉攒凑，木头小皮盆儿一个！"

先生一听：木头盆儿也收？明儿连铁皮缸也要啦。"多少钱？"

"两角！"

当票儿、钱交给我，我越琢磨越有意思，管铜镲叫铜草帽儿，管单皮叫小皮盆儿，赶紧回家再找一样当来。到家一看，没可拿的呀，拿件衣裳，他知道哇，抱床被卧，他认识，拿什么呢？……哎，有啦，我一看架几案上有个帽镜，对，就是它。抱着我就跑了去啦，到当铺往上一递：

"您看看这个。"

这位心说：嗯，倒不怕费车钱？这么一会儿三趟啦！

我往上递的时候，镜子这面冲外，背儿朝里，他一看，知道是红木的，上头还刻着花儿，挺好看，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先问吧：

"当多少——?"

我一琢磨，要十块给两角，要五百也给两角，这回呀，我不要价，叫他看着写，没准儿倒少写不了。

"我就在隔壁住，咱们街里街坊的，面子事儿，您看着写吧。"

他冲我一乐：

"街里街坊，不要客套，看着给写，也是两角！"

嘿！真可以呀！

"两角！我当啦。"

这回他脑袋嗡的一声，汗全下来了，刚才那两样儿，象草帽儿，象小盆儿，这回象什么呀？他不知道叫什么，净琢磨象什么。哎，他抬头一看，当铺门口儿有座影壁，影壁上还有个"当"字。他一看影壁，跟这玩意儿差不多，行，有名儿啦，

"写……"

他一喊写，先生一哆嗦。心说：又不定叫什么哪。

"写，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壁一个！"

先生想：有意思，木头影壁也入号啦，明天就该当四合房啦。

他刚要喊"当洋两角"，这时候往里一拉帽镜，镜子一转个儿，镜子面儿冲里啦，把柜台里头的东西全照进去啦。赶紧说：

"别忙，还有，内有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天平一架，茶壶茶碗一套，月份牌一份儿，里边还有一人，好象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

先生把笔一扔：我没法儿写呀！

扎　　针

常言说，“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万一要是生病啦，怎么办呢？好办。赶紧治，别耽误。那位说了：这不是废话吗？不是废话，这是实话。

解放以后，无论是谁都有条件去治病，城市不用说啦，农村里有人病了也好办，有“卫生院”。卫生院治不了转县医院，县医院治不了转市医院，市医院治不了，转省医院，省医院治不了，可以请专家会诊，专家会诊治不了——那就转火葬场吧！

反正呀，现在医疗单位遍及城乡，治病比起解放前来方便多了。

在旧社会，农村里有人得了病，要想治太困难了，怎么？没医院哪！那年月，有一种冒牌大夫，连扎针带卖假药，专钻这空子。在清朝光绪年间，有这么一个冒牌大夫，卖假药的，专门上这些乡村去转悠，穿着打扮挺文明，长袍短褂，有个药箱子，他还自己不背，雇一个徒弟背着，“雇”一个徒弟？对啦，不是收徒弟，收个徒弟跟他学什么呀？学治病？连他自己还不会哪。

临时雇一个小孩儿，十二、三岁，大了不要，岁数大就懂事啦。这孩儿给他背着药箱子，两个人一进村，找个人家儿多的地方站住。他手拿一个大串铃，这串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铁圈儿，又叫“虎撑子”——四个手指头搁在里头，大拇指在圈儿外头，手来回一晃，哗楞哗楞就摇上啦，他可就开始说啦：

“众位呀，敝人初到贵宝地，众位还不知道敝人是干什么的，我是祖传世医，专治头疼、腿疼、腰疼，膀子疼，食积、奶积、

大肚子痞积，百病都治呀。扎针奉送，开方子不要钱。”

也不道他吃什么？真不要钱吗?!没人治病那是不要钱，找谁要去呀？有了治病的，他不要钱哪？他不少要钱！

吆喝没有两句，真来了一个治病的，是个老太太。

“先生，我有个小孙子，受了风啦！能治吗？”

“拿手儿的。”

“好，请进来吧。”

到屋里一瞧，这个小孩儿有四、五岁，惊了风啦，手脚直抽。老太太说：

“这是我的小孙子儿，您看能治吗？”

“治倒是能治，不过有一节，这孩子太小，要是给他药吃，少了不管用，多了这孩子受不了啊！”

老太太说：

“那怎么办哪？”

“不要紧哪！我这里有祖传的八法神针哪，常言说，“扎针、拔罐子，去了一半子”，这得扎针哪，一针下去，这孩子就下地啦！”

“那敢情好啊，这孩子在炕上躺半年多啦，先生，您给扎扎吧！”

“行啊，扎一针十元钱，一针我保管他下地呀！”

老太太赶紧拿了十块钱，他把钱接过来往腰里一揣。

“徒弟，把药箱子拿过来。”

徒弟把药箱子递给他。箱子一开，针就在箱子盖儿里头别着，六寸来长的一根儿，头儿上有一个小方铲儿。什么针哪？烧鸦片烟的扦子。拿手绢儿这么一擦。老太太一瞧：

“哟，先生，这么长的针啊！往哪儿扎呀？”

“你别管啦，有穴道，有针眼哪！”

他一挽袖子，把孩子裤腰往下一褪，左手一摸孩子这肚脐眼儿，往下按了按，右手把这根针朝小肚子就扎下去啦！一边扎一边说：

“这神针哪，别人不敢使呀，我这是祖传穿心针，看，刚才这孩子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我再行行针。”

拿手一捻这根针，捻不动，怎么，这针哪，也搭着劲大点儿，针尖儿连炕席全扎透啦！

老太太一看：“哎呀，这八法神针名不虚传哪，刚才孩子还直抽哪，这么会儿工夫不抽了。”再一摸脑袋，嗯，烧也退了，刚才孩子烧得跟火盆儿一样，这会儿不烧了。往下一摸孩子的心口，呦，烧倒不烧，怎么冰凉啊！噢，死啦！

“先生，这孩子八成儿死了吧？”

“待着去！我是治病的，不是要命的，别慌，起了针再看！”

他把针往上一起，这孩子纹丝儿没动，您听他这两句话才可气哪。“哎，这孩子跟我没有缘哪，行啦，这不是死了吗，反正人活百岁也是死，这你们也省心啦，我说过，一针下去这孩子就下地了吧?!”

“噢，这么个下地呀?!”

“这是十块钱，我也不要了，人哪，你们埋了吧，徒弟咱们走吧！”

“走！上哪儿去？别走啦，打官司去吧！”

哎，人命啊，能不打官司吗！

老太太抱着死孩子，拽着卖野药儿的先生奔县衙门了。到了衙门那儿正赶上二位班头在门口儿站着，老太太过来就要打堂鼓，让班头给拦住啦。

“老太太，什么事？”

“您瞧见了没有，他把这小孙子给扎死了。他是卖野药的，因

为这个我来打官司。"

二位班头一听：

"你怎么把人家孩子给扎死了？"

卖野药儿的说：

"一针下去就死啦！"

老太太一撩小被卧儿：

"二位头儿，你看看，这针有往肚脐眼儿扎的吗？"

张头一瞧，上头还有一个小铲儿，往外一抻：噢！烟扦子呀?!

"你呀！活不成了！我们这儿老爷最恨庸医，因为他的儿子让卖野药儿的给治死了。这回你是非抵偿不可呀！"

旁边儿那小徒弟一听，放声大哭。二位头儿一瞧，把卖野药儿的拉到一边儿去，就说：

"要冲你呀，非让你抵偿不可，冲你这小徒弟儿，怪可怜的。我给你出个主意得了。回头上堂去，无论老爷怎么问你，你千万别承认是卖野药儿的，你要是一承认外行治病，是非死不可。"

"那我怎么说呀？"

"你就说你是教书的先生，看过点儿医书。因为这小孩子他哥哥在我那儿念书，这么着老太太就把我请来了，我一瞧这孩子病也不能治了，老太太死乞白赖地央告我，她说死马儿当着活马儿治，好了也别喜欢，不好也不恼。这样我才给她治的。你就按我的话说，怎么你也别承认是卖野药儿治病的，这样就算活啦。"

老太太都等急啦，说：

"二位头儿！怎么还不过堂啊?!"

二位头儿赶紧往里跑，回禀了县太爷。知县一听，即刻升堂，三班衙役两旁站立。

"带原告儿。"

老太太抱着死孩子上来，跪下就磕头说：

"老爷，您给我们做主吧，我这小孙子病啦，门口来个卖野药儿的，我叫进来让他看看，一针他把孩子给扎死了！老爷您看这针！"一举烟扦子，老爷一看就火儿了：

"来呀，把卖野药儿的带上来！"

卖野药儿的有点怯官，一上堂就跪下了：

"老爷，您老饶命吧！"

知县说：

"饶命！你饶了多少人的命啦！你卖野药儿治病几年了？"

"老爷啊，我不是治病的。"

"那你是干什么的呀？"

"我是教书的。"

"教书的为什么给人家孩子扎针呢？"

"因为我瞧些医书，这个小孩儿的哥哥在我那儿念书，这小孩子病了，老太太把我找去了。他的病根本就不能治了，老太太直央告我，说死马儿当活马儿治，治好了她也不喜欢、治不好她也不恼，这样儿我才给她治了。其实我就是不扎针他也得死。老爷，您多恩典吧！"

知县听他说得挺好听的，可是一看哪，不对了，教书的先生该是满脸的书生气呀，他这是满脸的野气！不像个教书的。这么着，我看看他的学问怎么样。

"你既然是教书的，我这儿有个对子的上联儿。你要是对上下联儿来，你就算个教书的，我放了你。你对不上下联儿，你就是个卖野药儿的。一定给这个孩子抵偿性命。"

他没办法了：

"老爷，您说吧。"

头两天有个本地绅士送给老爷一疋黑缎子，老爷就拿这个为

题了，说：

“一疋天青缎。”

他也想不起来对什么下联儿，忽然间他灵机一动：

“我给您老对：六味地黄丸。”

老爷一听，下联对得好哇。一疋，六味；天青，地黄；缎对丸。

“好，这算你对上了。再听这个上联儿：上堂鼓，下堂鼓，左五右六。”

“我给您老对：紧伤寒，慢伤寒，阴七阳八。”

知县一听：“行呀，又对上啦。你再听听这上联儿：新官到任上打一把金顶红罗伞。”

“我给您老对：旧病复发下用两付乌鸡白凤丸。”

知县一听，怎么净对药丸子呀！心里想：一定是个卖野药儿的！一拍惊堂木：

“胡说！”

“闹汗！”

“放屁！”

“着凉！”

“滚下堂去！”

“另请高明！”

知县一听：“你还是卖野药儿的呀！”

“我不干这个我吃什么呀？”

他全招啦。

知县说：

“赶快画供，抵偿性命！”

“老爷，你不讲理呀？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你不是说给你对上下联儿你就放了我吗？现在你怎么又让我给抵偿哪？”

把知县给问住了。老爷说：

"好！死罪已免，活罪难容。来呀，把他押下去，游街示众。"

游街怎么游呢？这主意高！让他穿着一个大白坎肩儿，写上他的罪状，这还不算，还得背着这扎死的死孩子，手里敲着铜锣儿。嘴里还得嚷嚷着：

"各位乡里乡亲，如果有了病，千万别让我给治呀！我没有真能耐，就为骗饭吃，一针把人家的孩子扎死啦。"

嘡嘡嘡嘡！一通儿喊。

这天哪，正赶上是六月初六，天儿正热呀，一敲锣，街上人围满啦，净是些看热闹的，刚走了两个村儿，他就不背这死孩子啦，把死孩子搁下，跟二位头儿对付：

"我说二位头儿，我实在背不动啦，这么办，我光喊行吧，这死孩子叫我徒弟背会儿吧，孔夫子说过，'有事弟子服其劳'嘛！"

哎，他还找着根据啦！

这徒弟十二、三岁，背着四、五岁一个死孩子，就算瘦，那也有分量啊，往身上一背，压得直打晃啊。他呢？就剩下喊啦，又游了一个村儿，这小徒弟儿呱唧把死孩子扔地下啦，自己也趴下啦。再看这徒弟，脸色煞白，嘴里直吐白沫子。您想：他半天多没吃饭啦，连饿带累受得了吗？

二位头儿一看：好嘛，别背了，再背，这条命也差不多啦。就说：

"本来非叫你把这一县全游到了不可，冲着你这个小徒弟儿怪可怜的，现在把你们放了，可不准再在这县里头卖野药儿治病了。"

二位头儿就跟老太太说：

“老太太，这么一个活孩子，背着这么一个死孩子，您看着不难过吗？再说大热的天儿，这么背对于这死孩子也没什么好处。看着我们哥儿俩的面子，您就把这死孩子抱回去埋了吧，把他们给放了吧！还不快给老太太磕头！”

爷儿俩个趴在地上直磕头，老太太一想：得了，把他放了就放了吧。老太太把这死孩子领回去了，二位头儿也回衙门了。这爷儿俩接着往前走，刚过了一个村儿，卖野药儿的说：

“徒弟，把药箱背一会儿。”

他又把串铃拿出来啦，哗楞哗楞！“敝人是祖传世医，专治头疼、腿疼、腰疼、膀子疼，食积、奶积、大肚子痞积，百病都治呀！”

哎，他又来啦！

徒弟说：

“师傅，您怎么还治病啊？”

“废话：不治病，吃什么？”

刚吆喝了两三声，也该着，路南的大门儿一开，出来一个女的，有四十来岁。说：

“先生，水臌能治吗？”

“拿手儿的。”

“好，请您进来。”

往里走，进屋一看，炕上躺着一个大胖子，四十多岁，肚子大得就跟扣着一个大铁锅似的。这女的就问：

“先生，您能治吗？”

“这叫水臌哇，治是能治呀，不过有一节，这个病太重啦，要是吃药的话，少了可不管事呀，多了病人受不了啊。”

“先生，那怎么办呢？”

“扎针哪！”

小徒弟一听就一哆嗦。这女的说：

"先生，扎针能好吗？"

"我这是祖传的八法神针哪！一针下去，他就下地了。可是贵点儿，一百块钱！"

他是想扎完了这一针落一百块钱，干点儿别的去。

"先生，怎么那么多钱呢？"

"哎，就是贵一点儿。"

"好，只要您保好，我们给一百块钱！"

"拿钱吧。"

这女的给他拿了一百块钱，接过来往腰里一揣。药箱子拿过来，一打开箱子盖儿，又把那根儿烟扦子拿出来了，过去一撩这大胖子的衣服，对准肚脐眼儿刚要扎……小徒弟儿一看，噗通！给他跪下啦：

"师傅别扎啦，您再扎死这个大胖子，我可背不动啊！"

宋献策测字

在明朝末年，李闯王的起义军把北京城给围了。这时候，明思宗朱由检——就是崇祯皇帝，他在宫里心烦意乱，坐卧不宁，急得抓耳挠腮呀！他有个随身太监叫王承恩，在旁边进言了：

“启奏皇爷，您何不微服私访，体察民情，或许能遇异人，扶保我大明江山。”

崇祯一听：嗯，这主意不错。于是换上便衣，出太和门、端门、午门，顺着千步廊，过棋盘街可就到前门啦。

出前门一看，来来往往的人倒是不少，可全都走得挺急。怎么哪？兵临城下啦，没要紧的事谁上街呀？上街就是有事。心里有事走得都快，心里没事才闲溜达哪。

崇祯扭头一看，打磨厂口上有个测字摊儿。摊儿上有付对联儿。

上联儿：“舌卷春雷惊神鬼”，

下联儿：“眼悬秋月识王侯”。

摊儿后边坐着位测字先生，四十多岁，眉清目秀，鼻直口方，三绺短髯，看着那么潇洒。这位不是测字先生，他是李闯王的军师宋献策。

宋献策乔装改扮，潜入北京来作内应，就在前门大街繁华之处摆了个测字摊儿，作为传递情报的联络点。

崇祯一见测字摊儿，高兴啦。怎么？当时他正六神无主哪。心想：这回好啦，让这位先生给我指条明路吧。哎，他拿宋献策当救命星啦，岂不知正是他的催命鬼！您想啊，江山都快完了，

找测字的指明路，这不是倒霉催的吗！

崇祯走过来，应该说："先生，我测个字。"他一高兴，把微服私访的身分给忘了，一张嘴就露馅儿啦。他这么说的：

"爱卿，为朕测个字。"

宋献策抬头一看，这个人穿一身平民百姓的衣服，可说的不是平民百姓语言，开口管我叫"爱卿"，自称为"朕"。嗯，不用问，这个人准是崇祯。哎，还真让他给猜出来啦！宋献策一看崇祯这意思，心说：怎么着？没辙啦，找我来啦。好吧，不能让你白找，我给你指一条——死路！

嘿！您瞧崇祯这倒霉劲儿！

宋献策当时没说破崇祯的身分，跟他装糊涂。说：

"您要测个字？"

"啊。"

"您是写个字，还是说个字？"

崇祯一琢磨：写个字多费事啊，我说个字得了。说个什么字呢？一抬头看见路南有一家"大有粮店"。嗯，我就说这个"有"字儿，找个吉利儿。

"噢，我说个'有'字儿。"

宋献策说：

"您问点儿什么事儿啊？"

崇祯一看周围没人，凑在宋献策耳朵边儿上说：

"我问大明江山如何？"

宋献策一听这话，心里更有底啦。嗯，是崇祯，没错儿！噢，平时你作威作福，不管百姓死活，如今官逼民反，闯王大军眼看就要打进北京了，你还想借这个"有"字儿取吉利儿哪，吉利话儿我一句不说，什么丧气我说什么！想到这儿就说：

"您问大明江山哪？我可是个测字的，咱们就字论事。我看大

明江山破碎，残缺不全，就剩下一半儿啦。”

崇祯一听，当时吓了一跳，忙问：

“怎么剩了一半儿了呢？”

宋献策说：

“您想啊，‘有’字儿，上边儿是一横一撇儿，这是“大”字的一半儿；下边儿这个‘月’字，是‘明’字的一半儿。这‘有’字儿不是‘大明’去了一半儿吗？！”

崇祯心说：哎呀，一个字儿就把我的江山折腾出一半儿去呀！嗯，眼珠一转，他改词儿啦：

“先生，我说的不是有无之‘有’，乃朋友之‘友’。”

心想：这回行啦。

宋献策说：

“您问什么事？”

“我再问大明江山。”

“嗯，……我看这个‘友’，还不如那个‘有’哪。”

“怎么？”

“您看，朋友的‘友’是“反”字出头儿，就是说各路反王都出头啦。恐怕大明江山朝不保夕，连一半儿也剩不下啦！”

得，连一半儿都没啦！

崇祯一听：唉，我这是武大郎卖山里红——一挂(卦)不如一挂(卦)呀！

连忙又说：

“我说的也不是朋友之‘友’，我说的是子午卯酉的‘酉’。”

宋献策心说：你还有准主意呀？

子午卯酉的“酉”，就是“酒”字儿没那个三点水儿。

“您问什么事？”

“我还问大明江山。”

宋献策说：

“你别问了，按这个字来断，不但大明江山难保，连皇上都不得善终啊！”

“啊？怎么见得？”

“你看哪，‘酉’字儿上边儿加两点儿，下边儿添个‘寸’字儿，念‘尊’。天下最尊贵的是皇上，称‘九五之尊’嘛。你想，如今‘尊’字儿下边儿缺大腿，上边儿没脑袋，光剩中间儿一骨节儿，还活个什么劲儿呀！”

嗬！崇祯这份儿堵心哪。可当时又不能发作。挨了顿窝心骂，还得忍着。得啦。先给了卦礼回宫再说吧。赶紧掏钱，谁知道一伸手把手绢掏出来了，随手搁嘴里叼着……

宋献策一看，说话了：

“唉，不必给卦礼啦。”

崇祯一听：“怎么着，不收钱？”

“你刚才用嘴叼着手绢，‘口’字儿下边儿加个‘巾’字儿念‘吊’。恐怕你的性命难保啊，我不收绝命人的钱。”

崇祯是越琢磨越别扭：我真要死啊？丧荡游魂地回到宫里啦。

三天之后。闯王李自成打进了北京。崇祯带着随身太监王承恩，出神武门来到煤山，就是现在的景山公园。崇祯见大势已去，叹了口气：

“唉，王承恩哪，王承恩，完啦！”

王承恩哭啦，掏出手绢擦眼泪。崇祯一看手绢想起来啦，口下有巾为吊，对，上吊吧！这也是测字先生给我指的明路哇！

——嗯，他还真听话啦！

测　　字

今儿我说一个测字的事儿。在山东济南府，“大观园”里头有个测字摊儿。可不是现在的事情。什么年头啊？民国十七年——也就是一九二八年。那时候啊，大军阀张宗昌督鲁，当山东督办。

这位测字先生，谁也不知道姓什么，他有个外号叫“大不同”。那意思是，他这个测字的跟别人大不相同。在桌子前边摆着个牌子，上边儿写着仨字儿：“大不同”。

这天哪，正赶上张宗昌到大观园里遛弯儿，张宗昌个子又大，带着四个马弁，都别着盒子枪，背着大砍刀。张宗昌一看，那儿围着一堆人，就说了：

（学山东口音）“嗯？走，进去瞅瞅！”

他一说进去瞅瞅，马弁就过去了，抡着鞭子轰人。大伙赶紧往两边儿闪。张宗昌就进去了。一看，是个测字的。张宗昌一想：把人都轰开了，我要是不测个字，显着也不好。

“哎，给我测个字！”

这位测字先生一瞧，大高个儿，跟着四个马弁，心里就有谱儿啦。怎么？虽说他没见过张宗昌，可听说过张宗昌的外号，叫长腿将军，他腿长；又叫狗肉将军，当初他卖过狗肉！哎，是这么回事儿。就问了：

“您测个字？”

“啊。”

“您写个字吧！”

桌儿上有块白磁砖儿，让他往上写个字。他写什么呀？卖狗肉的出身，认不了俩半字儿，他怎么写呀？可是人家让写个字，写吧，简单的他还能凑合蒙上来。哎，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写在什么地方了呢？人家让他写在白磁砖儿上，他没有。牌子上不是写着“大不同”嘛，哎，他在这“大”字儿的旁边儿写了个“人”字儿。嗬！这测字的，恭恭敬敬地站起来了：

“哎呀，原来您是一位大人哪！”

张宗昌一听：

“啊！你怎么知道的？”

怎么知道的？您看，这算卦、测字的，全仗着察颜观色呀。测字先生早瞧出来了，四个马弁在旁边儿，他那相儿是神气十足，说话打官腔：

“啊！你怎么知道的？”

您想，人家能不知道嘛！得，准了。测字的跟着就说：

“啊，测出来的。”

“测出来的？”

“对，您是一位大人，真是居于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

“噢，你怎么测出来的？”

“我请您写个字，写在这块白磁砖儿上，您哪，把‘人’字儿写在这个‘大’字儿旁边儿了。大字儿旁边儿写个人字儿，哎，您是一位大——人！”

嗬，这家伙有两手儿。“来来来！你来……”

他让一个马弁过来测个字，还直小声嘀咕：

“也写人，写人。”

让马弁也写人。马弁过来了：

“给我测个字。”

“好，好，您写个字吧。”

这个马弁哪，没敢在张宗昌写字儿的牌子那儿写，他写在手心上了，也写了个"人"字儿。测字的一看：

"您……可别不乐意听，您可比不了那位大人，您是一个手下人。"

张宗昌一听：嗬，真灵啊！其实他也糊涂，那是个马弁哪，可不是手下人嘛。他垂手而立，在一旁伺候着张宗昌，那测字的能瞧不出来嘛！

"您是一位手下人，是大人的手下人。"

"你怎么知道的？"

"测出来的。您看哪，我让您写个字，您写在手上了，您走路能手心朝上托着吗？不能，您得把手放下，这不是手下人吗？"

嘿，这么个手下人哪！

"这家伙真灵，真灵！给弄十块钱。"

张宗昌当众给了十块钱，带着马弁回去了。回到督军府，张宗昌一琢磨：嗯，真这么灵吗？哎，我倒要看看。

"我说，你们到监狱里头把判了死刑的犯人弄出一个来，我有事！"

打监牢狱里头提出一个判死刑的人来，弄到这儿，他过上堂啦：

"你是愿意死呀，愿意活呀？"

谁愿意死呀？

"大人，我愿活。"

"愿活呀，听我的。哎！你们带着他，推头、洗澡，换身儿干净衣裳，穿得阔气点儿，四个马弁，怎么保着我，你们怎么保着他，让他也测字去，也是'人'字儿，看那测字的怎么样？如果你露不出破绽来，不是死刑吗？免了，当场释放；要是露出破绽，甭费话，照样枪毙！"

"哎，是是是，我行！"

这个人他活了，能不高兴嘛。嗬！挺高兴，推头，洗澡，衣裳换得挺阔气的，四个马弁跟着他：

"走走走走！到那儿测'人'字儿，听见了没有？"

您想，马弁对待犯人能象对待张宗昌那样吗？所以直催他。到测字摊儿这儿，马弁往两边儿一让，这犯人就过来了：

"给我测个字。"

"噢，测字？"

测字先生抬头一看，心里就有谱儿了。有什么谱儿啊？这四个马弁哪，眼熟。噢，昨天跟那位大人来过，今儿又跟一位来，甭问，这也是位大人哪。再一瞧，不对呀，位这脸上又绿又黄又瘦，面色苍白。您想，判了死刑的人，那模样能好看得了吗？一点血色都没有。测字先生就起疑心了：

"啊，您写个字吧。"

马弁冲他一使眼色，那意思让他写"人"字。他哪，没敢上前去写，就这么一说：

"啊，我测个'人'字儿。"

他这么一说"人"哪，四个马弁还往他跟前皱合皱合，小声嘀咕：

"哎，精神点儿！"

测字先生一看哪，行了，更清楚了，就说了，

"哎呀，这个……说出来，您可别恼啊，我看您哪，不象一位大人，象个犯罪的罪人！"

这家伙一听就楞了，他这么一愣，先生心里更有底啦。马弁赶紧说：

"哎，别胡说八道，这是我们大人。"

"什么大人哪，他是一个犯罪的罪人，在字儿里已经测出来

了。"

"你怎么测出来的？"

"怎么测出来的，他这个'人'字没写，是嘴里说的，嘴乃口也。您想，口里加个人字，念囚犯的'囚'，嘿嘿，这个甭测了，他是个囚犯！"

四个马弁这么一听啊："哎，你呀，别装着玩儿了，跟我们回去吧！"得，又给拉回去啦！

回来跟张宗昌这么一说，张宗昌一听：

"嗬！这个测字的太灵了，咱们给他送块匾。"送块匾得写字儿啊，他不会写呀，跟参谋长他们四、五个人研究了三天，这才研究出一个词儿来，写了四个字："有求必应"。

哎，他拿测字先生当了土地爷啦！

您想，"有求必应"是土地庙里的匾哪！吹吹打打给送去了。嗬，这匾一挂上可了不得啦，这测字先生抖起起了，每天能赚个五、六十块钱哪。天天有人围着测字。怎么？张督办亲自送匾，全城都嚷嚷动了，都来找他测字。他的钱越赚越多。这下儿坏了，怎么呢？当时在济南府有三个流氓恶霸，号称朱氏三兄弟：朱大，朱二，朱三。这哥儿仨，成天是打遍街骂遍巷，出茶馆进饭馆，听戏看电影都不花钱。不管是哪家买卖开张，或是谁家办事，婚、丧、嫁、娶，哎，都得请他们哥儿仨。

这天，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了：

"哎，兄弟，大观园里那个测字的，一天挣五、六十块钱，咱们济南府的钱都让他挣去啦，不行，走！咱们找他麻烦去！"

"怎么找哇？"

"怎么找哇……咱们找他测字，不对更甭说，灵也说不灵，咱们来个砸摊子抢洋钱！"

"好，这主意不错，走，走！"

哥儿仨到了测字摊儿：

"嘿！给我测个字！"

测字先生一看，嗬！是这三位，认识，好嘛，流氓恶霸！赶紧站起来啦：

"噢，好，您那位先测呀？"

老大说："我！给我先测！"

"好，您抓个字吧。"

测字摊儿桌上有个小笸箩，里边儿有好些个写好了的纸卷儿。老大一摇头：

"不会抓！"

"那您写一个字吧。"

"不会写！"

"您说一个吧。"

老大刚想说，不会说！一琢磨——这不象话呀？说一个字吧，说什么呢？嗯，就说自己的姓吧：

"朱！"

先生一听：猪？还以为猪羊的猪哪，心里就想了：这仨流氓谁也不敢惹，如果测不灵，我这摊子就别摆了，这得想主意奉承他几句，还得让他灵了。一琢磨他们哥儿仨这行为：

"哎呀，您这个字，可好啊！"

"啊？怎么个好法！"

"今天您哪，从这儿往西走，准保有人请您吃饭，这顿饭还特别的好。哈哈，如果要对了，灵了的话，请您给我传名。"

老大这么一听：怎么着，从这儿往西去，有人请我吃饭？

"好吧，我往西去试试，要是没人请我吃饭，别怪我不客气，回来我可吃你！"

老大说完了往旁边一站，老二过来了：

“哎！测个字！”

“啊，您写个字吧。”

“不会写！”

“您说一个吧。”

“朱！”

也是“猪”，这是成心找碴儿啊！

“噢，您也测这‘猪’，您这是第二个‘猪’字：您这字也好，您今天要是往东去，必然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

“怎么着？”

“往东去，必然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

“好了，我往东去试试，有人送我衣服还则罢了；要是没人送我衣服，回来我可扒你衣服！”

老二一扭脸儿：

“老三，你来！”

老三往那儿一站，把帽子扣到后脑勺儿上，大嘴一撇，说了：

“我也测个字！”

“您写一个吧。”

“甭写啦！‘朱’！”

这先生一听，这仨人是一个庙里抬出来的，怎么都是“猪”啊？这可是成心。

“嗯……哈……您这字也好，今天您要往北去……”

“你别说啦，我要往北去，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衣服穿，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洗澡……”

“哈哈，都不对。”

“那怎么样啊？”

“您要往北去，哈哈……有人揍你一顿！”

"什么！有人揍我一顿？"

"唉……哈哈……保险这顿揍还不轻。"

"啊？"

老三一听，这个气呀：

"行啦行啦，冲你这么一说，我非往北去不可，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

这不是贱骨头吗？

"走走走！一会儿回来咱们再说！"

仨人走啦。正走着哪，老大跟老二、老三就说了：

"哎，你们说这测字的灵不灵？"

老二说：

"灵什么呀，灵不了。"

老三说："甭听那套，大哥你往西，二哥你往东，我往北，下午咱们在这儿碰面儿，只要有一个不灵的，咱们就砸摊子，抢洋钱！"

"哎，对！"

哥儿仨分手了。到了下午，哥儿仨一碰面儿，哎！都灵啦。

这回测字怎么灵的呢？这没什么神秘，也不是他会什么"奇门遁甲"，其实啊，测字就是推理。这先生清楚他们仨的行为呀，朱氏三兄弟，打遍街，骂遍巷，出茶馆进饭馆都不花钱，买卖开张，谁家办事，都得请请他们。根据这个，哎，给他们仨算灵啦。

他让老大呀往西去。先生心里知道：今天西街上有家娶媳妇的，老大从门口一过，人家必然请他吃饭。老二往东去，东街有个估衣铺开张，掌柜的一看老二过来了，赶紧拿出一件礼服呢马褂儿：

"二爷，这是孝敬您的，您穿上试试。"

一试挺合身，哎，他穿上啦。

那么老三呢？先生让他往北，走北街。济南府北街上有督军府哇。那条街，平常老百姓都没人敢走。象你信了先生的话不就完了吗，他不信。老三就这模样，横打鼻梁儿：

“什么！挨顿揍？在济南府，也不打听打听，天是老大，地是老二，我就是那个老三！打我，谁敢打我？”

他也是倒霉催的。你好好的就往前走吧，你可往后退个什么劲儿啊！

“打我，谁敢打我？”

刚退了两步，行啦，正赶上张宗昌的九姨太太出来买东西，穿着新新的缎儿鞋，他整踩上一脚！那还饶得了他呀。四个马弁不由分说，过来乒乓五四就是一顿皮鞭子！打了个鼻青脸肿，脑袋上起了七个大疙瘩，还有一个大窟窿。

等到了下午，这哥儿仨又聚会到一块儿啦，这老大就说：

“老二，老三，还真有人请我吃饭，这顿饭吃得还真不错。”

老二说：

“大哥，您看我这马褂儿怎么样？老隆泰礼服呢！”

老三说：

“行了，你们看我这包也不小哇！”

老二说：

“那你怨谁呀？人家测字先生说啦，你往北去要挨顿揍嘛，你不注意。”

“我注意什么呀？我这顿揍已经挨上啦！”

“人家这先生灵！”

“灵啊，不信那套，走！你们俩跟我一块儿找他去！”

老大说：

“这没法去，人家测字不灵，没应验，咱们能找去；现在灵

啦，到那儿，你跟人家说什么呀？”

“我当然有的说啦。比方说：咱们哥儿仨，说三个字，三样儿，他给测出三样儿来，灵！可你们琢磨琢磨：咱们哥儿仨全是一个字儿，他给测出三样儿来：您有人请吃饭，我二哥有人送衣服，到我这儿挨揍？这不对，咱们得找他去！”

老大一听：

“对呀，有道理，咱们得找他去！”

老二也说：

“对，走。”

哥儿仨就去了。到了那儿，测字先生正要收摊儿。这哥儿仨一看：

“哎！别收，我们找你来啦。”

测字先生一看是早晨那三位。赶紧问老大：

“怎么样，给您测的那个字，灵了吗？”

老大得意洋洋地说：

“灵啦！今儿我往东去，还真有人请我吃饭，哎，吃得还不错。”

测字先生一听乐啦，又问老二：

“您怎么样啊？”

老二说：

“哈哈，你瞧这马褂儿，是人家送我的。”

“这位，您怎么样啊？”

老三说：

“你还瞧不出来吗？费这份儿话！你看，七个疙瘩，这儿还有一个窟窿！”

“哈哈……真挨了揍啦？”

“挨啦，怎么样吧？”

“哈哈，既然挨了，我算灵了，那您还找我干吗呀？”

“找你干吗呀，当然要找你啦。比方说吧，我们哥儿仨，说了三个字儿，三样儿。你可以测成仨结果。可是我们都测的是‘朱’字儿，你为什么测我大哥有人请吃饭，我二哥有人送衣服，偏偏就是我要挨揍哪?!”

这测字先生笑了：

“哈哈，这当然有道理啦，没道理能行吗？你们哥儿仨全说的猪(朱)字，这猪(朱)字，就好比是一口猪……”

这哥儿仨一听：噢，我们全是猪啊？

“头一个猪哪，这叫‘肥猪拱门’，这猪拱门去啦。您想啊，这猪一拱门，主人就琢磨了：这猪好好的，拱门干吗呀？噢，多半是饿啦，得了，弄点儿豆腐渣喂喂它吧。哎，所以有人请你大哥吃饭。”

老大心说：噢，我吃的是猪食啊！

“怎么我二哥有人送他衣服穿哪？”

“第二个，你二哥也是测的这个猪，这是肥猪二次拱门。主人一瞧：哟！刚添完猪食啊，怎么又拱门来啦？噢，天凉啦，准是这猪冷啦，给弄点儿麦草铺上吧。必然有人给你二哥送件衣服穿。”

老二一瞧这马褂儿：哎，这就是那点儿麦草！

老三说：

“那不对呀，怎么就我挨揍哪？”

测字先生说了：

“对呀，这猪吃饱了，也穿暖和啦，又来拱门，不揍你还等什么呀！”

先写后问

旧社会里骗人的事情太多了。就拿这算卦来说吧，行话叫“金买卖”。也分多少种：敲两块竹板儿的那叫“梆金”；开始白送手相，拿话把你拴住了，再要钱，那叫“票金”；坐地下不说话，全凭笔写，那叫“哑金”；他在这边儿，能跑到马路那边儿把你揪过来，那叫……“揪金”！

哎，揪完筋就该扒骨啦！

最厉害的就是“揪金”，又叫“拦路虎”。你在道上走得好好的，他抽冷子喊一嗓子，能吓你一跳：

“站住！印堂发暗，欲犯小人，过来抽根签儿，掏五角！”

嗬！这位怕犯小人哪，跟他到卦摊儿这儿来了，掏出五角钱，搁那儿啦。钱一到手，他沉住气啦：

“哎呀，你这个人遇事犹豫不决，没准主意，对不对呀？”

这位一听，太对了。心说：我但凡有点儿准主意，能把五角钱给你吗！

“老弟，我看你眼下要破财呀！”

这位一琢磨：嗯，是要破财，刚往这儿一站，五角就没了嘛！

“问点儿什么事啊？”

“先生，您说我是在这儿好呢，还是回家好？”

“啊，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嘿，钱归他啦，他问人家！

这位说：

“我打算回家。”

"噢，打算回家？好，言说必中。家去！"

吱，花五角钱给轰回去了！

再有一种叫"先写后问"。他说话是八面风，两头堵，最蒙人啦。要是算你父母在不在，写这么十个字儿就行了。哪十个字儿呢？"父母双全不能尅伤一位"。只要他在念法上略加改动，甭管你怎么说全对。

比方你父母都活着，他该说了：

"对呀，这儿写得明白：'父母双全，不能尅伤一位'。一位都不能尅伤，全活着哪。"

要是父、母亲其中有一位去世了，他就该这么说了：

"对呀，'父母双全不能，尅伤一位'。父母双全是不可能啦，尅伤一位——得死一位！"

合着他一喘气就交代一位！

如果你父母全不在了，还是这十个字儿，只要他在"一"字儿这儿一拉长音儿，这老两口子是一块儿玩儿完！

他就这么念啦：

"'父母双全，不能尅伤一——位'。要死全死！"

嗐！

求　　财

旧社会里有一种人最“机灵”啦。干什么的呢？算卦的。他整天是靠骗人吃饭，不“机灵”行吗！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您别看他整天净糊弄别人，居然有人专门儿吃他，比算卦的还“机灵”哪！

解放前，我在南京夫子庙看见一个算卦的，是个大胖子，往那儿一坐，戴一副大黑眼镜，不知道的以为戴副墨镜，其实是俩啤酒瓶子底儿！哎，就为拿这派头儿唬人。桌儿上摆个竹筒子，里边儿搁着一把签子。

过来一位要算卦的。

“先生，多少钱一卦？”

“抽签儿问事，每卦五角。”

这位由兜里掏出一张一家儿倒闭了的银行出的票子，一块钱。

“先生，您找我五角。”

“好吧，你抽根签儿”

这位抽出一根签儿来，他接过来一看：

“嗯……问点儿什么事啊？”

“先生，我求财。”

“求财呀，求财多少，过年就好！”

签子往竹筒子里一扔，完啦！

嘿，一句话就五角，这比听戏贵多啦！

这位走了。到了晚上，他一数钱，嗯？怎么有张假票儿啊，这银行早关门啦。谁给的呢？嗯，明天我得留神！

第二天，刚摆上卦摊儿，这位又来了。

“先生，您给算一卦。”

“卦金五角。”

“给您。”

递过一张一块钱的假票儿，算卦的找给人家五角真票儿。

“抽根签儿吧。”

这位把签儿抽出来交给他，

“问点儿什么事啊？”

“啊，我求财。”

“求财多少，过年就好！”

一扔签子，又完啦。

这位刚走，他想起来啦。嗯，我得看看这钱，掏出来一瞅：嘿，又是一张假票儿。噢，专门吃我呀！嗬，有意思，每天上我这儿求财来，好……

按说这位花假钱的就别再去了；他吃惯了嘴儿啦，哎，又去啦！

“先生，给我算一卦。”

一听声音耳熟，心说：噢，又来啦！今儿看你说什么！

“问什么事啊？”

“我求财！”

先生当时把眼镜一摘：

“还求财哪，你不是都求走两回了吗？！”

黄 半 仙

六月三伏好热天，
京东有个张家湾，
老俩口儿院里头正吃饭，
来了个苍蝇讨人嫌。
这个苍蝇叼走一个饭米粒儿，
老头子一怒追到四川。
老婆儿家中等了仨月，
书没捎来信没传，
请了个算卦的先生算一算，
先生说："按卦中断，伤财惹气赔盘缠。"

他这卦算得还真灵。其实啊，这个卦不但他算得灵，我也能算。那得分什么事啊，来一个老太太算卦。

"先生，您给我算一卦"

"什么事啊？"

"我老头子走了仨月了，音信皆无，您说有什么危险没有啊？"

"啊，他干什么去啦？"

"嗯，追苍蝇去了！"

"追苍蝇去啦?!什么事啊？"

"苍蝇叼走一个饭米粒儿。"

那当然是伤财惹气赔盘缠。你追得回来追不回来，也得伤财惹气。这就是瞎掰。这算卦没有灵的。也有时候灵，他蒙事啊，

算卦的他有一套办法，你往那儿一站，他一跟你说话，就让你信。怎么信服他呀？您瞧他这套办法。这个算卦讲究“要簧”，什么叫“要簧”啊？就是你来算卦呀，先不给你算，先套你的话，说行话就叫“要簧”。算卦的说话讲究“拍簧”、“诈簧”，明明没算出你这个事，他愣要诈你！对不对呢？哎，他也有办法。哪句话说不对，他能把它收回来。不是说了话收不回来吗？他能收回来。这叫“抽撤连环”。过去在天桥就有算卦的，这位往那儿一站，他就说了：“这位老兄当在家，这位当在外，这位应当做买卖。哎呀！这位老兄，你的‘印堂’发亮，财运昌旺，你今年五月节，应当有一笔财到手……”底下是仨字：对不对？可是这“对不对”他先不说，怎么不说啊？他怕说完了，人家告诉“不对”！那怎么办啊？他不说，他拉长声，“你今年五月节应当有一笔财到手……”他不往下说，他看着，察颜观色。那位要是真有一笔财到手，他看得出来，那位要是没有，他也看得出来。那怎么看啊？他这办法叫“定睛则有，转睛则无”。你要是说对了，这个人当然一愣神儿；要是不对就该转眼珠(学转眼珠)琢磨了，那就是没有这回事儿。他瞧出来了！

“你今年五月节，应当有一笔财到手……”他看着你，瞧这位一转眼珠，他知道不对，赶紧往回收。他有话：

“……啊，对了，你应当五月节有一笔财到手啊，不过，让小人给你冲了，你还没到手对不对？”

哎，这不是废话嘛！

“这位老兄，你的气色可不好，今年八月节应当遭一场官司……”

底下又是“对不对”，还不说，他瞧着那位，一看那位呀，也是转眼珠。

“啊，你应当遭一场官司啊，但是有贵人扶助，给拨置过去

了，大概现在你还许不知道吧？”

甭说那位不知道，连他也不知道！他就要这么说。所以呀，算卦没真的。哎，也别说，有一个算卦的灵了，嗬，不但灵，而且还是卦卦灵。灵可是灵，这个事情，灵得那么可笑。怎么灵的呢？我说说您听听。不是现在的事情，在清代道光年间，有这么一回事。离着北京不远，几十里地，有这么一个村子，这村子里头住着一个种地的，这个人姓黄，小名儿哪，叫“蛤蟆”！那位说了：“这可新鲜，人有叫这小名儿的？哎，因为他这模样长得特别，两个小圆眼睛，翻鼻孔，大嘴岔儿，脸上有麻子，说黑不黑，说黄不黄，脸上透着那么绿。故此，这小名儿叫黄蛤蟆！您可别瞧这人相貌长得不怎么样，有能耐，能说会道，又能察颜观色，念过几天书，没事儿就翻翻皇历，街坊邻居谁家要是娶媳妇儿，聘姑娘，或者是上梁动土，都来找他。干吗呀？他会看皇历，让他给择日子，他也乐意多管闲事。他要是说几句话呀，还真有人信他的，简直就拿他当了伏地圣人啦！您可别瞧他这么机灵，他老婆是个累赘。他老婆怎么啦？有病。什么病啊？这病根儿厉害，寒腿！两条寒腿，要是不犯病啊，还能跟着干点儿庄稼活儿，一犯病，下不了地。这病还是常犯，这寒腿病根儿什么时候犯呀？要是变天就得犯，阴天腿也疼，下雨腿也疼，要赶上阴天下雨他老婆一犯这病，他下地干完活回家还得做菜做饭。怎么哪？他老婆不能下地呀！日子长了，他是急不得，恼不得。他哪，也找着这么一个窍门儿，每逢他老婆一说腿疼，哎，明天就得阴天；如果疼得利害，那就是……下雨！他倒都有了防备。有这么一回呀，这天他老婆折腾一宿没睡，第二天老黄要下地干活去呀，天哪，晌晴白日，可是闷热，热得邪行。老黄啊，就把这蓑衣披上啦！披着蓑衣扛着锄头往外就走。他老婆一瞧：

“老黄，疯了！挺好的天儿，你披蓑衣干吗呀？脱下来！”

老黄也不理她，还往外走。他老婆一瞧："咦！怎么回事？让你脱下来！"

他往前一迈步儿，那意思是要拽老黄一下，刚这么一迈步儿，"哎哟！"腿疼了。"哎哟……"蹲那儿啦。老黄回头一看乐了：

"嘿……我还披蓑衣干吗哪？你腿疼了不是？你闹了一宿啦！那不是今儿要下雨吗？我不披蓑衣怎么办哪！"

他老婆一听也乐了。他俩乐了不说呀，老黄一出门儿啊，街上的人，也都乐了。怎么哪？

"哎，二哥，这黄蛤蟆干吗呀？求雨哪？嘿，挺好的天儿，你披蓑衣干吗呀？脱下来！"

老黄理直气壮的：

"不脱，一会儿用得上！"

"干什么呀？一会儿有什么用啊？"

"有什么用啊，今儿这天儿有雨！"

他那意思呀，是他媳妇的腿疼了。大伙一听有雨，这不是胡来吗？万里无云，哪儿来的雨呀？不信他那套，就下地干活儿去了。这活儿干了有一个多钟头。哎！忽然间抬头一瞧，南边来了一块黑云彩，跟黑锅底似的就扑过来了，一会儿的工夫就铺严了，嘎啦一个雷，哗……瓢泼大雨。大伙儿就往家里跑，淋得跟小鸡子似的，你再瞧老黄，披着蓑衣，一步三摇，跟没事人儿似的。嘿！

"老黄，真有两下子呀！"

老黄爱吹大气：

"干吗有两下子呀？对了，我连阴天下雨再不知道，那更得了！"

他那意思哪？我媳妇腿疼，我能不知道吗？大伙一瞧，嗬，老黄真有能耐啊！又过了几天，这天清晨早起呀，阴天，天阴得

特别沉，老黄刚要下地去干活儿，先问他老婆：

“怎么样，腿疼不疼？”

“不疼。”

“不疼，好嘞！”

扛起锄头，他出来一看哪，好，好些人都披着蓑衣。

“哎，老黄，回家拿蓑衣去！”

“拿那个干吗？怪费事的！”

“费事？你不拿一会儿挨淋！”

“挨什么淋哪？放心吧，今儿没雨。”

下地干活儿去了。大伙一听：没雨？天阴得这么沉会没雨？到地里刚锄了两垅地的工夫，再一看天哪，嘿，云消雾散，太阳也出来了。老黄哪，还说风凉话儿呢：

“怎么样，蓑衣都白拿了吧？告诉你们了，不听嘛，看，没雨吧。”

“老黄，嘿，怪了，那天我们都挨淋了，你披着蓑衣慢慢儿的往家里扭。嗯？今儿个我们都拿着蓑衣，都白带了，怎么意思哪？你怎么知道有雨没雨哪？”

“啊……”

他怎么好意思说，“我媳妇腿疼，我就明白了”。这怎么说呀？大伙再一问哪，他来劲儿啦：

“啊，我呀，诸葛亮马前神课算出来的。”

嗬，大伙一听，马前神课能算出来有雨没雨，太灵了！打这儿可好，大伙给他一嚷嚷，得了，先前哪，什么有个娶媳妇的，聘姑娘的，上梁动土，来找老黄，让他给看看皇历；后来一听说他会诸葛亮马前神课，好，谁家丢了东西也来找他。张家儿媳妇丢了个耳环，找他来了：

“大叔，我耳环子丢了，您这个马前神课算得挺灵，您给我算算！”

他怎么能好意思说：我不会，我就会算阴天下雨，还得我媳妇跟着我！他不好说呀！

“啊，给你算算。”

他假装疯魔一算：

“耳环子丢了是不是？嗯……没丢！”

“大叔，您说没丢，眼睁睁它就没了嘛。”

“没不了！告诉你回家找去，锅台旁边、水缸后头就找着啦，去吧！”

张家儿媳妇走了，到家一找，锅台旁边，哎，真把耳环子找着了。他这卦怎么灵的呀？老黄他有个琢磨劲儿，他心想：她是一个儿媳妇，儿媳妇每天得做菜做饭，得挑水，除了锅台旁边，就是围着水缸转。他就说这俩地方。嗯，到锅台旁边儿真给找着了。嗬！这一来呀，更嚷嚷动了。这一嚷嚷啊，有一天，李二嫂上他这儿来了。李二哥走了仨多月，音讯皆无，没来信。李二嫂来了：

“黄大哥，您看我们那口子走了仨多月了，也没来信，我怪不放心的，您说他得什么时候回来呀？”

“啊，算卦呀！”

“啊！”

“嗯，好。”

装着掐手指头，他先不算，跟李二嫂说话。

“嘿，弟妹，你也真是的，有什么事儿你打发别人找我还不行吗？干吗非得自己来呀！你看你挺重的身子，怎么还出门呀！”

“啊……不要紧的，我刚九个月。”

“噢……嗯，算出来了！你男人啊，这个月不回来，也不来信了，下月准回来，去吧。”

嗬，下月准回来！结果怎么着？真没来信，到下月还真回来了。

又灵了！这回他怎么灵的呢？

怎么灵的？老黄他有个琢磨劲儿。他一听说怀孕九个月了，哎，他想这个道理，这个女人怀孕哪，他男人心里有数，他知道！仨月不来信，那就是净等着到时候回来伺候月子人哪！哎，到下月还真回来了。打这儿可就了不得了，就给嚷嚷动了。不单嚷嚷他能掐会算，并且给他起了名，叫“黄半仙”。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村传镇，镇传县。传来传去，就传到北京了。

嘿！该着老黄发财。北京皇宫内院丢了东西啦！丢什么啦？道光皇上丢了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这夜明珠这么一丢啊，道光可急了。在清代，道光皇上是最小气的一个皇上，不但最小气，而且也是一个贪财如命的一个皇上。您算算吧，他那龙袍啊，都打着补钉！就这么小气。要是那么一颗夜明珠丢了，那还了得！马上把九门提督宣上殿来，大大地申斥了一顿，给三天限，找回夜明珠还则罢了，找不回来夜明珠，降级罚俸！

三天？五天也找不回来呀！怎么回事情？偷夜明珠这主儿不好逮呀！谁呀？宫里的太监大总管崔英监守自盗，您说这玩意哪儿找去？九门提督在宫外头找，当然是找不到啦！

三天找不着，上金殿，怎么着？降级罚俸。再等五天找不着，上金殿，降级罚俸。简断截说，一个半月没找着，坏了！一个半月没找着，这九门提督降级降得都跑到御马圈遛马去了！

这天道光皇上恼了，在金殿上大发雷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夜明珠丢了一月有余，文武百官若无其事，是怎么回事呀？莫非说，你们都想遛马去吗？”

大伙一听都害怕了：呼啦！跪下一大片，有一位侍郎那荣，往前跪趴半步：

“启奏我主万岁，奴才闻听人言，在前门外西河沿，有一个算卦的叫诸葛周，这个人不但算卦灵，并且会‘圆光’，其术如

神，如果要把他找来，占算夜明珠的下落，定知分晓！”

皇上一听：“来呀！”叫大总管太监崔英，“去到前门外找诸葛周，进宫占算夜明珠的下落，找去！”

崔英一听，鼻子都给气歪了。怎么？夜明珠是他监守自盗。心说：这个侍郎老那荣你好好跪着不得了吗？你出这主意干吗呀？“其术如神”，灵！到这儿一算，算出来是我偷的，我怎么办哪？可是皇上传旨，他又不能不找，没办法，骑马找去吧！带着从人找去了。到了西河沿一打听，第一个门，路北那家儿，到跟前一瞅，好！门口有三棵白杉篙，绑着杨柳枝儿，贴着白条写着“恕报不周”。一问哪，诸葛周死了！嘿，崔英这个高兴啊！行啦，告诉皇上。皇上一听：

“死了，再找别人，找别的算卦的，灵的就行！”

“嗻。”

再找吧！又到了打磨厂里头，一看哪，有一家命馆门口挂着牌：“刘铁嘴”。

崔英下马进来了。

“你会算卦呀？”

刘铁嘴一看这派头儿……

“啊，我会算卦。”

“灵不灵啊？”

“您看我这名字不是贴着哪吗？‘刘铁嘴’，因为我是‘铁嘴钢牙’，我的卦是卦卦灵！”

“嗯，真灵吗？”

“啊，真灵！”

“那……回见吧！”

算卦的一瞧，这位大白天的撒呓症哪？告诉他灵啦，他“回见”啦，这是什么毛病啊！

他哪儿知道啊，崔英不敢找真灵的，你灵了，他脑袋搬家啦。

不行，再找别人。又找了一个，前门大街有个“孔明李”命馆，到那儿一问哪，也是灵！“回见吧！”他又出来了。

他一琢磨：不行！全灵啊，怎么办呢？噢，对了，别找命馆，天桥找卦摊儿去。对！找卦摊儿一问：

“你这卦灵不灵啊？”

他也说灵。是卦摊都得说灵。不灵？说不灵谁还算哪，他吃什么呀？问了几个卦摊儿，都说灵，找哇，嗬，可着北京找了三天，北京城的卦摊儿都找遍了，连一个不灵的也没找着！这怎么办呢？第四天头儿上，心里一烦：城里头找遍了，城外头找去，对！带着从人骑着马，信马由缰出城了。走了几十里地，天儿也热，累得慌啊，来到了个村子。

“来来来，休息休息！”

下了马了，看树底下有个小孩儿，就问了：

“哎，你们这儿有算卦的没有？”

“有，就这个门儿！”

哎，就是黄半仙家的门儿，小孩这么一指。

“噢，好！”往里就走。

这天，老黄正在家里哪，在家干吗哪？正在那儿发愁哪。发什么愁啊？他媳妇又腿疼了，又要下雨。一会儿啊，他还得往屋里搬柴火，挪东西，麻烦！正这儿烦着哪，这么个工夫，哎，太监大总管崔英进来了。

“你会算卦呀？”

老黄一听：

“啊……我……我会……”

“灵不灵啊？”

这位问灵不灵，还挺大的声儿。老黄一瞧他这派头儿，心说：我这卦，哪儿灵去呀？干脆，说实话吧！

“我这卦……唉……我这卦……嗅……不灵。”

“嗯？嘿！找了半天，敢情在这儿哪！好好好，哎呀，不灵？真不灵吗？”

“唉……真不灵！”

“嗬，行了，行了，赶紧跟我走！”

“跟您上哪儿去呀？”

“进北京，皇上的夜明珠丢了，你给算算去！”

老黄一听：怎么着？给皇上算卦。这不是胡来吗？甭说算得不灵，说错了一个字儿——掉头之罪，那哪儿行啊。赶紧说：

“……这位老爷……您……没听明白，我算的卦呀，它不灵！”

“废话，灵了还不找你哪！走走走！”

“老爷……我这卦……不灵！”

“不灵也没关系，咱家告诉你，即便不灵，有咱家在旁边儿给你多说两句好话，给俩钱儿轰走完了，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要是不去的话，就是抗旨不遵，午门外开刀问斩！”

“唉，别价！”

一想：不去当时就死啊，要是去了不灵，还许给俩钱儿，轰出来……

“嗯，……我……我去行吗？”

“别费话！不去就是抗旨不遵，快走！”

死乞白赖让快走。

“唉……我走，我走……你好好在家里看家吧。”

“哟，你瞧瞧这……这不是倒霉了嘛，我这腿还疼，你看，你现在就走？”

“啊，没法子，不走？抗旨不遵哪，你现在腿还疼，噢，对

了，我拿着蓑衣！”

崔英一瞧：

“罗嗦！挺好的天儿，你拿蓑衣干吗呀？”

“嗯？……不是，您甭管了，用得上，今儿有雨！”

他是想，他媳妇腿疼，今儿就有雨。崔英哪，也没怎么注意。

“啊，走吧！”

把他带到北京，安排到馆驿里头住下。老黄啊，吃也吃不下去，睡也睡不着，心里烦哪！

“这玩意儿，怎么算哪？”

到半夜里头，好，哗……瓢泼大雨下起来了。老黄一想：雨是下了，甭问哪，我老婆在家里正那儿腿疼哪，唉，我还让大官儿给抓来了。就这位老爷，真要命，我说不灵啊，非让我来不可；他说了，给俩钱儿轰出去，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事呀？给皇上算卦，我怎么算啊？嗯，丢夜明珠，让我找夜明珠，我哪儿去找哇？嗯，你要是算个阴天下雨，我还能算出来——那也不好算哪！还得把我媳妇接来——这玩意儿找夜明珠，我怎么给算哪？明儿给皇上算，我让他哪儿找去呀？锅台旁边？水缸后头？那皇宫里头有水缸吗？这不是要命嘛！

心里头烦哪，可又恨，恨谁哪？恨偷珠子这贼，他心里恨哪，坐那儿着急，嘴里头可就叨念出来了：

“这贼也不对呀，嗯，你偷谁偷不了啊，干吗单偷皇上啊？如果要是知道是你偷的，你活得了吗？再说，这位老爷也不对呀，我说我的卦不灵，我不来不就完了啦，你这死乞白赖地催我来，催，催，我来了，你活得了吗？”

他那意思是你把我催来了，我来了，我要是算得不灵，你活得了吗？我要是算得不灵，你有失职之罪，你也活不了。他心里是这意思，指着外头：

"我来了，你活得了吗？"

得，这句话，隔墙有耳，有人听见了。谁呀？大总管崔英。

他干吗来了？哎，他把老黄安排到馆驿呀，他回府了，摆上饭，吃饭喝酒，心里高兴：哎，行了，明儿给皇上一算卦，算不出来，把他杀了，没我的事。嘿，这珠子呀，我这辈子也犯不了案了！哎，行，看他那模样，就不象有能耐的相儿，有能耐的能那模样吗？高兴！

正这儿高兴着哪，哗……外头下起雨来了，这一下雨，他心里一机灵，推门一瞧，瓢泼大雨。

嗯？不对，他算的卦不灵？不灵他披蓑衣干吗呀？他怎么告诉今儿有雨啊？哎呀，别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吧？嘴是说不灵，明儿到金銮宝殿上一算，灵了，一指：偷珠子的就是他！得，我完了！哎，这可受不了，不……得听听消息去！

这么着，他来了，来到这儿也不让人通禀，自己就悄悄地来到黄半仙的屋门外头，刚往那儿一站，正听里头说。他来的这时候，头两句说过去了，里头正说这句哪：

"催，催！我来了，你活的了吗？"

他还指着外头。崔英一听：啊？"催，催，我来了"，他来了："你活得了吗"？我……我是活不了啊！这玩意儿他算出来是我啦！哎呀，他……这个……

你倒是再听听啊，他也没往下听，一害怕，推门进来，咕噜儿就给跪下啦：

"哎……这个……半仙饶命，半仙饶命！"

老黄吓了一跳，一看大总管跪在这儿啦，一听"半仙饶命，半仙饶命"，老黄他能察颜观色，一看这大总管浑身直哆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能够沉得住气：

"哎，甭害怕，甭害怕，起来说，起来说，什么事啊，你？"

“啊……哎哟，半仙饶命，您这卦算得真灵，您来了，我……我是活不了啦，我知道您算得对，这珠子不错是我偷的，是我偷的，您救救命吧。”

老黄一听：噢！这么回事呀！老黄也真能装模作样，沉得住气：

“嘿……哎呀，是你偷的；哼，早就算出是你偷的啦！不但算出珠子是你偷的，而且我还算出来，你把珠子藏在什么地方了。”

拿话诈，崔英一听啊，哟，都算出……心里头也二愣，能算出来？那我让他说说。

“啊，是……半仙，您算出来了，那么您算出我把珠子藏在哪儿啦？”

这要是搁在别人身上，一问这句，准得问趴下，老黄啊，能说会道，老黄一听：

“嗯，算出来了。哈……我说你那珠子藏哪儿啦，我说？我说是说，现在不说，明儿见皇上一块儿说！”

“哎……别价！您怎么不在这儿说呀？”

“我在这儿跟你说什么呀，我说‘我算出来了，我知道你藏在哪儿啦’？我不说，让你自己说，我看你敢跟我说瞎话不敢。”

嘿！

“哎呀……半仙饶命您哪，我不敢说瞎话，我那珠子，就埋在御花园的芭蕉树底下啦！”

“啊，这还罢了。我算着也是在那儿埋着嘛！”

他多咱算来着?!

“你起来吧。”

“是，半仙，您……干吗半仙哪，简直您就是活神仙啦，您算得真对，明天求您在见皇上的时候，别说是我偷的，我……送

您五百两银子。"

老黄一听，一冷笑：

"哈……"

他那意思哪，嘿，这家伙不打自招了！可是他这一冷笑啊，崔英不知道他为什么事呀，以为他嫌少呢。

"啊……噢，五百两不行啊，我给您一千。"

又加五百！

"噢，好了，好了，你起来吧。明天我给皇上算卦的时候呀，替你瞒着点儿就是了。"

算什么啊？卦还没算哪，先收一千两银子的卦礼了，他倒阔着了。行啦！

到了第二天，崔英引他上朝见皇上，皇上还挺高兴，平身赐座，让他掐算夜明珠的下落，老黄怎么算哪？虽然崔英都说了，可也得装模作样的来来呀！心想：得掐掐诀，念念咒。嗯，掐诀（学手势），念咒怎么念哪？他也不会，想起什么念什么：

"一二三，二二三，七八九十念真言……"

文武百官一听，怎么着？要变戏法呀！这是什么咒啊？

"按照卦中来判断，夜明珠现在御花园。"皇上一听："来，摆驾御花园！"

摆驾御花园啦。到御花园里头，皇上说了："哎，黄仙师，寡人的御花园如此宽阔，夜明珠究竟在何处啊？"

"啊，我再给您占算占算。"（学掐诀手势，念咒）

"半仙本姓黄，今日见君王，夜明珠在何处？啊……这芭蕉树下藏！"

他真能装模作样的！

皇上一听：

"好，刨！"

锹镐齐下。

“哎，轻着点儿，不要伤了国宝！”

嗬，装模作样的。本来崔英把这珠子埋得也不深，没刨两下，刨出来了，由小太监擦干净了，递给皇上啦，皇上一瞧，太高兴了。

“哎呀，黄半仙，真是黄仙师，这卦太灵了。哎，黄仙师，你算一算寡人的夜明珠究竟被何人所盗？是何人所埋？”

这是谁偷的，谁埋的？

老黄啊，没防备问这句啊，抽冷子一问，一扬头，瞧了崔英一眼。崔英啊，心差点儿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呀？往下一听还好。

“啊……啊……万岁，夜明珠乃是奇珍异宝，日久年深，受了日精月华，这是它自己溜达出来啦！”

皇上一听：

“嗯，言之有理！”

您瞧这份儿昏君当的，他还认为言之有理呢！那夜明珠自己会溜达过去?!

回到金銮宝殿。

“黄仙师，算得真灵，来呀，赏给黄仙师……两碟萨其玛！”

那么一颗大宝珠找着了，就给两碟萨其玛，您就知道他这人小气不小气啦！

给完两碟萨其玛也不让他走，留他在宫里头住几天。

那位问了，皇上把珠子找着了，他还留一个算卦的在宫里干吗用啊？

道光皇上有他的想法，他心里琢磨：我这夜明珠丢了一个多月，音讯皆无，找不着！嘿！黄半仙一来他就算出来在什么地方，这卦太灵了！不能让他走，我再试验试验他，如果他每一卦

都算得这么灵，那就封他在朝为官。封他在朝为官于我有好处啊！谁再做了什么事也瞒不了我啦！他就给我算出来了！哎，因为这样儿就不让他走。

可是老黄心里可烦了，老黄心里琢磨着：这不是没影儿的事吗？把我留下来，我……我在这儿干吗呀？伴君如伴虎啊！真要了命了，我知道他哪时候有什么事呀！

挺烦，心里琢磨：明儿我得想主意跟他说：我回家。对！想个抽身之计。

赶到第二天早朝，崔英领着黄半仙上朝，奏事处太监那儿喊：

“圣上传旨，宣黄仙师随旨上殿！”

头一个就是他，干吗呀？皇上这夜明珠找着了，高兴，一宿都没睡觉，挺老早的打后宫就来坐殿。往前走，走到御花园这儿，哎！这儿有一棵枣树，这棵枣树啊，是明代时候三保太监下西洋带回来的，这种枣叫“珠枣”，滴溜圆，这么大个儿（比画），通红，可是得熟了。现在还生着哪，湛青碧绿这么一个枣子，皇上瞧着好看，顺手摘下来一个，一想：哎，有了，我让黄半仙算算我这手里是什么？如果再算对了，他这卦真灵，那就封他在朝为官，对！

这么着，先宣黄半仙随旨上殿。黄半仙往这儿一跪，行礼已毕，应该平身赐座呀？这回光让他平身，没赐座。

“平身。”

黄半仙站起来了，皇上一攥这拳头：

“黄仙师，你的卦算得灵，来来来，你算算朕的手中何物？如果算对了，封你在朝为官，算不对，问你个欺君之罪！你算吧！”

老黄一想：哎呀，这怎么算呀？这个……当然他害怕呀，心

里害怕，可脸上还不能带出来，还得装模作样的不带相儿。心里这儿想主意，他又琢磨了，琢磨什么？心里想：他手里到底是什么？噢……一定是他那颗夜明珠，这珠子找到了，怕再丢了，珠不离手，手不离珠，早晨起来就把这个拿出来了，那甭问，夜明珠，对。

可是他要说夜明珠，当时就杀，欺君之罪，没算对呀！他说的话儿好：

“万岁……”

他要说这么句话，“大清早您就拿您这心爱的夜明珠来玩赏啊”，是这么句话，他刚说了半句：

“万岁，大清早您就……”

皇上说：

“哎，对，是大青枣……”

嘿！他这么灵的！

皇上一松手，老黄一瞧，吓得小辫儿都立起来了：嗬，好家伙，老爷子，多亏我说“大清早”啊，我要是说“大早晨”还麻烦了，这玩意儿！嗬！

“启奏我主万岁，草民我要回家看望看望。”

“嗯，不行，这卦又算灵了，来呀，摆宴！”

摆宴？这皇上那么小气还摆宴？摆什么宴哪？就是一碗茶，两块“萨其玛”！他管那就叫摆宴啦！

没办法，吃“萨其玛”吧，吃得都醋心啦！

皇上说：

“黄仙师，你这卦算得太灵了，朕有意封你在朝为官，陪伴君王，君臣共享荣华富贵，你意如何？”

老黄心说：我还跟你在这儿？好家伙，多亏我说了个大清早，不然我这脑袋搬家啦！

“草民乃是山野村夫，怎能陪伴君王？”

“嗯，爱卿不必推辞，因为你算的卦灵，朕把你留下，就为的是明儿我再丢了什么东西啦，好让你算一算。哎，你算出来啦，就省得我着急了！”

老黄心说：你是不着急了，你知道我这个急怎么个着法呀！

“小人实无其才，小人情愿回家为农。”

“怎么？”

这就恼了！

“因为小人幼年间曾经推算，命中注定，不能在朝为官，如若为官，祸在眼前。”

道光一听，更生气了：这叫什么话呀？如若为官，祸在眼前，作了官了，倒有了祸了，有什么祸呀？嗯，你这是不愿意保我呀，看不起我。你不保我也没关系，你这么大能耐，你要是保了别人，我这江山就完了。嗯，一咬下嘴唇儿，狠劲儿来了，翻脸无情：

“来呀！”

叫过大总管崔英：“附耳上来。”崔英过来了，皇上就在崔英耳朵边儿上一嘀咕，说什么呀？让崔英去到后宫拿一个捧盒儿，把正宫娘娘那儿有一个“宝蟾”给拿来，装在盒儿里头。什么“宝蟾”啊？就是一个生金雕刻的，三条腿儿的金蟾。四条腿儿叫蛤蟆，三条腿儿叫“蟾”，其实就是一个金蛤蟆。生金雕刻，花纹很细，那个眼睛哪，是两颗宝石，上边儿镶着很多的“翠”。这么个东西，拿捧盒装来。

崔英去了。老黄也不知道什么事啊，一会儿工夫，就见崔英俩手托着一个捧盒进来站在皇上旁边儿了，皇上用手一指：

“黄仙师，你算的卦不是灵吗？来来来，你算算朕的盒中之物。这个捧盒里头什么物件？你算一算，如果你算灵了，算对了，

封你在朝为官；如果你算得不对，欺君之罪，午门外开刀问斩。算吧！”

“我……”

心说：这怎么算哪？我那句“大清早”是蒙着啦！这回我怎么蒙哪？算不对就开刀问斩，实在没法算，憋了半天，瞧了这盒儿一眼。一跺脚一咬牙，叫着自己的小名儿：

“黄蛤蟆，黄蛤蟆，你就死在这盒儿里头啦！”

皇上一听：

“哎，他……他又算对啦！”

（刘宝瑞表演本，原作者冯不异、孙秀汶）

无 鬼 论

这段节目叫《无鬼论》，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根本没有鬼。谁要是说有鬼，鬼在哪儿住，什么大街，哪条胡同，门牌多少号，谁的户主？（问观众）您哪位知道？没人知道吧，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既然没有鬼，为什么还有人说人死了以后会闹鬼呢？因为是没弄清楚事情的真相，阴错阳差，以讹传讹，结果有的人迷迷糊糊的就信以为真了。要不怎么说迷信哪，"迷信"就是迷迷糊糊的就"信"了！

由于有人迷信怕鬼，闹出了好些笑话。在民国初年，北京永定门外南苑，在后街住着一个姜老头儿，老伴儿早死了，就剩下一儿一女，爷儿仨过日子。后来姑娘大了，嫁到城里了。

有一天，姜老头儿突然得了个急病，死了！小伙子搭上块铺板，把他爸爸就停上了，又在死人脸上盖了一张粉连纸，在死人脑袋前边儿还摆了几块儿肉，祭奠祭奠！

这小伙子收拾停当，打算到城里去找他姐姐商量料理老人的后事。可又一想：我要是走了，扔下我爸爸的死尸在屋里停着，没人看着也不行啊。怎么办呢？哎，我爸爸活着的时候跟隔壁胡老头儿不错，求他给看一看。小伙子到隔壁这院来，进门儿就磕头。

"胡大爷，我爸爸今天早上过去啦！"

"哟！是啊？唉！前天我们老哥俩还一块儿下棋来着哪，今儿个人就没啦！这是怎么说的，你也别太着急了，你打算怎么办

哪?"

"我要进城找我姐姐凑俩钱儿,买口棺材把我爸爸发送了。我一走,就剩下我爸爸的尸身在屋里停着,我不放心,想求您过那院给照看一下。"

胡老头儿一听让他给看死尸,脑袋嗡的一下就大啦,他心里真害怕呀!可嘴上还得支应着:

"孩子,这没的说。你可得早点儿回来,别等关了城门……"

那时候,晚上九点钟一拉鼻儿(汽笛)关城门,人就不能出入啦。

"……你别等关了城门,要是把你给关到城里头,让我给看一宿,我的精神可达不到!"

其实不是精神达不到,他就是胆儿小,害怕。小伙子说:

"胡大爷您放心吧,我一定在关城之前赶回来。"说完就走了。

您想啊,南苑离北京十六里地哪,小伙子来到城里,见着他姐姐,再等他姐夫下了班,仨人一块儿研究,怎么凑钱,怎么买棺材,怎么发送……这一来时间可就长了,等把事情全商量好了,城门也就关了,合着把小伙子就给关到城里头啦。

小伙子在城里头这一宿是住下了,家里边儿胡老头儿这一宿可热闹啦!

从太阳往西边一斜,胡老头儿在院里就待不住啦,一会儿一趟,急得在街门口儿直转磨。

"怎么还不回来呀?眼看就要九点啦,九点城门一关……明天早上我们老哥俩可就一块儿出殡啦!唉,要不怎么说年青人办事没准谱儿哪,天都什么时候啦,哎呀,快回来吧!"

正着急哪,城里拉鼻儿了,呜……老头儿一听:

"得,玩儿完!"

天也黑了,先点上灯吧。那时候乡下还没电灯,点个小油灯。

为了壮胆儿，胡老头儿弄来半瓶酒，一边儿喝着，一边儿嘴里叨唠着：

“我说兄弟，咱们老哥俩算是有交情的，你千万别起来吓唬我，你要是一起来，我可就趴下啦！”

正说着哪，来了阵风儿，刮得小油灯火苗儿忽闪忽闪的，一会儿蓝，一会儿绿……嗬，可把老头吓坏啦！他这儿正害怕哪，哎，外边过来一个唱曲儿的失目先生，一边儿走着，一边儿抱着个弦子自弹自唱，噔哐噔哐……胡老头儿一听高兴了，心说：得，这回有就伴儿的了。赶紧出来就喊：“先生！请过来，您给唱两段儿！”

凡是失目先生耳音都好，只要和你说过一次话，下回一听就知道是谁。

“噢，胡大爷呀，您今儿个怎么也想起听曲儿来啦？”

“啊……请进来吧。”

胡老头儿拉着马杆儿把先生领进来了。你倒是让他到别的屋子去啊，哎，进了停死尸的屋子啦；你倒是让他坐别处啊，哎，正坐在死尸旁边儿。您瞧这地方！马杆儿呢，胡老头儿顺手给戳在墙旮旯儿里了。

“胡大爷，您爱听什么？文的，武的，悲的，苦的，我给您唱。”

胡老头儿哪儿听得下去呀，一劲儿跟先生对付：“嗐，那什么，不忙，你先歇会儿，喝水，喝水……”

失目先生自己琢磨着，我老是坐着不唱，干耗工夫儿，完了，谁给钱哪？就说：

“胡大爷，我不累，先唱吧，您听哪段儿啊？”

失目先生紧着一催，把胡老头儿实话挤对出来了：

“其实……你唱不唱的没关系，只要你在这儿坐一宿，明儿早晨咱们照样给钱，皆因这屋里有个死鬼……”

"啊?"先生一听:"怎么着,这屋里有个死鬼?!"

胡老头儿一想:哟,我怎么给说出来啦,干脆明说了吧。

"这儿不是我家,是我隔壁儿姜老头儿的屋子,姜老头儿死了,他儿子进城找他姐姐商量买棺材的事去了,让我给看着死尸。实不瞒你说呀,我胆儿小,所以想让你跟我作伴儿看一宿,等到天亮我多给钱还不行吗?"

失目先生当时一哆嗦呀:"怎么着您哪?还没听说过瞎子看死尸的哪?你这有眼睛的还害怕哪,我这瞎目合眼的不就更害怕了吗?您这儿给多少钱我都不待。不行,我得走!"

胡老头儿一看先生要走可急了,蹭的一下儿就蹦出去啦,到外边儿顺手一带锁链,哗啷儿,嘎本儿!他把门给锁啦!

先生一听:"哎,怎么碴儿,你怎么把门给锁上啦?"

这回胡老头儿沉住气啦:"先生,你别过意,我是怕你走了。你不是要唱吗?干脆这样吧:我在外边听,你在里边儿唱。"

"嗬!我唱得出来吗?"

不管怎么说,胡老头儿是死活不开门。先生一想:得了,我唱两段儿给自己壮壮胆儿吧。噔哐噔哐……"闲言碎语……"连声音全岔啦,他心里也害怕呀!

正在这时候,由窗户洞里钻进一个猫来,蹭!一窜,就奔死人脑袋头里那几块儿肉去了,带得死人脸上那张粉连纸唰啦一响,吓得这失目先生差点儿没趴下!

(学故意壮胆的咳嗽)"嗨,胡大爷,可有动静了啊!"

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有动静"啦!

胡老头儿在外边儿直拦他:"我说先生,你可别诈事啊!"

这"诈事"是北京的一句土话,就是蒙人瞎咋乎的意思。先生在里边一害怕,给听拧啦:

"什么?炸尸?哎哟,你快开门哪!"

胡老头儿也吓傻了："开什么门哪？我把钥匙锁到屋里啦！"

嗬，这不是要命吗？

胡老头儿也害怕了，人命关天哪："那什么……炸尸？！你可别让他把你抱住，抱住你就活不了。把他打躺下就没事了，你找件东西看准了打！"

先生说："我看准了……我看得见吗？这怎么办哪……找件东西把死尸打躺下……马杆儿哪？"伸手摸马杆儿，那上哪儿找去，胡老头儿给他戳到墙旮旯儿去啦。哎，他一琢磨，干脆我拿弦子抡吧！

（学抡弦子状）口——啪！怎么那么寸，头一下就把油灯给打地下去了，灯一灭，屋里漆黑，什么也瞧不见了，就听先生在里边喊："哎哟，诈尸啦！别让他抱住啊，抱住活不了啊……"乒——乓！噗——通，哗——啦！他一个人折腾开啦。

胡老头在外边可吓坏了："哎哟，二位还真打起来啦……我报官去吧！"

黑更半夜上哪儿报官去呀？后街口外头瓜地，有俩小伙子搭个窝棚在那儿看瓜，哎，胡老头儿跑那儿去了，进门儿就喊：

"了不得啦，二位诈尸！二位诈尸！"

这俩小伙子愣住了："什么二位诈尸啊？"

"哎哟，救命！那什么……我们隔壁儿姜老头儿死了……又活了……诈尸！正在屋里闹哪！"

这俩小伙子一听就蹦起来了："走！咱们看看去！"

那个说："别空着手啊，拿上咱们的钩杆子！"

"对！"

俩小伙子每人扛着一根儿钩杆子就跟着胡老头儿来了。这失目先生开始还有劲儿，一边抡，一边喊，工夫一大，嗓子也哑了，他也喊不出来了，就光知道抡了。乒——乓，唏哩哗啦！

胡老头儿说："哎，你们听听闹得多凶啊！"

也不知道是谁闹得凶？

“你们别进屋，把钩杆子从窗户捅进去，把他钩躺下就行了。”

小伙子把两根儿钩杆子全捅进去了，一个人把着一根儿，一通儿和弄，时间一长，本儿！钩杆子的钩儿把三弦鼓子钩住了。这一钩住，失目先生放心了：“嗯，行了，抱住了。”

外边这小伙子也放心了。（悄声）“哎，钩住了，拽我这根儿！”两人使劲往外一拽，先生在里边害怕了。“哎哎哎……”一想：不行，过去我就没命啦！往后一坐，“嗯——”（使劲拽弦子状）又给拽回来啦！

两边这么一较劲，坏了，弦子鼓儿是胶粘的呀，咔叭！拽碎啦！失目先生倒退好几步，噔噔噔噔噗！正坐到死人身上，回手一按，怎么那么寸，正摸在死人鼻子上！

可把失目先生吓坏了：“哎哟，我的妈呀！”

外边这俩小伙子纳闷儿啦：“哎，死尸怎么还喊妈呀？”

这时候，胡老头儿才想起来：“哎哟，二位留神，里边还有个瞎子哪！”

学　徒

说上一段单口相声。过去我不是说相声的，我小时候家里没辙，念了几天书，就给我找了个学徒的地方。头一回是古玩铺，论起来古玩铺有真学头，里边学问不少，我学了一年多，别的没学会，就学会了抱孩子。家里看我整天给师娘抱孩子，什么也学不到，就托人送我去学厨子，就是现在说的炊事员，又是一年多，我就学会了剥葱剥蒜！后来，我觉着说相声不错，正巧我的老师就住在我们一条胡同，我就跟家里说："我去说相声。"可是老师不收，后来怎么又收了呢？因为有这么一件事情，老师看着我够说相声的材料，又非收我这个徒弟不可。

发生件什么事呢？在我们住的胡同口有个木器铺，卖桌椅板凳，掌柜的有个外号叫"老白干"，一来说他好喝酒，喝得还挺凶。起来就喝，喝了就醉，醉了就睡，睡醒了去耍，输了回来心里懊糟，得喝；赢了钱心里痛快，更得喝。二来是说这个掌柜的待人比白干还辣，二锅头才六十五度，他这老白干足够一百零八度，对人甭提多苛刻啦。

他柜上本来有两个人替他干活，从正月初一干到腊月三十也挣不了几个钱，每天还吃不饱。就这样，老白干还觉着不上算，想来想去，想找个徒弟，就把工人散了。老白干为什么散工人，找徒弟呢？因为用徒弟只管吃穿，不给工钱，吃的是剩粥烂菜，穿的是他的破烂衣裳，一个徒弟按规矩要学三年零一节，其实有一年来的，徒弟就能干活，剩下的两年全是给他白干，而且徒弟还能伺候他。他找徒弟的贼心还挺大，老怕徒弟偷他，桌椅板

凳，当然是谁也嚼不动啃不动，他最怕偷他酒喝。所以他找徒弟除了条件挺苛刻以外，还要当面考问。老白干考徒弟的方法很简单，可是挺特别，来了好几个都没考上。

头一个是他本家给荐来的。他问："你愿意在我这儿学徒吗？""是，愿意。""我给你看样东西。"老白干说着就回身从柜橱里提溜瓶儿白酒出来，冲小孩一举："你看这是什么？"小孩一看瓶签写着山西汾酒，就说："是山西汾酒。"

"啊，认识酒，还知道产地！"老白干心说：不要。小孩又说了句："这是著名的老白干。"

啊，刚来就叫我外号！更不要啦。

介绍人把小孩领回去还直抱怨："你怎么当面儿叫掌柜的外号？他还能收你！"您说这小孩够多冤！

过了几天又有人给他荐了一个来，老白干还问那句："你愿意在我这学徒呀？""愿意。""我给你看样东西。"老白干这回从柜橱里拎瓶黄酒出来："你看这是什么？""是陈绍，又叫花雕。""啊！酒的小名你知道，大名你也知道。不要！不要！"介绍人心说：这掌柜的又喝多了吧！怎么答对了倒不要？

就他这考法，一连几个都没考上。后来这件事就传到我耳朵里了。我就跟家里人说："我上木器铺学徒。"家里说："那可不行，老白干对工人那么辣，上他那儿学徒，谁也受不了。"我说："我能受得了。""他可不管饱吃！"我说："那没关系。""他得考。"我说："我去了，一考就中。"家里见我非去不可，就托人把我荐去了。我跟介绍人到了木器铺之后，对我也还是那一套。

"你愿意在我这儿学徒吗？"

"啊。"

"受得了吗？"

"我没享过福。"

“我给你样东西瞧瞧。”说着也从柜橱里提溜出一瓶白干酒：“这是什么？”

我看了看瓶签儿一摇头：“不知道。”

“嗯！有点儿意思。”又回手拿出瓶黄酒来：“这是什么？”

我还是一摇头：“不知道。”

“嗯！”老白干把瓶盖打开，把酒瓶往我胸前一举：“你闻闻是什么？”

我伸着鼻子一闻，一皱眉头，往后一退。

“闻闻是什么？”

“马尿！”

“好！好！就是你，可找着好徒弟了！好极了！”

介绍人在旁边又气又笑，心说：这老白干是什么毛病？把酒当马尿，骂了你，你倒要了，真是什么人都有。

从这以后，我就在木器铺学上徒了。这家伙是够厉害的，我起五更，睡半夜，还没吃过饱饭。老白干又好打牌，每天不过十二点不回来，我得给等门。他半夜回来，我就得给他拢火沏茶，他还说费煤：“你来这么几天，烧多少煤球儿啦！得省着点儿。”我说：“唉。”

有一天，他傍天亮回来的，我没给拢火，过去一看，老白干躺在床上睡得挺香，嘴里还红中、白板的说着梦话，我走过去：“掌柜的！掌柜的！您醒醒！”老白干一翻身揉了揉眼睛：“什么事呀？”我说：“掌柜的您不是让我省着点烧煤吗！刚才我拢火数了数一共烧了四十八个煤球。”“嗐！这事你告诉我干吗，成心捣乱。去！去！”从这儿起他再也不说费煤了。

这天老白干赢了钱，买了只老母鸡、一块火腿、两瓶酒回来，打算大吃大喝一顿。等他刚睡醒觉，牌友儿就来找他去打牌，他赢了钱，正惦记着要，就跟牌友儿去了。临走的时候对我说：“我

打牌去了，明儿早晨回来。在柜上好好看门儿。看见了吗？这是块火腿，你把它挂在墙上，留神别让猫偷去。”“唉！”

“还有后院那只老母鸡，千万别让隔壁那条大黄狗叼去！”“唉！”说着又一指柜门：“我柜里有两瓶东西，要特别注意，那是——两瓶——毒药。一瓶红砒霜；一瓶绿砒霜。吃了就死，千万别动！”“唉。”“记住了吗？”记住了。”说完他就走了。

等他走之后，我准知道他得天亮回来，我一想：我这徒弟也就学到这儿啦，没法再往下学啦。我到后院把老母鸡逮着，托着火腿奔了胡同里一个饭铺，我常到这个饭铺给老白干叫饭，跟他们都熟，进门我说：“掌柜的，我们掌柜的说啦，最近来了批木料，用完了，给你们留个墩子。我们掌柜的说，有只老母鸡，让您给收拾收拾，还有块火腿，请您给剁一剁。”

“好！行！行！”饭铺掌柜的贪图个墩子，把鸡和火腿接过去，当时就把鸡给宰了，毛也煺净了，膛也开了，还给剁成了块儿，火腿也给剁开了。我拿回去之后，就焖鸡，蒸火腿，一会儿的工夫，火腿也烂了，鸡也熟了，我把两瓶酒拿出来，一瓶“状元红”，一瓶“葡萄绿”，我是连吃带喝，不大会儿就是碗干，碟儿净，瓶子空。把家什收拾好，骨头一扔，酒瓶子往地下一倒，躺在老白干的铺上就呼呼地睡起来。

天快亮的时候，老白干输得精光，带着一肚子气回来了。一进门，就闻见酒气扑鼻，走到里边，见我躺在床上睡得正香，俩空酒瓶子倒在地上，抬头看墙上，火腿没啦。跑到后院，一找老母鸡也没影了。老白干这个气：“噢！你全给开啦！”走过来就给我一巴掌：“起来！醒醒！起来！”

我坐起来一揉眼，见是老白干，我就假装哭上啦：“掌柜的您可回来啦？”

“我不回来还死在外边，你还哭哪！”

“掌柜的，您听我说。”

“说什么呀！我的鸡哪？”

“是呀，您听我说呀！您走之后，我正看着买卖，就听后院鸡叫，我跑去一看，是隔壁的大黄狗把鸡叼去啦。我当然得追去啦，可是没追上；等我回来一看，谁知火腿又让猫偷去啦。我一想：鸡和火腿都丢了，您回来非打我不可，我可怎么办哪？这时候我想起您说的两瓶毒药来啦，我想，我就药死了吧！我先把那瓶绿的喝下去啦，谁知道一点儿事都没有，我就又把那瓶红的喝啦。掌柜的您可别打我呀！”

老白干一听这气呀，他也不好说那是酒啦，气得直跺脚：“嘿！好！——你呀！——你好！”

这时候我还气他，我说：“掌柜的两瓶毒药我都喝了怎么还不死呢？”

“嘿！不死——不死，那是药力不够！”

“药力不够，您再给我来两瓶得啦！”

（刘宝瑞表演本，原作者金铠）

上　学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单口相声。这单口相声可不好说。它不象对口相声，俩人上台，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比如，甲先说："您来啦？"乙接着说："啊，我刚来。"甲又说啦："您贵姓？"乙说："我姓刘。"甲问："哎，我怎么不认识您？"乙答："可不是嘛，咱们从来就没见过面。"——哎，您看，这样一问一答，合乎情理。可是单口相声就不能这样说了，往这儿一站，直眉瞪眼地自己问自己："我来啦？啊，我刚来。我贵姓？我姓刘。哎，我怎么不认识我呀？……可不嘛，我跟我从来就没见过面！"——那成傻小子啦！

单口相声必须得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我今天说的是什么故事呢？都是我们家的事儿。那位说，怎么单说你们家的事啊？对啦，别人家的事，我也不敢说呀！

先说我孩子前几年的事儿。他从小爱看电影，看完了回来就学，模仿得还挺象。您可听明白了：他不学英雄人物，专学反面角色。还不管时间、地点、场合，张嘴就来。有一回我带他去看电影《六号门》，回家吃完了饭，我推着自行车到剧场演出，这孩子不让我走："爸爸，给钱买冰棍！"

"没零钱，明儿再买吧！"

"不，非现在吃不行！"

"躲开，我是有急事呢！"我冲他直嚷嚷。

好！他往自行车前边一躺，横在那儿啦。一拍胸脯："胡二！你小子有种的往这儿轧！"——他成了马八辈啦！

后来呀，我和我爱人一琢磨，得赶紧送他上学。开学前又带

他看了一场电影《战上海》，第二天，他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他这班主任四十多岁，挺胖，中等身材，剃了个光头，夹着点名册来了。这会儿学生全坐好了。老师一拉门，往里刚一迈腿，我那孩子给了一嗓子："汤司令到！"——他拿老师当《战上海》里的汤恩伯啦！学生都乐了，老师可气坏了。您还别说，这孩子真机灵，当时向老师承认错误，咕咚一下给老师跪下了，叭叭给了自己俩嘴巴，还直叩头："三爷饶命，三爷饶命，我该死，我浑蛋！……"老师心说：刚才我是正牌的司令，这会儿又成了土匪座山雕啦。——您说这孩子多可气！这也不能全怪他，怎么哪？我小时候也这样儿，要不怎么说相声了呢！

那是在旧社会，我小的时候，家里没钱送我上学。正巧，离我们家不远有个"学房铺"。那位说了，有饭铺、药铺、茶叶铺，还没听说过学房铺呢！就是私塾。干吗叫学房铺呢？是这么回事：有一个人姓赵叫赵洪顺，人称"赵大学问"，原来家里趁钱，叫他都糟光了，就指着给人家写封信、写个春联混日子。可这样还餬不了口，就赁了几间房，租了点儿桌椅板凳，想教几个孩子，挣点儿钱，混碗饭吃。拿教书当买卖干，这不是学房铺吗！

您别看他当了教书先生，其实没学问，就仗着吹牛，什么他都装知装懂，别人讽刺他，给送了这么个外号——赵大学问。那么，大家就要问了；他没有真才实学怎么能教书呢？那不纯粹是误人子弟吗？……这个他就不管了。可是他也有办法，什么办法？专收五、六岁，七、八岁这样的，过十岁一个也不要，岁数小的好糊弄啊，岁数大点儿的，他这点水儿就玩儿不转啦！这买卖也干不长啊，日子总得往长远点儿看，来个薄利多"收"，每个小孩一月六毛。他想：找个哄孩子的一月还得八块哪，我这儿连教带看才六毛钱，他能不来吗？您还别说，就这样，赵大学问这学房铺开张啦，学生还真不少。可就是一样，除掉水电费、房租

一切开销，还是不够吃的。为什么呢？那会儿物价太高，还一会儿一涨，学费又太便宜。这怎么办哪？他想了一个主意，学生哪有不犯错的，犯了就罚钱。学生走路把凳子碰歪了罚款一毛，交头接耳罚款一毛。罚来罚去，要是每天也能进个三块两块的就够挑费了。

您还别说，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还真有挨罚的。那天，他刚进门就乐了，怎么哪？有俩小学生打起来了。他差点乐出声来，心说：得，早上那碗粥钱又有人给了，兴许还能给明天混俩窝头。就问："你们为什么打架？"

"老师，他打我！"

"打你？他为什么打你，他怎么不打我呢？我一看你就不是好东西，罚款一毛！"——嘿，您瞧这倒霉劲儿！

那个打人的学生乐了："老师，他骂我来着。"

"嗯！骂你，他要是不骂你……"他本来想说：他要是不骂你，我那俩窝头找谁要去？可话到嘴边，又改口了："他要是不骂你……不，他骂你，你就打他？他骂你罚一毛，你打他罚两毛！"嘿，全罚。

我晚来了一会儿，照章办事，迟到早退者罚款一毛五分。这是赵先生立的规矩。他心想：嗯，今天进项不多，正缺点咸菜呢，罚他一角五，这咸菜钱就有了。这是心里边想的事，他嘴里给叨咕出来了。我一听赶紧就说："老师，今天我爸爸没给我钱，等明天，我给您带点腌苤蓝来得啦！"照理说，老师得生气了吧？他不但不生气，还嘱咐我哪："好，回家跟你爸爸商量商量，有'八宝菜'带点儿来也行！"

嘿，他还真不知道害臊！

我一说没钱，倒给他提醒了：以后是有钱的罚钱，没钱罚吃的！这天，有个学生上课说话，罚款没钱，就带来一张烙饼，赵

大学问冲着那孩子："站起来，谁叫你上课说话啦？把烙饼掰我半张！"学生不敢不听呀，赌气这么一撕，结果一半大点儿，一半小点儿。他又说了："大的给我，小的你吃！……不够找你妈要去！"

"不要紧，我妈怕你给罚光了饿着我，还给我包了两块鸡蛋糕哪！"

他一听更高兴了："什么？鸡蛋糕。为什么不跟我说？"

学生想：我敢叫你知道吗？可嘴上又不敢顶："老师，刚才我把鸡蛋糕给忘了。"

"忘了鸡蛋糕，就跟忘了我一样！……你眼里还有老师吗？目无师长，真是可恶之极……罚你鸡蛋糕两块！"哎，又归他啦！

一会儿课间休息，我因为早晨起晚了点儿，没来得及吃早点，我爸爸给我买了一个烧饼，还直嘱咐我：吃的时候千万别叫赵大学问看见，找个地方藏着吃。我找了半天，没找着地方。哎，这水沟旁边还僻静点，可能没人来。刚蹲在那儿咬了一口烧饼，正赶上老师倒洗脸水——您瞧这寸劲儿！他一眼就看见我了，心想：噢，这儿偷着吃呢！我还真有这口福儿。哎呀。早晨起来没倒洗脸水还真对了，借着倒水的光，这烧饼也得拿过来！就冲我说："你吃烧饼为什么掉芝麻？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呀！应当请罪！应当受罚！数数掉了多少芝麻？掉一粒芝麻，罚你让我咬一口烧饼，来，你数，我咬！"

我只好数哇："哎，一粒。"

"你拿住喽，我咬啦！……一口！"

"两粒。"

他又咬一口。

"三粒！……"等数到五粒的时候，我一赌气全塞他嘴里啦。怎么哪？再不给他非把我手指头咬下去不可呀！

这赵大学问还挺高兴："看起来呀，还是你懂事，知道向圣人请罪。"拿烧饼请罪呀？"来，我教你念书。"我跟他往教室走，心里这个气呀，我琢磨得好好整治整治这老小子。

到了教室，赵大学问冲我说："来念赵钱孙李。"

这是《百家姓》头一句呀，来了这些天，我听也听会啦，怎么呢？他也只认得这一本。我跟他装胡涂(用童声，下同)："来念赵钱孙李。"

"我叫你念赵钱孙李。"

"我叫你念赵钱孙李"。

"光念赵钱孙李。"

"光念赵钱孙李。"

"就念赵钱孙李。"

"就念赵钱孙李。"

他急了："我说，你怎么老跟我学呀？"

我说："废话，花钱不跟你学跟谁学去！"

老师这个气呀："噢，就这么跟我学呀！"

我心说：还没跟你学蒙人哪！这会儿赵大学问又说了：

"别学话，先念字，就念'赵钱孙李'四个字。"

"嗐，你怎么不早说呀！"我倒埋怨上他了。

"得啦，少说废话：赵钱孙李。"

"赵钱孙李。"

老师说："周吴郑王。"

"周吴郑王。"

老师说："念。"

我说："忘了。"

老师说："啊？忘了，我不是刚教的吗？"

我说："啊，我不是刚忘的吗！"

“嗬！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念。”

“忘了。”

“嗬，又忘啦?!赵钱孙李。”

“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

“周吴郑王。”

“快念！”

“快忘了。”

“嘀！赵钱孙李！”

“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

“周吴郑王。”

“赶紧念”！

“赶紧忘了。”

把老师的汗都急下来了：“哎呀！怎么教怎么不会，干脆，我给你讲得啦！”他说出这句话来又后悔啦，怎么呢？那《百家姓》根本没讲儿啊，都是单双姓。既然话已说出来了，那就一个字一个字地讲吧：

“这个“赵”啊，对啦，我姓赵，赵先生，我叫赵洪顺儿。忘了这个字念什么，你就想我，教书先生赵洪顺儿。”钱”，我教书得找你们要学钱哪，就是这个钱。孙……你是你爷爷的什么？”

“孙子呀！”

“哎！就是这孙子辈儿的孙。”

“李。哎呀……李，就是不讲理的理。可不是这个字儿，是借字抄音，明白了吧？”

"明白啦。"——我压根儿就明白着呢!

老师说:"那你念!"

我是故意气他:"嗯,我又胡涂了。"

"嗐!你也太笨啦,我非打你不可!"

赵大学问有个毛病,说打就打。我想反正也脱不过去,嗯,我得先骂他几句:

"老师别打,我会讲。"

"会讲也行,你讲讲我听听。"

这一讲可把老师气坏了。老师是从前往后讲,我是由后往前讲。老师说:"快讲!"

我说:"不讲理,孙子辈儿,要学钱,赵洪顺儿!"

"噢,我呀!?"

大伙一听全乐了,他脸上更挂不住了,拽过我的手去,啪啪啪就是十多板子,手心肿得老高,我心里火儿大啦!心想:行啦,下午非整治你一下不可。反正这学我也不上了,在这儿也学不着东西,净学蒙人啦。那位说,你想了个什么主意?……您一会儿就知道了。

下午我来得最早,赵大学问还正睡午觉哪。我把两块臭豆腐就放他椅子上啦,在家还叫我哥哥写了一个纸条,也拿来贴在椅子背上啦。一会儿,学生们全到啦,我坐在那儿扯开嗓子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大伙一块儿念,就把他吵醒了,没等醒利落,赶紧起来了,怎么呢?他怕起晚了学生迟到他罚不上啦!一听,是我大声念书哪,挺高兴。心想:不打不行,一打就会,明儿还得打。到了椅子这儿,净顾看我了——我是诚心让他看我呀——他也没注意就坐下了。正坐在臭豆腐上,粘粘糊糊,用手一摸,挺湿;再一闻(作闻手状),嗬!站起来一看,椅子背上贴了张纸条,写着仨字:"我搁的!"

嘿！赵大学问当时就火儿啦："大学长（大学长就是班长）过来！这是什么？"

大学长以为问那张纸条儿是谁贴的哪，过来一看说："老师，不知道！"

"什么，不知道？打十板，一边儿跪着去！"

又叫二学长（就是副班长），二学长过去一看乐了，心说：大学长啊，不怨老师打你，就这仨字你都不知道，那还不挨打？瞧我的。"老师，这是——我搁的！"

"噢？你搁的，打十板，跪着去！"

二学长一听：哟，知道也挨打呀！

简断截说，全班除我之外都问完了，全跪一边去了。因为我最小，今天下午我又最听话，一来就念书，所以把我放最后了："刘宝瑞，你过来。这是什么？"

我心里明白呀，故意跟他犯傻：

"嗯……臭豆腐。"

"我没问你那个，纸条上写的什么？"

"老师，我不认识。"

嘿！赵大学问这份儿气呀："你这孩子真笨，连这仨字都不认识，听我告诉你，这是——我搁的！"

我冲他一翻眼珠儿："你搁的，打我干吗呀？！"

嘿！

狗 嘬 嘴

您看现在的小孩儿多幸福啊，上托儿所，幼儿园，从小就过集体生活，受着共产主义教育。一个个天真活泼，见人敢说话，有礼貌。过去的小孩儿可不行，见人就躲，见人就藏，也不敢说话。人家一问话，所答非所问。“你几岁啦？”(学小孩语)“我爸爸给我买一个兔儿爷！”

这挨得上吗？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这么聪明，那时候的孩子那么笨呢？主要就在教育方法上。过去教书谈不到教育孩子。因为有这么两句话：“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您说这怎么能教育好孩子?!

我小时候念的是私塾。一上学就是仨字儿：念，背，打。“人之初，性本善……”先念去！念会了背，背不下来打！这就叫“念背打”。挺聪明的孩子都给打糊涂啦！我刚开始上学的时候，净挨打啦。等过了一年多，不但不挨打啦，老师还很器重我。为什么呢？发现我有点儿偏才。不是天才，是偏才。那会儿上学，先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您想，我刚念会三本儿书就能对对儿啦。在我们学房对过儿——现在叫学校，那时候叫学房——在学房对过儿是个小酒铺，老师净上那儿喝酒去。酒铺门口儿挂着个酒幌子，是个四方灯笼。四面儿都写着个“酒”字。这天老师喝酒回来，说：“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儿，你们谁能对个下联儿？我说完了你们谁要是能对就对。”老师说，“一盏灯四个字酒酒酒酒。”我当时就对上来了。我说：“二更鼓两面锣哐哐哐哐。”老师又说了个上联儿：“灯笼，笼灯，白纸，防风。”灯笼，这是一

件东西；笼灯，是笼罩住这盏灯；白纸，说它是用白纸糊的；防风，能够防备风把灯吹灭了。并且这白纸(芷)、防风是两味中药药材。老师这么一讲，谁也不敢对了。这个对子太难对了。我一抬头，看见老师穿了一件用旧灰鼠皮拚成的外套，一琢磨：哎，有了。老师说的是"灯笼，笼灯，白纸，防风"，我给对："外套，套外，陈皮，龟盖。"外套是件东西；套外，一般外套都套在外边，没有穿在里边的；陈皮，龟盖也是两味中药药材。虽然我对上下联了，看那意思，老师仿佛有点儿不大高兴似的。

过了几天，老师又给我们出了个对子上联儿，三个字儿："鸡冠花。"我们这一百多个小学生谁也没对上来。结果还是我对上来的："狗尾草。"老师一研究，这下联儿太妙了。鸡对狗，冠对尾，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老师说："好。这个下联对得太好了，虽然你们大家没对上，现在有了这个下联儿，你们可不许忘了，大家都要记住！我一说'鸡冠花'，你们就都喊'狗尾草'。谁忘了就打十板儿！"老师当时就练习说："鸡冠花。"我们大家伙站起来异口同音地喊："狗尾草！"老师洋洋得意，一会儿一说，"鸡冠花"，我们大伙就得"狗尾草"！一天指不定问几回。谁没说就打十板儿。每天拿这个当了门儿功课啦，天天这么问。

这天来了个游学的先生——什么叫游学的呢？在旧社会，穷文人没有办法了，就到学房来跟教学的先生盘盘道。如果教学的先生没游学的先生学问大，让人家给问住了，怎么办呢？也没别的，破费俩钱儿，客客气气把人家送走。老师一想：别容他先问我呀，如果把我问住了，花钱事小，丢面子事大。我得先想个主意问问他吧。问什么呢？哎，就把那副对子想起来了。老师说："先生，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儿，请您对个下联儿。'鸡冠花'。"就这仨字啊，真把这游学的先生给难住了。张口结舌，半天没说出话来。老师一看，不由得一阵冷笑："哼哼，就这路学问，还出

来游学哪？这上联算什么呀？当然喽，这上联是我说的，我自己再对下联儿，你该说我是预先作好了的；这样吧，象这样的对联不但我能对，就是我这些学生他们也能对上来。”这游学的一听，赶紧找个台阶吧：“既然如此，就请高足们对这下联儿。”老师是洋洋得意，就说：“我这儿有这么个上联儿，你们大家谁能对下联儿，谁就对！听着啊：‘鸡冠花’。”当时我们大家要是站起来异口同声地说“狗尾草”，我们老师这脸可就露足啦；再说这也是每天的一门功课呀，每天不定吵多少回呢？“鸡冠花”，“狗尾草”！今天不是用上了吗？倒霉催的，全忘了！怎么？一来生人，大家伙一紧张，得！全想不起来了。别人忘了还情有可原，这下联儿是我对的，连我也忘了。不过我比他们略强一点儿，仨字儿我还记着一个，就记着一个“狗”字儿。老师说：“鸡冠花。”我说：“狗……”“鸡冠花！”“狗……”老师这个气呀：什么叫“狗……”啊？这老师是又生气又着急，汗也下来啦。有心提醒我吧，又怕人家游学的先生听见。正为难哪，老师往旁边一看，哎，在我身后头靠墙角那儿立着一捆草。老师一想：有了。用嘴(努嘴)冲那捆草那么一来，那意思是让我回头看看那捆草，心说：你那儿记着个“狗”字，再看见这捆“草”，还差一个“尾”字儿，你还想不起来呀？老师嘴(努嘴)那么一来，是让我看那草啊，我没看见草，把意思给领会错了，下联也对上了。老师说：“鸡冠花！”我说：“狗……”老师那么一来(努嘴)，我说：“狗嘬嘴儿！”

嗐！

小“㴚”儿

今天我说的这段儿啊，不常说，今天的观众您算来着啦！咱们先研究一个字。哪位认识您就当众说出来。这个字啊，字典上查不着。《辞源》里找不到。那么谁认识呢？我！我要讲出这个字的来历、讲法。您一定觉得有道理，有意思。

从哪儿说起呢？清朝。在清朝宣统年间有两位秀才，一位姓万，一位姓葛。这天，他俩逛陶然亭去了。原来那地方叫窑台儿，芦苇丛生，荒冢遍地。别看名儿叫“陶然亭”，其实啊，一点儿也不“陶然”，简直有点儿“讨厌”！您想，到处是没主儿坟，谁没事儿逛坟地呀！哎，偏有些文人墨客喜欢去。大部分是穷秀才。因为出城去什么香山哪，八大处啊，太远。这“陶然亭”哪，算是闹市之中的一块清静的地方。故此，文人墨客经常爱到这个地方来，吟个诗啊，联个句呀，玩儿玩儿。

这俩秀才走到一个窑坑边儿上，葛秀才顺手抓住一根儿苇子，往起一提。就听“zi”儿的一声。万秀才灵机一动，就说了：

“啊，葛仁兄，小弟素来敬佩您博学多闻，现有一字，不知应如何书写，请仁兄赐教。”

“不敢，不敢，不知贤弟所问何字？”

“适才仁兄手拔芦苇，只听‘zi’儿的一声，不知此字如何写法？”

葛秀才一愣啊，琢磨了一会儿，哎，他愣给编出来了！

“啊……这个……‘zi’儿，‘zi’儿……芦苇属草本植物……嗯，上边儿来个‘草字头儿’，苇子长在水里，中间是个‘水’字

儿，下边儿是根儿，长在土里，对，下边是个'土'字儿……用手一提，哎，加个'提手儿'……就是这个字儿。'上草，中水，下土，提手儿旁儿'，对。贤弟，记住喽，这个字儿(撘)就念'zi'儿！"

一个草字头儿，一个水字儿，底下加个土字儿，这边儿来个提手儿，哎，这字(撘)就念"zi"儿。这回您认识这个字儿了吧？要不怎么说，常听相声长学问呢！

后来呀，葛秀才有了个儿子，起名儿就叫"撘儿"！怎么？为纪念这个字儿啊。

这"撘儿"啊，从小就聪明，长得还特别讨人喜欢。十岁的时候他梳了个小辫儿——那时候小孩儿梳小辫儿也有讲究：留在脑门儿的叫"刘海儿"，在后脑勺的叫"坠根儿"，左右两边儿的叫"歪毛儿"，天灵盖儿上的叫"木梳背儿"——他这小辫儿也留在天灵盖儿上，不过不是月牙形的，滴溜儿圆，这就不叫"木梳背儿"啦，用红头绳一扎，冲天立着，这叫"冲天杵"！您想，一个小白胖小子扎这么个小辫儿，谁见着不喜欢哪！遇上街坊的叔叔、大爷，过来一拨拉：

"嘿，小撘儿这小辫儿可真漂亮啊！"

喜欢他嘛。

在小撘儿家的胡同口上有个小铺儿，卖点儿油盐酱醋什么的。这小铺儿掌柜的为人尖酸刻薄，不但爱给小分量儿，东西里还净掺假。小撘儿要是碰上了他算倒了霉啦，怎么？他上来捞揪啊，一伸手把小辫儿攥住了：

"小撘儿！叫二叔，不叫二叔不撒手！"

把小辫儿提溜得生疼，小撘儿还没法翻脸。怎么？人家逗你玩儿哪嘛。后来呀，小撘儿想了个主意，回家找了四根儿绣花针。拿镜子照着，本儿！本儿！本儿！本儿！前后左右，四根儿针全扎小辫儿里啦，一头儿露出半拉米粒儿那么大的尖儿，乍一

瞅还真看不出来。收拾好了就上街了。刚出胡同口，正碰上小铺儿掌柜的。您瞧这个寸劲儿！他是手随话到，过来就揪。

“小搓儿！叫二……哟！小辫儿蜇人！”

小辫儿蜇人？

从那以后啊，小铺儿掌柜的再也不敢揪搓儿的小辫儿啦。通过这件事儿也让搓儿长了个见识，就是：对这类人就得这么治。

搓儿的同院住着个老头儿，就单身一个人儿，腿脚还不利索。平常日子买东道西全仗着小搓儿。这天哪，老头儿想买点儿盐腌咸菜，找出一条口袋，到院里一瞧：天儿挺好。嗯，干脆我自己去吧，也活动活动腰腿儿。慢慢地来到小铺儿，称好了盐往家走，越琢磨越不对劲儿：嗯？这……这是十斤盐……怕不够吧？到院里找街坊借秤一称啊，唉，才七斤四两！老头儿提溜盐口袋就回去了，耐着性子跟掌柜的说：

“刚才您许是看错了秤了吧？怎么少二斤多呀？”

掌柜的一看就一个孤老头儿，他这相儿太可气啦，把腰一叉，把嘴一撇：

“什么？少二斤多！谁知道你是半路上洒啦？还是回家倒出去啦？你要真没盐吃说句话，我送你几斤，咱不怕赔本儿！您倚老卖老来蒙盐吃可就不对啦！”

嗬！就这几句，把老头儿胡子全气撅起来啦！

这事儿正好让搓儿碰上。小搓儿就把老头儿扶回去了，到家搓儿就说了：

“您哪别生气，这二斤多盐咱不要啦。他不是说‘不怕赔本儿’吗？今儿晚上我就让他赔回本儿，给您老出这口气。怎么样？”

老头儿说：

“他那么刁钻刻薄，你能让他赔本儿？”

“您听信儿吧，我准能整治了他。”

小搓儿啊，找了个瓶子，把底儿给凿下去了。然后拴上根绳儿，挂门后头啦。

有人问了：这是干吗呀？

干吗呀？是……您先别问了，等会儿就知道了。

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就听小铺儿掌柜的站在胡同口喊上啦：

“这不是成心坑人吗？我一斤香油没啦，一双新缎儿鞋也搭里啦！这是谁干的呀？”

谁干的呀？搓儿干的！

那时候，凡是小铺儿都在护窗板上挖个小洞儿，一尺多高，六、七寸宽，安上个小门儿。为的是夜里有人买东西就不再开大门了，隔着小洞儿把东西就卖出去了。一般来说，夜里来买东西都是急用，来不及分斤掰两。哎，这正是掺虚兑假给小分量儿的好机会，所以这小铺儿掌柜的每天他自己守夜。这天他刚上了板儿，正坐在床上看新买的一双缎儿鞋哪。一边看哪，一边琢磨：嗯，这盐里还得多兑面汤，我这双缎儿鞋呀就合白来的了……

那位问了：往盐里兑面汤是怎么回事啊？这小铺儿掌柜的，把吃剩下的面汤都兑盐里啦，合着他白吃面条儿啊还有赚儿！怎么？您想啊，面汤往盐里一兑呀，全结成大疙瘩，倍儿占分量。要买他这盐回去，腌咸菜差点儿，打糨子合适啦。怎么？面多盐少啊！

正这儿算计哪，就听哐哐哐哐有人敲护窗板儿。

“掌柜的，打一斤香油！”

谁呀？小搓儿！怎么说话没有孩子腔啊？哎，这孩子聪明，往回一憋气，嗓门儿压低，能学大人的味儿说话：

“打一斤香油，劳驾快点儿，快点儿！”

紧着这么一催呀，掌柜的也顾不上找白天穿的旧鞋啦，登上

这双新买的缎儿鞋，顺小洞儿接过瓶子来，插上漏斗，拿起油提，提拉出一斤油来往漏斗里一倒，哗！全洒脚面上啦！

该！

神 童 解 缙

这是在明朝时候发生的事。

在南京水西门大街，有一座豆腐坊。掌柜的姓解，叫沛然，山东人，五十多岁。只有一个老伴儿，没儿没女。

有一天，这老两口子全病了。也没人推磨了，也不能做买卖了。老解就跟他老婆说：

（山东方言，下同）“你看看，有个闺女就有半子之劳，咱们俩都五十多了，还没儿没女，往后可怎么办呢？你不会赌气养一个吗？”

这事儿哪有赌气的！

赶到老解五十五岁，居然得了个又白又胖的儿子。老两口子这份儿高兴就不用说了。对这孩子爱如掌上明珠。时间过得快，一晃儿就到了六岁。孩子倒是透着机灵，看见人家念书他就看，看见人家写信他也瞧。可有一桩，这孩子不会说话。老解可烦了。心想：好容易盼着有了儿子，又是哑巴。

这天，老解请人帮着算豆腐账，这孩子照例过来看个没完，老解急了，给了这孩子一巴掌，啪！

“瞧什么呀？”

孩子一着急，张了嘴了：

“我瞧人家写字儿。”

老解一听：怪哉，怪哉，孩子说话了。

“嗯，好！你喜欢念书，我给你买书，送你上学去！”

一高兴，账也不算了，挑起两个豆腐桶就走。怎么？送孩子

上学带卖豆腐。路上买了三本书，《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直奔书房去了。书房的老师姓罗。

到罗老师的门口，老解就叫门，可又怕耽误做买卖，他一边儿吆喝，一边儿叫门：

"豆腐老师，豆腐老师……"

老师一听：怎么，我成了豆腐老师了。开开门一看是老解。

"老解，我短你的豆腐钱哪？"

"不短。我送孩子上学来了。"

老师一看这孩子，五官清秀，看样子还挺聪明，就很爱惜。

"好吧，进来吧！"

老解把豆腐桶挑到院里头放下，跟着也进了书房。老师说：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叫哑巴。"

"人名有叫哑巴的？"

"他不会说话，可不就叫哑巴。"

"这不是起哄吗！哑巴能念书吗？你快领走。"本来嘛，那时候又没有聋哑学校。

"他现在会说话了。"

""好！我问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爸爸没念过书，没给起名字。"

老师一听这孩子不但不哑，说话还挺合情理，就高兴了："我给你起个名字，叫解缙，大号叫鸿魁。"①

老解在旁边急了："先生，别让这孩子泄了劲哪！"

"什么呀？你走你的吧！到月头儿你给送两吊束脩钱来。""先生，咱是个穷人，交不起这么多的学钱。""那么，我就白教吧。"老师还是真喜欢这孩子，愿意白教。"那也不能叫您白教，这孩

① 解缙（1369—1415），明洪武进士，字大绅。

子在您这儿念一天书，我给您送两块豆腐来。"

老师一听：我这教学都换豆腐吃了。"你呀，别在这儿捣乱了，我什么也不要，三节两寿你来看看我，就全有啦。"老解高高兴兴地走了。

老师叫小孩儿："解缙，你过来，我给你上书。"

头一本念《百家姓》。老师说："上三行。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念去吧！"

解缙说："您给上三趟，我不念。""那上两趟吧！""两趟我也不念。""上一趟啊?！"

"一趟我也不念。""那你甭上学了，回家去吧！""老师，让我在您这儿上学，为什么又让我走哇？""是呀！一趟才八个字你都不肯学，难道说你还上半趟？""不！老师，您给上得太少了，多了我才念呢。"

老师一听：我教了这些年的书，还没遇到这样儿一开头就嫌少的呢。"少？好办，我给你上四趟。""四趟我也不念。"那就上半篇儿，八趟了！""半篇儿我也不念。""依你呢？"老师有点儿纳闷儿。"一本儿。""一本儿?！回头你还得背哪！"

那时候念书就是念，背，打。念完了背，也不讲，背不上来就打。老师怕小孩儿不知道，还直给提醒。小孩儿说："背不上来，老师打我，我不埋怨。""好，给你上一本儿！过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司徒司空，百家姓终。念去吧。"

那位说，怎么这么快呀？不快？我在这儿背一本儿《百家姓》，大家全睡着了。

这孩子拿着书本儿，回到自己书桌那儿把书本儿往桌儿上一放。那时候小孩儿念书，上身儿得晃，这叫"忙其身，忘其累"。怎么呢？那时候念书不知道怎么讲，一个劲儿死背。念的时候，上身儿要不动，俩眼睛死盯着书，念着念着就听不见了。怎么？

睡着了。解缙这孩子他不念，拿个手指头蘸点儿水在桌子上写。先写赵，后写钱，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字往下写。

旁边儿的小学生一看，嗯？这家伙怎么不念呢？就偷偷叫他："解缙，快念，背不下来，一会儿老师可打你。"

解缙也不理他。这个小学生就叫那个小学生："哎！师哥，你瞧，他不念。""哎！师弟，你瞧，他不念。"

这个叫那个瞧，那个叫这个看。不一会儿，书房里六十多学生全不念了，都瞧他一个人儿了。老师正在那儿看《诗经》，看着看着，一听书房里鸦雀无声，抬头一看，怎么？全不念了！好，不管你们念不念，到时候背书，背不下来，就打。过了一会儿，小学生们还在瞧解缙，老师把戒尺往桌子上一拍："背书！"

小孩们吓了一跳，背什么？一句还没念会哪。老师不管，叫："王文儒，过来背书。"

这孩子已经念《三字经》了。就上了三行。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他呀，净顾了看解缙了，就记住头两句，往下全忘了。他想了个主意：书不合上，就放在老师面前，露着他念的那个地方，背不下来，好偷着回头看。哪知道，他一转身儿，老师就把书给合上了。他还不知道哪，就背："人之初，性本善……"刚一回头，老师就喊："往下背！""人之初，性本善。翻过去，看不见。""往下背。""翻过去，看不见，不能背，没有念。"

他这儿找辙来了！

老师这个气呀："去！跪那儿念去！""苟不教，性乃迁……"早干吗来着？

简断截说，六十来个小孩子，全都没背下来。老师想：今天解缙一来，大伙儿都没背下书来，他要是再背不下来——罪魁祸首，我就重重打他。"解缙，过来背书！"

小孩拿着书本，冲老师一作揖，把书本往桌上一放，转过身去：“赵钱孙李……百家姓终。”他背下来了。

老师说：“你这孩子要是不说实话，我打你，你在别处念过书吧？”“老师，我刚会说话，实在没念过。”

天下爷娘爱好的，老师一看这孩子那么聪明，特别高兴：“你们大伙儿净看他了，全没背下书来，他可背下来了。都回家吃饭去吧，下午好好儿念，再背不上来，我可要挨个儿打。”

到下午上学以后，解缙把《千字文》拿过来了，到老师跟前：“老师，您给我上这本儿。”“啊！一天念两本呀！我没法儿教。念得多忘得快，贪多嚼不烂。你还背你上午学的吧。”

打这儿起，老师教这孩子念书总比教别的孩子细致，上的书比别人多。这孩子不知道怎么讲就来问，念到一年，这孩子就念《诗经》了。到第二年这孩子就开笔作文章，能作诗，对对子了。

他作诗净惹祸。有一天下雨，他下学回家，正走到曹丞相的府门口，他想上门洞去避避雨，一上台阶，滑了个大跟头。府门洞里两边懒凳上坐着丞相府的家丁、用人，大伙儿一看全笑了。小孩儿一想：我摔倒了，你们怎么还笑？上台阶冲大伙儿一作揖：“众位叔叔大爷，你们都在这儿凉快哪。”“可不是嘛。”“那你们笑什么呢？”

大伙儿一听，这话没法儿回答。怎么说呢？你摔倒了，我们笑了，不象话。就说：“你摔倒了，没哭，我们笑了。”其实这也不象话。

“各位叔叔大爷，你们闷得慌吗？”“闷得慌怎么样呢？”“我给你们作一首诗，好不好？”“这么大孩子能作诗？好，你说说！”

小孩张嘴就来：

“春雨贵如油，
下得满街流，
跌倒解学士，

笑杀一群牛。”

“这孩子骂咱们大伙儿哪！”“这是谁家的孩子？”“咱们后花园对过豆腐坊老解家的。”“走，找他们家大人去！”

揪着这孩子到了豆腐坊：“老解，你们这孩子骂人。”

老解出来一瞧，丞相府的，不敢惹——宰相门前七品官。就问这孩子：“你为什么骂人哪？”“爹，我没骂。”“你没骂?！把你刚才作的那首诗，念出来让你爹爹听听！”

“刚才我作的是：

春雨贵如油，

下得满街流，

跌倒我学生，

笑坏众朋友。”

“嘿！你这孩子，真能编瞎话，你不是说‘笑杀一群牛’吗？”“爹，我说‘笑坏众朋友’，我是拿他们当朋友。他们自己愿意当牛，咱们管不着。”“我们怎么那么倒霉呀！老解，这孩子你要是不管，明儿可要惹大祸。”

老解到家，就说这孩子：“我再听说你作诗，我可打你。”

可是这孩子习惯了，张嘴就来。老解让这孩子扫地：“你把这地扫扫。”小孩说：“慢扫庭前地。”“你把鸡罩上，鸡都跑了。”小孩儿说：“轻罩笼内鸡。”“怎么回事，你又来劲儿？又作上啦！”“分明是说话，又道我吟诗。”好！一句也没少说呀。

这孩子念书念到了九岁。这年到了腊月二十三这一天，老师说：“放学了，明年初六开学。”

解缙说：“老师，我明年初二来吧。”老师说：“都来，你别来了。”“老师，您怎么不让我来了？”“废话，明年来了，是我教给你呀，是你教我呀！”“您教我呀。”“我教你什么呀？凡是我念过的书你都念了。我就问你这么一句吧，你如有发达之日，把为师我放

在什么地方？"

这孩子多会说话。"老师，弟子倘然发迹，绝不忘我师教养之恩。""好！明年你愿意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没事咱们爷俩就吟个诗答个对儿的。给你两吊钱，回家过年去吧。"白念三年书，还拿两吊钱。

这孩子夹着书包，拿着书桌儿就回家去了（这书桌子就是三块板儿，用合页一钉，比小板凳大不了多少。那时候上学，自己就带这么个小桌儿）。到家一瞧，正在炸豆腐呢，因为到年下了，做素菜的多，就添上炸豆腐卖。小孩儿进门就叫了一声："爹，我帮您烧火吧。"

老解一瞧："你怎么把书桌子拿回来啦？""放年假了。""明年还得去，拿书桌子干吗？""明年，老师不让我去了。""为什么？""老师说："明年去了，是他教给我呀，我教他呀。"

"别胡扯了，只要你会写两块豆腐账就得了。等着，咱把豆腐炸得了，我领你上街，给你妈买两朵花，给你买点儿炮放，再买点儿鱼买点儿肉，好好的过个年。再买两副对子贴上，象个过年的样儿。""贴对子，不用买了。""不买怎么着？""您买纸来，孩儿我写得了。""怎么着？你都会写对子了！哎呀！咱们家里头，连我这辈子已经是八辈子没有认字的了。轮到小子你这儿会写对子了。小儿呀，小儿呀！你简直是开水浇坟——你欺（沏）了祖了。"

他还净是俏皮话儿。"好！我买纸去。你写得好好的，贴到大门上让人看着，我有光彩，也是你的脸面。"

不一会儿就买回来了。

"小儿，你写吧，我去买菜去。"

这孩子一想：我要写，得写一副象样儿的对子，不能又写什么"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什么"洪范九畴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的，这多俗气，对，出去找个题去。

出了大门一看，对过儿是曹丞相府的后花园，丞相好养竹子，一片青竹茂盛，长得挺高，由墙外边看，真好看。小孩一瞧，这个题挺好哇。回到屋里，提笔就写：上联是“门对千棵竹”，下联是“家藏万卷书”。横披是“大块文章”。字写得苍老有劲。写完了就打糨子，到门外边就贴上了。回到屋里，坐那儿又写屋门对儿、财神对儿、灶王对儿、福字儿、佛字儿、横披、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春条儿……这孩子可就折腾上了。

他哪儿知道，贴上大门对子惹了祸了。

他刚贴上对子，正赶上曹丞相下朝回家。坐着个八抬轿，他的管家曹安在前边当引马轰散闲人。丞相让曹安把轿帘儿打开，要看看街上过年的热闹景象，特意绕到后街来看看两边儿买卖铺的匾额、对子。一看这副对子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哦，油盐店，俗气。再看另一副对子，是：“苏季子当金钗六国封相，张公义还宝带五世其昌”，横披是“裕国便民”，哦，当铺，俗气！再看：“进门来乌衣秀士，出户去白面书生”，这是剃头棚，俗气。再看：“狀山宝换国宝宝归宝地，以乌金卖黄金金满金门”，这是煤铺哇，老套子。

丞相为什么注意这个呢？因为他是南书房的御老师（南书房就是皇上念书的地方，这朝的皇上就是跟他念的书），很有学问，所以他要瞧匾看对子，瞧人家写得好坏。

瞧着瞧着，就到豆腐坊这儿了。因为豆腐坊这副对子是五言的门心对儿，字儿大，所以丞相老远就看见豆腐坊贴了对子了。他还没瞧见什么词儿就乐了，心里说：怎么豆腐坊又贴上对子了？听说豆腐坊八辈子没有认识一个字的，还年年要贴对子。那年贴那对子多叫人乐呀，上联是“生意兴隆通四海”，人家写对子的知道他不认识字，下联就给他写了个“财源茂盛打三枪”，他也不知道，就给贴上了，而且是上联贴到下首了，下联贴到上首

了，横披倒着就贴上啦！今年又这么早就贴上了，不知道又成什么笑话啦。

轿子到豆腐坊门口不远，丞相捋着胡须就预备乐，可是字也看清楚了。上联是“门对千棵竹”，哟！改词儿了。捋着胡须一看下联“家藏万卷书”。啊?!一着急，胡子揪下四根儿来。豆腐坊出了能人了！“门对千棵竹”，是拿我府中竹子为题，这下联儿可不象话，“家藏万卷书”。小小的豆腐坊敢说家藏万卷书！我是南书房御老师，当今万岁跟我念书，这么大的丞相府也没敢写家藏万卷书哇！岂有此理！再一看横披，更火儿了。“大块文章”？胡说！豆腐坊应当写“大块豆腐”。

丞相越想越生气，就叫管家：

“曹安，去问问豆腐坊，这副对子是何人所写，把他抓来见我！”

“是！”

曹安刚一转身儿要走，丞相心里一想：不对，我要是把人抓来，把他对子给撕下来，人家说我以大压小，倚官欺民。也罢，回家再说。

“曹安，回来，打道回府。”

丞相回了家，坐在自己书房里一想：有了，这对子他怎么写的，怎么贴的，我让他怎么撕下来。上联不是“门对千棵竹”吗，我让你“门对墙头儿”。“曹安，来呀！到花园子，找着花把式王三，挑水的赵四，门房的老刘，加上你，你们四个人，把后花园的竹子削下半截去，光留下半截，竹子帽儿给我隔墙头儿扔出去，要让墙外边一棵竹子都看不见。快去！”“是！”

曹安到后花园找到了王三、赵四、老刘，四个人就削竹子。曹安这个不愿意呀，大年下的歇会儿多好，没事儿给竹子剃头玩儿。都削完了，唏哩哗啦就往墙外扔，都扔完了，到书房回复丞相：

"跟爷回，竹子帽儿都扔出去了。""墙外边一点儿都看不见啦?""看不见了。""去，到豆腐坊看看去，看门上那副对子撕了没有?"

丞相是想这个：你"门对千棵竹"才好说"家藏万卷书"的话呀，你这门对的是墙头儿，还要"家藏万卷书"，就对不上了。他一定会把这副对子撕了。

曹安出了相府，直奔豆腐坊。快到豆腐坊啦，老远一看，对子还在那儿贴着哪。临近了一瞧：嗯?相爷说是五言对，怎么这副对子是六言的啦?

这是怎么回子事情呢?

小孩儿不是还在屋里写着嘛，写着写着一想：我那副大门对子多好，现在外头一定有很多人看，外头瞧瞧去。到门口儿一看，一个人儿都没有；再抬头往对面一看：哟！竹子都哪儿去了？正在这儿纳闷儿，就听唏哩哗啦，唏哩哗啦，从墙里头往外扔竹子帽儿哪。这么好的竹子怎么给削下半截来?多可惜！这是怎么回事?小孩儿一转眼珠儿，明白了，心说：哦！为我这副对子呀，常言道："宰相肚内能撑船"，可是这个宰相的肚子呀，甭说撑船，连扎个猛子也不行。一琢磨，一准是为我这下联生气了。本来嘛，我这么个豆腐坊敢写"家藏万卷书"，那他那丞相府多难看哪。他把我这对子撕了呢，怕落个倚官欺民，所以把竹子削下半截儿，让我这对子不落实地，我就得把对子撕了。好，你度量小，不怨我，气气你。对子呀，不但不撕，再添俩字。丞相，我要是不让你这竹子连根刨那才怪呢！这孩子回到屋里裁了两块纸，写了个"短"字，写了个"长"字，刷上糨子，到外边就贴上了。

贴完了一看，地上扔着好些竹子，到里头叫他爸爸："爹爹，丞相知道咱们年下做的豆腐多，怕咱们柴火不够用，把竹子帽儿都削下来给咱们当柴火烧，赶紧往里捡吧。""别胡说了，丞相家那么好的竹子，他舍得给人吗?""不信您跟我看看去。"

老解到外边一瞧："真给咱们啦！"爷儿俩往院儿里就抱，堆了小半院子。老解说：

"丞相对咱们可太好了。"小孩心说：您也不知道我这祸惹得多大啦。捡完了把门关上，曹安可就来了。

曹安一瞧：呦，没撕！好嘞。抹头往回就跑，跑回相府书房。"跟爷回，小人奉命到豆腐坊看对子……""对子没了吧？""有，不但有，好象又长出一块来。""胡说，对子有往外长的吗？""可不是，六言了。""什么词儿？""上联是'门对千棵竹短'，下联是'家藏万卷书长'。"

"上联多了个'短'字，下联多了个'长'字。好嘞！我这竹子短了，他那书倒长了，实在可气！曹安，到后花园，找上王三他们，还是你们四个人，把竹子连根刨了，隔墙给我扔出去。""是！"

曹安他们四个人到花园里就刨竹子，一边刨一边埋怨："大年下的，刚给竹子剃完头，又给竹子修脚来了。"把竹子刨完了，都扔到墙外去了。

曹安跑到书房："跟爷回，竹子可连根儿刨了。""一点儿没剩吗？""一棵没剩。""那好，你到豆腐坊瞧瞧去吧，那副对子也许没了。""是。"

曹安出了丞相府，来到了豆腐坊门口一瞧：哟，怎么又多出俩字来？心说：丞相，看你这回怎么办？竹子你是连根儿刨了，对子没撕下去。再要跟他怄气，就该拆房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小孩子不是跟老解把竹子帽捡进去了吗，就又回屋写福字什么的去了。这孩子正写着，就听街上唏哩哗啦，唏哩哗啦，小孩儿就明白了。就叫老解："爹爹，丞相怕咱们柴火还不够烧的，竹子连根儿刨了又扔出来了。"

“不能吧?”“不信您瞧瞧去。”

爷儿俩出来一看，可不是嘛。小孩儿连他妈也叫出来，仨人就往院子里抱竹子，小院儿都堆满了。老解说：

“相爷心眼儿真好，从来没这么大方过。”小孩儿心说：这回祸更大了，现在要是把对子撕下去，也就什么事没有了；不撕，就是一场是非。又一想：这么大人跟我斗，偏不撕。小孩斗上气儿了。回到屋里，又裁了两块纸，写了一个“无”字，一个“有”字，写完了就贴到大门对儿底下了。刚贴完，曹安正来，一瞧：嘿！有意思。扭过头来往回就跑，进相府来到书房：

“跟爷回，豆腐坊那副对子呀……”“撕啦?”“还贴着哪。”“没撕?”“不但没撕，又长出一块来。是‘门对千棵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

“好哇！我这竹子短了，没了，他这书还长有，实在可气！这可不能怪我倚官欺民。曹安！赶紧到豆腐坊，先撕对子，然后把写对子的人拿锁链子锁来见我！”“是！”

宰相门前七品官，主人多大，奴才多大。曹安也火儿了：大年底下的，因为一副对子我跑了八趟豆腐坊。倒要问问这副对子是谁写的，我一定得出出气。到豆腐坊门口，叭叭一叫门，老解出来开门，一瞧：“我当谁呢，原来是相府管家大人，管家到此，一定有事。”

“当然有事。”“我猜着了，年下了，相爷要做点素菜，打算照顾照顾我。您说吧，来多少块豆腐，多少块豆腐干儿，多少豆腐丝儿，您来多少炸豆腐?”“你全卖给我啦！我问你，这门口儿这副对子是谁写的?”

“我儿子写的。”“好！”“管家大人太夸奖了。”“谁夸了? 你知道他写这副对子惹了多大的祸吗? 我家丞相因为这副对子连去青竹两次，要他撕对子，他不但不撕，反而三番两次地添字，要笑我

家相爷。我家相爷恼了，让我来撕对子，锁写对子的人！明白了吗？叫他去！”

老解一听吓得直哆嗦："管家大人您受点累，回去跟相爷说，就提他没在家。”“不行，没在家他上哪儿去了？”“在屋里写对子哪。”“废话，别麻烦，赶快叫他出来。”“是。”

老解进了大门，把大门光当关上了，一插，又把门闩也上上了。跑到了屋里--瞧这孩子还写呢。老解这个急呀，又急又气，过来就给这孩子一巴掌："你还写哪！我说的相爷哪能这么好心眼呢！挺好的竹子给咱们烧火！闹了半天，是你写对子写的。丞相恼了，让管家上这儿锁人来了，你赶紧跳墙吧。”“爹爹不用害怕，他发来多少人马？”“净人，没马！就来一个管家咱们也受不了哇！”“您甭管了，我把他打发回去。”“怎么着？你一打发，他就回去！我看你怎么打发！”

小孩儿往外就走。外头曹安因为老解插上了门，气更大了，一个劲儿砸门："快开！快开！”小孩儿不慌不忙："门外何人喧闹？”曹安一听：怎么这么酸哪？“快开门，是我。”

小孩把门开开，见了曹安，深打一躬："我当何人，原来是相府管家大人驾到，学生未曾远迎，还请恕罪。”

“我家丞相因为你这副对子，连去青竹两次，你不但不撕，反倒一再添字耍笑我家相爷，我家相爷恼了，派我用锁链子锁你来了。来，上锁！”

“哇！不得无理！下去！”

曹安叫小孩这么一喊，给唬住了："啊……怎么回事？"

“管家大人，我来问你，我学生可是杀人的凶犯？”“不是呀。”“可是响马强盗？”“也不是。”“还是的！别说我学生不是杀人凶犯，即便是杀人凶犯、响马强盗，还有本地父母官，碍不着你家相爷。你家相爷要看我这副对子词句佳，字体妙，想跟我讨教，可

以拿拜匣，下请帖，我学生以文会友，可以过府一谈。怎么，锁我？你这大胆的奴才，可恶的东西，在我这豆腐坊门前，大声喧哗，无理取闹，真是可恶之至！你怎么来的？”

“我走着来的。”“走来的，滚回去，什么东西！”

曹安叫他骂得晕了，赌气回头就跑。心想：好哇，我让豆腐渣骂了我一顿。一进书房：“跟爷回。什么东西！”

“你骂谁呢？”“不！人家骂我呢！”“说明白着点，谁骂你来着？”“豆腐渣。”“豆腐渣会骂人吗？”

“豆腐坊少掌柜的不就是豆腐渣吗？”“该！人家是豆腐坊少掌柜的，你愿意叫他少掌柜的就叫一声，不愿叫他少掌柜，叫他声学生，无缘无故叫人家豆腐渣，那还不挨骂。”

“嗐！真倒霉！您听我说。我不是一见面就管他叫豆腐渣。我到豆腐坊一叫门，老解先出来跟我要一套贫嘴，问我买多少豆腐干儿，豆腐丝儿。我照您的话说了，他回头就关上门了，我又一叫门，就听里面有人问：‘门外何人喧闹？’我说：‘你开门吧，是我。’开门一瞧，出来个孩子，他说：‘我当何人，原来是相府管家大人驾到，学生未曾远迎，还请恕罪。’……”

“这是骂你呀？”“您听着，骂我的话在后面呢！”“别罗嗦，快讲！”

曹安把小孩儿的问话和要丞相下帖请的话都照说了一遍，丞相一听：这孩子够厉害！不善，好！“曹安，拿我的拜匣，写一张请帖，请他去！”

曹安一听鼻子都气歪了：“跟爷回，您要吃豆腐，咱到油盐店去也赊得出来……”

“谁赊豆腐？”“不赊，干吗拿请帖请豆腐渣呀？”“你知道什么！他是一个白丁，我是当朝一品，拿请帖请他，他要收下，就叫以小犯上，轻者是‘发’罪，重一重就活不了，懂吗？”

“哦，这么回事！我去。”曹安赶紧拿拜匣，写好了一张请帖装上，就奔豆腐坊了，老远看见豆腐坊，心里就直哆嗦。心说：这回我可得留点神了，别再挨顿骂，到门口不敢叫门，俩手捧着拜匣，喊“回事”：“回事！回事！”

“回事”是官府互拜的礼节。过路人一看，这家伙是疯子吧？官府门外有喊“回事”的，豆腐坊门外你喊的什么？老解在屋里一听也急了：“怎么啦！吃饱了撑的！拿我们豆腐坊开什么心哪？”

小孩儿一听就明白了：“爹爹，这是相府管家下请帖请我来了。”“你别胡说了，那么大的丞相会拿请帖请你。”“不信您跟我看看去。”

爷儿俩开开大门一看，果然，曹安托着拜匣在那儿站着哪。小孩过去说：“管家为何去而复返？”“哎呀，学生！不对，豆腐坊少掌柜的。我都吓出毛病来了。跟您回，刚才我去回复相爷，相爷申斥了我一顿，说我不会讲话，把您招惹了，我家相爷要我给您赔礼来了，一来是赔礼，二来我家相爷爱惜您的文才，命我下拜帖来请您，您可以赏脸过府一谈吗？”“拿来我看。”

曹安把拜匣递了过去，心里这个乐呀：我说点儿好话，你接了拜帖，不杀也得发。哪知道小孩儿打开拜匣看了看又给了曹安。他只怕是用空拜匣来冤他，一看有，就说：“多谢管家，跟丞相回，就说我学生原帖璧回，现在我衣帽不整，即时更衣过府拜会。”

“学生，你把帖子留下吧，不然丞相说我没来。”“管家，你家丞相乃是当朝一品大员，我学生是身无寸职，岂敢留他的请帖，以小犯上，那我不就发了吗！”

曹安一听，白说了半天好话，这回发不了啦，他全懂。只好说：“学生，您可快点来呀！”

曹安赌气往回就走，回到相府书房把拜匣往桌上一扔：“发不了人家！”“怎么？”

“回相爷，他全懂呀。他说了，‘原帖璧回，衣帽不整，即时更衣过府拜会’。我再让他留请帖，他说他怕以小犯上。我没主意了，只好回来了。”丞相一听：这孩子可真是什么都懂。“好！你到门口等他去吧，回头来了，就把他领进来。”

曹安来到大门洞，一屁股坐在懒凳上：我可歇会儿了，半天的工夫，豆腐坊就跑了足够八趟。等着吧！哎！左等也不来，右等还没来，唉！还不如来回跑哪，这么待着冻脚哇。站起来直溜达。刚下台阶，往东一看，这孩子来了。临近了一瞧，曹安这个乐呀。这孩子这个穿着打扮太可笑了：绿裤子，绿袍子，绿靴子，绿帽子。这不成蛤蟆崽子了吗。不过可不敢笑出来，赶紧上前迎接：“学生，您来了。相爷叫您进去，您跟我去吧！”

曹安头里就走，到二门口这儿回头一看，嗯？人没了。赶紧又出来，一看这孩子正往回走哪。曹安就嚷：“学生！不对，豆腐坊少掌柜的，您怎么又走啦？”

小孩一回头：“管家，你家丞相叫我进去吗？”“是啊！”“你家丞相既然拿拜匣下请帖把我学生请来，就该大敞仪门，吹三通，打三通，出府迎接。就这么一叫就算了，我学生不那么听说，咱们再见吧。”“您先别走，我再给您问一声去行不行？您等会儿。”

曹安跑到书房：“跟爷回，他来了。”“叫他进来。”“他又要走了。”“为什么？”“挑眼了。他说，‘既然用帖请了，就该出府迎接’，要不是我挡他，他就走了，现在他在那儿等着呢，爷，您说怎么办呢？”

“哦！这孩子多大了？”“也就是八九岁。”

丞相正在看《春秋》，书中夹着一张纸条儿。他抽出来交给曹安：“曹安，你把这张纸条拿出去，这是个对子上联，如果他能对上下联，我就出府迎接。他要是对不上来，叫他自己走进来。”

丞相这个上联是早上写的。看见书童扫地弄了一屋子土，信

手写了上联，可下联没想出来，等上朝回来就忘了，这会儿想起它来，想难难小孩儿。

曹安拿着纸条往外就跑，把丞相的话告诉小孩儿，又把纸条递了过去。小孩儿接过一看，上头写着七个字：是“小孩扬土土飞空”。小孩一想，哦，拿我当抓土扬烟儿的小毛孩儿，好，让你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儿。“管家，笔墨伺候！”

“这……忘了拿了。”赶紧往回跑，到书房拿了笔墨，往外就跑：“给您。”“纸哪？”

“哟，再来一趟。”曹安又回去把纸拿出来：“您不用别的了吧？”

小孩儿也不理他，拿笔就写，三笔两笔，写完了交给曹安：“管家，拿进去，让你家相爷咂着滋味看。”

曹安心想：看对子咂滋味干吗？跑到书房：“爷，对上了，还叫您咂着滋味看。”“这都是新鲜事儿，干吗咂着滋味儿看？拿来！”接过来一瞧，写的是“大人有气气难生。”

“嗯，我这气是没法生。曹安，他怎么个穿着打扮？”“哈！您别提了，穿了件绿棉袄，还戴顶绿帽子，您说多可乐。”

相爷一听，提笔就写，写完了交给曹安：“曹安，拿出去，再对上这个下联，马上出府迎接。可有一节，到他那儿可别多说话，他要问我穿什么衣裳，更不许说，如果要说了的话，回头我把你的狗腿给砸折了。”

曹安直嘟囔：“人嘛，狗腿。”到了外边，“学生，这儿还有个上联，您要对上来，丞相马上出府迎接。”

小孩儿接过来一看：“管家，你怎么那么爱多说话呀！”“我哪儿多说话啦？”

“你家相爷没问我的穿戴吗？”“问了。我说你穿的是绿袄，戴一顶绿帽子。”“你这不是多说话吗！你瞧这上联：‘出水蛤蟆穿绿袄’。”“那我不知道。”“你家丞相穿什么衣服？”“我家丞相穿……

嗯，不知道。""你说吧，不要紧。""你不要紧，我狗腿要紧。告诉了你，丞相把我的狗腿砸折!"

"管家大人……""甭'大人'了。告诉你，我不知道。"

小孩儿一笑："其实呀，你不说，我学生早已知道。""知道？你说，我家丞相穿什么？""他是当朝宰相，不就是一品官儿吗，还不就是穿个金镶边儿呀，花裤腿呀……""别胡说了，那是女的穿的。""要不就是凤冠霞帔石榴裙……""那也是女人穿的！你不懂，相爷是穿大红袍!"

"是喽，下联有了。"马上就写，写完了交给曹安："管家，让你家相爷出府迎接，我这下联儿可对上了。"曹安心想，这回我可没多说话。

他还没多说话哪!

一进书房："给您下联。"

丞相接过来一瞧："大胆的奴才，你这么爱多说话!""我没多说话呀？"

"没多说?!他怎么对上这下联的!""不知道。"

"胡说，他问你什么了？""他……问我您穿什么衣服，我不说。后来他说：'你不说，我学生早已知道。你家丞相官居一品，也就是金镶边儿，花裤腿儿，要不就是凤冠霞帔，石榴裙。'我说：'你还是学生呢？什么都不懂，宰相都穿大红袍。'爷，我就说了这么一句，没多说。"

"无用的奴才！你还没多说话哪?!让他给骗了去了。你看！这下联写得多厉害！'落汤螃蟹披红袍'！我拿他比蛤蟆，它倒是活的呀！他拿我当螃蟹，还给煮了!"

"那……那怎么办呢？""废话！出府迎接吧!"

曹安往外就跑，到大门洞儿这儿："学生，我家相爷出府迎接你来了。"解缙一看，丞相真出来了，眼珠一转，憋了个坏主意。

想着，赶紧往前走了一步，说："哎呀，学生有何德能，敢劳动老相爷出府迎接。"

相爷心说：废话！我不迎接行吗！你挤对的！事已至此，只好说："不知学生驾到，未曾远迎，还请原谅。""老相爷这样重看学生，岂不折煞小人，待我大礼参拜。"

说着话，一撩袍，那个意思是要跪下磕头。丞相一想：他要是磕头，我还得往起搀，可是搀吧，还得跪一条腿。不搀吧，显得我堂堂宰相不懂礼节，唉，搀吧！一边搀，一边嘴里说："免！"话说完，腿也跪了，可是没搀着。就听小孩那儿说："相爷，免礼。"

嘿！把我给冤了！我倒给他跪了一下。

"啊！这……学生到此，学生请。"

"不！相爷请。""学生先行。""还是相爷先行。""如此说，我不恭了。""好，头前带路。"

丞相一听：好，我成了丫环了。

走到二门，一看，四扇屏风就开了一扇，小孩抹头就走，曹安在后面赶紧拦住："哎，学生，您怎么又走哇？""既蒙相请，想是大敞仪门，为何这屏风门只开一扇？"

曹安一听：得，又挑了眼了。丞相也听见了，赶紧叫曹安："曹安，为何不大敞仪门？"

曹安一听，心想：你多咱让我敞啦？丞相说："学生请。""相爷请。""如此说，不恭了！"

"好，头前带路。"

丞相一听，合着我非当丫环不可。可恶。令人生气。哎！有了："学生，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儿，请你对个下联儿。是'小犬乍行嫌路窄'。"

小孩一听：这是说我哪！我让他敞屏风这就拿我当小狗了。

好，不是嫌路窄，我还嫌天低哪！“有下联儿，我对‘大鹏展翅恨天低’”。

丞相没话，往里走。走穿廊，过游廊。丞相府能不漂亮嘛，小孩直抬头看檐子上花卉图。丞相一看说：“我这儿还有个上联，是‘童子看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我对：‘先生讲命，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我这儿还有个对子上联儿：‘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乐’。”

“我对：‘丫头啃鸭头，鸭头咸，丫头嫌’。”

丞相一听：真行啊！

“这儿还有个上联，是：‘蒲叶桃叶葡萄叶，草本木本。”

曹安在旁边搭了碴儿：“爷，我对这个下联儿吧！”相爷一听，这份儿高兴啊。心想：曹安说得是时候。小孩儿你甭逞能，连我的用人都能对出来下联儿。“好！你说，你说。”

“相爷，小人对‘干管水筲泔水筲，您倒我倒’，好不好？”“胡说！快滚！”“嗻！”“岂有此理，让我跟你倒泔水筲去！岂有此理。学生，还是你对吧！”

“有对：‘梅花桂花玫瑰花，春香秋香’。”

说着话，过了大厅，来到书房里边，小孩儿一看：迎面摆着丈八的架几案。案前摆着一张紫檀的八仙桌子，镶石心，配螺钿。左右两把花梨太师椅。架几案上摆着碧玺的九陶，珊瑚的盆景，风磨铜的金钟，翡翠的玉磬，旁边多宝槅上摆着周鼎、商彝、秦砖、汉瓦等等。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是宣纸、端砚、湖笔、徽墨。墙上挂着许多名人字画：当中是宋朝宣和年间的御笔鹰，两边配了一副对联，是岳飞亲笔所写；还有四扇屏，一幅挑山；还有什么《夏景图》，画的是雨打荷叶，很清秀；《行更图》画的两个更夫，也是维妙维肖。

正看着，就听丞相说："学生请坐。""相府里哪有学生的座位。""不必客气。"

二人落座，曹安献茶，茶罢。相爷说："学生，你很聪明。有这么个上联，是'书童磨墨，墨抹书童一脉墨'。这就是前天的事，我让书童磨墨，墨溅到他胳膊腕儿上了。"

小孩儿这回可为了难了，正没词儿哪。曹安叫丫环添煤："梅香，炉子不旺了，该添煤了！"

梅香端了一簸箕煤来，往火里一倒。小孩儿一看，说："有了！我对的下联是'梅香添煤，煤爆梅香两眉煤'。"嘿！巧劲儿。

"我这儿还有上联儿，是'铜盆冻冰金镶玉'。"小孩儿现找词儿，看墙上的名人字画，看到《夏景图》，就说了："我对下联'荷叶洒雨翠叠珠'。"

"我还有上联，是'一盏灯四个字，酒酒酒酒'，酒铺的幌子不是四面都有个酒字嘛。"小孩儿还是现找题，看画儿。看到《行更图》，就说："下联对'二更鼓两面锣，哐哐哐哐'。"

丞相难不住他，又有点儿急了，下不了台阶，怎么好叫他走。想了半天：噢，你看东西找词儿，好吧！"曹安，找王三、赵四，老刘，再叫几个丫环，把客厅里这些东西全给我搬出去！"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快！墙上的画儿也都摘了。不过，西墙上那四扇屏和挑山留下不动。不许剩一点儿别的东西！学生，请这边儿坐。"

两个人坐到屋子当中两把小椅子上，中间留了个小茶几儿。曹安和几个人忙着抬东西，东西都搬完了。丞相一指留下的画儿：

"学生，你看这四张小画儿好不好？是风雷雨雪。你再看这挑山，是刘海戏金蟾。这就是一幅对子上联儿，是'风不摇，雨不扫，蟾不叫，钱不掉，一大仙张嘴笑'。对吧！"

小孩儿要对下联儿，得找词儿呀！刚才有《夏景图》、《行更图》

可抓，这回，屋里东西全搬光了，就剩下这四扇屏和一幅挑山啦，又叫丞相都说了。可急出汗来了。你说，这曹安也是倒霉催的，他忽然看见茶几底下有个棋盘，想起丞相说不许剩一点东西，赶紧过去拿了就走。小孩一看，说："有啦！我对！车无轮，马无鞍，相无权，炮无烟，二人走红占先'。"

丞相这个气呀！心说：曹安哪曹安，这阵儿你可显的什么魂哪！一气又想起来了："还有上联：'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我对'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丞相一听：哦，我说他人小不懂事，他倒骂我腹中空，合着我是草包。"好！听这上联：'二猿断木深山中，这小猴子也敢对锯'。"那意思是你小小年纪也敢和我这老丞相对句，锯是句的谐音。解缙一想：噢，拿我比小猴子啦，眼珠一转："老相爷，我有下联了。""请讲。""您上联是……""'二猿断木深山中，这小猴子也敢对锯'。""我对'一马失足淤泥内，看老畜生怎样出蹄'！"曹丞相一听："哪儿……我不出题(蹄)啦！"

漫话燕京

北京是座古老的城市。有多老呢？跟您这么说吧，打有刺儿菜那年月，就有北京了。

那位问了：什么时候有的刺儿菜呢？

嗯，……起码在三千多年前吧！

您先别乐，我有根据。司马迁的《史记》上有记载：在公元前一千零六十六年，武王伐纣以后，封召公于“燕”。燕国的京城叫作“蓟”。单讲这个“蓟”字儿，是“蓟草”，蓟草俗称叫刺儿菜。燕国的京城叫刺儿菜？不好听啊！干脆也甭叫“蓟”啦，光叫“燕京”吧！哎，燕京这俩字儿，从那时候就留下了。直到今天，北京的别称还叫燕京哪。这不是打有刺儿菜那年月就有北京了吗，不信？您问……司马迁去呀！

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划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这儿为“上谷郡”。三国时候哪，称“涿州”。到了唐朝叫“范阳”，现在北京菜市口西边儿的“法源寺”，就是唐朝修建的，当时叫“悯忠寺”。宋朝这儿属“幽州”，您听《杨家将》，有“七郎八虎闯幽州”，哎，就是攻打这个地方。元朝，此地是“大都”，元世祖忽必烈建大都嘛，您看德胜门外“土城儿”，那就是元大都城墙的遗迹。到了明、清两代，才叫“北京”哪。

怎么样，这些历史知识您都头回听说吧？要不怎么说，常听相声您长学问呢！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哎，这可是清朝的名称，明朝叫承天门。这门有什么用呢？有用。每一代皇帝登基的时候，都在这上

边儿发布诏书。用木头刻一个凤凰，贴上金箔，这叫“金风”，金风嘴里叼着诏书，从上边儿系下来，这还有个名称叫“金凤颁诏”。多好听啊，后来，取消帝制，宣统退位的时候，也在这儿发布的诏书。这回就不是“金凤颁诏”了，应该叫“今天搬家”啦！

天安门的后边儿是紫禁城，如今叫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在建筑上有独特的风格，布局周正，四平八稳，前朝后寝，左右均衡。逛故宫的时候，您注意看：中间儿是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两边儿的建筑东西对称。东边儿是文华殿，西边儿是武英殿；东边儿体仁阁，西边儿弘义阁；东边儿日精门，西边儿月华门；东边儿御膳房，西边儿官厕所！

嗐！这也对称啊？

故宫南北长九百六十一米，东西宽七百五十三米，面积是七十二万四千二百五十平方米。有多少房子哪？殿、堂、阁、斋全加一块儿，总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

嘿，您瞧这寸劲儿！

这半间在那儿啊？在文渊阁的西边儿，因为让楼梯给占去一半儿，就剩半间啦。所以，故宫的房子是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差半间不够一万。这还不能凑整数，那年月皇上号称“万岁”。这“万”字儿，让他垄断啦，其它地方不许再有“万”啦，为什么呢？他是怕大伙全“万”了；哎，他就“完”啦！

皇上是“万岁”，王爷称“千岁”，这就差行市啦。封建社会里等级森严哪。不但是这个，连大门上的门钉全分等级。皇宫城门上的门钉，每扇门九排，一排九个，一共九九八十一个。在古代呀，“九”是最大的阳数，象征“天”，还含有吉祥的意思。所以，皇宫的门钉，是九九八十一个。哎，唯独“东华门”的门钉少一排，是八九七十二个。为什么呢？那时候，文武百官上朝都走东华门，这门是给文武官员准备的，所以少九个门钉，剩七十二

个啦。王府的门钉是七九六十三个；公侯：四十九个；官员：二十五……到咱们老百姓家，一个不个！

不信？您考查呀，只要不是官府，多阔的财主——磨砖对缝影壁，朱漆广亮大门，那门上一个门钉没有！要不怎么管平民百姓叫"白丁儿"呢，哎，就从这儿留下的！

颜色也分等级，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七色当中"黄"颜色被尊为正色，最高贵。哎，黄颜色归皇上专用啦！您看：故宫、颐和园，凡是皇上住的地方，都用黄琉璃瓦，而且房子一律要座北朝南，"面南背北"嘛。可也不全这样，天坛的"斋宫"就倒外，这为什么呢？天坛是皇上祭天的地方，皇上自称"天子"，"天子"就是"天"的"儿子"，皇上在"天"的面前，就等于儿子在爸爸面前，那哪儿敢妄自尊大呀，所以"斋宫"是座东朝西，用绿琉璃瓦。我细这么一琢磨：敢情皇上到天坛不是祭天，是瞧他爸爸去啦！

"天坛"为五坛之首。哪五坛呢？是：天、地、日、月，外加"社稷坛"。"天坛"的建筑费了脑筋啦。怎么？挖空心思，突出一个"天"字儿。您看天坛的围墙，北边儿是圆的，南边儿是方的，代表"天圆地方"；而且，北边儿墙高，南边儿墙矮，表示"天高地矮"！

嘿，瞧当初这琢磨劲儿！

还有天坛的"祭台"在南边儿，地坛的"祭台"在北边儿，这叫"天南地北"。再就是"日东月西"。"日坛"建于东边儿朝阳门外；"月坛"修在西边儿阜城门外。

"社稷坛"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社"代表"土地"，"稷"代表"五谷"。土地、五谷象征着国家政权，常言说"江山社稷"嘛。"社稷坛"的祭台，就是中山公园的"五色土"。怎么叫五色土呢？祭台上按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铺着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的土。这土从全国各地采挖，青土

从山东挖，红土从两广挖，白土从陕西挖，黑土从北京挖，黄土从河南挖，砂土……哪儿碰上哪儿挖！

哪儿没砂土啊！？

有人说了：要砂土干吗呀？

有用。五种土之间，得使砂土填缝儿，不能让颜色混了。您看多讲究。

不但是这个，北京内城有九座城门，走九种车。哎，也有讲究。

哪九座城门呢？是：西直门、东直门、朝阳门、阜城门、安定门、德胜门、崇文门、宣武门、正阳门。

这九座城门，走九种车。每天清早头一个进城的是水车，走西直门。

明、清两代皇上喝玉泉山的水。这是经过比较才选定的。那时候又没科学仪器，怎么比较呢？有办法：特制了一个“银斗”，盛满了水称分量，各处的水，挨个儿称。扬子泉：一两三；虎跑泉：一两二；珍珠泉：一两一；哎，玉泉山的水，才一两！最轻，证明含杂质最少，水质优良，味儿纯，甘甜。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泉”。每天哪，从玉泉山拉水进城，走西直门。西直门城门洞顶上还刻着水波纹儿，寓意“水”，西直门走“水车”。

朝阳门走“粮车”。古代没有铁路，全靠着运河，从水路南粮北调，供应北京。先用船运到通县，然后装车进城，走朝阳门。现在朝阳门里还有俩地名儿：“禄米仓”、“海运仓”。就是当初盛粮食的仓库。朝阳门城门洞顶上，刻着个“谷穗儿”。

阜城门哪，走“煤车”。煤矿在京西门头沟哇，得进阜城门。这城门洞顶上，也刻着个图案，是一枝“梅花”，就代表煤啦。

（似听见观众问话）您说什么，画块儿“蜂窝煤”？嗐，那多难看哪！

东直门走“砖车”。那时候，砖、瓦窑都设在东直门外，城里头不让搁。为什么呢？怕烧窑一冒烟，把皇上熏着！城里用砖都由东直门往里拉，东直门走“砖车”。

崇文门走“酒车”。那阵儿不管从哪儿运来的酒，都得先到崇文门去上税，崇文门是北京南面的城门。故此，过去北京卖酒的招牌全写“南路烧酒”，就是表明这酒是从南面城门这条路进来的，上税了。要是写：“北路烧酒”，那……那就不让卖啦！

宣武门走“囚车”。在封建时代，宣武门外菜市口是刑场。开刀问斩，杀人的地方。城门洞顶上，刻着仨字儿——“后悔迟”。要是细一研究，还真对。您想啊，犯人押在囚车里，一出宣武门就交代啦，再“后悔”，可不“迟”了嘛！

德胜门和安定门，走“兵车”。是一“出”，一“进”。发兵打仗出德胜门；回来的时候，收兵进安定门。这是借字抄音找吉利。出兵得胜了；收兵，那儿安定了，多好啊。可也不准，有时候出的是德胜门……也让人家给揍回来！

正阳门俗称前门，走什么车呀？走“龙车”，皇上坐的车。皇上一年要出两次正阳门。“冬至”去天坛焚表祭天。“惊蛰”到先农坛耕地。那儿有块儿“演耕田”。皇上耕地，娘娘送饭。当然，这都是象征性的，走个形式，表示普天之下该种五谷啦。先农坛的“演耕田”有多少地呢？一亩三分地！咱们日常生活中爱说：“就趁一亩三分地儿。”哎，就是从这儿留下来的。

皇上坐的车叫“龙车”。皇上自称“真龙天子”，不管什么都得带个“龙”字儿。坐的车叫“龙车”，睡的床叫“龙床”，穿的衣服叫“龙袍”，戴的帽子叫“龙冠”，眼睛叫“龙目”，耳朵……就叫耳朵！不能叫“龙耳”，怎么？一叫“龙”（聋）耳，就什么全听不见啦！

再有，正阳门城门上这个“门”字儿特别，其它城门上的门字

儿，最后一笔，是一竖一钩儿。唯独正阳门上这个门字儿，是一竖，没钩儿。这是皇上不让写的。为什么呢？皇上他自己琢磨了：我是真龙天子，龙出来了，走正阳门，要是门有钩儿，就把我剮上啦！

嗐！

皇帝选陵

风水先生惯说空，
指南指北指西东，
若是真有龙虎地，
何不当年葬乃翁？

在旧社会，人们都迷信，讲究看阴、阳宅的风水。什么叫阴，阳宅呢？阳宅就是住的房子，阴宅就是坟地。说是如果这家儿住的房子风水好，家里就人财两旺。要是坟地风水好，后辈子孙就能作大官儿。其实这都是瞎掰的事儿。

刚才我说的那四句诗就是这个意思。“风水先生惯说空”，这看风水的先生向来说空话，没一句真的。“指南指北指西东”，他到了地方一看，就说了：这儿怎么怎么好，那儿怎么怎么不好……乱这么一指。是啊，他要不指，怎么把钱拿走啊？“若是真有龙虎地”，什么叫“龙虎地”呢？这是风水先生编出来骗人的瞎话。说这块地方是“龙穴”，把老人埋这儿，后辈儿能当皇上，那块地儿啊是“虎穴”，把老人埋上，后辈儿能作大官儿。纯粹蒙人！“若是真有龙虎地”，要真有这种地方，“何不当年葬乃翁”，当初干吗不把你爸爸埋那儿，让你当皇上，作大官儿，何必今天指着看风水混饭吃呢？

所以说看风水的就是蒙事行！现在看风水的是没有了，可是过去有钱的人还真信这套。怎么？他老惦记着升官儿发财呀！

比如说，这条街上就一家儿杂货铺，独家经营啊，买卖挺赚钱。过了些日子呀，在马路对过儿又有人开了一家儿，这回，他

这买卖就不行了。怎么？不能卖独份儿啦！他应该想主意改善经营方法呀，不，他把风水先生找来啦。

哎，这不是倒霉催的吗？

风水先生在院里支上个罗盘，红线绳四下这么一拉，就挑开了毛病啦。怎么，不挑出毛病来，没法儿要钱哪！

“哎呀，风水让人家夺啦，你这儿得来点儿镇物，才能把对门儿压下去哪！这么办吧，房脊上砌个影壁，用朱砂笔画个‘山海图’；把这个门儿堵了，那个窗户改成门，茅房搬前院儿来，厨房挪茅房那儿！”

哎，您听这都是什么主意呀！

山海图一挂，对过儿这家儿受不了啦。

“嚄，这是冲我来的呀，行！咱们也请一位风水先生，给他下点儿镇物！”

哎，两家儿斗上法啦！

风水先生来了一看，就说了：

“你呀，找面镜子，我在后面画道符，往房上一立，就把他的山海图照回去啦。”

那边儿又着急啦，还得找风水先生啊。

“这回呀，在房上弄个八卦！”

这边儿一瞧：你弄八卦，我摆个老虎脑袋。那边儿又弄三支箭比画着，这边儿再来个“平升三级”。那边儿写“姜太公在此”，这边儿立“泰山石敢当”。最后实在没辙啦，房顶上搁个夜壶！

嗐！

您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嘛！可是在那个年月，越是达官贵人有钱的，越迷信风水。特别是皇上，认为风水太重要了。尤其是对坟地的选择极为关心！怎么？他怕坟地选不好，破了风水，子孙后代就当不成皇上啦。

您看，历朝历代的皇上登基之后的头件大事，就是……找坟地！拿明成祖朱棣来说吧，刚即位，就派出三十多个风水先生给他找安葬的宝地。这帮风水先生围着北京四周转悠了两年多呀！那位同志说了，找块坟地干吗费这么大劲哪？因为明成祖忌讳太多，风水先生初选了几处陵址，他都不满意。

开始选中京西门头沟的"燕家台"，这地方不错，群山环抱，翠柏成荫。请圣上钦定吧，结果批驳回来了，让另选陵地。后来细一打听才明白，封建时代，皇上死了称为"晏驾"，"燕家"跟"晏驾"谐音，多不吉利呀，只好放弃了。

还选中一处，在昌平西南的"狼儿峪"，此处山清水秀，风景优美。奏明万岁吧，皇上一听：什么地方？狼儿峪——不敢去！怎么？明朝的皇上姓朱。您想啊，朱(猪)旁边挨着狼，那多危险哪！

又选中了长城外边儿的"屠家营"，这里是山峦起伏，巍峨壮丽。赶紧画成图帖，呈送宫内。皇上接到奏章一看，当时龙颜大怒：屠家营，更不行了！这不明摆着吗？朱(猪)入屠家，是非宰不可呀！合着刚逃出狼窝，又跑这儿挨一刀，皇上能不火儿吗？

最后明成祖亲自巡视，才选定在昌平东边儿的山区修筑陵园，就是今天的"十三陵"。这里的地势太好了，三面山峰林立，如同护屏，中间平坦豁亮，南端有两座小山，分列左右，好像一龙一虎，守卫大门。明成祖到这儿一看，非常高兴，认为此处乃是"宝地"、"吉壤"。随即传旨：圈地八十里，定为陵区。可一打听这地名儿，烦了！怎么？四周的山叫"黄土山"，当间儿的地叫"绝龙坡"。——嗬，瞧这倒霉劲儿——后来转念一想：朕贵为天子，金口玉言哪，地名不雅，我不会改嘛。于是改"绝龙"为"九龙"，在古代呀，"九"是最大的阳数。刚改完一琢磨，也不好。皇上称为真龙天子，九龙，九个皇上，传九辈儿就完啦，那哪儿成啊！再

不然叫“金龙”？还是不合适，“金”“禁”同音，“禁龙”，合着把皇上圈起来啦！最后钦定为“卧龙”。“黄土山”，也太俗气啦，改名“天寿山”。

这回明成祖满意了，他以为安葬在这块风水宝地之内，后辈就能永保皇位，子孙万代啦！他哪儿想到刚传了十辈儿，到崇祯这儿就完啦。怎么？吊死煤山啦。不但皇位丢了，连命全搭上啦！

他原来改名的意思是：天寿天寿——与天齐寿；卧龙卧龙——藏卧真龙。可当地的老百姓不这么解释。他们私下是这么讲的：“天寿”啊，就是说皇上天天难受！“卧龙”哪，“卧”是躺倒的意思，就是说，是龙就得躺倒——谁当皇上全得趴下！

哎，还真说对啦！

十二缺

我们常说相声演员是“无不知，百行通”，无非是说什么事儿都得研究，您看我就爱研究。什么历史知识、生活趣闻，我都研究，所以我知道的事情就多。这也不是说大话，跟您这么说吧，除了“三国”的诸葛亮，就得数现代的刘宝瑞啦！

您要是不信，我提个问题就够您琢磨一会儿的。您说，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属相”，这是怎么回事呢？（稍停）怎么样？说不上来吧！听我告诉您。咱们国家古时候是用“天干”、“地支”来记年。什么叫天干哪？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后来为了便于记忆呀，又找了十二种动物来配合地支，叫作：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哎，这就是属相①！

您看过去问岁数都这么问：

“你多大岁数了，属什么的？”

“啊，我二十三啦，属鼠的！”

您多咱见过有这么说的：

“你多大岁数了，属什么的？”

“啊，我二十三啦，属猫的！”

哎，您听着就别扭！怎么？十二个属相里没有猫啊！其实动物有的是，干吗单挑这十二种动物呢？

---

① 关于十二属相的说法，在《戒庵老人漫笔》、《浪迹续谈》等书中都有所记载。

(向观众)那位能说上来，请举手！

(目光巡视观众)噢，没人举手。那还听我说吧！

现在一天分二十四小时，过去古代分十二个时辰，一个时辰合俩钟头。那么头一个时辰从什么时间起算呢？从半夜开始，叫“夜半子时”嘛。子时，就是晚上的二十三点到凌晨一点，怎么是“鼠”呢？老鼠俗称耗子，这耗子最喜欢夜里出来活动，还满处乱窜，逮什么咬什么。据说，这时候，天地浑圆一体，漆黑一团，耗子这么一咬，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天、地就分开啦。您说这耗子多大咬劲！您听说过“女娲氏炼石补天”吧？哎，天上那个窟窿，当初就是耗子咬的！

“日出卯时”，卯时是五点到七点，“卯”为什么是“兔”呢？您想啊，日属“太阳”，月属“太阴”；日为“金鸡”，月乃“玉兔”，太阳要出还没出来呢，这功夫，大地还属月亮掌管哪，所以这个时辰就给玉兔啦，“卯兔”。

戌时，是十九点到二十一点，在古代呀，没有电灯，全点个小油灯，睡得都早，这时候差不多的人都睡觉啦，人是睡觉啦，狗该看家啦，“犬守夜”嘛。戌时归狗啦，“戌狗”。

二十一点到二十三点为亥时，天地漆黑，昏昏沉沉。猪就是这样，吃了睡，睡了吃，整天昏昏沉沉，哎，亥时属猪啦。

(向观众)这些知识，您都头回听说吧？啊！要不怎么说，常跟我在一块儿您长学问哪！

我还发现，这十二个属相的每种动物本身都有一点儿缺欠，不是发育不全哪，就是缺一样儿。

先说“子鼠”吧，鼠无脑！那位说了，鼠无脑？耗子有脑子呀！有倒是有，记忆力差点儿。耗子到晚上要出洞啦，先抬起前爪儿来，一琢磨，（学耗子抬爪状）嗯，别出去，外边儿有猫。算计得挺好，可它把爪儿一搭就忘了，滋溜！出去啦，嗷！让猫

逮住吃啦！常言说，“属耗子的，撂爪儿就忘”嘛，所以——“鼠无脑”。

“丑牛”，牛无牙！牛没有上牙，上腭骨全是肉包着哪，没上牙，草嚼不烂怎么办呢？没关系，它得不了消化不良！牛是反刍动物，胃分成四部分哪，吃完了，慢慢再倒嚼一次！

“寅虎”，虎无颈，老虎没脖子，常言说，“老虎不吃回头食”嘛！老虎要回头，得整个儿身子一块儿转。您多咱见过老虎回头问：（学回头状）“几点啦？”

“卯兔”，兔无唇。您看那兔子是三瓣嘴儿，没有上嘴唇。

“辰龙”，龙无耳。您要是到故宫太和殿或者北海九龙壁去看，那龙仿佛有耳朵，其实那也是摆设。您看那聋子的“聋”字，就是由“龙”耳组成的，所以，龙有耳也白搭，怎么，“聋”耳嘛！

“巳蛇”，蛇无足。“画蛇添足”，形容多此一举！

“午马”，马无趾。您看牛、羊、猪的蹄子，都是两瓣儿的，唯独这马蹄子不分瓣儿，是个整个儿的。在动物学分科上，马属于“奇蹄目”，马无趾。

“未羊”，羊无神，羊眼无神，羊的眼珠不会动，一天到晚老那相儿，常言说，“死羊眼”嘛！

“申猴”，猴无腮。常言说，“尖嘴猴腮”嘛。就是说这猴儿啊，它腮帮子上没肉。您看。再肥的猴儿（学嘬腮）也这模样儿！

“酉鸡”，鸡无肾。鸡是拉屎不撒尿！鸡无肾。

“戌狗”，狗无味。哎，可不是肠胃的“胃”，是滋味的“味”。这狗鼻子最灵，能闻，可舌头尝不出滋味儿来。所以不管脏的、臭的，它全给“开”啦！

“亥猪”，猪无寿，就是说猪啊，没有寿数，活不长。怎么？您想啊，咱们养猪，就为吃肉啊，一般来说，有八个月就喂肥了，顶多一年，到时候就宰啦！故此，猪无寿！

扇 子 规 律

单口相声最难说。怎么哪？您瞧，一个人儿往台上一站。什么灯光、布景全没有。要说导具……也就一把扇子！

您别看不起这把扇子，用处可大了。在台上用枪即枪，用刀则刀，吃饭当筷子；写字是笔，打开代表书信、托盘……变化无穷啊。

据历史考证啊，在周朝以前就有扇子啦，民间使用是汉朝以后的事了。到了明、清两代尤为盛行，还讲究搧法。讲什么“文胸、武肚、僧道领；书口、役袖、媒搧肩”。

么什叫“文胸”？就是念书的文人，搧扇子搧胸口。扇子不全打开，合着一半儿，开着一半儿。搧的时候，扇子摆动得小，得脑袋来回晃，走道迈方步，嘴里吟着诗，这劲儿（学老学究走路搧扇状）。

“清明时节雨纷纷……”

哎，这倒有一样好处，省扇子，可是费脖子！

“武肚”哪？练武的人，搧肚子。早先，清朝的时候北京有“善扑营”，练的就是掼跤。他们使的扇子，全是大桑皮纸红面儿，上边儿画的多半儿是“钟馗捉鬼”。一说话瓮声瓮气的。

（学搧肚子状）“二哥，练了没有？”

“没练，浑身僵得慌，天儿太热呀！”

拿扇子搧肚子。合着全身他哪儿都不热就肚脐眼儿热！

“僧道领”——和尚、老道穿的衣裳都是大领子，夏天一热，他搧领子。俩和尚一见面儿：

“嗬，师兄，佛事忙吧？”

什么叫"佛事"呢？谁家死了人，要念经。他们管这叫佛事。

"嗬，师兄，佛事忙吧？"

"嗐，忙什么呀，前天有份儿佛事，去早了点儿，让人给轰回来啦！"

"怎么哪？"

"人还没咽气哪！"

这也太早啦！

"书口"——说书的先生，说热了，搧嘴。

"役袖"——过去差役、跟班儿的，得搧袖口。怎么？跟班儿的站在老爷身后头，他不管老爷，光顾自己呼达呼达一通儿傻搧——那象话吗？他热了，得悄悄地搧袖口儿（学搧袖口状）。

"媒搧肩"——是说旧社会保媒拉纤儿的媒婆儿。她不用折扇儿，都用鹅毛扇子。一边儿说着，一边儿搧肩膀（学媒婆搧肩膀状）。

"哟，老嫂子，我给你们大少爷说个媳妇吧，这姑娘长得可真不错，柳叶儿眉，杏核儿眼，樱桃小口一点点，就是……没鼻子！"

这不是起哄吗？

这扇子不管怎么搧，它有一条儿规律，都得搧上半身儿，不信您看（学搧面部状）。

"今天，我给同志们说段儿单口相声，但是时间不能太长了，如果时间一长啊，就要影响后边儿的节目了。"

您瞧，搧的是上半身儿吧，这样好看。如果搧脚底下，您看着就别扭了（拿扇子搧一只抬起来的脚）。

"今天，我给同志们说段儿单口相声，但是时间不能太长了，如果时间一长啊……我就趴下啦！"

底　漏

新社会讲究家庭中婆媳和睦相处。过去就不行，多数的婆婆都看不上儿媳妇。不疼儿媳妇，疼自己姑娘。其实姑娘跟儿媳妇不都是一样吗？可有一些老太太就想不开，在自己家里摆婆婆的谱儿，什么活儿都不干；到了姑娘家里，见活儿就抢着干，一洗衣服就是几大盆！回了家她还抱怨：

"哎哟，我胳膊疼！"

您想，她能不疼吗？

过去还有这么句话，"儿子是自己的好，媳妇是人家的好"。那时候，俩老太太没事儿一说闲话儿，您听吧，儿子不好都是儿媳妇给带累坏的！

"哟，大姐，您吃过饭啦？"

"偏过您啦。"

"要说您真有福气，您那儿子多孝顺哪！"

"我们那孩子倒是不错，真孝顺我。我想吃什么就给我买什么。原先好着哪，可自从一娶媳妇呀，嗐！"

一提儿媳妇儿，这话碴儿就不对了，哎，打这儿起就来劲儿啦！

"嗐！自从一娶媳妇儿呀，可就学坏啦，每天下班买了吃食，就不往我这屋里拿啦，都拿他媳妇儿那屋里去啦！"

"哎，我看您那个儿媳儿不是挺好嘛，多机灵啊。"

"还机灵哪？您看她那俩大贼眼！又拧，又笨，什么活儿也不会做。上月我让她作床被卧，做了俩星期。好容易做得了，又

拆啦——她把猫给缝到里头啦！”

您说有那么笨的人吗？

“我们那儿媳妇儿，不但笨，心眼儿还不好，最大的毛病是底漏！”

这位老太太不懂啊：

“哟，大姐，什么叫底漏啊？”

“连底漏您都不懂？底漏哇，就是往她娘家偷东西！吃的、穿的、用的，逮什么偷什么！去年，我买了三丈多白布，搁在箱子里，今年一找，没啦！前几天，我看见她娘家妈贴身儿穿一件儿白小褂儿，嗯，那就是我买的白布让她偷回娘家啦。嗐，我这儿子算白给她养活啦。”

这位老太太一想：俩人没事儿说几句闲话儿，干吗招她难过呀？得了，拣她爱听的问吧。

“哟，你们姑娘最近没回家来呀？”

一提姑娘，您再瞧老太太这模样儿，当时就变了：

“要说我们姑娘啊，可孝顺啦。真惦记着我呀，常回来，哪趟都不空手儿，她婆家的东西什么都往我这儿拿！”

哎，她也底漏哇！

劝　　架

任何事物都有本身的规律，这种规律不能违反；如果违反了，势必就要闹笑话。

就拿日常生活中俩人在大街上碰见了打招呼，说话，都有规律。讲究“高问低答”，就是问话的声音高，回答的声音低。一般都这样：

“宝瑞！你干吗去？”（高问）

“没事儿遛个弯儿。”（低答）

“到我家坐会儿吧？”（高问）

“不去了，明儿你到我家来吧。”（低答）

“好，我准去！”（高声）

“行，我等着你。”（低声）

这样儿，双方都显着热情。如果要换成“低问高答”，问话的声音低，回答的时候声音高，您听着就别扭了：

“宝瑞，你干吗去？”（低问）

“没事儿遛个弯儿！”（高答）

“到我家坐会儿吧？”（低问）

“不去了！明儿你到我家来吧！”（高答）

“好，我准去。”（低声）

“行！我等着你！”（高声）

哎，这是要打架！

就是有人打架，您去劝，都有规律。尤其是夫妻两口子斗嘴吵架，劝的时候更讲究规律了。得男的向着男的；女的向着女

的。

比方说，同院两口子吵起来，邻居小妹过去劝，得这么说：

(天津口音)"哎，我说大哥呀，你和嫂子吵吵嘛？说实在的，嫂子这人真没挑儿的，你在外边儿忙合一天，可嫂子也有工作呀，回来还得炒菜、做饭、缝缝、洗洗，哪样不干哪！再看你这俩宝贝儿，打扮得利利落落，干干净净，跟透亮杯儿赛的，多哏儿呀！我说大哥呀，不是老妹妹批评你呀，你有嘛事儿不会平心静气地好好说吗？得啦，得啦，嫂子！您也别生气啦。其实呢，大哥就是这么个火爆子脾气，心里也没嘛，过去就算啦。您不是要看我买的毛衣吗？走！到我屋里去，咱不理他……"

哎，走啦！

您看怎么样？劝开了吧。要是男同志劝，就得这么说啦。比如，同院儿二兄弟过去了。

(山东口音)"为么吵啊？大哥，你先消消气。哎，我说嫂子，你也少说两句呗，象我大哥这样的，杠着不错咧。不抽烟，不喝酒，一天到晚地干；再说他性子直，你又不是不知道，让他两句就过去咧。话又说回来了，嫂子这一天也够戗啊。得咧，都少说两句吧。大哥，走，咱俩杀一盘去！"

下棋去啦！

这样劝架就符合规律。能使双方解开矛盾，消除误会，达到互相体谅，促进了夫妻关系融洽，家庭和睦美满。您看多好！

要不按着这种规律，男的劝架向着女的，女的劝架向着男的，那……那非乱套不可！

不信，我给您学学。还是两口子吵起来了。小妹过去了，进门儿就喊：

(天津口音)"大哥！你这是跟谁？不用问哪，又是跟你那娘们！你可真是的，干吗跟她一般见识呀？在外边累了一天啦，这是

为嘛许的？你不用生气，走，咱们看电影去！”

啊？象话吗？

同样，男的劝架向着女的也不行。比如二兄弟过去劝，张嘴就向着女的：

（山东口音）“嫂子！你跟他生气，不值个儿啊，看他那德行！你找我嫂子这样的算烧了高香啦？你小子找个镜子照照，哪点儿配！还觍着脸吵哪？真是的，嫂子！别理他，走，咱俩跳舞去！”

哎，这是劝架吗？

要　账

现在我来说段单口相声。说相声也不容易，尤其是解放以后天天出现新事物，新词儿也就多了，有些旧的词儿已经被淘汰，进了历史博物馆啦。拿现在过新年来说吧。两位同志见面儿，也要说一句祝贺新年的词儿：

"您过年好，祝您幸福！"

这多好听。在旧社会就不这么说了，大年初一见着面儿，这个冲那个一抱拳：

"噢，见面发财，见面发财！"

您听这象话吗？三十晚上俩人还找个旮旯儿一块儿躲账来着，天刚一亮就发财了？这个说"见面发财"，那个就得这样说：

"您黄金万两，日进斗金！"

这个一听赶紧摇头：

"哎，别拘数儿，别拘数儿！"

哎，他还嫌少哪！

像什么"见面发财"啦，"黄金万两"啦，这种语言现在您听不到了。可是这句还有："您过年好"。过去说，现在也说，不过是两种意义了。现在说"您过年好"——我们本来是一年比一年好了嘛。过去说"您过年好"，那是悲惨的意思，也是侥幸的意思。因为那时候年不好过，三十儿晚上不但没吃没喝，而且是账主子堵门，不会定挤对出什么事情来哪。您看《白毛女》里杨白劳之死，不就是因为账主子逼的嘛。所以那时候说"您过年好"，就是表示惊异："哎呀，您还活着哪，没让账主子逼死？"

过去的账上子逼人是真厉害，有地主、富农的账，有买卖铺户的账。北京是几代的帝都，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哪儿的人都上这儿开买卖来。商人是唯利是图，不但做买卖，还放高利贷；借现钱给你，要利钱。也能赊给你东西，其实赊东西比要利钱还厉害哪，拿现钱买，一毛五，赊账就得按两毛钱算。

买卖铺户要账的法子还不一样，有两种：一种叫"上门讨"，一种叫"身后跟"。

比如说开饭馆子的，你上他那儿吃的时候，大爷长二爷短的，客气着哪。等到你家要账去，那口气就变了。烟袋锅子一敲门，梆梆梆！

（学山东口音，下同）"哎，我说，姓刘的在家吗？怎么回事啊？红口白牙得（děi）了东西不给钱？有钱钱见，没钱人见，躲在屋里不出来，还要脸不要脸哪？"

您听这跟吃饭时候叫大爷差远了吧！

我瞧他们这要账太厉害，成心短了他两块钱，仨月没给，那时候两块钱能买一袋儿面哪。他真急了，上家里找我去了。烟袋锅子梆梆梆一敲门。

"哎，姓刘的，得（děi）了饭几个月都不给钱么！还要脸不要脸哪？"

我一听他来了，我不能出去，我要是出去非还钱不可，不然就得打起来。我有主意，我让孩子出去，拿话气他就能把他气跑了。我说，你出去就这么这么说，我们孩子出去了：

（学小孩儿说话）"三大爷，您找谁呀？"

他认识我儿子——跟我一块儿到他那儿吃过饭呀。他就问了：

"哎，小力笨儿，你爸爸在家吗？"

"我爸爸不在家。"

"上哪儿去啦?"

"听戏去了。"

他一听就火儿了。怎么着?有钱听戏,没钱还账!当时甩了两句闲话:

"什么?听戏去了?有钱听戏,没钱还账?回来跟他说,别让他听戏了,让他听我吧!"

那意思:我是账主子,得听我的。过了没两天又来了,我跟孩子说,这回你出去这么说。我们孩子跑出去啦:

"我爸爸不在家。"

"又哪儿去了?"

"看电影去了。"

"什么?看电影去了?来一趟听戏去了,来一趟看电影去了,回来跟他说,别让他看电影了,让他看我吧。哪儿的事!"

又走了,可是晚上又来了。

"姓刘的,在家吗?"

我一听:嗬,越来越紧,怎么一天来两趟了?得想个好办法,暂时先不让他来啦。我把孩子又叫过来了,你呀,出去这么一说,他就不来啦。我们孩子刚到门口就喊上啦:

"我爸爸没在家!"

"他又哪儿去了?"

"打球儿去了!"

"一来打球儿去了,二来打球儿去了,回来你对他说,别让他打球儿了,让他打……打球儿打球儿去吧!"

怎么他让我打球儿去了?您想啊,不打球儿就打他啦!

还有一种要账的,叫"身后跟",这种账用刚才的方法搪可不行。

你跟朋友正在街上走着,后头来了一个要账的,你受得了受

不了？他说头一句话还不要紧：

（学山西口音，下同）“嗯，大爷，帮帮忙吧，有钱借给我们点儿吧。”

现在他是给你顾着面子呢，让朋友一听，仿佛是跟你借钱哪。可是你得赶紧给他，要是不给，再说一句话就给你抖搂出来：

“嗯，怎么着你也比我富裕啊，再说回来，你也短不了多少。”

哎，还是要账啊！

这种账最不好搪，可我也有办法。那位说：你有什么办法呢？这商人哪，贪而无厌，钱赚得越多越好。我就利用他这种财迷心理来对付他。我们胡同口儿有家杂货铺，我短他一块五角钱，愣搪了半年多。我是四月份赊的账，应着五月节给他。怎么会搪了半年多呢？是这么办的。快到五月节了，别容他来找我，我找他去了。一进门儿，我说：

“三掌柜，您看看账。”

他一听高兴了，以为我来还账了呢，赶紧拿出账本。其实啊，头两天早把账条儿写好了，短多少钱，他心里有数。他一拿账本，没等翻到我那页，我就跟他说上了：

“三掌柜，对不起您啊，耽误您用了，我家里倒是有个条儿，是短您两块三，是两块四来着？”

他一听，心里琢磨上啦：不对呀，是一块五哇，噢，他记错啦！他以为我记错了哪。想到这儿，把账本放下了，跟我套交情。

“嗯，刘先生，咱们不是外人，你要是记着两块三，那就没有错儿，就给两块三吧，咱们都有交情。”

我就是为了逗他这句“有交情”。我说：

“哎呀，三掌柜，很惭愧的，这节我实在挪腾不开了，这两块三您再记一记，过几天我有一笔钱下来，我就给您送过来。”

他想了，当时要是要钱，我急了一看账，一块五。要是等我走了呢，就能改成两块三啦。再者又说了“有交情”，怎么能说不行呢。当时他还来两句漂亮话：

“嗯，没关系，咱们都不是外人，不就两块三吗，先搁着吧，不富余，八月节再算吧。”

哎，这就搪过一节去。

他以为哪儿能真等到八月节呀，过几天我有了钱还不给送去？他哪儿知道我这人实心眼儿啊，就真等到八月节啦。赊账断主顾，这一节没买他的东西。到八月节没容他找我，我又找他去了：

“哎呀，三掌柜，实在对不起，账是越来越多，这节更多了，我老婆生孩子，打您这儿拿鸡子儿、红糖、挂面……再有孩子们由您这儿拿的零碎儿东西。家里有个条儿，是七块五，是七块六来着？”

他一听：怎么多出这么些来呀？噢，大概是在别处赊的东西，写在这个账上了。这回可抄上啦。赶紧赔笑脸儿，把账本儿就搁下了：

“嗯，刘先生，你这个记性真好啊，对，不是七块六，是七块五。没关系，咱们都有交情。”

他一看我掏兜儿，以为是拿钱哪，就又说两句漂亮话：

“嗯，不忙哪，实在要是钱不富余，就年下一块儿算得啦！”

我说：“好，那就年下一块儿算吧！”

“噢，真一块儿算啦！”

他也没办法了。到年底，腊月二十九，我又找他去了，一进门我说：

“三掌柜，您瞧瞧账，我记着不是九块七，就是……”
刚说到这儿，他过来把我嘴给捂住了：
“嗯，你不用装着玩儿啦，给我那一块五吧。”
哎，他明白过来了！

卖 柿 子

在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无官不贪，无商不奸"，连做小买卖的都骗人。

就拿卖柿子的来说吧，柿子刚下来的时候好卖，那时候柿子可以漤(lǎn)。什么叫漤哪？就好像激酸菜似的，把柿子码在缸里，拿温开水一浇，缸盖儿上垫着一层毡子，往上一盖，这缸底下有眼儿，水全流走了，热气一闷，然后拿出来一晾，嘿，再吃到嘴里，涩味儿全没啦，是崩焦酥脆钢(gāng)口甜！

等到了秋天，一过霜降，麻烦啦！这柿子就不能漤啦。怎么？因为柿子里边全熟透了，再拿开水一浇啊，外边是不涩啦，可里边全馊啦！

这卖柿子的就该耍"生意口"欺骗人啦，到了北京，卖柿子都这么吆喝："南瓜儿大的咧，不涩的咧，涩咧还管换的咧！"哎，涩了管换。他虽然是这么吆喝，但实际上可不这样。

谁买柿子都得问哪："哎，涩不涩呀？"您说这话怎么回答？他若说："涩！"人家不买了。谁花钱买涩柿子呀？他若说"不涩"！人家一吃是涩的，也得找他换。怎么办呢？他有主意。人家问他：

"这柿子涩不涩？"

"啊，您尝，您尝！"

他回答的这句话很有艺术味儿。人家问他"涩不涩"，他让你尝——合着他不负责任！

这位一琢磨：让我尝。嗯，一定是不涩，才敢说这句话。拿起来，吭哧就一口。

“嗬，噗！（作吐状）真涩啊！”

他还有的说：

“您怎么啦，现在已然过霜降啦，柿子不能漤啦，这不是涩，这叫皮儿顸！您把皮儿啃了去，吃瓤儿就不涩啦。”

这位也真听话，拿起柿子来，转着弯儿这么一啃，等啃完了皮，再吃当间儿，就是涩也吃不出来了，怎么？舌头全木啦！又一咬：

“嗬！不行，当间儿更涩，你给换换吧。”

这回他更有的说了：

“涩！涩也没主意啦，这一个柿子您啃去多半拉，怎么给您换哪？”

“哎，你叫我啃的呀？”

“啊，是我让您啃的，也没让您全啃了去啊，您说这还卖谁去？得了，您凑合着吃了吧。”

“得得得，多少钱？”

“那什么，您甭给钱了，算我白扔一个柿子吧！”

这位一听就火儿了：

“哎，这是怎么说话？我吃得起柿子给得起钱。说！多少钱？多少钱我都给！”

“啊，您给五角钱吧。”

“啊，五角钱我吃个涩柿子呀！”

给了五角钱，越琢磨越别扭，一赌气，跑到百货店买了一个刮舌子，回来往卖柿子的旁边儿一蹲，在这儿刮上舌头啦。心说：今儿你也就卖我这五角钱啦，看谁还买你的。

正这儿刮着哪，来了一位买柿子的。

“涩不涩呀？”

这回卖柿子的不说让自己尝了，怎么？他怕一说尝，这位搭

碴儿了："别尝，一尝就五角！"麻烦啦，他用手一指这刮舌头的说了：

"哎，您问他，这儿有吃主儿啊。"

那位还真过来问了：

"这柿子涩不涩呀？"

这位心说：你没长眼睛，没看我这儿干吗哪？拿白眼珠儿直翻他，赌气说了一句：

"啊，不涩！"

那位当真了，拿起柿子来就咬。"噗！"（作吐状）

"嘿！太涩啦！"

冲着这位就嚷上啦：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不涩吗？"

这位说得也好：

"啊，废话，不涩我刮舌头！"

嘻！

白吃猴儿

现在是新社会，同志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是真正的友谊。在过去可不行，旧社会朋友之间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所以说，那时候交朋友您得长住了眼，弄不好，就要吃亏上当。

有这样行为的人您不能跟他交。像什么上电车往里挤，洗澡后穿衣服，吃完饭含嗽口水……哎，这样儿的人您躲他远点儿！

那位说了：上电车不往里挤，都堵到门口，那怎么上下车呀？

您听明白了，他这路"挤"呀，跟其他人不一样。

比方说吧，四个人一块儿外边玩儿去，道儿远得坐电车呀。车一来呀，他头一个就挤上去了，哪儿人多他往那儿钻。怎么？他在家专门练手儿功夫，车上人多挤他都不怕。他拿这胳膊肘儿找人家那肋叉子(学动作)：

"借光！劳驾！"

哎，他跑车里边去了！

那三位没练过这功夫啊，上来就站门口啦。等车一开呀，他在里边喊上啦：

"卖票的！我买四张！"

干么喊买四张呢？他那意思：是告诉门口那三位，买票的时候想着买四张，还有我哪！

嘿！

您想，车上那么些人，卖票的过得去吗？好容易挤过去了，车也到站啦。再说门口这三位也不能让他买呀。

"您甭管了，我们这儿买啦！"

哎，人家买了，他省下啦！

洗澡后穿衣服。过去那时候不像现在先买票后洗澡；那阵儿是先洗澡，出门儿的时候才要钱哪。他是脱得快，穿得慢，怎么脱得快呀？他是进门就脱，脱了就洗。不但洗，而且是全活儿，剃头啊，搓澡啊，修脚啊，全来。等穿的时候可就慢了，人家那三位把衣服早穿好了，他呀，且不着急哪，一只袜子能穿半拉钟头，好容易穿上啦，又脱下来了，怎么？他愣说穿错脚啦！哎，袜子分左右脚吗？澡塘子里多热呀，这三位站那儿直出白毛汗哪。

"哎，我说你快点儿行不行？再有五分钟不出去，我非得霍乱不可！那什么，你慢慢儿穿吧，我们外边等你啦。"

人家到门口把钱给了出去啦。您看，都是先出去的给钱。没听说后出去的给钱的，怎么？柜上不干哪。

"噢，几位，您把钱给了吧。"

"不，我们不给，后边那位给。"

"后边哪位呀？"

"后边没穿衣服那位给！"

"不……您回来吧，后边有六十多位全没穿衣服哪！"

人家找谁要去呀？故此，先出去的给钱。哎，他又省下啦！

最可气的是吃完饭含嗽口水。他是早不漱，晚不漱，多咱伙计把账单儿往桌上一放，他漱上口啦，嘴里含着水冲这三位比画：

"嗯……嗯……嗯……"

那意思：你呀，你别给；你也别给；你也别给；我……我也不给！

这不是废话嘛！

他是光比画，可不吐。怎么？一吐，钱就没啦！什么时候吐呢？多会儿等人家把钱都给了他才吐，吐完了用毛巾一擦嘴，说了句话，才可气哪。

“噗！（学擦嘴）又你给啦！”

多新鲜哪！你老漱口人家还不给？要是人家也不给，吃完饭四个人都漱口，全这模样(学漱口)。

“嗯……”

“嗯……”

“嗯……”

“嗯……”

让伙计一看这都是什么毛病啊？

人家给啦，他又白吃啦。他老这样啊，久而久之，大伙儿全明白了：噢，敢情这位是“白吃猴儿”啊？得，躲着点儿吧！你不是躲着他吗？他去找你，

“哎，三位！今儿吃我一顿儿怎么样？你们要不去，那是瞧不起我，我要不请，我……”

这就要起誓。这三位一想：别让他起誓啊，去吧！他呀，是哪家饭馆子大往哪家儿带。到那儿是什么菜好要什么菜，什么菜贵要什么菜。嗬！满满要了一桌呀！每天哪，他是吃得慢，人家都吃完了，他还没完哪，怎么？等到最后好漱口啊！今天哪，他是吃得倍儿快，人家还吃着哪，他早吃完了。

这时候您再看他，眼睛也眯缝了，舌头也短了，说话也不利落了。怎么这模样啊？他装醉。

“我……我告诉你们说，今天……这……这顿饭钱……你们都……都甭管，伙……伙计！来……来！算……算账！多……多少钱？”

“四十块钱。”

“四……四十块钱，不……不多，我……我给，我给可是我给，我可给……给过啦！”

伙计一听：怎么着？给过啦！

“您什么时候给的呀？”

“我一进门儿的时候，就……在你们柜上存……存了……存了八……八十块钱，吃……吃了四十，还……还得给我找……找回四十来！”

伙计一听，他存了八十块钱，赶紧跑到柜房。

“楼上雅座那四位，是存了八十块钱吗？”

“没有啊！”

“没有？不，您给查查吧。”

查查吧，好嘛，连前年的账都翻了，也没找着这八十块钱。怎么？他根本就没存嘛！

伙计可真着急了，汗都下来了，回来问他：

“您大概记错了吧，账上怎么没有啊？”

“什……什么？没有！我……我明……明明给了嘛！”

“你交给谁啦？”

“交……交给谁啦？你……你说我……我交给谁啦？”

“我哪儿知道啊！”

“反……反正，我……我交给你们这……这穿白大褂儿的啦！”

“我们这儿伙计都穿白大褂儿，不过也分号头儿。”

“你……你是几号啊？”

“我六号。”

“行了，我……就交给六号啦！”

“啊？别价您哪！”

说完这话，他不理这伙计了。冲这三位说上了：

“你……你们仨人……听听，存了八……八十块钱，愣……愣说没有！他们这……这买卖讹人！”

哎，还说人家讹人哪！

“不……不行！咱们……得跟他打官司，要……要是打赢了，找我……四十！我请你们仨……再……再吃一顿儿！要……要是打输了，把你们仨押在里头……”

啊？这仨人一听：我们怎么那么倒霉呀？

“我……我在外边儿再……再活动！”

哎，还活动哪！

“我……跟他们完不了！我……我……”

您再瞧他，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这时候这仨人明白了。噢，得，又上当了！可又一想：他跟这儿装醉赖账，我们仨人不能跟着他丢人哪，得了，认倒霉吧。就对伙计说了：

“这位呀，是‘白吃猴儿’，我们跟他不是一事。你也别着急啦，不是四十块钱吗？他不给，我们给！”

这仨人当时凑了四十块钱，交给伙计了。像这样情况，你拿着就走不就完了嘛，不，这伙计心里有气呀，想臊臊他，上他跟前显摆：

“行了，先生，您起来吧！您看：这是四十块钱，就算您给了。”

这工夫您再瞅他：眼睛也睁开了，舌头也利落了，说话也清楚了。

“多少钱？”

“四十！”

“够数儿吗？”

“不信您数啊！”

他把钱接过来："一十，二十，三十，四十！"数完了往兜儿里一装(学醉鬼)：

"这是找我那四十！"

哎，他又醉啦！

糊　　驴

今天我说的这段儿节目，叫《糊驴》。在北京东华门大街住着一个人姓王，外号叫"古董王"！这"古董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人一肚子古董，好开玩笑，爱要笑人，所以大家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古董王"。

有一年夏天，京西门头沟有他的一个朋友家娶儿媳妇，他得去贺喜呀！那时候正在民国初年，门头沟还不通火车，得到广安门外头雇头小毛驴儿，骑着去。古董王来到广安门外头关厢，刚十点钟，见路北有座茶馆儿，门前搭着天棚，外边儿用秫秸棍儿扎了花墙，里边儿摆着好些桌子，有人在那儿喝茶。花墙外头，一溜儿拴着六、七头小毛驴儿，都是拉脚的。在这六、七头小毛驴儿当中有一头小黑驴儿，浑身上下满是黑的，粉嘴儿，粉眼儿，白肚囊儿，四个银蹄儿。打鼻子尖儿直到尾巴梢儿有一道儿锃亮锃亮的黑线儿，让人瞧着就那么可爱。古董王过去先用手按了按。干吗按按哪？这雇驴呀，跟雇车不一样。雇车，是瞧哪辆车干净漂亮雇哪辆。这雇驴呢？可不能看那头驴干净漂亮，得看这驴的劲头。这驴要是喂得好，劲头足，一按，按不动。要是喂得不好，这驴没劲儿，一按，驴腰往下塌，这种驴走远道就得趴下。到时候驴一趴下，你是骑着驴呀，还是搀着驴呀？这不是麻烦嘛！

古董王一按这头小毛驴啊，按不动。嗯，可以。就用扇子一拍这驴屁股：

"哎，这驴谁的？这驴谁的？这驴谁的……"

连问了三声，没人搭碴儿。古董王可有点儿起急了。心想：嗯，怎么不理我呀?!

就说：

“噢，这头驴没主儿啊！”

正这时候有人说话了：

“谁说没主儿啊？你要一拉就有主儿啦！”

古董王一看，搭碴儿的这位有四十来岁，上身儿穿一件白小褂儿，戴着托肩，下身儿穿一条蓝布裤子，脚底下是一双山东靸鞋。嗯，这人一定是赶脚的。就说：

“哎，伙计，驮我一趟吧。”

“行啊，反正驮你跟驮西瓜一样啊。”

“嗯，这怎么说话哪？”

“您别过意，是这么回事儿。这几天瓜市上瓜，我每天驮西瓜进城。不管是驮西瓜，还是驮您，都是为了挣钱。所以说驮您跟驮西瓜一样！”

嘿！

古董王一琢磨：这人有点儿意思，咱们刚见面儿还不认识哪，你就跟我开玩笑，说什么驮我跟驮西瓜一样。行！咱们这玩笑就开到底儿吧。

嘿，这回玩笑人遇见玩笑人啦。您瞧就该热闹啦！

古董王说：

“哎，伙计，你贵姓啊？”

“免贵，姓何。”

“噢，何大哥，我骑你这头小驴儿去趟京西门头沟。从现在起到天黑，一整天。您可别跟着，得要多少钱？”

老何一笑：

“不跟着呀。那什么……你给八十块吧！”

“啊？怎么这么多钱呀？”

“不，把驴卖给你啦！”

“我要你驴干吗呀？我是雇这头小驴儿骑一天。”

“不跟着人，你骑完了给卖啦。我上哪儿找你去呀？”

“噢，你拿我当骗子啦。是这么回事儿，我骑这头驴呀，到门头沟一个朋友家里出份子，行人情。你要是不跟着哪，让朋友一瞧，以为我自己的驴哪，落个体面。这样吧，我多给钱，给一块五怎么样？”

“好吧，我不跟着。可有一节，你得在这附近给我找个保。哎……摆摊儿的不成，晚上他一收摊儿，我没地方找他去呀！只要有个门脸儿的买卖，比我这驴值钱就行。”

古董王一听，说：

“好！我准给你找家儿有门脸儿的铺保。”

说着话，打兜里掏出一块现洋来。

“来，先给你这一块钱，这叫定钱！因为我太爱你这头小驴儿啦。待会儿我找保去了，你又驮别的座儿啦。怎么办哪？现在是十点多钟，等到十二点，我要是回来了，这块钱有效，咱俩对保去。晚上还驴的时候，再给你五毛钱。如果要是过了十二点我没回来，那就是没找着保，这块钱就算吹啦。怎么样？”

“行，我等你到十二点。”

古董王走了。一边儿走一边儿琢磨：这一块钱不能白花呀，哪儿给他找保去哪？溜溜达达进了广安门。哎，看见路北有家儿冥衣铺。什么叫冥衣铺哪？就是给死人糊烧活的，纸人儿啊纸马呀什么的，门口儿挂着幌子。古董王眼珠儿一转，心说：行了，我跟老何这个玩笑算能开上啦！紧走几步，一掀竹帘子进了冥衣铺啦。

“辛苦，辛苦！”

掌柜的赶紧站起来了。有五十多岁，是个花斑儿秃，长着几根儿断毛胡子，说话有点儿哑嗓子：

(学沙哑嗓)“来啦，请坐您哪。”

“贵姓啊？”

“贱姓宋。”

“宋师傅！”

“不敢当，您贵姓啊？”

“姓王。”

“噢，王先生，您家里糊顶棚啊？”

那时候凡是冥衣铺讲买卖，开口先问糊顶棚。为什么？因为问糊顶棚没关系。绝不能这么问：

“您糊什么呀？纸人儿啊，纸马呀，家里死几个呀？”

他……不好听啊！

所以先问：

“您糊顶棚啊？”

“不是。是这么回事：我有个朋友故去啦，他活着的时候啊爱骑小黑驴儿。他死了哪，我尽点儿朋友的心意，给他糊个小黑驴儿，得多少钱哪？”

在旧社会，作买卖的都这样，看风使舵。

“哎呀，今天活儿挺忙！”

其实，他一听要糊个驴呀，心里就有谱儿啦，一会儿就能糊好。怎么哪？昨天他们学徒的糊一个马，结果把马的架子给扎小啦。只要把那架子拿出来，把嘴那块往外一撑，耳朵长着点儿，就是驴。用不了多大工夫就能糊好。可掌柜的故意要拿一把：

“您……您后天来取吧。”

古董王一听后天才能糊好，心想：这不全耽误了吗?!赶紧对付：

"哎，宋师傅，后天……时间太长呀！我另外加点儿酒钱，您给紧点儿手，今天晚上取怎么样？您要多少钱？"

"您着急要，我给您赶一赶。这么办吧，您给两块钱吧！"

其实，平常一块钱他就糊，这回他一听说急着要，就说两块啦！

"这驴呀。毛皮要黑的，粉嘴儿，粉眼儿，白肚囊儿，四个银蹄儿……"

这古董王就是按老何拉脚那头小驴儿说的。

掌柜的答应着：

"行啊，就按您说的这样儿来糊，您放心吧。"

古董王跟着就把两块钱递过去了：

"给您，两块钱，晚上取驴的时候，再多给五毛酒钱。"

"没错儿您哪！"

"可有一样，我的事情太忙，恐怕晚上来不了，我打发一个人来取行吧？"

"也可以，只要说对了就行，怕万一给错了，不合适。"

"待会儿我领他来跟您见个面儿，晚上取驴的时候，再让他给五毛钱。"

"就这么办吧。"

"回头见！"

"回头见！"

古董王心想：成啦！等到天黑之后，回来看热闹吧。来到茶馆儿一看表才十一点五分。老何还在那儿坐着哪。老何一见古董王，忙着问：

"怎么样，找着保没有？"

"找着啦，走！何大哥，我带你对保去。"

老何把驴解下来，牵着缰绳。古董王拿着鞭子，俩人溜溜达

达，一边儿走着一边儿聊着：

“我回来就把驴交到舖保这儿吧。一块钱驴脚钱，给啦。”

“给啦。”

“还欠五毛钱。”

“对，欠五毛钱。”

“等晚上取驴的时候再给五毛。”

“不错。”

进广安门没几步儿就看见冥衣铺啦。古董王隔着马路喊上啦：

“宋师傅！”

宋掌柜的一听有人喊他，一掀帘子就出来了。

“噢，王先生，您来啦！”

古董王用手一指老何：

“哎，晚上就把驴交给他吧。”

这时候，宋掌柜的跟老何隔着马路就搭上话啦：

“晚上把驴交给你呀？”

“对，把驴交给我！”

“你取驴的时候再给五毛钱！”

“没错儿，取驴的时候再给五毛钱！”

谁给谁五毛钱哪？！

整理工作后记

相声艺术家刘宝瑞老师，师承相声前辈张寿臣先生的艺术，得到了精心传授，再加上个人刻苦钻研，他表演相声能逗，能捧，“单口”、“对口”、“群口”，无所不精，活路宽，会得多，久为相声界所公认。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刘宝瑞老师在相声创作和传统相声的表演、整理方面，都付出了极大的劳动，努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在单口相声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尤为显著。刘宝瑞老师在十年动乱中惨遭“四人帮”的迫害，已逝世十五年了。他精湛的表演和音容笑貌，至今在人民群众中记忆犹新。

早在六十年代初，刘宝瑞老师就准备把自己所会的优秀传统相声段子整理出版，贡献给广大相声爱好者。我作为刘宝瑞老师的弟子，有责任把这件工作担当起来，实现老师生前未及完成的遗愿。近三年来，在中国曲艺家协会、新疆文化厅等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在曲艺界的老师、同志们的督促、帮助下，整理成了这部《刘宝瑞表演单口相声选》。

选集中的传统单口相声，绝大部分是刘宝瑞老师传授给我，现在凭借回忆记录整理的，力求它们能反映出刘宝瑞老师在单口相声方面的造诣，把他在单口相声内容的健康纯净，故事的合情入理，语言的精确洗炼，技巧的丰富发展等方面的革新和提高，忠实地保留下来。

选集中还有一些段子是刘老师生前表演过以及曾对我讲述过或谈过具体设想的。刘宝瑞老师向来认为，社会生活在飞速前进，群众的审美水平日益提高，各种艺术形式都必须不断丰富发展，

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就不可避免地被前进的历史潮流所淘汰。一段节目要"一遍拆洗一遍新"，不断地加工充实，才能永葆青春；一种艺术形式，也只有不断地丰富和革新，才会获得强烈的生命力。刘宝瑞老师生前教诲我的正是一种艺术要发展创新的思想，所以现在把这些段子都按照刘老师原来的意图整理成文。

选集中也有少数今人创作或改编的段子。刘宝瑞老师在表演它们时都有所加工、整理，也都是保留节目，现在一并收入。

至于选集中各个段子的整理工作，首先是力求保持刘宝瑞老师的表演风格、艺术特色，在此前提下，对一些段子的内容也有所增删。

比如：《皮匠招亲》中的皮匠，原来说成一个出尽洋相的劳动人民，现在改成个好逸恶劳，想入非非的那种"瞎摸海""大挛头"式的人物；《赞马诗》原写痴呆女婿，语言粗俗，词意低下，现在改为总兵滥竽充数，副将阿谀奉承，以揭露清朝官场之腐败。《跑海》中的傻子也改作一个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的人物；《小槎儿》中的儿童不再是淘气无聊，而是正义感强，去惩治奸商；《火龙衫》、《法术》都把欺骗行为的内容作了修改，赋予作品以歌颂劳动人民机智和向邪恶作积极斗争的意义。这都是为了段子的立意更有提高，主题进一步明确。

再如：《测字》原来只把猪三次拱门得到的不同对待，敷衍到三个测字人的身上，好象测字是灵验的。为了破除迷信，改为测字先生熟悉当地环境，才指出往东有人请吃饭(居民办喜事)，往西有人送衣服(估衣铺开张)，往北挨顿打(北街是督军府)，使三个地头蛇受到不同对待，这是测字先生揣情度理有意促成的结果。《文庙》中的苏知县原是有学问的官，现在改为胸无点墨，捐班出身，才念了别字。类此，都是为了情节更趋合理而作的改动。

又如：《四子科考》中四人作诗，前三人均用梭波辙，只有老

四用灰堆辙，前后不一致。刘宝瑞老师生前就有意一律顺成同辙。现在整理本就把四人所作的诗均顺为灰堆辙了；《神童解缙》原名《解学士》，后来还有上金殿、封学士等情节，但演出效果不佳，故此只流传这前半部，应题作《神童解缙》为宜。这都是技巧处理上的一些情况。

传统单口相声产生于旧社会，受当时社会条件所限，势必带有某些市井趣味。一则是虽经整理也难根除痕迹，二则是我的文学水平较低，艺术修养更差，而且由于远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文工团工作，在收集资料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困难，有一部分稿件还是我的师兄弟寇文儒、邢文召及董文良等同志协助才抄写出来的。所以这本书的整理工作上，缺点、错误或不当之处必定很多，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及曲艺界的前辈们，老师们，同志们给予批评、指正。

周扬同志为本书题签，陶钝同志写了序言，胡絜青同志为封面作画，对出版《刘宝瑞表演单口相声选》倍加关切，谨在此表示感谢。

殷文硕

1983年5月，乌鲁木齐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刘宝瑞表演单口相声选
作者=
页数=450
SS号=10124073
出版日期=